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挂剑悬情记

(F)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挂剑悬情记

第十七章 古堡探秘幽梦长

花玉眉惊喜不已，走到铁门边，只见那门没有关牢，还露出一条缝隙，当下举手一推，铁门开了尺许。

她的心扑扑直跳，定一定神，才侧身入房，接着用身子把铁门关起。

这间石室也有两丈方圆，屋角放有一口巨大的箱子，瞧不见盛放何物。

此外，地上只有两个蒲团，别无台椅床榻等物。

石空中的光线由屋顶两个光洞透入，想是因折射过程较短，是以尚属明亮。

一个相貌清癯的僧人站在房间当中，仰头望着屋顶，动也不动。虽晓得有人入室，也没有转眼瞧看。

花玉眉细细打量这个不敢梦想之愿，欣喜的是爹爹相貌清秀潇洒，一点也不弱于竺公锡或任何人。

她知道他一定是在推究如何挽救自己的法子，但这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父女相见，时间无多，须得谈一谈，而她更是迫切的想大哭一场！

可是她都忍抑在心底，缓步上前，道，“大师请了……”声音甚是平和冷静，毫无感情夹杂其中。

那僧人回眸一望，蓦地里睁大双眼，宛如触电一般，整个人都呆住了，表情说话都可以伪装，但眼睛流露的心意，却是最可靠的，他若不是智度和尚，决计不能一见自己的相貌就如此震动。

她扑了过去，投入他的怀中，放声大哭起来。

智度大师闭起双眼，紧紧的搂住花玉眉，眼角沁出泪珠，缓缓的无声的沿着面颊流下来。

花玉眉边哭边道：“爹爹啊……你知不知道妈妈何等的想念你……”557

智度和尚身躯一震，喃喃道：“真的么，唉，我很对不起她……”

花玉眉的泪水把他的僧袍沾湿了一片，她哭泣中断续的道：“妈妈……没有跟我说起想念你的话，但我晓得……”

智度和尚睁开双眼，任得老泪汹涌流下。他此时已不能说话，因为心酸肠断，鼻子堵塞，若是说话，声音定必十分奇怪难听。

他温柔地抚摸着她柔软浓密的头发，从她身上，又嗅到她母亲的气味。

花玉眉抬头望望他，突然甜甜的一笑，说道：“我真以为爹爹你不爱妈妈，现在我可放心了……”她虽是含笑而说，可是仍然抽噎呜咽，满面泪痕犹在。

智度大师支持不庄，勉强轻轻道：“孩子，我要歇一歇……”

花玉眉吃惊地扶他到蒲团坐下，取出锦帕，替他揩拭泪水，道：“爹爹，你怎么啦？”

智度大师道：“我……我没有事，唉，这些年可苦了你啦！”

花玉眉道：“爹爹不要再说这些令人伤感的话，我们离开这儿子后，找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

智度大师苦笑一声，道：“竺公锡肯放我走？”花玉眉道：“他曾经答应过我。”

智度大师道：“这样说来，你付出的代价不少，让我猜猜看，恐怕是以司徒峰的遗著交换吧？”

花玉眉喜道：“爹爹真是料事如神，怪不得妈妈爱你……”

智度大师缓缓道：“他想从司徒峰写的武功遗著中参悟一种上乘法门，能够控制武林人物心志，若是得遂此愿，十个贫僧也肯释放！”

花玉眉道：“女儿也晓得，不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我称作饮鸩止渴之计。”

智度大师微微一笑，道：“总有法子可想，咱们先谈谈别的，你妈的坟茔造得可好？有没有专人每日打扫整理？”

他似是不把竺公锡行将取得司徒峰遗著之事放在心上，花玉眉心想他根本不知武林大势，这也怪不得他。便不再提，答道：“当然有啦！爹爹到那儿瞧瞧便知道了，我在墓地四周一里之内，种满了各种杜鹃花。”

智度大师道：“那是她很喜欢的一种，我们平生唯一的一次同出远门，就是特意到南方观赏杜鹃……不过，她性爱天下花卉，可以多栽几种好花，这杜鹃花倒底不是名卉异种。”

花玉眉道：“爹爹有所不知，这是妈妈遗愿之一，她自从隐居玉龙山之后，遍植百花，就是缺了杜鹃这一种，我还以为她不喜欢，直到她遗言要杜鹃陪伴坟茔，才知道他生前不忍得见此花，以免触景伤心！”

智度大师呆了半晌，突然间精神一振，眼中流露出飞扬的豪情，纵声大笑道：“好，好，直到今日，才知道竺公锡、司徒峰两人在情场上不曾压倒了我。”这个话暗暗表露出他一向的自卑自疑，怪不得他竟舍得离开沈素心，原来是他以为比不上竺公锡、司徒峰，自惭形秽，所以不敢与沈素心厮守。花玉眉顿时泯释了对爹爹的不满，觉得他以往虽是对不起母亲，可是事实上却可以原谅，以竺公锡，司徒峰他们的人才武功，天下罕有，怎生怪得爹爹生出自卑之心？

智度大师接着又道：“这些话以后再说，我先瞧瞧你脉息如何？”花玉眉伸出玉手，一面道：“廉仲怎么说？”

智度大师道：“他只说天嫉人才，不容易挽救你的危机，此外他曾经考过我的医道，走时十分佩服，认为还在他所学之上。”

花玉眉不禁微感惶惑，忖道：“难道廉冲后来不忍使我见到父亲，所以略略应付就放手，抑是他种种尖锐对敌的举动都另有居心？”

正在想时，智度大师两道灰眉渐渐皱起，但仍然极是凝神细察她的脉搏。良久，良久，收回右手，道：“眉儿，你走几步给我瞧瞧。”

花玉眉点点头，暗自想道：“今日父女得见，骨肉重圆，正是人生之中一大乐事……”

花玉眉尽量以平日走动时姿势在室中姗姗绕了一圈，智度大师的灰眉皱得更加厉害，又道：“你高声大笑给我听听！”

于是满腔欢欣喜悦，放声格格的大笑起来。她虽是设法情绪配合，笑声发自衷心，可是声音仍然不甚高亢，听起来娇柔悦耳。

智度大师等她笑完之后，才从指上褪下一只指环，轻轻一拉，这枚指环变成一根长达八寸的银针。原来他是把银针绕在指上，变成指环模样。他道：“我要用这支银针探你身上三十六处大穴，这三十六大穴在武学上列为禁经重穴，不得受侵，在针灸之学来说，也是极重要的经穴，等闲不敢触及……”

花玉眉道：“爹爹即管施为，女儿一点都不害怕！”智度大师即说道：“你的脉象很复杂，虽则显是思虑过多，致成隐疾，但大凡怀抱素郁之人，则肝气不舒。肝气最喜悠扬条达，一旦不舒，定必终日闷闷昏昏，而你无闷昏之象他停了一下，花玉眉点点头，智度大师又道：“凡是防危虑思，日凛

恐惧之人，则内伤心胆，因恐起于胆而惧起于心，心胆寒则邪入少阳之经，而你却无心寒胆颤之象……”花玉眉觉得很有意思，道：“假使女儿幸而复活，还望爹爹把医道传授给

女儿……”智度大师只笑一笑，不置可否，又道：“凡是终日思虑，更加忧虑之人，则内伤脾肾。脾胃属先天，肾属后天此二经最不宜病，但又最易病，因为天下无不思之人，亦少无愁之客，医家所谓思虑伤人，忧虑更甚，所伤便是脾肾二经。凡伤脾肾之人无不面黄体瘦，而你却无此象……”

花玉眉道：“这样说来，女儿乃不思之人，无愁之客了。”

智度大师不答这话，自管自道：“若是昼夜诵读，用功不辍，日思梦想，俱在功业，劳瘁而不自知，饥饿而不自觉之人，则内伤于肺，患在应有身热咳嗽之象，而你却无之。又如忧思不已，加以饮食失节，脾胃有伤，心中如饥，然而见食则恶，气短而促此则非属内伤之病，而阴阳相逆，则患在面色黧黑不泽，环唇忧甚，但你面如敷粉，唇若涂脂……”

花玉眉道：“爹爹举出这许多内伤症象，用意何在？”

智度大师沉重地道：“你脉象之中、显示肝、心、胆、脾、胃、肾、肺皆有内伤，并有阴阳相逆之象，但这等内伤外现的征象却无一得见，是以疑窦滋生，须以银针探刺三十六大穴，观其反应，才能确悉。”

花玉眉叹道：“女儿虽不通医道，但只听爹爹讲究了这许多，已可从而测知爹爹医道之高，人间罕见！”智度大师苦笑一下，心想名医易得，可奈灵药难求。若是初步诊断无讹，则她这一身内伤暗疾，决不是普通常见的药饵可以治得。非得寻觅到一种足以夺天地阴阳造化的灵药，借重其力，才能重造她一命……”

他缓缓的道：“这银针探病之法，已属无上绝学，施展之时，虽是涌生诸般感觉，不大好受，事后却于你身体有益。”花玉眉想起一事，问道：“爹爹这银针探病之法，不知须要多久时间？”智度大师道：“约摸要一个时辰之久！”

花玉眉长眉轻皱，道：“这就不大妙了，却如何是好呢？”

智度大师讶道：“有什么事难得住你的？”花玉眉苦笑在一下，道：“爹爹别把女儿瞧得太高，女儿也不过是个凡人，还得等爹爹施展回春妙手才活得成呢！”

她仰头想了一想，随即把进此堡时的经过一一说出，最后道：“爹爹试想，我若是不在一顿饭时间之内想出破那第三关之法，他们师徒定必入室查问。那时节我们父女所为都被他们窥破，我不想让他们晓得结果，以致我们变成被动之势。”

智度大师叹道：“难为你想得出那等希奇古怪的破关之法，照你所描述的情形瞧来，第三关纵是破得，但破法无疑比第一二两关更加古怪困难。”花玉眉道：“爹爹说得不错，女儿虽然也这么认定，可是依然向容易破关方面想过，生怕设计此堡之人颠倒虚实，似难而易。可是这痴心妄想终归破灭，这第三关破法其难无比。”

智度大师怕女儿过于损耗心力，暗暗希望自己能够助她一臂之力，于是拈针凝望着屋顶，竭力构思。

两人静默了好一阵，花玉眉推究不出一点头绪，芳心怔忡不安，猛一低头，忽见智度大师面色苍白，眼神欲散，大吃一惊，叫道：“爹爹……爹爹……”智度大师身躯一震，喃喃道：“啊，刚才感到一阵困倦，几乎就睡着了！”

花玉眉这才松一口气，说道：“咱们不要想啦，就承认失败好了！”智度大师点头道：“这一关铁网封户，实在厉害无比，严密异常。除非有宝刀宝剑之类的利器在手，否则大罗金仙也闯不过此关！”

花玉眉道：“爹爹，你说什么？除了神兵利器之外，当真别无破法？”智度大师说道：“用水淹火攻之法未尝不可，但一则前面用过，二则网外地势狭窄，网内有人以长兵器攻击的话，连立足都难，遑论搬运柴火或是架设水管浇灌？”

他停了一下，又道：“所以除非手中持有剑宝宝刀之类的兵器，既可削断攻来的长兵器，又可破网而入。然而这又不能算是破关之法。”花玉眉愁色象落潮时的潮水一般，不知不觉间已经褪尽。她见智度大师愁眉郁结，当下笑道：“爹爹那一番推理高明之极，这正是一言惊醒了梦中人。”智度大师讶道：“这话怎说？”

花玉眉道：“第三关的破法正是象爹爹所说，须得有神兵利器才行！”智度大师摇首道：“既有神兵在手，便不能算是设计此室之人预先留下破关之法，再说，这神兵利器乃是天下重宝，武林中有几个人拥有呢？”花玉眉道：“但爹爹可曾想到设计此堡之人预先留下了这等重宝，以便后人取用破关？”

智度大师睁大双眼，迅即化作笑容，呵呵数声，道：“对，对，空自担心了一场，原来如此！”

花玉眉细细的想了一阵，忽而沉吟皱眉，忽而笑意盎然，显然心中正设想出好多不同情景。

她想完之后，说道：“女儿去一去就回来，其时便可以安心施展银针探病之法了。”

于是，她姗姗的走出去，铁门没有关上，她拉开铁门，一道人影已落在门前，却是廉冲。

花玉眉问道：“竺伯伯呢？”

廉冲道：“家师吩咐过除了你要说出破关之法外，不得惊动他。”花玉眉嘴唇一抿，道：“我明白啦，他怕我想不出破关之法，所以躲开，怕我苦苦哀求之下，既不便坚拒，又不愿答应。”

廉冲冷冷道：“姑娘该当记住此是何地，又须记住你目下的处境为是。”花玉眉恼道：“你敢威胁我？”

廉冲料不到她会生气，此举完全使他以下种种设想都落空了，不觉一呆，同时也心胆一寒，觉得花玉眉的智慧在他之上。

花玉眉等他定下心神，突然又化嗔为喜，辄然一笑，道：“我笑起来好看么？”

她在这一笑之中，已施展出迷功媚术，不但美得使人目眩神摇，更有一种销魂蚀骨的滋味，端的媚得无法形容。

这一手又是不出廉冲意料之外，心神震荡之下，便着了她的道儿，呐呐道：“好看……很好看……”

花玉眉微微含颦，一派楚楚可怜的样子，幽声道：“我想不出破关之法便怎么办？”

廉冲惘然道：“那怎么办？”

花玉眉随手拉上铁门，隔绝智度大师视听，身躯一扭，扭入廉冲怀中，头颅微微仰起，作出一种令人不自禁的姿势。

廉冲莫说刻下已被她媚功所制，无法自主。即使是神智清醒之时，恐怕仍然难以忍耐，他毫不犹豫的向她樱唇吻下去，双手如环般抱住她的纤腰。

这一刹那间那道铁门突然响了一声，花玉眉以为是爹爹走出来，吓了一跳，猛力挣脱廉冲怀抱。回头一望，铁门紧闭如故。

她心窍玲珑剔透，不必寻思已知道爹爹见她拉上铁门，所以大为疑惑，敲门探询。

于是推开铁门，只见智度大师仍然端坐蒲团之上，门边有一只芒鞋，敢情他竟是抛掷芒鞋弄出响声的。

花玉眉说道：“爹爹放心，女儿自有分寸。”

智度大师说道：“你先进来一下，我有话说。”

花玉眉进去了，关上铁门。智度大师灰眉一皱，道：“你把千娇魔女白桃花的媚功学会了几成？”花玉眉心中一凛，低头道：“已经尽得白阿姨心法真传！”

智度大师叹一口气，说道：“既是如此，我纵然找到稀世灵药也救你不得啦！”

花玉眉惊道：“为什么呢？”智度大师道：“详情不必说了，反正我也只有三数日的寿元，咱们父女一块儿离开人间，死亦瞑目甘心了！”

她骇得呆呆站着，过了片刻，才道：“唉，我早就该猜得出爹爹寿元有限之事，如若不然，爹爹岂能听我说用司徒大侠遗著换回你的自由毫不着急？你已盘算好等到我找出救我性命之法后才说出真相，我便不须去求遗著了。”

智度大师点点头，只听她又说道：“其次，你老明明刚才险险因耗费心力过多而昏死，我还以为你老真是困倦欲睡，唉，也怪不得你要坐在蒲团上，原来早就体力不济，这一定是竺公锡的毒刑所致，我决不放过他！”

老和尚缓缓道：“这也不能完全怪他，要知那千寻苦海万劫轮回的毒刑虽是天下五大毒刑之首，可是一则须得受刑者自愿，才能施为。二则这等毒刑最厉害之处，便是在于使人求生不得，求死更难。因此，若不是我早已真元枯竭的话，他的毒刑焉能使我速死？你也不必把破关之法告诉他们，咱们父女好好的聚上一聚吧，时间已经无多啦！”

花玉眉眼中泪水象散了串的珍珠一般滴了下来，奔到老和尚身边，蹲倚在他肩膀上，抽噎不住。

她自来未曾遇过这等无法可施的惨境，不久以前与竺公锡一帮人周旋之时，虽然也碰上多次困难，但一则她自己感情不大受到牵累，二则无人可以倚靠，所以反而不觉悲苦。

目下老父就在身边，总是有个长辈至亲，不期生出倚赖之心，这一来反而使她斗志松懈，以致感到千悲万苦，无计排除。

智度大师不断的用手抚摸她的如云鬓发，口中喃喃道：“好孩子，好孩子……别哭啦，爹爹晓得你心中的悲苦……爹爹都晓得……”这位业已断绝七情六欲的高僧，在这一刹那间，已恢复了慈父本色，只觉心碎肠断，恨不得自身死一千遍，只要代替得了娇女的悲苦。

花玉眉凄凄切切的哭个不住，无有了期，智度老僧后来索兴不劝她了，自家也陪她垂泪。

这个当儿正是流泪眼对流泪眼，断肠人看断肠人，花玉眉念念不忘父亲要弃世之事，在这世上只剩下了她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排遣不了这段哀情，是以涕泪涟涟，无法自休。

悲苦中也不知时光过了多久，忽听铁门当当当连响三声。

父女两人齐齐惊醒，花玉眉拭一下涕泪，道：“不知是廉冲等得不耐烦？抑是竺公锡亲自驾到？”

她停了一下，接着又道：“爹爹，你倒底还能活多久？”

智度大师望住她漆黑透亮的眼珠，觉得无法隐瞒，便道：“最多三日，少则两天！”

花玉眉迅速的盘算一下，道：“两三日已经够了，有些人活一辈子只等如一场春梦，不悲不欢……”

她起身走去，拉开铁门，只见门外站着的果然是竺公锡。

他严峻的望住她，道：“你倒底能不能活？”

花玉眉泛起含有凄楚酸辛的笑容，道：“我爹说，他也没有法子可以救我。”

竺公锡面色一寒，眼中杀气腾腾，向智度大师望去，大有立即出手击毙他的意思。

花玉眉淡淡道：“你也不必对付我爹爹，他最多也只有三日寿元。”

竺公锡大出意料之外，惊愕得退了三步，花玉眉跟他出去，反手拉上铁门。

她已决意施展千娇魔女白桃花的媚功，试一试是否能够制得住这个举世无双的大魔头。当下悲叹一声，说道：“可怜我已万念俱灰，天下再无一人可以顾惜得我了……”

竺公锡呆呆的望住她，但觉她凄凉可怜之极，可是当真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同时又隐隐发觉她的眼睛明亮得有异寻常，不过此刻却没有工夫去探究此事。

花玉眉一边施展媚功，一连施展出公孙博所传的摄心大法。却觉得对方似是中了道儿，又似乎不曾被制。暗暗惊讶，当即一改凄苦之态为冶荡笑容，玉臂轻舒，伸了出去，口中娇声说道：“哎，我觉得心中好难过……”

她的神态已解释她所谓难过的什么意思，凡属男人，再也不会弄错。

要知她的媚功所以能冠冕天下，远远超出于千百种淫娃荡妇的媚术之上，便是因为这媚功不单是挑起男人欲火，而是利用种种不同环境气氛，作出悲喜不同的手段媚态，先感动了对方，然后用最后的一招杀手箭，也就是女人最后的一注本钱！

她双臂白如玉藕，晶莹夺目，那种婉变媚态，极是销魂蚀骨，无法形容。

竺公锡一手把她玉臂捏住，皱眉道：“你怎么啦？你忘了老夫是谁么？”

花玉眉大吃一惊，心想此老定力之强，举世无匹，纵是白阿姨亲自出马，相信也难勾去他的魂魄。

正在想时，竺公锡又严厉的道：“你母亲虽然没有嫁给我，但我却把你视如亲生之女，这一点你须牢牢记住。”

竺公锡说到后面的两句，但觉鼻子一酸，话声带出浓重的鼻音。他平生还未向任何人道出过心中秘密，连昔年的沈素心也莫不如此，他内心中把花玉眉当作亲生之女，确是极大秘密，若不是感情万分冲动，岂肯宣之于口？

花玉眉这才晓得自己第一着媚功手法收了效，不过，因为第二着手法与他心中父女人伦的观念大相冲突，所以无法制得住她。

但竺公锡如此真挚的天伦之爱也使他无比的感动，她不自禁的投身在他怀中，幽幽哭道：“我晓得你也是个孤独的人，可惜我不能长此侍奉你老膝

下。”

竺公锡定一定神，缓缓把她推开，道：“你若能活下去，而智度又归了西的话，老夫可以当真收你为女，但现在一切都不必说了，反正……反正老夫孤独了数十年，也不在乎这有限的余生！”

花玉眉道：“你老言下之意，似乎还要难为我，是不是？”

竺公锡道：“老夫既然孤独，岂能容智度满心如愿的在你照拂之下死去？你用不着再见他了。”

花玉眉叹口气道：“只不知你老的主意能不能改变，若是尚可通融，我就用破第三关之法，换取这三日与爹爹相聚的心愿。”

竺公锡沉吟一下，转头望一望那道门户，又转眼望望囚禁住智度僧的铁门，心中两个念头交战不休，相持难下。花玉眉察言鉴色，心知必须在一边加点份量，才能压倒另一边。于是说道：“这第三关破法不但可使你老免去日后焦思苦虑，而且还有些实在的好处，譬喻说你可以从此得知一些此堡的秘密，说不定能揭破昔年天鹤派南宗从北宗劫掳来何物，使得北宗高手不惜舍命犯难，南下至此攻坚破锐，奋不顾身。”

老人眼中光亮一闪，沉声道：“好，准你与智度同聚三日，他若是不死，那就算你们造化不够，仍然要分离！”

花玉眉点点头，道：“一言为定，这破关之法说出来也不甚困难，那就是设计此堡之人，早就在关门处某一处收藏得有一件神兵利器，仗此宝物，足以破关而入，而且，得了这种神兵利器之人，又可仗此宝打开其余石室铁门，探着秘密。依我想来，其余石室的铁门根本没有钥匙，除了那一件神兵利器之外，谁也休想进得去！”

竺公锡恍然大悟，寻思片刻道：“那件利器收藏之处，大约在什么地方？”

花玉眉想道：“我已算出藏放之处，但若是说了出来，他究查出其余石室秘密之后，无事可为，只怕又找我罗嗦，不如骗一骗他，将来也可作为一宗要挟他的条件……”

当下说道：“你只要细细搜索下面几间石室以及回形甬道，还有夹壁之内，也须细找！”

她定下的范围甚大，决不是一天半天能够查得完。竺公锡转身去了，花玉眉回到石室内，把经过情形完全说出，智度大师叹道：“此人对你母亲用情之深，世间少见，为父不但不妒，反而为你母亲感到光荣。现在让我们好好的谈一谈，其实这座石堡的来历底细我知道的比竺兄还多！”花玉眉讶道：“爹爹怎生晓得的？”

智度大师说道：“昔年有一位道侣与我甚是交厚，到他行将圆寂之时，曾把身世大略告我。这位道侣就是天鹤门南宗的唯一传人，不过其时他师门绝艺大半失传，所以他除了内功心法尚存名门大脉的典型之外，其他方面比普通武师强不了多少。”

花玉眉喜道：“既是南宗之人，当然提起过这座石堡了？”

智度大师点头道：“不错，那时因他语焉不详，所以我并不知道这座石堡的座落位置。他告诉我说，天鹤门南北两宗自分裂之时开始，他们的武功便已威力大减，原因是分为南北二宗之祖各自得师门一半功夫，所谓合之则强，分之则弱。不过，在当时来说，天鹤派仍然是宇内有数的宗派，南北二宗高手辈出，实力强劲，然而这只是内部之一，天鹤派三字在外间的名气已渐渐衰落了。”

花玉眉道：“这是两宗内哄互争之故，女儿也晓得。”

智度大师道：“不错，到了后来，两宗仇怨越结越深，双方用尽全力以对付对方为第一要事，互拚之下，自然逃不过两败俱伤道理，因此，数十年间，两宗当真渐见零替。如此也不知过了多久，两宗又因一件事以致精英尽丧，终于一蹶不振，从此武林之内少去天鹤派之名……”

花玉眉知道下面的话要涉及这坐石堡了，便聚精会神的聆听。

智度大师说道：“据说设计这座石堡之人，乃是南宗最聪明杰出的一个弟子，他自从投身师门之后，炼武的时间甚少，把所有的时间心血都放在设计石堡这件大事上面。前后一共花了十五年，此堡才得落成。落成之日，这位一代奇才仆地不起，从此长逝。因此，这座石堡是不是还有别的威力妙用未曾发挥得出来，连南宗的掌门人也不知道。然后，南宗派出三人北上，这三人之中有一位是南宗后起之秀，据说他天资特异，修炼武功时间虽短，却已冠绝同侪，隐然已是南宗第一高手。他们到了北方，易容改装，住了二年之久。在这两年当中，他们不择手段的暗探北宗虚实动静，最大的用意是设法窃得北宗的半本武功秘籍。然而不但始终无法得手，甚至连那秘籍藏放何处的线索也摸不出一丁点，其时，北宗高手多于南宗，实力雄厚得多，于是南宗的三人想了一计，得手之后便匆匆南返江陵。原来他们窃取北宗秘籍之计，其用意除了可以增强本宗之外，尚可迫使北宗高手南下抢夺秘籍。而南宗之人便可借这座石堡的险恶地势逐一消灭对方高手，那秘籍关系重大，只要取到手中，不愁北宗之人不倾力南下作夺回之想。”

花玉眉想一想道：“这么说来，南宗那三人定必是把北宗的一个重要人物掳劫回来无疑！”

智度大师道：“正是如此，他们便把北宗掌门的独生爱女劫走，返回江陵。”

花玉眉道：“此计虽妙，却还有一个破绽，只要北宗方面还有一两个头脑冷静之人，决不会冒险苦攻这座石堡。”

智度大师讶道：“你且说一说看。”

花玉眉微笑道：“北宗掌门人的女儿被劫到江陵，只要她见到此堡种种奇险，便当洞悉个中厉害。他除非是毫无心肝之人，否则，她为了北宗多少人的安危，势必自杀！”

她停口不说，智度大师道：“她纵是自杀，也无法阻止北宗之人南下寻仇啊！”

花玉眉若有所思地笑了一笑，说道：“我明白了，且不说我正在想些什么，咱们回到老话题上，那位姑娘三思之下，定然晓得自己若是死了，北宗之人便断绝救她回家之心，那时只须报仇，不必攻坚犯难了！”

智度大师道：“原来如此，这一番推论甚是合理，北宗之人若是单要报仇，机会甚多，确实无须硬攻此堡。这一来此堡险恶三关等如虚设了！”

花玉眉接口道：“女儿也明白了那位姑娘为何没有死去之故，这真是人寰一大悲剧！”

智度大师佩服欣慰地望着这个女儿，忽然眉头轻皱，似是想起什么不欢之事。花玉眉瞧在眼中，默默记住，暂时却不询问老父想起了什么。

老和尚道：“那位姑娘在被劫途中，竟与南宗那个后起高手互生情愫，然后，当她被囚禁在隔堡石室之时，那位年青高手为了爱情，不惜冒大不韪，向师长求情并且表示要娶她为妻。”

花玉眉悠然神往地唔了一声，脑海中浮现出这些情景的画面，虽然幻想虚构，却仍然十分动人。

智度大师道：“南宗老一辈人为了此事震惊无比，经过紧急会商之后，决定把这个弟子也暂时囚禁在另一间石室之内，为了顾念他的汗马功劳，所以让这对年青男女可以时时见面，那就是说，他们两间石室之间有洞口可以见到和交谈……”

他指一指隔壁，说道：“这儿一共有四间石室，他们不知是囚禁在那两间石室之内，唉，他们这等遭遇，只怕比起许多人还要悲惨……”言下之意，说的就是比起自己、沈素心、竺公锡、司徒峰甚至花玉眉这许多人。

花玉眉点头道：“那当真悲惨不过，我想那位南宗高手因为时间稍久，熬受不住，以至口出不逊之言。最后，变成了全宗公认为叛逆之徒。从此之后终于不被释放。”

她停了一下，道：“那真是太悲惨了，在这石室之内活上一辈子，与心上人一墙之隔，那永远无法挣脱这等可怕的命运！”

智度大师道：“据说北宗之人倾力南下，数年间经过几次恶战，终于玉石俱焚，两宗的高手完全亡故。南宗人数本来就少，这时已经完全伤亡殆尽，北宗也许还有三五个小辈门人，想必也是愚顽无用之辈，是以从此消声匿迹，不敢南下，天鹤派南北两宗就此绝迹武林！”

花玉眉点头道：“一定是这等结果，爹爹所识的那位大师想必是南宗的间接弟子，所以未曾得过真传。”

智度大师道：“他的武功以及这些事迹都是他的祖母所传，据说他的祖母是南宗当时一位高手的女儿，很早就嫁了。其后她也想到石堡瞧瞧，终是不敢。到她把这些事告诉那位道侣之时，已经时隔数十年，一切都已经模糊，这位道侣最后还告诉我说，他许多年来想起这个故事，总不时的寻思那对年青情侣后来结局如何？是不是死在石室之内？抑是后来有人把他们放走？”

花玉眉想了一阵，道：“以理论来说，他们都死在此地无疑！”

智度大师道：“如何见得？”

花玉眉道：“那边的三间石室设计大致相同，都是一式的铁门一闭，便永不能开启。故此，起码那位姑娘是永远不能得出石室的了。我想当日初次囚禁那位姑娘之时，劫她回来的那位南宗高手还不晓得铁门无法再开，这秘密只有掌门人一个晓得。所有的老一辈人物都无法可想，只好也把那年青高手囚禁，免得他得知内情之后，作出反叛师门之事！”

智度大师道：“这就是了，照道理说，他们不该把本门后起高手囚禁不放，若不是这当中有这等难题，怎会出此下策？”花玉眉道：“我得想一想他们被囚禁在那两间石室之内，恐怕这一间就是其中之一呢！”

智度大师四顾一眼，摇头道：“不见得吧，若是在此室之内，应有窗户或孔洞可以窥见隔邻房间。”

花玉眉沉思有顷，道：“倘若这第三关之内的四个石室只有一间可以开闭自如，则当年的那位南宗高手定必囚禁在此室之内，须知南宗诸人仍然希冀这位同门回头转意，共抗强敌，所以决不会把他囚禁在另外三间能入不能出的石室，此是人情之常，多半不会差错。”

智度颌首道：“这话也是！”

花玉眉又道：“因此，这间石室之内必有孔洞可以与隔壁石室相通无疑。除非是南宗之人其后把孔洞堵死，加以粉刷，掩蔽了痕迹。”

她一面说，一面放目打量四面的墙壁。突然间一阵昏眩象浪潮一般袭击她，使她几乎仆跌。

智度扶住她，但他的手也十分乏力。过了一会花玉眉恢复之后，皱眉道：“我的头又作疼了！”说时，从囊中取出一个小瓶，倒出一粒药丸。老和尚道：“让我瞧瞧那是什么药物？”花玉眉给他看，并且告诉他这是竺公锡所赠。

智度嗅了几下，便道：“此药除了用极上品的野山人参以及许多珍贵的补气提神药物之外，还有一宗主药阿芙蓉，故此有止痛安神之效。此药若是长服，能令人衰老伤身，本草说此药戕精气，不能多服！但目下对你却大可收奇效于一时……”

他略一停顿，接着说道：“我本想趁这三日工夫，细细诊察出你病源及挽救之道，然后把药方开好，待你自家配齐方中各药。但其后得知你修习过千娇魔女白桃花的媚功这才死了救你之心，同时也明白你为何支持至今尚未夭殁之故！”花玉眉觉得这等事总是不便与老父讨论，微微一笑，道：“我能跟爹爹你一同渡过三日，死亦何憾……我刚刚瞧出墙上安装的孔洞应当在那一块砖上。”

智度大师向墙上望去，这室中四堵墙壁只有贴近邻室的这一面乃是砌的红砖，这些红砖比起常见的体积细小得多，少说也有千数百块之多。以他的眼力，细瞧过好多年，仍然不曾发觉那一块砖有异，而花玉眉只望了一会，就找了出来，这等事几乎使他难以置信。

花玉眉又道：“设计此堡之人，天生异才，学力超绝一代，不但精通土木之学，连奇门阵法，机关埋伏之道也极有造诣。此外于天文地理等学问也无所不窥。这一堵墙上的砖块大有来历，只须按照日月星辰的躔度推算，便可查出供作通望邻室的活动砖块！”

智度大师微微一笑道：“若是不懂天文之士，决计瞧不出这内中的玄妙。不过，一旦晓得墙上有活动砖块之后，便是凡夫俗子也找得出来。”花玉眉道：“爹爹意思是可以不用麻烦的笨法子，每一块砖都动一动，便可查出，然而事实上却非如此，这位设计之人想是自诩胸中之学，所以这一堵砖墙极是深奥玄妙，须得按部就班的推动左下角那块红砖，然后再按照日月躔次，缓缓推查移动，最后才能使那一块活砖四周空出缝隙，取将出来！”智度大师愕然道：“竟有这许多难题么？”

花玉眉道：“此人唯恐他石堡之人只略略懂得天文一门的皮毛，所以如此布置。唉，这位前辈胸中所学之博，别说当世无二，便在今日放眼天下，仍然无人可及。女儿也是自叹弗如。”

她走到墙壁，一面说话，一面推动左角的红砖。这一堵墙只有这一块红砖侧边有半个砖位的缝隙，缝内便是石头，所以别人决不会注意，更不会想到这堵红砖墙上的砖块能够移动。

花玉眉一连推动了七八块砖，将这一道缝隙挪到与胸口齐平之处，然后走到另一端，运内力一推，整排红砖都左移了数寸，于是这道缝隙便移到右边。她计算了一下，又忽上忽下的推动砖块，最后一块一块的移动，使缝隙挪到砖墙当中的位置。

智度大师勉力起身，走到墙边道：“找到了没有？”

花玉眉道：“就是这一块了！”伸手抓住其中一块，向后再拉。那块红砖纹风不动。花玉眉摇摇头道：“这日月星辰的躔度繁复无比，不易推算，

我一时粗疏，竟算错了！”

于是又重新开始计算，自个儿在墙边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智度大师仔细的察看她的表情神色，只见她忽而皱眉，忽而笑逐颜开，如此过了一会，她额头上已经沁出汗珠。

她的面色渐渐变得枯萎焦黄，智度大师还以为是自己的心理作用，但定睛再看，她确实憔悴了不少。

但他觉自己的心隐隐作疼，这一生数十寒暑，目下还是第一次替儿女焦虑忧愁。他轻叹一声，说道：“玉眉，那是别人的事，又隔了这么多年，咱们何必为此费心，倒不如好好的谈一谈！”

花玉眉全神贯注在计算之中，根本没有听见他的话，又过了好一阵，她点头自语道：“原来是这儿算错了。”

她接着又计算不休，智度大师十分心疼，却又无法帮她的忙，不觉呆呆发怔。但他迅即想到一个主意，便回到蒲团坐下，瞑目沉思。

到他想完心事，站起身子，花玉眉也同时欢呼道：“行啦，这回定必找到。”

只见她娇躯一摇，便靠在墙上喘息。智度大师说道：“你且停止思虑，待为父替你刺几处穴道，便可减轻无数痛苦。”

说时，已除去手指的银环，拉直了变成一支数寸长的银针，迅速的向她神封、璇玑、关门、通谷、太乙及背后大椎、魄户、命门、令阳等九处穴道刺入。那支银针一直深入肉，而她却毫无痛苦，也没有一点别的感觉。

九穴刺遍之后，智度大师说道：“你此时可运气调息，做满一周天功夫之后，便觉大不相同。”

花玉眉依言运气，经摸一顿饭工夫，睁开双眼，但觉全身舒畅轻健，恢复了昔日刚从滇北玉龙山踏入江湖时一般。

她大喜道：“爹爹的医道真有回天之妙，女儿已经完全好啦！”

智度大师摇摇头道：“这不过是暂时回复青春活力的一种霸道手法，不能常常使用……”说着，接着她脉息细细诊察一会，眼中突然流露出诧异之色，却不说话。

花玉眉推想必是凶讯，所以老父才不说话。便不询问，一跃起身，推移墙上红砖。推了十余下，那道缝隙又到了当中之处。

她伸手抓住一拔，那块红砖应手而出，却露出白色的石头。

智度大师道：“怎的不是孔洞？”

花玉眉疑惑地向里面的白石头打量，只见石上有几行细细字迹。

她凝神一看，便笑道：“原来如此，你的胸怀未免太狭窄了！”

智度大师讶道：“你跟谁说话？”

花玉眉道：“我跟这位二百年前的天鹤派南宗高手陈智卜前辈说话，他在这儿留下说话，南宗之人若是不依他的吩咐，移动红砖之时错了步骤，便永难找到可通邻室的窗户。因此，此窗再现之时，必是后世大智力学之士算出臆度。他说：这位后世高人才智竟然可以与他比拟，因此胸中不禁起了较量之心，在后面有三道难题，若是解答得出，即可安然离去。”

智度大师道：“原来如此，依为父瞧来，这位陈智人前辈也不算心胸狭窄，只是才力天分太高，举世无匹，是故不免有寂寞之感，于是寄望后世才人印证胸中所学，由此正可见出他难逢敌手的落寞情怀！”

花玉眉心中一惊，忖道：“爹爹所学虽是及不上我，可是心胸宽广，以

怒待人，这却是我须得记住改过的。”

她默默伸手入洞，揪推几下，墙内传出轧轧数声，登时现出一个比砖块略大一点的洞口。

花玉眉不敢往那边瞧，转回头道：“爹爹怕不怕？我心中害怕得很！”

智度大师走过去，面孔凑在洞口上，定睛望去，只见邻室光线充足，房内几椅床榻一应俱有，皆是石制之物。石几上摆有杯碗等物，似是自当年食用过之后，就一直没有撤过。

石床上躺着一具女尸，头部蒙有锦帕，侧面而卧。她双手也被长袖遮盖住，是以明明看出她肉身已化，却见不到枯骨。

智度大师瞧了一会，才道：“室内没有什么怕的，只有一具女尸，衣饰俱全。”想必就是北宗掌门之女了。”

花玉眉这时才敢了边瞧看，她想到这位女郎不但离家背井，而且无法与情郎结合，一直被囚此室之内，这等遭遇比她悲惨千百倍还不止，不禁大为同情伤感，热泪盈眶。隔了一会，她才定下心神，忖道：“陈智人前辈遗言说有三个难题，现下既未有朕兆，恐怕此室之内必有玄虚，我莫要粗心大意，以致败在二百年前的高人手上。”

智度大师回到蒲团上打坐，问道：“眉儿，那边室内一目了然，有什么值得你久看不舍的？”

花主眉道：“我也不知道……啊，是了，爹爹你可记得这邻室之内石几上摆得有杯碗盘等物么？”

智师说道：“记得，怎么啦？”

花玉眉道：“这些盘碗无一不比墙洞为大，不论平放斜拿，都弄不进去，然这些盘碗怎生送入室内的？这岂不奇怪？”

智度大师说道：“不是另有入口，就是修建之时预先放置在内，这还不简单。”

花玉眉道：“答案自然只有这两个，可是答案越简单，就越难证明孰是孰非。这才是真正的难题，以我想来，只要证明得出何者为是，第二道难题自将出现。”

智度大师缓缓道：“这离筋不伤也罢。”

花玉眉没有做声，走过来倚偎住老父，半蹲半跪的靠在他身上。说道：“爹爹说得是，我们只有三日寿命，过了三日，这世上就永远没有我们，人间开始种种，都有如一场春梦。”

智度大师接口道：“总是有人思念牵挂，可是也不过短短百数十年，思念你的人也终将归于黄土，到那时，世事仍然滔滔滚滚的不停流转，而你的影象永归幻灭，所以我们无须对世事太过认真，当然也不能过于视同虚幻。因为我们在这流转不息的尘世之中，总还有一件物事是真实常存的！”

花玉眉喜道：“既有真实常存之物，便有活下去的勇气和意义啦！那是什么啊？”

智度大师徐徐道：“那便是众生都具有的佛性，若是这一点佛性不昧，终能投向佛土，永不幻灭！”

花玉眉凝想了一会，道：“我还有许多疑问，且等以后再说！”她停歇了一下，又道：“爹爹，据你老瞧来，邻室的那位姑娘是怎么死的？”

智度大师忖想片刻，说道：“恐怕是服毒致死的，而且是一种特制的无痛苦的剧毒，若是活活饿死或者用其他方法自杀，决难保持如此安祥平静的

姿势！”

花玉眉颌首道：“对极了，我也这么想，但这毒药从何而来，敢是她一直带在身上，直到有一天，墙上窗孔永远关闭住，她又等了许多日，才毅然服毒……唉，这些日子的煎熬，可以抵得上千百个平凡之人一生中的痛苦！”

智度大师恻然一叹，花玉眉又道：“那些碗碟老是在我脑中浮现，还有这位姑娘陈尸石室之内，也不是办法，她生前遭受如此悲惨，死后无人收埋艳骨，想来在泉下也不能瞑目，我非得设法把她埋葬不可？”

智度大师慈蔼地道：“既是如此，你就随心所欲的去做吧！”

花玉眉起身奔来，拉开铁门，身形很快地隐没了。过了不久她奔回来，手里握着一把乌黑色的匕首，连鞘才长六寸，形式古雅，一望便知不是凡品。

花玉眉笑道：“竺公锡他们还在下面细搜陈智人前辈留下的神兵利器，其实却就在门边。他们最错误的想法是这件足以破毁第三关的神兵必是长大刀剑，其实呢，短短的匕首藏在袖中，出其不意的削断敌人长矛，跟着破网而入，才容易得手。”

她得意的格格笑个不停，又道：“古人说：干将莫邪以之补履，曾不如一钱之锥，也就是这个道理，试想这件神兵主要是用开启后面的三间石室，若是长大刀剑，如何割削得开铁门枢键？”

智度大师问道：“你是不是趁竺公锡他们还在下面，暗暗开启石铁门，把那位姑娘尸骨收拾好？”

花玉眉道：“不错，但我得先行解决碗碟的难题才行。”

智度晓碍大凡聪明绝之人，碰上了难以解答的问题，总是割舍不下，必须寻出解答方肯罢休，别人往往认为大动脑筋乃是苦事，但在才智杰出之士却感到乐在其中，越是艰困，就越是饶有兴味，于是，他也不出言劝阻，只她不要过劳，以免又因心力耗损过多而发生其他肉体上的痛苦。

花玉眉默默的寻思好久，眉宇间泛出喜容，说道：“我瞧瞧这答案对也不对？”起身走到墙边、伸手深入窗孔之内摸索。接着缩回手，掌中已多了一支金光灿然的钥匙。

智度大师惊讶地瞧着她道：“这钥匙就是答案？”花玉眉道：“想来我猜度得不错，这根金钥开启邻室外门，唉，我先前还评论陈智人前辈心胸狭窄，谁知他大有惺惺相惜之心，出此难题乃是一片好意……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

智度大师更摸不着头脑，道：“你从头说吧，那些碗碟倒底是怎生弄进去的？”

花玉眉道：“自然是从特别开的窗洞送入的，否则每日送饭送菜，怎生放得入碗碟之内？况且，室内没有洁净的水，这等碗碟连用多日岂能保持干净？”

智度大师道：“这算得是什么难题？又何从得见他用心仁厚，有惺惺相惜之意？”花玉眉道：“他的难题并非碗碟如何送进去，而是为何要布置下这一个疑问，我为了求答此疑，才会设想种种破法，这根金钥乃是藏在墙内，外表瞧不见，故此那位姑娘被困多日，都没有动过这根钥匙，现在我去打开那道铁门，便知端的。”

她袅娜地走出室外，智度大师摇摇头，忖道：“尝闻天分越高之人，行事及想法就越是不近人情。眉儿给我解释了老半天，我还听不懂其中之意。但他却极是了解二百年前陈智人的用心，照我看来，他们都有点近乎疯狂。”

花玉眉一点也不知道老父有此感情，喜孜孜的走到邻室门外，只见整幅的铁板门上，有个小小的匙孔。

她用金钥一试，果然吻合，当即依照常规扭动，微闻滴答一声，伸手一拉，那道厚重无比的铁门应手而开，毫不费力。

这道铁门一开，现出里面一道石门，门上有个经尺的洞口，却有盖子，盖子上嵌有小小铁环，可供拉启。

她早就晓得这道铁门之后另有门户，所以毫不惊奇，伸手一拉石门的铁环，那一方石板轻轻打开。

这个门上孔洞便是当日递送饭菜用物的通洞，她踌躇满志一笑，取出柄乌黑匕首，拨将出鞘，寒光一闪，锋刀如雪，寒气侵肤。

花玉眉低低叫声“好利的匕首”，便即小心地从门杠及石门之间的缝隙伸入去，缓缓切下。

直到刀锋似是切断了什么物事，她才伸手推门，果然呀的一声把石门打开了。

花玉眉心中一阵感慨，走入室内，先看石床下，而只见有个青色石匣，约是三尺长，两尺宽。她点点头，走到墙上窗孔叫道：“爹爹，你不过来瞧瞧？”

智度大师说道：“你有没有新发现？那位姑娘的遗体，为父帮你收拾就是！”

花玉眉道：“这边有现成的石匣可以收放骸骨。”

说时，智度大师已勉力起身，缓缓走过这边石室。他道：“原来是两重门户，怪不得非找到这柄利刃不可！”

花玉眉把床下石匣拉出来，只见原来放置石匣的位置凹陷下去，恰好与石匣一般大小，石质颜色也是一模一样。由于凹洞之内垫有两块砖头，故此石匣高出平地。

她打开石匣，内中空无一物，智度大师把床上女尸连衣服带骨骼都放入匣中，原来遗尸骨骼早已枯朽，衣服也尽得腐烂，只不过无人触动，才能保持完整。

花玉眉利用匕首才能把嵌死在洞内的砖块取出，然后把石匣推落洞内，恰好嵌下的，纵然知道，也没有法子可以取出。

她跪在床前，低头默默禱祝，两行热泪却不禁的流了下来。

智度大师等她起身，温霭地搂住她的肩膀，说道：“这位姑娘能够埋骨于此，永远不虞有被人践踏或是虫蚁风水相侵之苦，也算是不幸中之幸了。”他向四下环顾一匝，又道：“咱们出去吧，别要被竺公锡发现咱们的行动！”

花玉眉道：“爹爹可曾想到，这匕首既然能破铁门及石门，为何又留下一根金钥匙？”

智度大师一怔，道：“我倒没有想到，但你这么一说，果然觉得十分奇怪！”花玉眉收起金钥，想：“这便是第二个难题，咱们过去第三间石室瞧瞧便知！”

父女二人缓缓出去，外面一片静寂，不过若是竺公锡来时，也不会弄出声响。是以静寂并非意味安全。

花玉眉一心一意放在一下个难题之上，走到第三间石室门外，只见门上没有钥匙孔。再到第四间的门外一瞧，那上面竟有一个钥匙孔洞，一望而知与金钥十分吻合。

花玉眉疑虑的瞧着这扇门，智度大师站在第三室门前，讶异的望住她，猜不出她为何不用金钥开启那门。

她想了一阵，走回老父身边，道：“这就是第二道难题了，咱们应当先开启那一扇门？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那便是咱们若是开错了门户，不但无法安然逃出，恐怕还有危险，咱们虽是大限在即，早一两天迟一两天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如此送命却十分丢人！”

智度大师说道：“竺公锡他们占据此堡决不止一年半载的时间，以他们这许多人留心窥测此堡秘密，尚且没有一个人瞧得出一点头绪线索。你才一到达，就连破三关，又发现许多其他隐私，也就值得自豪了。咱们不如此罢手。”花玉眉点点头，道：“爹爹说得不错，女儿实该满足了。”

智度大师道：“待我把门户统统关起，墙上破洞也封住，免得被竺公锡他们见到……”说时，转身走去。花玉眉在甬道中缓缓走动，脑海中仍然盘旋着这个难题。她暗暗想道：“陈智人前辈在这道难题上竟没有留下可供捉摸分析的线索，教后人实是无从推测，摆在面前的两道门户皆可开启，然则为什么这根金钥可以开启第四室的门户而不是第三室之门？难道他有意叫后人先开启第四室？这其中有何道理？”她还未想出答案，智度大师已经把第二间石室的两扇门关好，走入第一室之内推移砖块。

不久，智度大师慢慢踱出来，说道：“眉儿，你还是放弃推究这个难题吧！”花玉眉苦笑一下，道：“爹爹难道不明白？女儿纵想半途而废，可奈脑子也无法停止！”

智度大师道：“既是如此，你不妨随意指出应当先开启那一室，待为父权充评官……”

花玉眉摇头道：“女儿就是想不出点头绪，若是随意乱指一门，却说不出一理由，岂不是要被陈老前辈的英灵耻笑？”

智度大师哑口无言，歇了一会，说道：“那么为父试说个道理，你听听看行得通行不通？”

花玉眉摇手道：“爹爹不用说啦！”

智度大师一怔，道：“为什么？”

她道：“你老要说的道理，只怕不晃你老自家想出来的！”

老和尚又是一怔，接着叹口气，道：“你说得不错，果真不晚自己想出的。唉！以你这等聪慧之人，我真不信这个难题竟就难得住你。”

花玉眉取出金钥反复瞧看，突然间眼中闪射出愉悦的光芒，面泛笑容，道：“不管这一想对不对，女儿都要试上一试！”

她毕直走到第三道门户之前，回头一望，只见老父面上毫无表情，瞧不出一点对或不对的暗示。

花玉眉取出那柄匕首，轻轻的插入门缝，切断了暗门，然后举手推去，这道铁门毫不费力的便打开了。

智度大师走过来，问道：“你想出什么道理？”花玉眉道：“当然有啦，陈智人前辈遗言说的三个难题，曾经示意说略作阻难，并非当真要为难后人，而我竟一直没想他设计的一贯手法，所以使我白费了许多心血……”她喘一口气，又接着道：“陈老前辈的一贯手法便是按步就班的四个字，试看他种种埋伏设施，没有一样能够逾越先后次序的，此所以我胆敢确定须得先开启第三道门户，再说，这个难题只有象我这种人才认为是难题，换作别人，根本想都不想就开启了此门，那里会先去视察第四道门户，以致自寻烦恼？”

她停歇一下，接着又道：“其后我断定是这一道门户之后，爹爹面上毫无表情，可见得所测决无错误！”

智度大师笑一笑，道：“这就是奇了，我面上毫无表情，怎的反而泄漏了隐秘？”

花玉眉道：“这道理简单得很，如果我猜得不错，爹爹就不能不动声色，对不对？”智度大师失笑道：“这样说来，我应该在最初就讲明不管你猜得对不对，我都不动声色，那时就不会泄漏秘密了。”

他们一瞥之下，已看清石室中情形，这时一同步入，智度大师随手着铁门只听‘嘀答’一响，铁门自动上了锁。

花玉眉欣然笑道：“好啦，竺公锡再凶恶，也奈何不了我们父女了，我们若不是寿元有限，还可以逃出此堡呢，现在虽是无须逃出堡去，可是这两天时限之内，咱们可以安安静静的渡过。”

智度大师面上一片宁恬之容，道：“咱们父女能够同渡这最后的两天时间，命运已赐我良厚，未夫复何求……”他四下打量一眼，只见室中几椅床榻一应俱全，而且甚是雅洁悦目，角落处一张矮脚石几，搁着一具古琴，几前有一张色作深红的蒲团，光净如新，也不知是何物所制。

智度大师有点见猎心喜的样子，缓步走到跟前，低头望住那具古琴，但一会就转身走开，微露怔忡不安的神情。

花玉眉心知必有缘由，但他既然不说，不便询问，于是在一张高脚靠背椅上坐下，舒服地透一口气，道：“我真的疲乏得很！”

智度大师指一指石床，道：“孩子，你到床上睡一会不好么？”花玉眉摇摇头，道：“我只怕这一觉睡着了，永远不醒，再说咱们父女只有两日寿命，岂能容许被睡神剥夺宝贵时光！”

智度大师也在旁边的椅子上落坐，父女两人谈了一些旧事，都感到疲累了，各自闭目养一养神。

花玉眉十分口渴，心想要是此刻有一碗凉水喝喝，想必可比仙液琼浆。正在想时，突然听到一阵泉水注落之声，潺潺不绝。她暗暗一笑，说道：“我太渴啦，以致生出幻想，这是从来未有之事，说不定因为大限已届，所以生出种种异象。”

旁边老和尚说道：“眉儿，我好象听到流泉之声！”花玉眉大吃一惊，道：“这样说来，我流泉之声竟不是我幻觉，却是真实之事了！”智度大师道：“泉声甚是低微，所以我们一说话就听不见了！”

花玉眉跳起身来，四顾道：“泉水在哪？我渴死啦！”智度大师道：“好象从壁内传来，不过这就奇了，那位陈老前辈难道是为了入室之入而留下一道泉水俾可解渴？这个想法未免奇怪……”

他的女儿在室中走来走去，口中应道：“这恐怕便是第三个难题了，无论如何，这墙内有泉水是决无疑问！”

她停下脚步，又道：“爹爹，这间石室比第一第二两间都短一点，果然是有暗壁复道。”

智度大师望住东墙，道：“左边半幅墙该得有浮雕图案，这些图案里面必有点道理！”

花玉眉师道：“你老刚才发现什么，得知应当先入第三室？”智度大师道：“我移动砖块时，里面留有字迹，写着的是‘第二题，循序渐进，应进三室’等几个字，此外别无其他言语！”

花玉眉道：“那就不会错了，此室必有秘道，可直通堡外，咱们虽不稀罕，但若有泉水可供解渴，便值得找一找了。”

她一直走到雕得有图案花线的墙根，定睛细看，却觉是云雷纹、穀纹、饕餮纹、藕节纹等简单的图案。

但在这许多形色不同的图案中，却有一幅双龙戏珠图案，两条龙固是刻得栩栩如生，当中那颗珠更是玲珑浮突。花玉眉定睛一看，这颗珠的石质与墙壁的石质微同，若不是仔细察看，极难分辨得出。

她先计算一下，微微一笑，伸手抓住那颗珠子，左扳右拉，如此扳拉了数次，墙上传出轧轧声，接着裂开一道宽约两尺的门户，这道门户裂缝恰好都在图案之内，以是无法查看得出。

花玉眉笑道：“爹爹，这第三道难题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哈，哈……”智度大师走到暗门之前，笑着探头入去张望，此时泉声响亮得多，他探望之下，笑声陡然停住。

花玉眉讶道：“什么事？”

智度大师道：“陈老前辈留得有字，叫咱们不要自夸自满。”

说时已侧身入去，花玉眉跟了进去，只见这复道之内宽约五尺，甚是光亮，迎面白墙上题着斗大的字道：“莫笑，莫笑，第三题尚在后面。”

花玉眉歉然道：“对不起，晚辈过于放肆了！”转眼向另一端望去，只见这条宽大光亮的甬道长约三丈，尽头此处是幅粉墙，隐隐约约写得有字。

他们于是就走完甬道，只见粉墙上横写道：“第三题”三个大字，下面就是直写的细字，第一行是“先看右面”四个字。

父女齐齐转眼望去，只见右方墙壁凹陷了数尺，一道泉水从上面注泻下来，落在下面的水槽中，那水槽底下必有排泄暗渠，故此永不满溢。

花玉眉先喝了几口，道：“好舒服，这泉水清冽异常，似乎不是凡品。”

老和尚也试了几口，道：“为父多年云游天下，尝遍各地名泉，此泉味道甘美，冠甲天下，恐怕是属于宇内三大奇泉之一。”

第十八章 勇战六甲志昂扬

花玉眉胸中所学博学无比。却从未听过“三大奇泉”之名，不禁讶然问道：“三大奇泉在什么地方？”

智度大师道：“三大奇泉之中，有两道不能饮用，一是色信五彩，其味甘，其性至淫，饮者立失神智，名曰判虹泉，二是天魔泉，饮者终年幻梦，种种得意之事都在幻觉之中成就，其色粉红，味道甘美无比，三是逍遥甘露，清冽甘美，冠绝天下，多饮能益气长生，是为三大奇泉中的仙泉。

花玉眉道：“此泉即在此地，爹爹想必未曾尝过，却又怎么得知，这就是逍遥甘露。”

智度大师道：“此泉出自昆仑绝顶，人迹难至。但此泉只要取得一滴，置于其它泉水，泉水即可化为绝佳甘泉，这一道想必也是如此。

她点点头，道：“这就是了……”抬头再向白墙上望去，只见上面写道：“此泉回转往复，千年如故，设于此地，有何作用？答案在第四室内，金钥一投，即可开启出视究竟矣！”

花玉眉转向左边壁上打量，果然隐隐现出一道窄门痕迹，上有匙孔。

她叹口气，道：“这就难了，此是凭空而来的问题，谁能解答？不过……”她沉吟一下，又道：“此泉既是逍遥甘露，大有来头，必有要紧妙用，而且答案在第四室内，可知不是为了给后人饮用，爹爹啊，这一回女儿非失败不可。

智度大师沉吟一下，说道：“反正不是当面较量高下之事，你答不出又有何妨，依为父说，根本不必多化这个脑筋，但须启锁入室一看便知。”

花玉眉做出恳求的神情，说道：“千万不要这样，让我想想看！”

智度大师何尝不明白她若不是找出答案，定必十分难过，于是微微一笑，道：“好吧，这叫做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他又饮了几口泉水，便在甬道中结伽趺坐。也不知过了多久，“隆”的一声把他惊醒。睁眼一瞧，原来花玉眉跌翻在她身边，双目紧闭。

智度大师已明白她是心力耗损过度，便取出一粒丹药塞在她口中，接着替她推拿穴道血脉，不久，花玉眉悠悠醒转，泉声入耳，登时又记起第三道难题，呻吟一声，又昏了过去。

过了一阵，才又醒转，智度大师弄了几口泉水给她喝，不久工夫，她就恢复如常，起身走来走去的寻思。

智度大师十分惊讶的望住她，后来又教她过来，为她仔细把脉。花玉眉道：“爹爹发现了什么？”老和尚道：“应当连服为父制炼的灵丹三粒之多，才能稍稍恢复，可是，你只服了一粒，喝点灵泉，就恢复如常，这现象十分奇怪……”

她稍稍感到兴趣，道：“为什么？女儿觉得白阿姨这一门功夫虽是不大正派，但也没有特别不好的地言。”

智度大师面色一沉道：“这等淫邪功夫还能说是没有特别不好的地方？简直是要不得功夫，若不是咱们只有几日寿命，为父一定严厉谴责你竟学这等下流功大！”

花玉眉不敢做声，过了一会，见老父面色略霁，这才撒娇地说道：“你爹爹你真把我吓死啦，不过，我此生直到现在才有机会被你老责骂，却也很有意思……”

智度大师不禁破颜一笑，道：“你这话竟是庆幸被为父斥责了？真真岂有此理……”

他闭目想了一会，才道：“白桃花年岁其实比你母亲大得多，但她因有采补之术，故此容貌少妍，据说至死不会衰老，我正在想，你为何得了她的真传，还不能抵偿心力的消耗？”

花玉眉道：“白阿姨的采补之术虽是传了女儿，但严禁女儿使用，只准女儿在接吻之时，采盗对方精气，此法的功效，自是远远不及正式采补之术！”

智度大师突然跳起，知，喜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为父还以为你元阴已失，所以患上这等心力枯竭的绝症，便无法挽回……”

他仰头呵呵大笑一阵，又问道：“你以唇吻采益之法施用过多少次？”花玉眉道：“一次也没有，世上少有人令我作呕，而能够不令我作呕的，又是好朋友，不能向他施展，昨天我正想施展，使竺公锡手下第一大将廉冲削减功力，谁知被爹爹阻止了。”

智度大师道：“这就是了，这就是了，如果你一向时时施展此法，便不致有今日的症象了，为父目下只要找到灵药，便可以挽救你的性命，而且以后都不会复发，也不必使用白桃花的采补大法。”

花玉眉突然雀跃不停，叫道：“我晓得啦，原来如此！”

她平静之后，指住那个水槽，道：“爹爹，这道仙泉正是为了打救我们性命而设，也就是第三个难题的答案……”

她又饮了几口甘泉，才接着道：“第四间石室之内，无疑有一种灵药须要这道‘逍遥甘露’灌溉，才能培植得活，我虽是不知道那是什么药物，但陈智人老前辈既是心力枯竭而死，这室中之药定是能挽救他以恢复真元为主之药。”

智度大师额手庆幸的道：“这一说有理之极，想必昔年此药功候未足，而陈老前辈又等候不及，建好了此堡，便撒手尘寰……”

他想了一下，又道：“若论须得培养在石室之内，而又要有这等仙泉灌溉才能长成之药，天地间只有一种，名叫‘幽府萍实’，当今世间只怕没有几个人识得此药之名了！”

花玉眉道：“这幽府萍实可是专治用心过度之症的灵药么？”

智度大师点点头，道：“那只是灵效之一，其实这幽府萍实可媲美千年参王，成形何首乌之类，一个人只要还有些微气息，那怕是极恶毒的病症，也能医治得好！”

花玉眉又欢呼雀跃起来，道：“那么爹爹你可得救了，唉，我真害怕此药只能救得我一个人，若是教我眼睁睁的看着爹爹坐化，我宁愿陪你同死的好！”智度大师屈指计算一下，说道：“妙极了，这幽府萍实已经结成果实逾一百年以上，深具灵效，咱们进去摘下萍实，剖分为二，再配上其他药服下，两个时辰以后，咱们父女都重新为人，享寿可逾百龄。”

他瞧着花玉眉取钥启锁，又道：“这幽府萍实毫无禁忌，伸手摘下便可服用，不似有些灵药，须得到有别种宝物配合才能采摘，否则灵效便失。”花玉眉打开门锁，伸手一推，那道石门咿呀一声打开来，只见这间石室幽暗得多，全靠这复道内的光线投入才能见物。石室当中有座椭圆形的水池，池中有块奇形怪状的石头突出水面之上，尖端处有条石刻的鲁鱼，尾部沾石，扬首张口，喷出一道约三尺的泉水，这道泉水洒在石上然后流落池中，因此池中的水永远落漾不停，迥异于一池死水。

石门打开之时，便有一阵清香扑鼻，智度大师说道：“这就是幽府萍实的香味了，眉儿你看见没有，水面上有许多浮萍，比常见的大上十多倍，那萍实就结在其中的之一的叶上，萍实虽是在大逾拳头，可是决不会沉下。”

父女两人喜孜孜的走入去，绕池走了一圈，只见一叶浮萍之上，结有一个比拳头大一点的果实，花玉眉叫道：“在这儿了……”叫声中伸手出去，却还差了尺许才彀得着。

她手掌插入水中，轻轻拨动，做成一股向池边推移的水流，眨眼间，这股水流已将那枚萍实送到池边。

花玉眉却不伸手去取，头也不抬，低声问道：“爹爹，可是有什么变故？”声音有如耳语，生象是怕吓走了水中的精灵，她见老父一声不响，便知不妙。

智度大师缓缓答道：“为父记得经籍上记载着幽府萍实颜色青翠，千年如故，这……”

花玉眉的心一沉，向那萍实望了一眼，接口道：“这萍实颜色酡红，好象有点枯槁的暗影，难道熟透以致败坏了？”

老和尚道：“若是幽府萍实，决不会熟透败坏，千百年都一般青翠。”

花玉眉道：“那么这一定是别种灵药了，爹爹想想看有没有这种奇异灵药？”

智度大师道：“你爹别的不行，但医药之道，敢说天下无双，而且强记博闻，举凡宇内的灵草、奇药，无不熟记胸中，但却没有一种灵药这般形状的！”

花玉眉呆了一呆，伸手拾起那枚花果。

红果入手之际，也感到不对，原来此果轻如无物，倒象是只有一层薄薄的外壳一般。

她把红果递给老父，老和尚接过细细瞧看，又嗅闻了一阵，五指出力一捏，“卜”一声，果壳碎裂为数十片，果然里面空无一物。

智度大师叹道：“完啦，这萍实乃是天地灵气所钟，因此凡是有生之物，抚不覬觐此宝，咱们来迟了，那萍实已不知被何物吮去精华，只剩外壳。”

花玉眉心中涌起一阵绝望，面色如灰，难过得说不出一句话。

要知她本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所以从容言笑，若是从来没有发现可以活命之机，她决计不会感到如此难过和失望。

智度大师在池沿坐下，四面瞧看，说道：“这间暗室可以说是密不通风，毫无缝隙，恐怕连蚂蚁也无法钻入，却是何物盗采此萍实？”

花玉眉那有心思研究这个，她左手还捏着那枚金钥，此时恨恨的丢在水中，道：“功败垂成，真是教人沮丧气短，想不到咱们父女，如此薄命，明明可以逃出大限，但结局仍然如此……”

她叹口气，又道：“这枚金钥还有开启出路门户之用，但咱们已用不着啦！”

智度大师听到水响，又听她这一说，才晓得她已把金钥投在水中，当下蔼声慰她道：“俗语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好孩子，咱们纵是逃不出大限，可是临终之前能够寻幽探秘，发掘出数百年沉没无闻的隐密，也是值得开怀一笑之事。况且，多活数十年与少活数十年，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花玉眉道：“人生本是一个大苦海，多活数十年也就是多受数十年的苦。不过，爱生恶死乃是人生之常情，女儿虽是豁达，却也不能淡然于心！”

他们谈了一会，花玉眉渐渐的恢复常态。不久，甬道那边的光线慢慢暗

淡，显示这一日又过去了。

他们不受任何打扰，外界的声息丝毫不闻，静静的闲谈起许多事情，倦了就打坐养神。漫漫长夜终于过去，曙光透入复道之内。不久，石室之中又光亮了。

这里面没有食物，幸好有甘泉解渴，所以还不觉得太苦。从早晨开始，智度大师就一味劝女儿逃出去，他告诉她好几种灵药的名称和用法，教她出去之后设法访寻，他可以用银针刺穴之法，使她暂时渡过大限，大约可有两三个月寿命，在这段时间当中，她尽力去找寻灵药，或者能够找寻得到。

花玉眉初时坚决不肯，要陪老父一同离开人间，但后来渐渐被他说服，慎重考虑起父亲的劝说。智度大师趁她心意活动之时，褪下指环，拉直了变成一支银针，迅即为她施展刺穴秘法。

他的手法极是使花玉眉惊心动魄，原来每一针所取部位，都是武学中列为禁穴的部位，那么长的针完全刺入穴内，有时觉得心头怔忡难受，有时觉得麻痒，有时甚至觉得疼痛，但也有些穴道毫无感觉。

如此刺过十八大穴之后，智度大师抹抹额头上滚滚流下来的热汗，道：“行啦！为父这一门手法称为‘催命十八针’，若是普通之人被刺过十八针，在半年之内力，气智慧都高出平常许多倍，但只能活上半年之久，这是因为这刺穴之法把他的一生潜力都发挥出来，透支了以后的生命，而在这半年之内发挥无比的光辉。”

花玉眉道：“怪不得叫做‘催命十八针’，女儿觉得这门手法有用处，希望爹爹能够传给孩。”

智度大师道：“可以，为父还能够用这银针之法探制别人心意，或者使人清醒，也可以控制别人何时死亡。”

花玉眉大喜道：“妙极了，爹爹这一门银针妙术若是失传，当真是人间莫大损失。”

智度大师见她十分热心，于是用心的把银针刺穴要旨大纲慢慢告诉她，其间反复说明其中要旨，十分清晰明白。

以花玉眉的天分，却也学足一日，到了黑夜之时，才完全领悟，不过这银针神术所取的穴道千变万化，同一穴道，若是手法轻重深浅不同，再配上其他穴道，效用就完全一样。

因此，花玉眉一时之间，那能完全记住，幸好智度大师曾经著有一部银针神术穴道图说，藏放在居处，只要花玉眉去取阅之后，就可了然于胸。

这一夜父女二人时醒时睡，醒的时候就讨论银针神术，并且旁及医药之道。

一个晚上就如此渡过，次日早晨，智度大师睁开双眼，但见爱女靠在池边，头枕白石池沿犹自熟睡，他瞧了一会，自觉身体不大舒适，心烦气促，预计死期当是在午时左右。

他痴痴的望住女儿，心想：“她自小就得不到父亲羽翼的爱护，而过了今日午时，她便永远失去了双亲，世上再没有如此牵肠挂肚的惦记着她的人。”想到这儿，不禁暗叹一口气替她感到难过。

他又想到假使自己还能活下去，离开此地，到通都大邑中居住，他可以替她购买好看的衣饰用物，为她布置一个女孩子的闺房，他将会无微不至的爱护她，至到选中一个英俊有为的快婿，便让她出阁。

这些幻想在他甚早新奇，只因他一世为僧，从无儿女之念，而他前半生

的一段情孽，晚年已为此万分痛苦忏悔，几曾会幻想到向平之愿。

呆了许久，缓缓起身瞧看池中的泉水，池水虽是十分清澈，而且只有两三尺深，但因光线不足，倒底看不清楚，于是他凭借记忆中的水声位置，卷起衣袖，探手入水摸索，不一会就摸到静静躺在池底的金钥，这时他才晓得池底虽然也是石头铺砌的，可是却不甚平坦。

他弯腰过久，起身时陡然感到头昏眼花，一跤向池中摔跌落去，头部一触泉水，登时清醒，急急伸手支撑。

这只手因握着金钥，故此只好捏紧拳头疾顶池底。拳头着处，竟是软绵绵滑黏黏的物事，而不是冷硬的石头，不禁吃了一惊，连忙缩手。

就在缩手之际，他已感觉到水力旋激，好象有两件极为有力坚硬之物，向他的手夹到，他倒底是炼就上乘武功之人，这刻武功虽失，可是机智应变仍然高人一等，更不寻思，拳头扭处，横持那支金钥，以两端对付夹到之物，蓦地感到腕骨一阵剧疼，已被两块坚硬钝边之物夹住，力道之强劲，平生仅见。

他在这一触之间，已判断出这股力道强大无伦，纵是然自己一身武功未失，也是无法抵御，只好由得腕骨生生夹断。

此时花玉眉已经惊醒，跳起身叫道：“爹爹……你怎么啦？”

她只见到智度大师一脚已跨入池内，身子全湿，此刻弯低腰，一手在水中，好象是取物，于是放心的吁口气，说道：“唉，女儿不该把金钥丢在水中，以致劳爹大驾……”她突然住口，原来她已瞧出老父神情不妥。

智度大师保持弯腰伸手的姿态，却抬起头微微一笑，道：“不要紧啦，我的腕骨竟没有断裂……”

花玉眉惊道：“什么？”一面定神向水中注视，颇有伸手入水摸个明白之意，智度大师沉声道：“孩子不可鲁莽。水底好象布置得厉害机关，足以制人死命！”

花玉眉惊得心胆皆颤，道：“什么机关？是怎样子的？你的手腕没事么？”

智度大师说出经过，最后说道：“这两片夹住我的腕骨之物乃是被金钥撑住，所以合拢不得，但因边缘弯曲之故，仍然夹嵌入骨。抽不出来。”

花玉眉定一定神，沉声道：“这池底理应没有消息埋伏，如若有的话，便不是你我能测度得出，更无法破解了……”

她停了一下，察觉老父仍然如故，压力并无增加，便又道：“爹爹，你老试试看用力挽起那物。”智度大师如言缩手，但他身体虚弱之极，手臂无气力，他却以为那物嵌死池底，便道：“没有法子提起，定是前人所设的消息埋伏无疑。”花玉眉可就急了，一脚踏入池中，伸手摸去，纤手碰触到一件硬物，极是粗糙刺手，好象有许多坑洞，她再细细探索一下，忍不住大叫道：“是只大蚌……”但接着但怀疑地道：“世上真有这么巨大的蚌么？”

智度大师说道：“对了，定是蚌壳夹住我的手腕，此蚌如此巨大，怕总有一二百年寿命！”

花玉眉道：“爹爹，你小心顺着我捧起此蚌之势起身，免得拗伤骨头！”说时，她双手一齐伸入水中，缓缓捧起巨蚌。

转瞬间已出了水面，果是一只大如磨盆的蚌，从壳缝内直冒泉水，喷溅得花玉眉全身湿透。

父女二人走出池外，智度大师坐低身子，巨蚌则放置地上。

花玉眉双手扳不动巨蚌双壳合夹之势，惊道：“此蚌气力好大，爹爹若不是用金钥撑着，恐怕早就断去手掌啦，但我有法子弄死这只巨蚌。她入怀中取出那柄乌鞘匕首，迅快掣刃出鞘。智度大师却摇头道：“善哉，善哉，此蚌寿逾百岁，岂能因老憎而丧命，眉儿不可使用宝刃。花玉眉不服道：“女儿岂能眼睁睁任得爹爹遭此灾厄！”

智度大师说道：“我已快死之人，这等灾难算得什么？倒是金钥取不出来，大成问题！”

花玉眉道：“那也有法子可想，我只要切开一个缺口，爹爹的手指就能缩回，至于金钥也很容易取回，只须在金钥支撑之点开个洞，便自然会突出壳外。”

智度大师摇头道：“巨蚌外壳损毁，只怕大损功行，甚或因此丧生，断乎不可……”

这一来花玉眉纵是智计百出，也无法可施，她目光在室地内转来转上，希望能找出一些可供利用的工具设法撬开蚌壳，但石室内空荡荡，那有可资利用的工具。

智度大师态度十分平静，面上含着宁谧的笑容，缓缓道：“我若是如此解脱圆寂，当是佛门弟子首见，眉儿你无须着急。”

花玉眉闭眼思索了一会，又睁眼细细观察过，才恬然笑道：“爹爹，我有法子不损伤巨蚌外壳，但当然稍稍要伤害他一点点。”

她用匕首轻轻插入蚌壳缝中，然后沿着壳边向下切去，智度大师立时明白她原意是打算用匕首切开巨蚌的肉柱，原来蚌类在靠背部的两端各有一根坚韧肌肉，司管开阖。

那匕首何等锋利，毫不费力便割断一根，接着又把另一端的肉柱割断。巨蚌顿时力道全失，双壳自动张开。

智度大师缩回右手，只见腕间血肉模糊，已见到骨头，他丝毫不感到疼痛，因此已晓得自己快要西归，所以才没有疼痛的感觉。

花玉眉急急忙忙的替老父包扎伤口，然后伸手在蚌壳内乱摸乱掏。智度大师起初是怜爱地微笑望住女儿的举动，但忽然间变得十分严肃，眼露奇光。

花玉眉掏了一阵，失望地道：“我以为这巨蚌必有珍珠，谁知没有。”智度大师道：“再找找看！”语声微见急促，花玉眉惊异的伸手再摸，这一次智度大师出声指点她向何处摸索，那巨蚌湿腻润滑的肌肉收缩得十分厉害，大有逃避她手掌探摸之意。

花玉眉爆出一声欢呼，道：“有了……”抽回手掌，两指挟着一粒极圆的珠子，约是龙眼核般大小，明亮匀圆，一望而知乃是价值连城的宝物。智度大师接过珠子细看一会，便命花玉眉把巨蚌合拢，放回池中，然后说道：“眉儿，你的性命可以用这颗蚌珠拾回来，此蚌不知有何因缘，竟会落地此池之内，因而吮吸了幽府萍实精华，加上百载修炼之功，已不是寻常之物，这颗珠子是纯阴所钟，你每日嚙住此珠做那吐纳功夫，自然而然就可以补回耗失损伤了的真元，此处还有增进功力，益寿延年的奇效，你得到此珠，为父已没有心事，死亦无憾。”

他把珠子还给花玉眉，忽然大声诵赞佛号，双眼闭上，花玉眉惊吃道：“爹爹，你……你也能因此珠得救……”

老和尚微微浮起笑容，声音渐低，他本是靠着池沿而坐，这时头颅缓缓低垂。

花玉眉跪倒在他膝前，两行珠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她见了父亲这等情形，晓得即将圆寂，而且似乎与一些普通的僧人死得不一样，有得道示寂之意，所以她不敢哭叫惊扰，然而这一瞬间，似乎有无数问题要跟他谈，请他老人家指示。

她终于倒在地上，石室中荡漾着她低泣之声。

到她悲痛稍减，便昏昏沉沉的睡了一觉，翌日早晨才醒来，只觉精神焕发，原来她睡了一日一夜之久，睡时含着蚌珠，当然有补益真元之功。

她决定待一切事情有办妥之后，才来收拾老父遗体。于是用金钥开启暗门，外面一条甬道，先是数十级石阶，走完石阶，放步向甬道奔去，估计此处已是在地面之下甚深，这条甬道全部是四方齐整的花岗石砌成，甚是壮观，不久已奔出三箭之遥，此时四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尚幸这条甬道十分的直，没有碰壁之虞。

大约走了四五里之远，遥见前面有光线透入，此时地道已向上斜伸，慢慢的好象又比地面高出不少。

她猜这条地道一定从一些河溪下面穿过，所以那一段不但深埋地底，而且四壁特别的坚牢严密，不会透水。

此刻则已伸上山丘之处，前面越来越发光亮，到了切近，原来是个巨大的岩洞，总有亩许大小，四周怪石形态神奇，有些象鸟，有些似兽，有一些甚至象人，林林总总，光线从四周裂隙中透入，足够浏览岩洞的景象。

她找了一会，便找到一扇门户，果然须要金钥才能开启，那岩孔不透光，她一望但知从外面无法开启此门，只能从里面打开。

这个岩洞既是离石堡远在五里之处，中间又有溪河阻隔，那是谁也想不到修筑得有这么长的地道，所以决无危险。

她放心地打开石门，但觉这道石门厚达一尺，谁也攻不进来。石门一开，强烈的天光透入来，还有清新含有草木气味的山风扑面吹拂，她闭眼深深呼吸一下，这才睁眼打量，只见外面是个石谷，地势狭窄，两边峭壁山立，到处怪石嶙峋，形势甚是险恶。

这道石谷除了一些野草和松树之外，别无他物。因此谈不上景色两字，可是花玉眉数日以来第一次回到人间，却感到十分美丽悦目，胸怀大畅。

步出石门之外，随手关住石门，砰地一响，那道石门关紧，再也推不开，这道石门的颜色与四周山石不一样，所以虽然嵌得紧密，却瞧得出是一扇门户。

她奔到谷内，沿谷而行，转一个弯，便见到前面一片青翠，树木茂盛，还有泉声淙淙，恰如在霎时间经历两个世界一般。

花玉眉走到一条清溪边，借溪水倒映洗盥一下，站起来思忖今后的计划。想了一会，突然觉得有异，缓缓转过身躯，目光到处，只见两个人站在左侧的一株大树下面。

前面的一个身披长衫，面容瘦削严峻，正是与司徒峰齐名的竺公锡，在他身后的人肥硕秃顶，敞开胸膛，露出黑茸茸的胸毛，她认得是衡山派高手娄坚，心头一震，忖道：“数日间竟然变得如此厉害？这娄坚居然敢在我眼前露面，可见得他已无所忌惮。”

竺公锡道：“你想不到老夫在此等候吧？”

花玉眉道：“想不到！”接着叹一口气，道：“五大门派的掌门人都遭不测了，是不是？”

竺公锡道：“还没有，但也差不多啦！”

花玉眉道：“我爹爹已经圆寂归西，咱们以前之约不必再提了！”

竺色锡道：“不提就不提，你可跟老夫回堡去，老夫有许多话跟你谈！”

娄坚轻轻说道：“师父，那桓宇……”刚说了这一句，竺公锡就摇摇头，道：“让他多活一会也不要紧，玉眉，跟我们走。”

花玉眉听到“桓宇”二字，芳心大乱，默默无言跟他翻上山头，途中果然经过两道溪流，才到达石堡外的那片树林，穿过密林，便是一大片翠竹，三人鱼贯走入竹林，不久已到达石堡。

他们在圆形大厅内可以望见外面高峻的围墙，花玉眉浮起‘鸟入牢笼’的悲哀，不禁又叹了一口气。

竺公锡道：“你须得回答老夫几个问题，第一，智度是不是真的死的？第二，你可是被他医好？第三，出堡暗门何在？第四……”

他话未说完，花玉眉已摇摇头，说道：“我没有法子回答，竺伯伯爱杀爱剐，悉听尊便！”竺公锡道：“你别忘记，这世上除了智度之外，还是有些人能使你十分关心的！”

花玉眉道：“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一死百了，我也管不了许多。”

竺公锡起眉头，心想她这等口气好象她仍然活不了多久，可是第一她神完气足，迥异从前，第二，她肯逃出堡外，可见得还能活下去才肯逃走，第三，她智计绝世，凡事无法测度，有这三个原因，使得这个素来自诩智勇无双的一代高手，也大感疑惑。

他摆摆手，娄坚便奔出堡门之外，圆厅中只剩下竺、花二人，竺公锡柔声道：“老夫对你很难使用绝情手段，但我虽是不忍杀你，却可以在你面前杀死别人，倘若你听话回答我问的问题，我或会成全你一生幸福。”

花玉眉晓得他的话不假，然而这里面有许多困难，单是关于司徒遗著这件事就无法行得通，若是竺公锡当真能在司徒峰遗著之中，参悟出最玄奥的功夫，或以创出一种制驭别人意志的手法，这还了得！

竺公锡为人邪恶冷酷，不在话下，以她观察所得，所有环绕竺公锡身边之人，除了一个萨哥王子还保持英雄本色之外，没有一个不是邪恶之辈，故此这等无上神通，决计不能被他练成，否则天下那里还有人类？

竺公锡面色一沉，冷冷道：“好，老夫先杀一两个人让你瞧瞧！”

他一鼓掌，当即出现一个彪悍大汉，劲装左胸处用红线绣得有拳头般大的“午”字。

花玉眉晓得竺公锡手下有三十六人，分为六甲，这六甲便是“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除了其中有一甲是女子之外，其余都是男子，而这些经他秘密训练多年的高手之中，有些乃是江湖原已享名的高手，这个大汉胸口绣有‘午’字，无疑是属于‘甲午’队中之士。

这个大汉躬身行礼，竺公锡道：“把伍放头颅取来——”

花玉眉心头大震，连忙叫道：“等一等！”但那劲装大汉宛如不闻转身奔去，花玉眉急了，提气纵去，伸手向他背后劈去。

她的武功出自百花仙子沈素心传授，非同小可，那劲装大汉原以为可以硬挨她一记，理也不理的奔入去杀人。但掌力袭到背上，登时感到不对，迅即转身招架，却已慢了一步，被花玉眉一掌劈开寻丈，口中狂喷鲜血。

竺公锡走过去替手下推穴道，片刻之间，那劲装大汉已经不再喷血。而且痊愈了一大半，站起身子又向后面奔去。

花玉眉一晃身拦在他前面怒道：“等我跟竺伯伯讲完话再走行不行？”

劲装大汉应道：“不行！”双拳连环扫劈，拳风凶猛绝伦，花玉眉一招“嫦娥奔月”化解了敌人两拳，顺势出掌反攻，眨眼之间已攻拆了四招之多，花玉眉心中大骇，忖道：“此人负伤之后尚且如此勇猛，可见得竺公锡在这三十六人身上化了多少心血。也怪不得百余鞑鞑好手，一夜之间便尽被这三十六人通通杀死。”

她念头一转，掌势突变，十指尖扫来拂去，指指不离对方身上大穴。她这一路手法之内蕴含得有司徒峰，竺公锡和沈素心三家点穴大招数，神奇无比，转眼之间，左手食指已点中对方玉堂穴。

劲装大汉哼一声，倒跌地上，一阵劲风疯然掠过，仿佛人影一闪，那大汉已跳了起身，竟不曾惨死。

花玉眉晓得这是竺公锡以来去无踪的身法，正当手下大穴被点，欲毙未毙之际，迅速掠过出手解救，所以这大汉竟没能死。

她情急起来，先占住第二入口位置。那劲装大汉此时也惧怕她的武功高强，不敢硬冲。

竺公锡冷冷道：“玉眉你以为他冲不过去么？”花玉眉道：“你老不出声指点招数的话，我凭先慈所传的武功，一定阻挡得住！”

她故意提及母亲，竺公锡果然一怔，摆手命手下退开，接着说道：“你既不愿见到婢仆的的头颅，那就乖乖的回答我的问题。”

花玉眉道：“不行，你老再迫我的话，我马上就死在你的眼前。”

竺公锡不觉好笑，道：“老夫从来不曾被人这样威胁过，我虽是不忍杀你，但你自尽的话，老夫也不会怎样痛苦。”

花玉眉道：“你的话不是真的，普天之下，只有我的死能使你痛苦！”

竺公锡有点啼笑皆非的摇摇头，道：“你太自信了，老夫倒要试一试是不是会感到痛苦？”

花玉眉道：“你心中在想，纵然是真的感到痛苦，也不会送了性命，何惧之有？这么一想，所以才要试上一试！”

竺公锡实在没有作如此想，但他忽然觉得奇怪起来，忖道：“难道她的智慧已经减弱，所以屡屡猜错了！”

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口哨，竺公锡故意作出侧耳而听之态，花玉眉讶道：“居然有敌人来犯，此人胆气可称得上当世第一！”

竺公锡心想她果然智力减弱了，否则以她以往的才智，该当一口道出来人是谁，他也说出口，只道：“纵有胆气也不中用……”

石壁高墙外来叱喝一声，花玉眉面色一变，只觉手足冰冷，原来他已听出来人正是桓宇，竺公锡说道：“不让他进来！”声音透送出外面，叱喝之声顿时停止。

片刻之间一个独臂大汉奔入圆厅，此人面貌平凡，但眉宇间一股剽悍凶恶之气，以及他的半截狂臂露出衣衫外，却使此人感到这人性格狞恶凶野。普通断臂之人定是垂着衣袖，但此人左边根本没有袖子，左手齐肘弯处断去，断口处光溜溜的，十分难看。

他向竺公锡欠身行了一礼，道：“小人听说桓宇武功高强，甚愿一试！”

桓宇在窄门外面朗声应道：“在下只要求见竺公锡！”那断臂大汉回头怒叱道：“祖师的尊讳岂是胡乱叫得的？”

竺公锡道：“此子甚为放肆无礼，你出去接他三招！”

独臂大汉立刻奔出去，那道窄门（也就是石堡第一关）之外，有两名劲装大汉，胸口都绣着红色拳头般大的‘寅’字，各持大刀把守着关口，此所以桓宇没有跟那独臂大汉入屋。

花玉眉奔到窗边，定睛望去，只见桓宇挺立门外空地，背后斜插一把长剑，神态十分沉着，她已经有许多天没有见到他，甚至一度以为永远见不到他，现在他赫然出现眼前，心中真是悲喜交集。

竺公锡不知何时已站在她身边，低声道：“这独臂人便是六甲之中‘甲寅逐’的首领，姓熊名嵩，别人都叫他熊一拳，你莫瞧他只有一只手臂，武功上却有独到之处……”

那熊一拳在桓宇面前一站，宛如渊停狱峙，跟着又道：“竺祖师傅传谕准许咱们交战三招，熊某人若是三招之内不能取胜，那就带你入堡叩见祖师。”

桓宇嘴唇嚅动了几下，分明是想问什么话，但终于没有出声，只是点点头。

花玉眉暗中猜测他想问的是什么话，答案倒是不少，但须得见面时，才能证实那一个答案对。

熊一拳道：“本人向来不使兵刃，你可取出长剑。”

桓宇微晒道：“咱们比一比拳脚也可未尝不可，何须取出兵器？”

熊一拳怒道：“不行，我就是要见识你的剑术，才大胆向师祖请命出战！”

桓宇道：“在下自信单是拳脚便赢你，等你试过我徒手肉搏的功夫之后，若能不败，再见识剑术不迟。”

熊一拳气得大喝道：“好，我倒要瞧瞧你在徒手肉搏之道有什么造诣？”

喝声之中大踏步跨入中宫，迎面一拳捣去，这一拳去势不慢，亦刚亦柔，全无丝毫气恼浮躁的意思。

花玉眉不禁低声评道：“果然是名家身手，敢情是假作气恼的……”

竺公锡接口道：“桓宇使的是激将之计，你以为别的人瞧不出来？”

他们针锋相对地交谈两三句话，外面的两人已经分出胜负，桓宇在这一照面之间被对方一拳打中左肩，踉跄退开，几乎栽跌倒地上。

但桓宇很快就站稳了脚步，虎目中射出凌厉的光芒，大声道：“好高明的拳法，但在下输得不服，还要请教……”

熊一拳没有丝毫骄敌之态，颌首道：“好！”立个门户，拳头举到头顶，姿势古怪。

桓宇沉住气，一面察看对方这一招有何阴毒辣着，一面问道：“熊兄慨允再战，究是因何原故？”

熊一拳道：“能够当得起本人一拳而不跌倒之士，可列入武林高手之内，是以本人并无轻视之心。”

桓宇道：“原来如此！”跨步迫去左手迅拂敌人面部五官要穴，右手趁身躯微侧之势，一招紫电扫严，袭取他肚腹之处要穴。

熊一拳迅速向左边大大跨出一步，右拳呼一声向空中劈落。他们的招数几乎是在同时发出，只见熊一拳的拳头快了一线，劈在桓宇左臂之上，桓宇身子一侧，历手招数不消自解。

这一招又是桓宇输了，竺公锡微微一笑道：“玉眉，你可服气老夫了？”

花玉眉道：“论起武功，自然要服气，你不过，我有机会的话仍然要跟你作对！”

竺公锡不悦地哼了一声，道：“老夫已让你多回，你若是还不识进退，老夫只好取你性命！”

花玉眉道：“一个人死了最是安乐，你老若是早早取我的性命，我还可少受点磨折！”

他们说话之时，外面的桓宇已经运聚功力，第三次出手进攻，他似是面上无光，急于雪耻，竟也踏中宫走洪门捣去，拳力如山极是威猛！熊一拳刷地跃开三尺，脚尖沾地之时，上半身忽然向对方倾去，拳势如流星疾出，此时双方相隔六七尺，他倾身出拳虽是缩减了距离，可是还差一尺之远才够得上部位。

此时桓宇正当全力发拳之际，一则不易收回拳头，二则敌人的手够上部位，所以并不急于撤回招数，谁知砰地一声，熊一拳的手臂突然增长了尺许，这一拳恰好击中桓宇臂弯之中。

原来熊一拳练就通臂神功，左边断去的半截的手臂能够缩入体内，有如移花接木般右臂增加长度。因此这等能够凭空伸长许多的招数，实在教人无法招架，前两招因伸长得不多，虽奏奇效，别人还不易看出。如今手臂猛力加长了尺许，别人才瞧得明白。

他的这一拳拿捏准部位时间，趁拳力要收青黄不接之时击中他的臂弯，纵是内功比桓宇再深厚一倍的人也禁受不起，臂骨必当场断折，无法再战。

花玉眉惊叫一声，叫声甫发，只见熊一拳身躯突然向前栽跌，急急缩手以时尖一顶地面，才免去吃泥咬沙之厄，他虽是一跃而起，可是拳头自腕间垂下，一望而知他脱了臼。

桓宇臂弯中了一拳，不但若无其事，反而使敌人腕骨脱臼，此事大出意料之外，连竺公锡也不禁惊讶得咦了一声。桓宇叫道：“玉眉，是你吗？”

石堡内没有一点声息，过了片刻，窄门内才传出一个女子口音，道：“谁是玉眉？”

人随声现，却是个颧高眉粗面貌丑陋的妇人，她身形快逾飘风，一转眼已站在熊一拳身边，伸手抓住他的拳头往上一托，喀一声接好臼骨，熊一拳疼得满头大汗，却不曾哼出一声半声。

桓宇一望而知这个丑妇轻功特佳，心念一转，淡淡道：“大嫂可是奉命阻兄弟入堡？”

那丑妇正是六甲之中女甲首领杨恨烟，她面孔一板，冷冷道：“谁是大嫂？”

桓宇歉然道：“对不起，请恕在下失言之罪！”

杨恨烟自行报出姓名，又道：“老实说，你使的什么手法反而伤了熊兄我可不知道，但我仍然要跟你动手，说时，掣出佩九，两手小臂上套着一共八枚银环叮当作响。

桓宇转身出去折了一支竹枝，长约三尺，杨恨烟一点也不因他使用竹木当剑而生气，反而高兴地笑道：“好极了，意剑十八招本来就要使假剑才能尽其奥妙！”她踏前两步，不等桓宇回答，挥刀齐胸划去。桓宇剑势才发，杨恨烟倏然间失去踪影，原来已转到他的身后，刀挟臂风之声，砍向后脑。

只见桓宇反手出招竹尖以腋下穿过，恰好点中刀刃之上，登时封住刀势。杨恨烟大吃一惊，心想这柄薄刀乃是海外奇珍，锋快无比却避开不了对方的竹子，可见得他内力之强，极是惊人。

她当即施展最拿手的轻功，但见她忽而在前，忽面是在后，四方八面都

见到的她的影子，一柄刀也幻化为六七把，团团进攻。

桓宇诚心诚意的以意驭剑，招数并不迅快，可是每一招都能够恰好封住对方刀势，这两人的形势明明白白的显出以静制动和以慢打快这两句武学上乘要诀。

竺公锡淡淡的道：“桓家剑法果然有独到之处，但若是老夫出手，一招就可以拗折你的竹剑！”

他的声音一直送入桓宇耳中，桓宇只当没有听见，心意毫不分散。杨恨烟陡然退开丈许，但才退又进，出刀疾劈，进退之，快逾电光石火，教人几乎瞧不清楚。

如此连续进退了四次，第五次退开之间时，突然间挥臂甩出一枚银环。她的人跟着银环一齐进攻，变成两件兵器同时之间分两路夹击。这一门手法奇特无比，亏她想得出，更亏她得成功。如若不是人与银环同时簇去，这枚银环就毫无道理可言了。

桓宇一招驱云布雨，跨步出招之际，恰好让开那枚银环和封住薄刀。杨恨烟才进又退，第二枚银环与身形一齐再度攻到，这一招奥妙无比，使人难以兼顾。

桓宇面色十分沉凝，一招归云入洞，竹剑划处，同时接住银环薄刀攻势，他站得稳如山岳，动也不动原来这一招归云入洞，奥旨在于先动后静。果然银环薄刀被他一封之后，分别从左右掠过，他若不是静立不动的话，总得被其中之一击伤，饶是如此，桓宇的竹剑仍被薄刀削去两寸长的一节。竺公锡对花玉眉道：“他功力不足，所以竹剑损毁，观微可以知著，老夫敢说他斗完杨恨烟八枚银环之后，死不死还不可知，但手中竹剑剩下的长度不及一尺无疑……”

花玉眉因不准做声，所以没有开腔，心中却默祷桓宇不要一味死用家传剑法，以致死在杨恨烟刀下。

杨恨烟第三次进击，这一回同时发出双环，加上刀光如雪，分三路夹击，凶险无比，桓宇喝一声“来得好！”竹剑发出一招清江鼓瑟，铮的大响一声，两枚银环互击之下，分别坠地。桓宇自家也退开大半丈远，手中竹剑又被薄刀削掉三寸长的一节。桓宇手中的竹剑两次被杨恨烟的薄刀削去尖端，虽然一共只被削去五寸，但这已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兵刃被毁，心中甚是难过。

杨恨烟前后已施展四五枚银环，此时手臂上还剩下四枚，他使出极为迅速的身法，忽进忽退的出手攻击来去之间，快得仿佛没有移动，轻功身法之佳妙，天下再难找出第二人。

桓宇以意驭剑，严密防范她退开之时突发银环，人也同时跟着银环攻到的这一着，杨恨烟迟迟没有甩出银环，使他一直提心吊胆的注意，精神上负担甚重。

杨恨烟十分慎重，她这四枚银环目下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全部发出，乃是她平生功力所聚的最后一击。假使不能立毙对方，今日之战就失去取胜之机。她窥伺了好久，但觉对方的竹剑封闭得严密无比，全身上下没有一丝空隙，是以无法发动最后攻势。

要知他们这等高手相争，外表上虽然比不上寻常武师相斗时激烈，可是其中的凶险危机，却远非普通武师所能想象得到。他们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得计算好进退胜败，丝毫不容差错，若是错了毫厘，便当场丧命，无可挽回。而普通武师打斗之时，偶有失手，未必就会被对方反击得中，更别说当

场送命了。

花玉眉此时真是透不过气来，她一方面担心桓宇的生死，一方面想到竺公锡麾下高手如云，桓宇绝难一一杀退，迟早也得毁在竺公锡手底……”

忽听杨恨烟厉啸一声，四枚银环一齐甩出，这四枚银环去势疾如闪电，本是眨眼间便击到对方的事，但在这极其短促的一刹那间，那四枚银环居然还能够半途中互相碰撞散开，角度方位完全变化混乱，已非出手时所取的部位。

杨恨烟的人带着尖厉的啸声向桓宇疾扑去，速度与银环去势相若，那柄薄刀划出一溜光芒，直取桓宇右方。

桓宇右边原先已露出一丝破绽，此时刀光削到，急间切挥剑封去，的地微响一声，那柄竹剑已剩下不及一尺的长度，果然被竺公锡猜中。

那四枚银环有两枚从他身边落空掠过，但另两枚却分别击中他左边肩胸要穴之上。这枚银环速度相同，所以一共才发出一下响声。

这阵响声十分震耳，桓宇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倾身向前，右手不及一尺长的竹剑疾探出去，点中杨恨烟左肋穴道，杨恨烟哼了一声，翻身栽跌地上。

桓宇这一招虽然不是点中对方要穴，可是自知竹上劲道甚强，说不定也击毙了对方。当即跨步上前打算察看杨恨烟的生死，才一举步，后面叱喝两声，都是女子口音，接着两股劲风从左右两侧袭到，桓宇发觉袭来之势极是劲急，内力深厚，不敢怠慢，左手抬处，一道剑光盘旋飞舞，封住分别袭到的两柄薄刀招数。

他手中这道剑光并非凭空多出，原来当银环袭击左方之人时，他已用左手制出背上长剑紧贴身上，因此那两枚银环虽是击中他身体，其实却是击在剑身之上。

桓宇今日这一战狡如狐狸，机心独运，极是高明，早在他与杨恨烟交手之前，他出手折竹为剑，那时已趁机把肩后长剑换了肩，剑柄在左，所以左手能够在危急之时掣出长剑护身，而他正因左手可以探剑，才会故意露出一线空隙，诱骗对方出手，那杨恨烟四枚银环急攻他右方，正是迫他无法弥缝左方的空隙，谁知反而上当，桓宇根本不须出手封御银环攻势，此所以竹剑被削之后，得以抢上去点住她的穴道。

且说此刻桓宇被两名女子持刀猛攻，他左手运剑，终是不及右手威强，所以只能勉强抵挡得住。

那两个女子身着淡青衣裳，面貌粗丑，年纪都在三十左右，瞧来似是不曾嫁人，她们的轻功远不及杨恨烟，手中薄刀招数也不似杨恨烟那等阴毒，可是另有一股凌厉之气，内力之强，丝毫不在杨恨烟之下。

他们衣襟上绣有拳头般大的“戌”字，一望而知乃是六甲之中的甲戌逐中高手，杨恨烟是甲戌队首领，她们以为桓宇跳前去乃是要出手加害杨恨烟，故此齐齐抢出攻敌。

桓宇好不容易才觅到空隙，把长剑移交右手，形势顿时生变，桓宇已不似开始那般的狼狈抵挡。

但见这两个青衣女子的武功别有所长，此时联手力攻，声势骇人，桓宇使出家传意剑十八招，急切间无法取胜，他心中又是庆幸，又是惊凛，庆幸的是自己这次东山再起，若不是得到智度大师之助，增强本身功力的话，早就敌不过这两个凶恶女子了。惊凛的是自己本来是雄心万丈，要力敌天下第一高手竺公锡，谁知还未碰上他本人，就迭遭拦截，连他的两个手下女将也

不能很快取胜，照此推论，根本就不能跟竺公锡争一日之长短……

不久工夫，他们已激战了三十余招，瞧来仍是僵持不下之局。

花玉眉急得芳心大乱，全无主宰，只听竺公锡道：“蔡金刚何在？”

一个人冬冬的走过来，道：“小人在！”声音甚是雄壮。

化玉眉转眼一望，只觉此人身量中等，可是肩阔膀粗，一望而知极是扎实有力，尤其是他走动之时，脚下发出冬冬之声，只见此人一身外功已炼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竺公锡低声吩咐道：“你打第二阵，可用力一降十会的打法，不得逞能擅用巧招数！”

蔡金刚应道：“是！”转身奔出外面。

他出到门外，手中已多了一件骇人兵器，原来是个独脚铜人，瞧来只比真人小不了多少，那种力量不同可知，若不是两膀具有万斤之力，别想舞得动。

蔡金刚大喝道：“小子休得猖狂，大力金刚来也！”声如雷动，震人耳膜，只见他奔上前去，呼地扫出铜人，劲风过处，竟把其中一青女子冲开数步。

桓宇引剑一黏一带，把另一个青衣女子引到面前，蔡金刚的独脚铜人只好煞住去势，桓宇趁机跃开。

蔡金刚喝道：“小子想跑么？不行……”放步奔逐过去。

桓宇见他脚下沉重，并不十分迅快，当即跃开寻丈，说道：“笑话，我若是害怕，也就不到此地来啦！”

蔡金刚停步道：“这话有理，来，来，咱们放手拚斗一百招！”

桓宇道：“可以，但我得先晓得你的姓名和身份，在下素来不愿跟低三下四之辈动手！”

蔡金刚胸脯一挺，洪声道：“老子蔡金刚，是六甲之中甲寅队的首领，这可算不得是低三下四的人了吧？”

桓宇道：“既是一队之首，又是竺公锡前辈训练出来的高手，自然不是低三下四之辈！”

蔡金刚道：“那就不用多说，动手吧！”举起独脚铜人，作势欲砸。

他的神力举世无双，这一作势，尚未砸下，已有一股无形劲力冲出，桓宇全身衣衫拂拂有声，好不惊人！”

花玉眉心头打鼓，不禁忧形于色，但饶她智计举世无双，这刻也只有默祷老天保佑的份儿。

桓宇也凜然心惊，暗念此人勇不可挡，只能巧取，不可力敌，当即先发制人，长剑刷地刺出。

蔡金刚的独脚铜人猛的向他砸去，根本不管对方的剑路招数，这一出手，登时旋风飚转，呼啸有声，极是威猛慑人。

桓宇一瞧他这等打法，天下所无，但确实十分有效，只好迅快闪开，回手一剑向他腋下要穴刺去。

要知换了别人使出蔡金刚这等换命招数，桓宇可是一点都不怕，但这蔡金刚勇力盖世，铜人落处，气雄万夫，以他这等威勇之势，纵是要穴上先中了桓宇一剑，但有这股豪雄之气护住心脉，未必就会丧生，桓宇只要挨上一下，非砸成一团肉饼不可，因此桓宇明明占了先手，也不能不避他的凶锋。

蔡金刚不理三七二十一，独脚铜人化作平扫之势，呼地扫出。

桓宇剑尖明明沾到他要穴上的衣服，却也无法再吐剑伤敌，迅即跃开。只觉这一股强劲无伦的劲力在身边擦过，带得他身形微歪。

这两招过后，人人都瞧出桓宇形势凶险，已是有败无胜的局面，尤其是花玉眉最为着急，两只手掌掌心都尽是冷汗。

她实在不忍眼见桓宇惨遭击毙，于是转身走开，走到另一边的窗户，闭目垂泪。

外面蔡金刚惊天动地的叱喝声传入她的耳中，使她心惊肉跳，不时骇得娇躯震动。

她宁可比桓宇早一步死掉，这意念掠过心头，登时感到安慰不少，睁开双眼，忽见窗外一张狰狞可怕的脸孔离她只有尺许，象一头野兽般定睛望住她。

花玉眉骤出不意，骇得面无人色，芳心大跳特跳但她瞬间即知道这是一个人的面孔，而且是她见过的。

她幽幽的叹口气，只见那张野兽似的脸庞向后移退，霎时间全身已暴露在她的视线之内，却是个驼背矮小的人，须发蓬乱，而且狰狞可怖，正是甲子队首领刘驼子。

他双眼之中射出和善抚慰的光芒，转瞬间已经绕到另一边，失去踪迹。花玉眉寻思他眼中之意，一时忘了自杀之事。

蔡金刚发出石破天惊的一声怒吼，花玉眉骇得跳起来，回头一望，只见竺公锡还站在窗前，向外凝望，由此可知桓宇未曾遭难。

她忍不住又奔回原处，向外张望，目光到处，只见形势大变，那气雄万夫的蔡金刚手中独脚铜人横护胸际，桓宇斜举长剑，满面杀气地指住对方。

两个人动也不动，过了片刻，桓宇喉咙中发出咆哮之声，眉竖目张，缓缓举起长剑，大喝一声“杀啊！”凶猛地斫落。

蔡金刚用铜人封架，大响一声，蔡金刚震退两步，桓宇大小步踏上，提剑又斫，口中同时发出吼声，如此一连数剑，竟把蔡金刚杀得又连退六七步。

花玉眉一看便知桓宇又使出他自创的那一剑，当日便曾以这一剑杀退萨哥王子，要知桓宇家传剑术全在一个意字之上，那一日他因萨哥乃是鞞鞞族人，是以激起连连争战那种杀伐之气，当即化入剑意之内，成为一招天下莫可抵御的威猛招式。

那蔡金刚虽是神力盖世，可是碰上了这等具有千军万马冲杀之势的剑法，也抵挡不住，所以被连连震退。若是换了别人，决计不能用兵器招架。

形势突然作此变化，连竺公锡也不禁感到惊讶，现声道：“阴秀才何在？”

一个人象鬼魅般飘落他身边，躬身应道：“小人在！”竺公锡道：“把蔡金刚替换下来！”阴秀才道：“是！”一转眼间已奔出外面。花玉眉实在忍不住，拉竺公锡臂膀，低低道：“竺伯伯，你是不是要找聘个赢得桓宇的人，然后把他杀死？”

竺公锡既不回答，也没有一点表情。

外面阴秀才已替换下神力绝世的蔡金刚，但双方还未交手，阴秀才报出身份，乃是六甲之中甲辰队的首领。

桓宇连遭强敌，虽是终于占了上风，但已消耗不少气力，心想这六甲的六名首领，武功各有独到之处，若是轮流出战，时候一久，必势被他们活活累死。

但这不是最可怕之事，因为他这次孤身独闯这一座天鹤石堡之前，早就

没有打算活着回去，然而若是不能与花玉眉见上一面就送了性命，这才是死不瞑

目之事。

那阴秀才站在他对面，动也不动。一望而知此人耐性过人，倘若桓宇不先行动的话，他可以这样子跟他耗上三五天。桓宇道：“阴兄气度不凡，在下甚为佩服，请亮出兵刃，在下要出手请教高明！”

阴秀才淡淡道：“我的兵器就在袖中，你尽管出手就是！”

他说话之时，右手已伸入左袖之内，桓宇振奋起雄心，长剑起处，一招孤鸿出塞，疾掬当胸。

阴秀才，身形一歪，似退实进，竟踏入想不到的方位，一时之间一道白光从他手肘之处破袖而出，边击桓宇肋下要害。

这一招阴毒凶险之外，还得加上诡奇二字，第一点是他的身形所移的方位极是古怪，教人全然料不到。第二是兵刃裂袖而出，自是比起从袖口取出快得多，又可使敌人测度不到。

桓宇猝不及防之下，肋下已经被敌人兵器劲力罩住，无法躲避。花玉眉一颗心几乎跳出腔外，但这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只见桓宇突然拧腰侧身，错开半尺之远，恰好避过一致命的一击。

这一下实在大出众人意料之外，要知桓宇无论在势道姿式上，实在万万避不开对方这一招，但他此刻却能够闪开，完全是不合情理之事，因此连那性情阴鸷过人的阴秀才，这刻也怔了一怔。

桓宇微微一笑，道：“阴兄的武功古怪罕见，在下甚是佩服！”阴秀才淡淡道：“兄弟这一招袖里乾坤自从炼成之后，从未失手，桓兄还是第一个躲得过兄弟这一招的人……”

桓宇道：“承让了！”长剑一举，跨步进迫，只见阴秀才动也不动，他手中的兵器乃是一根玉笏，笏端镶得有锋利的短刃，挨上一下谁也禁受不起。此时他手中玉笏似垂非垂，并无招式门户可言。桓宇暗忖他武功诡奇古怪，决不能看轻他这个姿式，当下暗暗逆运其力，但手臂及剑上仍然是顺行的力道。

他一剑刺去，使的是意剑十八招之中的连珠散影，剑尖吐出一半之时，倏地轻轻跳弹，登时幻化出六七点剑光。

阴秀才向左跨出一步，手中玉笏由下面疾撩上去，截他的持剑手臂。他跨出的这一步，以玉笏出招手法，无一不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奇怪无比，但却不是胡乱使出，而是的确确实极具威力。

桓宇身形也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地旋开，连转两个圈子，第二转时长剑挟着劈风之声攻到阴秀才背后，阴秀才恰好蹲低身子，这一剑便从他头上刺过落空。

他们才交战了两三招，但不论是阴秀才也好，是桓宇也好，攻守之间的招数身法都极是离奇古怪，大出别人意料之外。

花玉眉已瞧出端倪，心想桓宇的逆运真力不但大具妙用，而且显然比以前精进深厚得多，无疑是因得父亲智度大师之助……她想起了已经圆寂的父亲，便忍不住涌出情泪。

耳边忽听竺公锡冰冷的语声说道：“你见他力足以抵老夫手下之士，所以高兴得流泪是不是？且慢欢喜，他虽获得不世之缘，炼成了逆运真力的奇功，可是等到老夫派出刘驼子之时，他最大本事也只不过与刘驼子同归于尽，

设若不够心黑手狠，那时连想落个同归于尽也不可得了！”

花玉眉惊骇得忘记了父亲之事，颤声道：“竺伯伯，你今日决计要杀死他么？”

竺公锡道：“此子功力精进，使老夫也大感威胁，若不及早诛除，只怕日后成为老夫心腹大患！”

花玉眉道：“你老不是叹说世间已无敌手，所以感到寂寞，现在既是有人继起，你老却要把他诛除……”

竺公锡道：“这是老夫自己的事，用不着你多管！”

花玉眉何等聪明伶俐，听了这话，已晓得竺公锡心意大有活动之意。外面桓、阴二人还在激斗，各出怪招，那阴秀才以竺公锡的反天逆地步法为根底，创演出一路诡奇古怪的手法，与世不同。桓宇则仗着逆运真气之功，每每逆势而行，譬如身躯明明向前冲出，但却可以突然后退，却与前进一样容易的自然，因此透出他身法招式都十分荒诞离奇。

过了片刻，竺公锡又道：“其实当今武林之中，有不少绝艺，若是炼得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仍可以与老夫抗衡，可惜拥有这等绝艺之人，限于资质，无从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花玉眉道：“我可不是有意激将，当真是觉得竺伯伯这话未免使人难以置信！”

竺公锡道：“这也难怪你不信，二十年前我和司徒峰已经雄视天下，但其时也未有过这等眼力，否则司徒峰只须指点几家有此实力的，让他们炼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天下便由不得老夫横行了！”

玉眉心头一震，隐隐如有所悟，竺公锡又道：“例如南桓的意剑十八招，北方的银剑十一变，都是具有这等实力的绝艺，但若是不得老夫指点，只怕再过千百年，他们还是老样子。”

花玉眉默默记在心中，忽听外面哼了一声，转眼望去，只见阴秀才跌倒在地，口喷鲜血伤势显然甚重，桓宇站在一旁，额上已微微沁出汗珠。

他一口气连败四名高手，耗去真力甚多，心口已萌生退志。

竺公锡见他眼珠转动，已猜出他的意思，立刻传令下去。转眼间，堡外围墙上出现许多人影，个个左胸上都绣有拳大的红字，一望而知乃是六甲中人，他们都弯弓搭箭，守住桓宇退路，这道围墙高达三丈，桓宇单剑孤身实在抢不上墙头。

那道围墙也有门户，此时出现一个身披蓝布衫的中年人，面容瘦削毫无表情，正是竺公锡座上首徒廉冲。

单单是廉冲此人在场，桓宇就不容易冲得出去，何况在廉冲后面还有独眼老者，正是竺公锡的师弟栾不怪，这栾不怪原已被擒，不知如何会在此地，出现？

竺公锡冷冷道：“玉眉，瞧见了没有，桓宇已经陷入罗网之内，决计逃走不了，哼，老夫的神机妙算，连萨哥也不晓得，你已经全军尽没，再也没有跟老夫对抗之力了……”

花玉眉神色变了一下，道：“难道说栾不怪是奉命被我们擒住的么？”

竺公锡道：“不错，以他的一身本事，岂能被你们擒去，不过他天性暴戾，实在不是使奸弄诈的料，若不是机缘凑巧，老夫也别想指望他达到使命。”

花玉眉回想一下，那一日在栾不怪与萨哥王子等人，到城西外的香林寺搜索施娜郡主及洞箫仙客胡培之时，萨哥王子见势不佳，屡屡催促栾不怪退

却，但栾不怪打得性起，竟不肯退走，最后在少林寺雪净三僧，武当戈氏兄弟及桓宇等人包围之下，忽然不肯出手再打，宁可被擒。其是花玉眉不在寺内，独自在别处截住萨哥王子，所以经过详情不曾目见。

但她才智绝世，竺公锡这么一说，便晓得栾不怪虽是奉命诈败被擒，但当时确有一种情势使他甘心情愿的罢手不打。这种情势大大值得研究，但却得等到以后局势缓和之时才有暇推究了。

这时桓宇眼见逃路被阻，尤其那栾不怪的武功是他见识过的，加上廉冲，定必难以突围，当下仰天一笑，道：“竺公锡倒底见不见我？”

竺公锡在圆厅内应道：“老夫在此……”

桓宇精神一振，朗声道：“桓宇此来，已存必死之心，但未死之前，却想晓得智度大师的安危，还望竺老前辈赐教！”

竺公锡冷冷道：“他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临终之时，他女儿侍奉在侧，想来没有遗憾了！”

桓宇道：“智度大师乃是得道高僧，生死之事自然不会放在心上，敢问花玉眉姑娘现下在什么地方？”

竺公锡瞧了花玉眉一眼，只见她流露出怨慕之色，极是楚楚可怜，不知不觉心中一软，道：“你可以出去跟他讲几句话，但老夫命刘驼子出去之时，你就须回来！”

花玉眉喜出望外，连忙答应了，奔出堡外，两人相见，反倒说出一言半语，只默默凝视对方。

廉冲妒火焚心，恨不得上前亲手杀死了桓宇，栾不怪在他身后却说道：“这对孩子才貌匹配，果然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廉冲回头狠狠的瞪了师叔一眼，栾不怪呵笑道：“我倒不晓得连你也着了她的迷！你别着急，你的脑筋比我好得多，仔细的想计策，师叔一定帮你的忙。”

这边桓宇已经开口，说道：“我多日来一直躲在衙前大街石员外家的后园内，虽万分惦念姑娘安危，但又不敢轻举妄动，殊不知竺老前辈早已晓得我的藏处，直到今才派才人叫我到此来。”

花玉眉道：“啊，原来就是石狮子流血的那一家，恐怕竺伯伯也是因为我谈论这一家，事后才触悟灵机，判断出你躲在石家。”

竺公锡在堡内问道：“怎生见得？”

花玉眉嫣然笑道：“他知道桓公子乃是侠义之士，决不打扰良民，想起石员外为富不仁，家中地方又大，极可能躲在石家才避得过侦骑……”她这一笑乃是故意向桓宇笑的，只见她容色艳丽，比百花齐放还增娇艳。廉冲沾了桓宇的光，也瞧见她这出自衷心欢喜的一笑，不觉目眩神摇，陡地记起她身怀隐疾之事，忍不住插口问道：“花姑娘，你的贵体怎么了？”花玉眉道：“死不了，先父医道通神，终于被他老人家想出法子……”此刻，这对情侣心中有千言万语，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时也说不出，这种痛苦决不是局外人所能了解，而且他们都晓得，马上就是生离死别的时候！

桓宇虽是心酸肠断，但他早就有必死之心，所以还能会持冷静，他在默默对觑之际，忽然发觉花玉眉有一种软弱无助的意味，生象是已经甘心服输，毫无反抗的勇气……”

他吃了一惊，大声说道：“玉眉，你不能屈服啊！”

花玉眉惘然道：“我么？唉……”

桓宇道：“万万不能屈服，我死了之后，你仍然要振奋起精神勇气。”

廉冲喝道：你们把宝贵的时间作这无用的对话，岂不可惜！”

竺公锡说道：“别管他们，由得他们说去。”

桓宇道：“玉眉，以你的聪明才智，乃是当世之间惟一能制裁竺公锡雄霸天下之人，若是丧失信心意志，那就没有人可以领导天下群雄跟他对抗了！”花玉眉轻轻道：“我实在担当不起这等重任，再说我能做什么呢？你若是死了，我也懒得活下去啦！”

桓宇坚持道：“不行，你一定要肩负起这个重任，竺公锡太可怕了，在他麾下之人，没有一个不是任性而又残酷之人，流风所被，公义天理何存？岂不是人人都迫得向邪恶之路走才能立起？”

花玉眉接口道：“你在这等时候，只记挂着这件事？”

廉冲接口道：“这厮竟敢不把你放在心中最重要的地方，实在令人可恼，待我取他性命……”

竺公锡严冷的声音响彻院落，道：“不准多言，违命者斩！”

廉冲面色大变，缓缓垂下头，他平生从未被师父在别人面前斥责过，此时心中之难受，简直无法形容！

花玉眉辄然一笑，道：“枉你廉冲自诩才智雄世，却屡次不曾醒悟令师用心，可笑可笑！”

桓宇道：“他师父有何用心？”花玉眉道：“他生怕你今日一死之后，我也跟着轻生，则对于他的计划大有妨碍。所以给你种种机会说服我要奋斗下去，只要我应承了，立刻就有杀你之人出现了！”

四周的人无不听到，对于花玉眉的分析无不大感佩服。廉冲在部下面前大失面子，头垂得更低了。

竺公锡的声音响起来，说道：“廉冲，古语有道是‘英雄难过美人关’。你被花玉眉盖世无双的姿色所迷，以致屡屡失算，却算不得是丢脸之事，但一个人须当拿得起放得下，倘若你从今以后能够恢复原有的智慧，则将来在武林之中，领袖群伦的宝座仍然在你掌握之中！”

这番话也是人人听见，众人瞧瞧花玉眉的姿容，无不觉得她堪称盖世无双四字，所以竺公锡说廉冲是英雄难过美人关的话，的确没有错。于是恢复往日对廉冲那种敬佩之情。

象花玉眉、竺公锡等人物，每句话都有莫大的影响力，短短的一番对答言词，就使得众人心情大生变化。

桓宇愣了好久，才道：“真难为我死了，我若是劝你奋斗，似是中了对方之计，但又没有劝你陪我一同死的道理。”

花玉眉微微一笑，说道：“你走近一点，我有话跟你说。”

桓宇依言移步迫近了她，花玉眉悄然说道：“你保持你的英雄本色，我做我的痴心殉情女子，岂不各遂所求？人生不过弹指之间的事，他们就算雄霸天下，奴役武林，还能够称雄一千年不成？我意已决，不必多言！”

桓宇剑眉深锁，怅然凝视着她，轻轻道：“我心中的感激，无从表达，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两人执手相看，默默无言，也不知过多久，远处突然传来一阵胡笳之声，极是苍凉。

廉冲听得胡笳之声，转身出去打个转，随即匆匆奔入堡内。

桓宇大感疑惑，趁这刻无人监视的机会，突然跃到那一排小方格窗外，向内窥望，只见廉冲和竺公锡两正在说话，他清清楚楚的听见竺公锡说道：“先弄到堡后等待命令，决计不可让桓宇他们发觉……”桓宇立即纵回原处，

暗暗在心中琢磨。

廉冲又匆匆的出堡去了，桓宇望住他的背影，道：“玉眉，你纵是不顾天下武林劫难，只求心之所安，一死了事，可是整个江湖若是沦入异族之手，咱们死亦难以瞑目……”

花玉眉讶道：“那阵胡笳之声莫非是……”

桓宇道：“不错，所以我又要劝你活下去啦！”

花玉眉道：“想不到竺公锡有这么一手，佯装杀尽带来的鞑鞑高手，原来只是假，免得激起天下之人的同仇敌忾之心……”

说到这里，两人个有如风驰电掣般绕奔出来，其中一个是驼子，另一个相貌身材如普通常见之人，可是一动一静之际，别具一种沉潜猛鸷之意。这两人一出现，花玉眉便悲声说道：“桓郎千万珍重……”不待桓宇回答，便退入石堡之内。

桓宇打量来人一眼，极力收摄住心神，拱手道：“两位贵姓大名？”驼子道：“我姓刘名冕，他姓郭名敢……”那个面貌平凡而又具有一种沉潜猛鸷之气的人，好象完全没有听见们的说话一般，微微昂着头颅，站得四平八稳。

桓宇道：“刘兄一身武功绝艺已可以想见，但这一位郭兄似乎也不在尊驾之下呢？”

刘驼子道：“这话不错，我是独有专长，他是无所不精，深刻无比！”桓宇见郭敢仍然不理不睬自己，觉得有点奇怪，心想他纵然十分自负，可是我目下在武林之中声望地位大非昔日可比，除了竺公锡还敢如此骄傲之外，别的人不该如此是。

他心念一转，抱拳一拱，说道：“郭兄请了！”双拳借势发出一股内劲潜袭出去，郭敢眉头轻轻一皱，也不借着还礼封架，径自推出于掌。两股内力相交，桓宇顿时发觉此人内功深厚无比，走的竟是极为纯正上乘的路子，心中又是一惊，忖道：“好一个人才竟埋在邪恶之中，若是能够改过，当是正派中的一流高手无疑。”

郭敢还推一掌之后，便回复原来的姿势，冷淡如故，也不开口。刘驼子恼怒道：“你突然出手偷袭，是何道理？”

桓宇坦然道：“在下感到郭兄高深莫测，所以忍不住度他一试！”刘驼子恼意全消，仰天一笑，道：“试出了些什么没有？”

桓宇道：“更加深不可测，在下真奇怪为何有如此高明之士，甘心为竺公锡效力？”

刘驼子收敛起笑容，喝道：“你口中最好别扯上祖师名讳，咱们说咱们的。”桓宇一阵歉然，忖道：“他若是说出侮辱先父之言，我也不能容忍，将心比心，自是怪不得此人气恼，再说，对待残废之人也该自当忍气一些。”于是拱手道：“对不起，我实在不该说到别人身上。”刘驼子连连点头，道：“这才是个好汉子，果然是条好汉子……”桓宇道：“刘、郭两位一齐现身，无疑要联手取兄弟性命，其理至明。兄弟亦将全力应战，不在话下！”

刘驼子道：“快人快语，好！就此决战。”他随即向郭敢比个手势，郭敢眼睛灵活异常，本来望住别处，刘驼子手势一比，他的眼光已转回来瞧见了，点头示意之外，不比了几个手势。

直到此时，桓宇才恍然大悟，敢情这郭敢乃是个又聋又哑之人。心中不禁凛然，忖道：“这两个都有残疾之人居然能充任六甲的首领，自然有十分

惊人的造诣，象那熊一拳的通臂功，教人防不胜防，我须得加倍小心才行！”刘驼子戴上一对钢丝织成的手套，那对手掌登时变得巨大臃肿，郭敢则掣出长剑，轻轻一抖，剑上发出嗡嗡之声，久久不绝。

桓宇剑已在手，心想生死关头在即，须得抢制机先，于是喝一声“两位小心了”，手起一剑，直向郭敢刺去。

郭敢挥剑封架，桓宇以意运剑，顿时四方八面都幻出剑影，疾攻当中之人，郭敢架得甚是吃力，可是终于连续招架住他狂风骤雨般的七招毒辣招数。桓宇见他剑招十分平凡常见，但在他手中使出之时，别具一种威胁力量，使得他凶毒招数的大半变化施展不出，当即改弦易辙，剑势由快变慢，集中全力攻击某一点。

这一剑攻去之时，去势虽慢，可是变化极为精微，大有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之概。

刘驼子喝一声“好剑法！”猿身扑上，伸向他剑刃，硬攫硬夺，这等打法自然又是另一种可怕路数。

桓宇全神驭剑，对驼子抓到的手理也不理，只见巨掌抓落剑身之上，那剑蓦地轻跳一下，刘驼子攫抓不牢，反被剑上劲力震退两步。

但这个当儿，郭敢却极快的连劈三剑，虽然每一剑都被对方剑势威胁得无法不改向剑上削落，因而不能攻到对方身上，但他占得这一空隙，果然把桓宇这无坚不摧的一剑破解。

郭敢的第一二两剑削在敌剑之上，只发出极微的响声，第三剑声音便甚是响亮震耳。

桓宇劲道已经减弱，知道无法一举克敌。只好收回剑招，准备卷土重来。刘驼子喝道：“且慢，你有一点使得我驼子十分不满，替花姑娘叫屈桓宇听他提及花玉眉，不得不罢手，道：“在下那一点使刘兄不满？”他从开始到现在，一直称那刘驼子为兄，这件事在桓宇根本不需思索之举，可刘驼子却极是看重，影响甚大。

刘驼子言道：“你出剑之时，心意相合，竟没有一线破绽，此所以驼子对你十分不满！”

墙上观战的许多人差点笑出声，都想人家自然决不肯露出丝毫破绽，你满不满意是你自家之事。

桓宇怔一下，道：“刘兄这话恕兄弟不懂！”

刘驼子道：“我一说你就懂啦！你跟花姑娘生离死别，难道一点都不难过？若是难过，这一剑焉能这般的无暇无隙？我就是不满意你的寡情！”众人一听这句话大是有理，都凝神聆听桓宇怎生回答，这时，连堡内的花玉眉也不例外。

桓宇徐徐说道：“不瞒你说，往时兄弟这剑决无今日之威，据我想这是一来由于置诸死地后生的心情，二来由于花姑娘坚欲与我同生死，我为了她之故，今日决不能败。有此两个原因，所以意念精纯，远逾平日！”刘驼子道：“原来如此，驼子倒是错怪你啦！现下请再续前战！”双方拱拱手，说一声请，各各迈步盘旋，准备出手。

花玉眉情不自禁的泛起一抹微笑，竺公锡冷冷道：“你高兴得太早啦！”她面上笑意顿时消失，惊道：“怎么啦！”

竺公锡道：“郭敢的性情及身体上的缺陷，那都是主守的人材，所以他功力精湛深厚，擅长守御，乃是老夫手下的中流砥柱。刘驼子却专擅攻坚犯

难，尤其是他性格偏激固执，往往不惜与敌人偕亡……”

花玉眉听了这话，额上不由得沁出冷汗，只听竺公锡又道：“固此上老夫潜心研创出一门手法，一共有二十一之多，每一招都不惜自己负伤以求杀死敌人，甚至与对手同归于尽……”

他略一停顿，瞧见花玉眉面色如土，娇躯轻颤，便得意地微微一笑，继续说道：“这二十一招伤残手法都是招中套招，一旦施展，除非功力悬殊对手还能逃生之处，若是相差不远，诀计难逃大劫，目下老夫特地命这二人出手，用意不喻自明了！”

花玉眉震恐中忖道：“是了，他以擅长防御的郭敢分去桓宇一部份力量，这一来在功力上桓公子跟刘驼子就差不了多少，照这等情势瞧来，桓公子今日难逃劫难无疑，唉，罢了，我只等桓公子命丧之时，就用那匕首刺胸自尽！”

她心意一决，反而镇定下来，尤其是猜出竺公锡如此摆布桓宇之故，目的在于使自己当这惊心动魄的时间之内饱受痛苦。否则，竺公锡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可以杀死桓宇，何必白白损折手下一员大将？

她淡淡一笑，道：“竺伯伯用心研创的武功手法定是当世罕见的绝艺，我有机会开开眼界，也很不错！”

竺公锡凝视着她，觉得她能够如此冷静，实在使人难以相信。

此时外面交手形势已到达极凶险激烈之际，桓宇的剑法如长江大河般力攻两个强敌。刘驼子还未使出拼命手法，在圈子四周奔窜如飞，身法快极，但若不是郭敢在核心中接住桓宇大半招数，刘驼子势难如此灵活地腾挪闪避。桓宇的剑法变幻无方，他家传意剑十八招眨眼间就用完。此后他使出来的剑法都没有一定的家数，忽而大开大阖，气吞斗牛，忽而精致细腻，如工笔作画。

如此招数手法，在竺公锡、花玉眉眼中都十分熟悉，气象万千，开阖纵横的是龙虎庄司徒峰的路数，细腻精密的是百花仙子沈素心的家数，因此他们都大感惊奇，各自寻思他剑法之中怎容包含得有两家心法？是巧合？抑是有人传艺？

桓宇不论使出那一家的心法，都是以意剑为主，所以这些招数之中别具威力，只见他气势越见雄健，五十招过来，刘、郭二人身上伤痕累累，尤其是郭身上血迹斑斑，被剑尖划伤多处。不过都不是要紧的伤势，所以并没影响到他们的战力。

花玉眉道：“竺伯伯，他们不是桓公子的对手何苦还让他们缠战不休？”竺公锡沉吟一下，说道：“桓宇目下的身手已可以跟廉冲一拼了，据老夫的观察所得，桓宇近些日子以来，精进极大，尤其是内功方面得到你父亲之助，增益甚多，否则他也使不出这等精妙的剑法。不过，我告诉你，刘驼子一旦使出那二十一招拼命招数，桓宇就活不成啦！”

花玉眉故意摇头晒道：“若是如此，他怎的迟迟不施展出来？”竺公锡道：“老夫也想知道，难道他忽然变成怕死之人？须知这一路伤残手法命名出来之后，就再也不由自主，并拼出一个结果无法停歇！”花玉眉心头大震，转眼望出去，恰恰听到竺公锡的声音道：“他倒底出手啦！”花玉眉的一颗心几乎跳出腔外，定睛瞧时，只见刘驼子舞动两条比常人长得多的手臂，奋不顾身的向剑光之中猛扑。

他双掌之上戴得有钢丝手套，可以攫抓长剑，不怕被剑上锋刃豁断手指，因此瞧起来他这等凶猛扑攻之势极是可怖。

郭敢手中之剑也同时展开强攻，加重压力，使得桓宇变成招架应付之局。竺公锡冷笑道：“玉眉，你瞧见了没有？”

花玉眉淡淡道：“我瞧见啦！”

口气之中毫无情绪波动之意，竺公锡讶然忖道：“她怎能对这情景无动于衷？怎能对桓宇的生死漠不关心？当真她才智绝世，这等奇怪的举动必定含深意。”

花玉眉晒道：“来不及啦！你纵然想通我算计，可那般激烈的局势，连你也无法使他们停手。”

她借身体衣袖的掩蔽，暗暗取出那柄匕首，对准胸口的紫宫穴。那支匕首锋快无匹，连铁石也轻易刺透，何况是血肉之躯，因此，她只要身躯向前一倾，匕首尖锋就会刺入要害，旁人将听不到一点声息。她有衣服把匕首遮住，匕首的柄抵在墙上，尖锋透过衣服碰触到她的肌肤。

一阵森寒之气入肌之内，使她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刹那之间，她想起的不是桓宇的生死，也不是她父亲，而是目下整个的武林局势。

自从萨哥王子透露出她父亲在遭受天下五大毒刑之首的千寻苦海万劫轮回这种毒刑之后，她心神大为震动，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没有时间去想和去安排，因此，她的整个计划大部分脱节涣散。若是从现在起要跟竺公锡作对的话，又须花无穷的心智气力重新部署。这可不是简单的事，竺公锡最近扬言杀尽鞑鞴高手一事，已足以使武林各家派难以象以前一样的团结。

她在这种短促的一刹间，又想起了许多人，象方麟、萨哥王子、龙虎庄三老等，她想，假如许多人都站在我身边。我不会如此坚决为桓宇殉情而死。若是决意为他殉情，这些人有什么感想？

她并不求取答案，思潮象海潮般汹涌而至，念头忽然间转到天下大势上面。

她想：竺公锡雄踞中原武林之后，首先设法控制住五大门派中的少林、武当、峨眉这三派，然后又利用黑道高手扰乱治安，制造出种种动摇人心的事件，再就是以暗杀手段把当政者和名将暗杀，于是俺答酋长就得以率领大兵攻入中原，扩张领域。如此里外相合，不消几年工夫，大明天下落入俺答手中了……

一想到天下大势，便不禁想起当今执政的张居正和将帅中的戚继光，王崇古，方逢时，刘显、俞大猷、凌云翼等人。在有明一代之中，只有在张居正秉政的十年间出了许多的名将，古语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伯乐是古代最擅相马之人，张居正有如伯乐，那些名将等如千里马。张居正未握大权之前，这些名将都不能出头，只有等到伯乐出来，这些千里马才不会象常马一样被埋没。

花玉眉一方面失笑自己怎会想起张居正，戚继光这些人，但一方面又想到外寇只要派人刺杀了张居正，锦绣河山无疑很快就要拱手送人……

外面传来一声大吼，声音惨厉，人影倏然分开，胜败生死已经定局了！

第十九章 豪侠为情独憔悴

忘掉什么张居正，定睛望去，只见战局已散，一个人倒在血泊中，僵卧不动。

她双腿一软，跪在地上，低头不语。竺公锡突然间一脚把她踢翻在地，呛唧唧的响了一声，那支匕首掉在地上，寒光四射。

竺公锡双眉一皱，不理睬匕首和花玉眉，一劲走出石堡之外。

躺在血泊中的人动也不动，是被长剑刺透了心窝而死，尸首旁边有两个人站着不动，剑尖下垂，还有血珠滴下。这人正是桓宇，他虽然没有死去，甚没有受伤，可是他却有一种锋镝余生之感，深沉地注视着血泊中的刘驼子。

桓宇满怀感激，长叹一声：“刘兄啊刘兄，可惜在下不晓得你有什么遗志心愿……”

竺公锡冷道：“他已经把性命送给你，此后，你休想有片刻安乐！”

桓宇道：“他明明可以与在下同归于尽，但忽然煞住招数，以致命丧当场。分明是存心放过在下，这真教在下感到大惑不解之事。至于竺前辈说我日后难有安乐，根本不必提及，在下岂是把苦难放在心上之人！”

廉冲飘身落在桓宇面前，枯瘦的脸上毫无表情，可是眼中凶光四射，比起满面怒容的人更觉可怕。

竺公锡挥手道：“退回原位，还不是你出手之时！”廉冲闻言只好躬身应了，一顿足便纵回去，竺公锡道：“老夫有两个法子，正在考虑选择其中之一……”

花玉眉跌倒后已扒起身，仍然跪在地上，感谢苍天的保佑，这时急急起身到外面。说道：“这两个法子都不通，竺伯伯信不信？”

竺公锡道：“你知道一定没有料到我心中的想法？哼，若是两法都行不通，老夫何须考虑？”

花玉眉态度坚决地道：“行不通，信不信由你！”她转眼扫瞥四周众人一眼，只见墙上的六甲高手大部份面幕遮住本来面目，当下冷冷道：“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好汉子，若是敢作敢为的好汉子，何必又遮住本来面目？”她的话锋忽然转到这些人头上，教人测想不透她有何用意！

竺公锡道：“瞧你的举止好象有恃无恐，认为桓宇今日已脱却苦难一般。”

花玉眉接口道：“我的想法恰相反，我和桓公子今日死期已卜，所以不必再谈这事。这话也是信不信由你！”

竺公锡叹道：“原来她说我的法子行不通，竟是因为他们今日一同死去，所以任何安排都没有用处！”当下掀须一晒，评论道：“迹近无赖，迹近无赖”

花玉眉美眸中光芒闪动，大声道：“竺伯伯说我用死亡逃避一切的法子乃是迹近无赖，在场各位都听到了，不错，这等逃避手法果然无赖，可是我当众请问竺伯伯你一句，你敢不敢放我们离开，再斗一场？”

竺公锡唔一声，说道：“廉冲，你怎么说？”

廉冲道：“她用激将之计，咱们岂能上当？可是老夫要问一声，我这样做了有何好处？”

花玉眉道：“好处有四，第一，你梦寐以求司徒峰大侠遗著可以得到手中，第二，你日后杀死我们的话，天下武林人物不能挑剔你不对，反而更增畏服之心，第三，在将来的一役中，无疑有许多正派高手要毁在你手中，因

此将来反对你的力量永远无法成长。第四，你得到司徒峰遗著之后，你手下之人可以多得一些绝艺，因为你已无须畏惧，可以不须藏私。他们武功越高，你的地位就越巩固。”

竺公锡听到她这番理论，不由得暗佩暗服，他环视四周手下之人一遍，叹声道：“可惜她当众说出老夫所欲之事，老夫平生不愿任何被人猜中和知道之事，目下为势所迫，只好让他们两人逐了同生共死之愿……”

他此时瞧到花玉眉双手藏在袖中，定是握住那把短而锋利的匕首，随时随地可以自杀身亡，她死了以后，桓宇心无顾虑，放手一拼，终被生擒活捉用作交换司徒峰遗著的人质。

全场静寂无声，只等竺公锡作出最后决定。

突然间一阵蹄声骤地驰来，廉冲匆匆迎出围墙之外，不久，蹄声已停止后便是廉冲奔回来，手中拿着一份柬帖，呈交给竺公锡。

竺公锡打开瞧了一瞧，淡淡一笑，说道：“既然天下武林之人，都认为桓宇玉眉都遇害身死，老夫偏偏放他们出去。”

他目光象闪电般扫过所有手下面上，发觉绝大部份的人眼中流露出宽慰之色，不禁想道：“此女的天赋美貌，实在举世无双，老夫手下之人大半都有不忍眼见她死之心，这个女孩子才是我的心腹之患……”

花玉眉道：“竺伯伯将来不要后悔才好。”

竺公锡道：“那有这么容易后悔？你来，老夫先跟你讲几句话，然后，还得瞧桓宇的本身才能定夺是死是活！”

桓宇朗声喝道：“玉眉，不要理他，我从来未见过这等婆婆妈妈的人。”竺公锡忽然一挥手，一股力道激射而出，击中石堡墙壁。砰地大响一声，石屑漫天激射，风力平息之后，众人但见坚厚无比的石壁上，赫然现出一只掌印，深达一寸，指掌历历分明。

桓宇此刻也不由得大是惊服，自叹望尘莫及，花玉眉微微一笑，说道：“竺伯伯，想来司徒伯伯可以在石上留下同样的掌印，对不对？”竺公锡不悦地点点头，花玉眉又道：“若是天下古今都没能人办得到，那我们就只好死心塌地的任你独霸天下啦！”桓宇猛然醒悟，心中说道：“是啊，既然不是天下古今唯有他炼成这等功力，我和别人何尝不可作第三人之想？”登时雄心复振。竺公锡向石堡内走去，花玉眉向桓宇道：“且让我跟去听听他说的什么，咱们再商议可好？”桓宇点点头，目送她袅娜走入堡内。

过了一盏茶之久，花玉眉当先出来，笑吟吟的挽住桓宇的手，道：“我们走吧！”桓宇愕然道：“走？”花玉眉道：“不错，我们随便上哪都行。”四周的人相继跃落地上，片刻之间，连廉冲也不知去向，当地只剩下他们两个，桓宇道：“他跟你说什么话？”花玉眉道：“咱们离开这儿再说！”不久，他们回到城内，两人同往进食，相对小酌，心中都泛起恍如隔世之感。

直到饭后，花玉眉才告诉地道：“明日早晨，你将与廉冲生死之斗，谁也不许插手助战……”一抹愁云笼罩在她眉宇之间。

桓宇默默半晌，说道：“廉冲的武功听说比萨哥王子还要高强，这一战事前真难逆料胜负，不错，这真是一场生死之斗你答应他们了？”花玉眉点点头，美眸中涌出晶莹泪珠，桓宇道：“你对我的深情，常愧无以为报，明晨之战不论胜负生死，都可以略表达我的心意，我此战若是胜了，才无愧于你的垂青错爱，若是败了，便是以一死酬答知己。”

她的泪水象断线珍珠直洒下来，桓宇又道：“我一点也不怕，只是有种

提不起劲的味道，这真是十分奇怪的现象。”

花玉眉吃惊地望着他，眉毛微微皱起，神情极是可怜可爱，她道：“那怎么行？面临这等生死之战，又邀约得有多少名家观战作证。单单就个人的荣辱生死来说，你应该更加起劲准备才是。”

桓宇道：“我告诉你，自从我们在龙虎山庄门外相识的那一刻开始，直到今日，我们才真真正正的坦然相聚，同桌进食……”

花玉眉一阵惘然，道：“啊，原来你是留恋这等光景，所以鼓不起战志……这却如何是好？”

他们坐了一会，便走到街上，花玉眉道：“我们到铸剑楼找叶伯伯吧！”桓宇摇头道：“不，咱们从来未曾在市街大道游逛过，再走一会。”

花玉眉勉强笑道：“好，我们逛一会才去……”两人在街上好些绸布之类以及一些日常用物，那是行走江湖之时搭带应得着的东西，其中有些是男人专用之物，因此桓宇晓得她是买给自己的，他也购卖了一些香囊手帕给她，后来又买了一副镶珠耳坠。

下午未甲之交，他们才抵达铸剑楼，见到叶重山，花玉眉一见面时就讲明不要见到别的人，所以只有他们三个人在厅中谈话。

叶重山问明日重重惊险经过，同时得悉明晨之战，瞅瞅他们的眼神，便不多说，识趣地借故离开，让他们多点时间相聚。

花玉眉计算一下时间，说道：“我心中虽是有千言万语要跟你说，可是为了明晨之战，只好勉强忍庄，你现在最好先用一会功，晚膳后活动一下，又再练功一两个时辰，之后睡一会就差不多啦！”

桓宇道：“不瞒你说，我真是提不起劲，精神全然无法集中……”

花玉眉晓得不能勉强，跟他谈了一阵，又到外面凭栏观赏，许多屋宇都收入眼底。花玉眉指着楼外屋宇，说道：“当今首辅建极殿大学士张居正便是本地人氏，你想必也知道的？”

桓宇道：“张江陵是本朝以来第一名相，有谁不知，有谁不晓，戚师最佩服他……”

花玉眉道：“真是凑巧得很，现在鞑靼倭寇最想除去的正是这位名相，而咱们对付竺公锡他们却在张公的家乡。”桓宇虎目中闪过光芒，缓缓道：“这真是巧合之事！”

花玉眉道：“我在最近时时耽心虏寇方面派人行刺张公，虽然在京师有几位武林名家，但他们是不是能够保护周全，殊足疑虑！”

桓宇大惊道：“这是极要紧之事，咱们得想个法子才好！”

花玉眉道：“假使你明日击败廉冲，便可以联络五大门派的掌门人和叶伯伯等对付竺公锡，使得他无暇抽身出手，这是釜底抽薪之计，最是妥当。”

桓宇奋然道：“张公是国家的栋梁，决计不能被敌人暗算，我定必尽力而为。”

直到这时，他的豪侠雄心才激扬发厉，压倒了儿女私情，他再也不多所恹恹留恋，跟花玉眉细细磋商过明晨应敌之方以后，便去用功。

饭后，他又打坐运功，当真是全力以赴，比平日更加专著得多，花玉眉却乘他打坐运功之时，亲自剪裁布疋，缝制了一套紧身衣裤和一件长衫。

翌日凌晨，花玉眉服侍桓宇梳洗等事，换上新衣，桓宇又是高兴，又是黯然，他们在大厅中见到不少人，计有铸剑楼主人叶重山、叶婉、傅源，龙虎庄三老等，相见之时，大家的别后经过都来不及详说，匆匆商议一下，便

动身起程前行赴约。

叶重山和龙虎庄三老等人没有跟桓、玉二人同行，而桓宇、花玉眉这对情侣并肩慢慢的走在路上，在晨光之中，两人的心中都泛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桓宇的虎志昂扬一如昨夜，路上仔细谈起廉冲的武功，猜想必与竺公锡的师弟栾不怪，次徒萨哥王子的武功手法相差不远，只不过功力更加精湛深厚，由于谈及栾不怪，萨哥王子等人的武功，便详细提起那日在香林寺的经过。

花玉眉实在不愿把这宝贵的时光费在别的事上，所以她虽是对于栾不怪在香林寺中忽然宁死不肯出手之事感到十分惊异，却没有提醒他一同深究此事。

此时他们已经走出城外，并且已离开大道，山野间寂静无人，花玉眉摇摇头，嘴角泛起一丝苦笑，道：“如今仔细想想，这弹指般的人生虽是生促，却自有奇妙动人之处……”桓宇微笑道：“你太聪明了，所以有许多别人想不到的感触。”花玉眉道：“想得太多一定不好。”

桓宇道：“那也不一定，象我就觉得自己太过单纯，脑中只容纳一两件事，比方前日你陷身敌巢之时，我一心一意只想着怎生能够救你出来，除了这件事之外，别的都没有功夫去想，其实我应该抽出身到香林寺去，瞧瞧被咱们捉住的栾不怪胡培等人。”

花玉眉道：“还有施娜郡主，你避开她的名字，可见得心中有鬼！”桓宇面上一热，道：“不要胡乱猜测，她早已爱上了方麟。”花玉眉笑道：“就算她爱上方麟吧，可是她对你也很有意思，是不？”

桓宇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皱起眉头想了一下，花玉眉双眼不离他的面庞，当下说道：“你想起这两个人的下落？我猜施娜已回到竺公锡身边，方麟在那儿我可知道了。”

她略略停顿一下，又道：“你可记得当你在石堡力战竺公锡手下六甲首领的中间，曾经有过胡茄和马蹄声，这阵蹄声绕到堡后，我临走之时着实注意过地上，发觉蹄痕纵横，显然是一大群人，想必就是竺公锡从云中郡带来的胡人高手，他为了使我们这一方的人减去御外侮的同仇敌忾。故意表示把胡人高手全部击杀，这一来我们这一方的人便少去一个团结最大的原因了，竺公锡果真老谋深算，称得上一代怪杰。”

桓宇接口道：“竺公锡虽然武功超卓，才智过人，但他为人自私自利，大义不分明，实在教人难以佩服，我平生鄙视这种人，昔年我们威帅麾下，转战东南沿海之际，有不少平日自夸武勇欺凌同事的人，在战阵上却贪生怕死，专门设法躲在后面，我只要知道了，决不放过他们……”

花玉眉笑道：“军中自有军法约束，你用什么法子不放过他们？”桓宇一笑，道：“简单之至，我记住这个人之后，下次在阵上冲杀之时，就乘兵慌马乱之际取他的性命！”

朝阴展布在林巅峰顶之间，清新的晨风不断的吹拂。桓宇望着前方不远的一座小山，山顶上有块形如手掌的奇形怪石，五指向天，那儿就是约会见面之地。

桓宇面上杀气陡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双眼中惆怅的光芒。

他道：“我不该净顾着说这种废话，唉，咱们就快到目的地了。我心中本有好多的话要跟你说，可是至今没能说出一句心里话！”

花玉眉把情愁都锁在心底，轻倩的笑道：“那些话说出来徒乱人意而已，不说也罢！”

桓宇道：“我竟忘了你擅长猜人心意，不错，那些话有点丧气，好像是嘱咐后事一般，不说也罢……”

他开朗的大笑一声，携着花玉眉的纤手，大步向山上走去，片刻间，已到达那方巨岩怪石，只见山的那一面是一块平坦的草地，四周树木笼葱，景色雅致。

草地上露珠闪闪生光，寂然无人，桓宇环顾一跟，突低声说道：“玉眉，我要跟你说一句真心话！”

花玉眉叹道：“我全心全意的爱你，这话自然能够答以真心话！”于是点点头。

桓宇道：“以你的判断，今朝这一战，是廉冲赢了呢？抑或是我胜？”

花玉眉不觉一怔，可是她已答应要说真心话，只好答道：“廉冲从多方面摸索过你的武功路数，心中已有所了解，他又是竺公锡唯一的得意门人，功力深厚无比，照我看来，还是他赢面居多！”

桓宇笑道：“这才是真心话，可见得你确是真心的对我好，才不忍在这一刻向我说假话……”

花玉眉几乎忍不住要流下眼泪，但觉鼻子酸酸的，恨不得投身他怀中痛哭一场。

巨岩那边忽然传出一声轻咳，他们齐齐循声望去，只见石缝中出现一条人影，却是个青年少年，背影向着他们，瞧不见面目。

桓、花两人讶异的对望了一眼，没有作声，那青衣少年缓缓道：“桓兄若是信得过在下，但请过来说几句话，可是只限你单独过来，说过的话也不许转告给第三个人！”桓宇好奇之心大起，但要他不转告第三人，也就是不能说给花玉眉听，便坚决的道：“兄台的条件，恕在下不能接受！”

花玉眉微笑道：“这位仁兄背面相向，又极力改变口音，想必是位熟人，桓公子不妨过去领教领教，免得心中存疑，影响情绪。”

桓宇本来就有好奇之心，花玉眉这么一说，便沉吟道：“这么去，你不介意么？”

花玉眉推道：“快去，我怎会介意！”

青少年道：“不行，须得是桓兄本人的意思，兄弟才肯跟他说话。”

花玉眉忍住笑，向桓宇点点头，桓宇可就有点不愿过去了，正在迟疑，当不得花玉眉用手势眉目示意催促，只好应道：“在下愿聆听教益，兄台怎么说？”

青衣少年道：“好，你过来……”

桓宇快步走去，心想他若是有意打搅，决计不肯善罢干休！

走到青衣少年后面，青衣少年向石缝内走入，一面说道：“跟我来！”桓宇打量石缝一眼，只见甚是狭窄，只容一人通过，谅他背向着自己也施展不了什么暗算手脚。

两人一前一后的隐入石缝之内，花玉眉躲到树丛之内，藏起身子。

青衣少年身躯隐没在转角之后地方狭仄，那青衣少年回转身子，面向着他，背脊贴着石壁，他若是走入去，便与他挤在一起，当下说道：“兄台有什么话现在赐示也是一样，何必定要在下挤入去？”

青衣少年跺脚道：“你这人真是婆婆妈妈，倒底进不进来？敢是怕么？”

桓宇道：“你不用激我，挤在一块说话难道就舒服放心不成？”

但他没有说出这种想法，移步入去，他虽是极力的不挤到青衣少年，但身子仍然略碰触到。

那青衣少年比他只矮一点，似是丰满，所以触到的地方都感觉不到骨头，没能做声，桓宇极力忍耐，和缓地道：“兄台有话请说，在下时间已无多了！”

才说完，陡地一怔，瞠目结舌，那少年仍然不做声，只是忽然靠贴在他身上，两人身子几乎全都碰触相贴。

桓宇呐呐道：“你……你是施娜郡主？”

青衣少年把面庞伏在他胸肩上，轻轻道：“是的，我不辞艰险，甘冒性命之危见你一面，幸而你终于认出我。”

他的话含有如许的深意，以致桓宇不忍说出令她伤心的话，也不忍推开她，自然，并不会觉得她贴着自己痛苦之事。相反的隐隐有一种快感，这是天地间异性相吸的道理，不足为奇。

施娜道：“想不到今日又跟你挤在一起，老实说，我现在反而怀念那一日在香林寺夹壁内的情景……”她抬手抚摸他的背上，又道：“这儿被我咬了一口，现在还痛不痛？”桓宇一方面觉得有一种欲念冲动的沉醉，一方面极力挣扎，不过他又不愿伤他的心，暗想无论如何她总是情意绵绵，纵是不能接受，也不该伤害她……

他突然想到说词，问道：“姑娘可知道方麟兄的下落么？”

她摇摇头，对‘方麟’二字毫无反应。

桓宇只好进一步说道：“我记得姑娘说过喜欢方麟兄的，而居然不知道他的下落！”

施娜道：“我现在只喜欢你啦！”

她这种爽直坦白的态度，比起花玉眉的情致缠绵，委婉的含蓄又另有可爱之处。

桓宇有点吃不消了，说道：“你听我说，方兄比我强胜万倍……”

施娜笑道：“骗人，他若是比你强胜万倍，花玉眉为什么只喜欢你，我为什么也喜欢你？”

这话只问得桓宇张口结舌，不知如何是好，心中也不知高兴好，还是怎样的好。

施娜伸展双臂，紧紧搂住他，说道：“你不能只顾着花玉眉就不理别人，唉，她能够光明正大的陪着你，瞧你出战我大师兄，我却不行，一会你出去之后，我就要趁机逃走，回到云中郡去……”

她这么一说，桓宇似乎更不便把她推开，她丰满的胴体也使得他有点意乱情迷。

过了片刻，施娜仰起面庞望住他，笑道：“原来你对我也有点情意，这使我快活得很！”

桓宇身子微微缩退，施娜又道：“不要这样，难道抱着我觉得不舒服么？抑或是害怕被我迷住？”桓宇苦涩地笑一笑，心想这话说得不错，只听施娜又道：“你决不会为我而背叛花玉眉，我很明白这一点，我也明白你们男人，多弄一两个女人也没有什么要紧的，只是此刻却说不过去罢了！”

桓宇用尽意志的力量克制着自己，说道：“假使你没有别的事的话，时候不早，我要准备应战了！”施娜点点头，目光面色突然变得十分肃穆，道：

“我还有别的话！”

且说此时在树丛内躲着的花玉眉瞧见叶重山等人已经到达前面的草地。他们没有见到桓、花两人，都向四面张望，左前方的一条小路上，也出现了数人。

领头的一个是独脚老者，脚下轻健，神态剽悍，第二个便是高瘦披着青布长衫的廉冲，再后面是三个汉子和一个少妇。

叶重山等从花玉眉口中听知竺公锡手下有些什么人，故此一望而知第一个是他师弟栾不怪，后面的三个汉子想必就是以诡奇耐心著称的阴秀才，以通臂功称雄的熊一拳和力大无穷的蔡金刚。那个少妇必是杨恨烟无疑。

这一批人已经是竺公锡手下全部精锐，叶重山低声对荆登龄道：“咱们若是能够一举歼灭了这批人，竺公锡便陷势孤力单之境！”荆登龄点点头，心想，这批人无一不是当今高手，要想一鼓歼灭他们，谈何容易！

栾不怪独眼扫瞥之下，突然呵呵一笑，取出那根两头尖尖的铜条，迎风一抖，发出嗡嗡之声，口中同时厉声道：“叶重山，你自号百剑主人，可认得我手中之剑叫什么剑？”

叶重山倒没有听说过栾不怪的兵器叫什么剑，定睛望去，两道白眉紧紧皱起，心想这也算得是剑的话，可就把我考住啦！

栾不怪接着又道：“快点说出剑名，我要跟你这个使剑名家斗上一场！”傅源抗声道：“今日之约倒底是廉兄和桓兄比划呢？抑是连旁观公证之人都参加？”

栾不怪一怔，道：“好小子，要不是你提醒我，差点忘了我大哥吩咐的话，老叶，咱们记住这笔帐，迟早我会找上门去跟你较量。”

他的表情口气中流露不胜遗憾的意思，六人一瞧便知此老性爱搏斗拚杀，并不是矫揉做作，叶重山心想这世上真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这栾不怪真是令人头痛的人物。

廉冲一言不发的膛目注视对方的人，他的目光锋锐寒冷，有一股森森杀气，瞧到叶婉脸上，叶婉倒底是个女孩儿家，胆力不壮，畏惧地低下头。对方诸人得见廉冲寒光炯炯的眼光，都晓得此人果然内功深厚无比，尤其是天生极是阴鸷凶毒，定必擅长阴谋。当下都不禁暗暗为桓宇耽心。廉冲缓缓道：“桓宇何在？”

山顶上的巨岩那边传来桓宇劲朗的口音，道：“桓宇在此！”人随声现，紧接着数丈外，也显出了姿色冠绝一代的花玉眉。

他们在山顶上对觑一眼，也没有说什么，便即并肩向草走地下来。荆登龄大声说道：“两位如祥麟威凤，傲视人间，当真是珠联璧合的一对神仙伴侣。”

廉冲明知对方这么说故意扰乱他，然而他仍然象是被人在心中重重的捣了一拳似的，隐隐作痛。

桓宇有点不好意思的向他们抱拳行礼，花玉眉一手勾住桓宇肘弯，作出亲热之状，说道：“多谢荆龄大庄主奖饰之词，我们……”她忽然住口，微微一笑，然后又道：“有些话等以后才说……”

众人一听这口气显然是他们订了嫁娶之盟，等待过了今日这一关始行宣布而已。荆登龄、荆登韶和司徒登瑜三人首先出声祝贺，叶重山也掀髯大笑。

廉冲神情全无变化，谁瞧不出他心中情绪正如波澜鼓荡巨浪翻天一般，栾不怪呵呵笑道：“他们果真匹配得很，廉冲你说是也不是？”廉冲点点头冷

冷道：“是！”栾不怪又道：“但他们高兴得太早啦，待会桓宇死了，那漂亮的小妞儿定要当场哭死，呵……呵……”

栾不怪是说者无心，可是在场之人大都听者有意。叶重山龙虎庄三老及傅源等人情不自禁的向花玉眉望去，都想她若是得到如此下场，未免太悲惨了。

廉冲心头一震，忖道：“是啊，桓宇若是战死，她其势也不能独生，我今日放过桓宇呢，抑是教他们也不能趁心如愿的结为夫妇？”

桓宇却激起了满腔斗志，暗念今日单单是为了她的缘故，也该拼一死战，务求制胜强敌。同时之间也泛起愧疚之情，只因他一直没想到为了她也须忘命奋战的道理，比起她的深情款款和无微不至的体贴，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廉冲锐利的目光扫过众人面上，冷冷道：“本人自从踏入江湖，主持大局，向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桓宇虽说天赋过人，得获奇缘，但单打独斗，此刻仍然不是本人对手！”

桓宇道：“廉兄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兄弟纵是明知不敌，也不会投降求饶，何况今日之局，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花玉眉笑道：“廉兄且别冒大气，你虽是得到是竺伯伯真传，但桓公子连继击败你六甲首领之事也是你亲眼目视的，因此他未必就不能赢你。”

廉冲冷冷道：“好，闲话少说，这就出手见个真章。本人岂是胡乱说话之辈，今朝若是在五十招之内不能击败桓宇，本人立刻收手暂退，容你们苟活一时！”

他口气震惊了全场之人，连栾不怪、阴秀才他们也不例外。

栾不怪皱皱眉头，叫道：“廉贤侄……”旁边的阴秀才立刻接口道：“师父，师叔祖请你让一步说话……”

阴秀才机智过人，明知栾不怪是个口没遮拦之人，有些话是当众说出，实有不便，所以见机行事，略使手段弥补。

廉冲回转身走开一边，栾不怪等数人跟过去，拢在一起，栾不怪低声道：“你五十招有把握赢他？”

阴秀才接口道：“这等话弟子决不敢说，幸好叔师祖在此，师父你真有把握吗？”

廉冲阴沉地一笑，道：“我平生做事不喜冒险，只今日例外，但也是我一生处事最用尽才智设想的一次，我的用心极是深远险毒，纵使花玉眉才冠天下，也是决计无法推究得出！”

栾不怪道：“你且说来听听，我们好放心些。”

廉冲摇摇头，栾不怪便又道：“你要晓得刻下正是千载一时的良机，咱们要取桓宇的性命，原是随时随地都办得到的事，可是咱们当着叶重山这等人的面前，由你出手，以一对一的公平搏斗，意义就大不相同，一是他死而无怨，此举不会使五大门派其他高手含恨图结，二是此举是以增加你的威望。”

他这一番话其实是竺公多锡对他说的，他目下一字不漏的复述出来，不知的人还以为他乃是个有见解有谋略的人。

廉冲道：“这个小侄也晓得。”

栾不怪面色一板，说：“但有一件事你还不晓得，师兄恐怕没有告诉你廉冲想了一想，道：“还望师叔指教！”

栾不怪道：“你可知道武当的两仪神剑和少林的三有为大法已炼成功

了？”

廉冲道：“小侄听师叔讲过！”栾不怪举手遥指桓宇，道：“但若此人除，连你师父也无法破得武当及少林这两宗绝艺！”

廉冲惊奇得睁大眼睛，满腹孤疑，暗想桓宇与那两派的绝艺有何关联？怎会变得这般的严重？

栾不怪接着道：“所以你须得杀死此人，才不致误了你师父的大事，但只五十招的限制不易得手……”

廉冲道：“那也不是办不到之事，我可以跟他同归于尽！”他口气与他的面色一般的阴森寒冷，教人听了不寒而栗，其实他心中打定的主意，要比口中更恶毒万倍。

他回头一望，只见叶重山等众人围绕着花、桓二人，而花玉眉则拉住桓宇的手，柔情无限地瞧着桓宇，大家说着话，那情景好象桓宇、花玉眉两人是夫妇，一群好友特地为他们助威，并且商讨应付之法。

廉冲恨恨地咬一咬牙，心想：“好，我让你们结为夫妇，等你们恩爱缠绵的时候，我才把你们分开，一个在茫茫泉壤之下，一个在纷扰红尘中，永远不能会面，不错，还得等花玉眉已经怀孕之时才可动手，其时她决不能殉情而死，只好忍受痛苦，任得我为所欲为。”

想到得意之处，而上不禁泛起狞笑。这个决心更是不可动摇。

不久，廉冲及桓宇两人已经对峙场中，各各蓄势运功，廉冲虽是另有打算，但目下也不敢不端竭尽全力应付，只因桓宇武功今昔比，尤其炼得有一种古怪的内功，前此就身仗着这种内功配合自创手法，击败了擅长反天逆地步法的阴秀才，那反天逆地步法原是竺公锡公自创的一种上乘身法，所取方位专门是武学上认为不可能或是死门与天地之理，武学之道大相逆悖，所以称为反天逆地。其时桓宇使的招数也十分古怪，力道与剑式有时简直背道而驰，偏偏这么几招古怪手法处处克制住反天逆地步法，故此阴秀才一筹莫展，迅即败下阵来。

廉冲须得防范对方这几招离奇剑法，若是一时疏忽大意，说不定还得栽到桓宇剑下。

全场静寂无声，廉、桓二人各自蓄势待发。桓宇全心全意贯注在剑上，蓦地出剑疾攻，刷刷刷一连数剑，凌厉无匹。

廉冲单纯一双肉掌，拆解了对方攻势，竟不甚费力，他不但内功极为深厚，胸中所学更是博杂无比，桓宇这几剑凌厉无比，却不会把迫退半步。

龙虎庄三老前此在铸剑楼园外见识过廉冲武功，那时他志在夺书，却已显出精深卓绝的武功，这刻正面迎敌，更觉他武功深不可测，比起萨哥王子似乎胜了一筹，因此三老心中都忐忑不安，甚觉紧张。

只见廉冲、桓宇二人忽面免起鹞落的激斗数招，忽而峙立不动，四目相视，这一动一静之际，无不教观战之人紧张震动。桓宇前后已攻过十八剑之多，每一次出手都被廉冲严密封住，使他觉得对方的守势比高坝深壕还要难以逾越，而由于对方徒手反击，所以又测不透对方反攻之际威力如何？该当全力防守？抑是也施展抢攻之法应付？

他本是强毅勇武之人，屡经战阵，磨炼得心坚肠冷，廉冲虽是极力一再以森冷目光逼视着他，他欲丝毫无动于衷，全心全意的驭剑待发，窥伺对方破绽出击。

大凡这等高手比武，气势两字比招数手法几乎更为主要，若是一方修养

功夫不足，或是天生性格上有弱点，在气势方面被对方所制，立时败阵，并且只是一招半式便见分晓，没有负隅顽抗的机会。须得双方气势相等，才能各施绝艺，在内力招数机智应变等方面，抗衡力争。

廉冲见气势不能压倒桓宇，目光闪电般扫瞥向花玉眉，见到她满面紧张惊惶之色，心中狞笑一声，正在此时，桓宇已抓住他心神微分的空隙破绽，一声杀呀，长剑迅猛攻入。

廉冲当此千钧一变之际，居然心神不乱，使出绝顶轻功身法，身子随着迎面逼来的杀声剑气闪电般向后飘退，快得无可形容。

桓宇驭剑紧逼，但见剑光起落如飘絮飞雪，如雷电劈掣，眩人眼目，一口气又攻了十七八剑之多，这十余招都是在追逐之时所发。

此时两人身形此起彼落，绕着三丈大小方圆的圈子疾迅奔驰。

廉冲武功果然了得，在这十七八剑被攻之际，只偶尔出手抵挡，到得后来，双方距离已达七尺以外，桓宇长剑尽量吐出也递不到他身上。

桓宇战志激昂，死机填膺，眼看已毅不部分，当即大喝一声，长剑脱手电甩追击。这一剑去势之威猛凌厉骇人之极。

廉冲早就防着他有此一着，而且深知他这一剑甩手袭到的威力比别人不相同，只因桓宇家传意剑十八招纯是如意剑，意在剑先，因此他这一剑虽是离了手，其实仍然被他意志控制，威力极强，甚至还可变化伤人，当别人甩剑出手时，剑上只有死力，别无变化。

他一扬手，夺的一声一道白光破袖而出，却是一支神箭，长度与常见的神箭一般，但箭身特粗，通体是纯钢打造，份量极重。

这一箭叮地击中长剑，竟把那柄百炼长剑刃口击缺了一小块，可是却丝毫不会影响长剑来势速度。

廉冲袖箭出手之时，身形已仰卧下去，那柄长剑霎时间已到了他胸口上方，倏然掉头下刺，廉冲左手一举，掌中已捏住另一支袖箭，以箭杆拨打剑身。

当的一响，长剑横飞开去，靠剑尖那半尺长的一截竟已断折，而廉冲手中的袖箭也震得脱手掉在他胸脯上。

他迅速跃了起身，仰天冷笑道：“桓宇，你这一剑已超出平生功力所聚水准之上。目下如教你照样施为，恐怕也办不到。”

桓宇喝道：“这是我自家的事，毋庸费心。”

旁观之人不论是哪方，都被他们这惊奇奥妙的一幕骇住，个个瞠目结舌，各人心中反应不同，连那素来傲视天下的桀不怪也暗暗咋舌，心想桓宇的这一剑自己只怕也封架不住，多少总得受点伤。由此才晓得廉冲的武功应变实是比自己高明一点。

廉冲道：“当然与我有关，你平生最得意的一剑也赢不了我，目下赤手空拳，自然对我更无能为力，大局已定，谁说与我无关？”

桓宇道：“空话说之无益，你有本事就上前来取性命！”

廉冲道：“好！”双肩一晃，已欺到他面前，掌拍指戳，眨眼之间连发五招之多。

他手法奇奥无比，掌势斩截之时，诡奇毒辣，隐隐有一种邪气，但指势戳点之际，法度严明，气象雄伟，却又极是正派。

这一路指掌招数邪正兼具，更顾得别个威力。人人皆知此是竺公锡集少林寺及野人山神魔两家之长所创的鬼指移经手，当日会见萨哥王子施展，果

然是当世无双的武学绝艺。今日又见廉冲施展，指掌变换之际，如香象渡河，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不由得大是惊服。

桓宇连连退却，拼命封架，勉勉强强的挡住了这五指。

廉冲缓了一缓，冷笑道：“还有十招之限，且看你挡得住挡不住？”

说罢身形倏地欺近，指掌齐发。这一回攻势反而不及上一次凌厉，众人瞧了都不明其故。

那廉冲的攻势虽是不猛，但也让对方没有反击的机会，转眼间五十招之限已满，廉冲跃出圈外。

他只交了几句场面话，就率人走了。反而桓宇这一方的人没有立刻回去，低声的交换意见。花玉眉说道：“这个阴谋家一定有古怪，可是我却一时猜测不透！”

她秀美纤长的双眉上空然泛起忧色，接着说道：“我幸得见先父精通医道，以回天手段使我不致夭丧，可是叶物之力有限，我若是不想早死的话，马上就找个极僻静的地方隐居休养，最快也在一年之后才能重入江湖，与诸位见面。”

她的话连桓宇也大感意外的愣住了，别人自然不便象提，而桓宇守着这许多的人，也不能追问。

花玉眉又道：“以后对付竺公锡之事，只好偏劳诸位和桓公子了，我就走啦！伍放和采采两人都在前面等我。”

桓宇怔了一下，道：“我陪你走一程吧！”花玉眉迟疑了一下，才道：“好的！”当下向众人辞别过，便徒步而去，桓宇跟在后面，满腹疑团而又无法启齿。

他往好的方面想，则花玉眉此举定必当真为了调养身体，实在迫不得已才要觅地隐居，往坏的方面想，她可能离开自己……”

两人走了程，一辆轻便小巧的马车无声无息的驶到，赶车的正是她的忠仆伍放，马车在数丈外停住，车中跃出那红衣丑婢采采。

花玉眉停步转身，望住桓宇，缓缓道：“我此举十分突然，无疑令你十分猜疑，不知道你们信不相信我，我是为了不得已的理由才要隐居休养一年，在这段时间之内，武林危局，国家大势都仗你一个人独力担承扶持的重责了。”

桓宇心中掠过不下数十个疑问，然而，他一个问题都没说出来。不知何时暗暗离愁已经充满他胸臆中，

花玉眉微微一笑，神情间甚是凄迷柔婉，她道：“我走啦，你须得珍重小心……”

桓宇目送她走到马车边，上了车，突然跃过去，望住她露出来的面庞，惘然道：“你在那儿隐居也不告诉我一声么？”

花玉眉道：“现在还未曾决定，一等我找到地方，自然会派人通知你，可是你得知之后，别去瞧我，也别告诉任何人，你可答应么？”

桓宇道：“我答应！”他说时心中清醒得很，内心中极力要说“不”字。但却说不出口，自己也茫然不解。

伍放和采采也向桓宇道别过这才扬鞭架车去了，桓宇望不见车影之后，脑海中突然轰一声，一阵天旋地转的昏眩之感袭上心头。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发觉自己已昏昏然的在路上走着，对于花玉眉的突然消失，他觉得简直难以相信，然而，她当真离他而去，并且没有任何理由，

最奇的是她一直主持大局，抗拒竺公锡入侵中原武林，费去无数心血气力，好不容易才获得武林同道的一致信任，而今连一句交代的话都没有便走了……两个月后，他在严寒中走入北京城内，他自家也不晓得怎会跋涉如此长途，忍受风霜冰雪到达京师，而且毫无目的，身上连盘缠也堪堪化光，此时他已不是以前潇洒沉着的青年剑客，只是个流浪汉，衣衫破烂，胡须满面，身上也没有兵器可以识别出他是武林人物。

一路上，他饱一顿饿一顿的走路，目下到了京师，自家也不知往那儿浪荡的好，囊中又快要一文莫名，恰好他神智十分清醒，当下找一家镖局，把姓名来历，知道与南昌两江镖局的东主是老朋友，便捏造了一套说辞，求一份差事。

由于桓宇带着江西的口音，又举出两江镖局东主之名，通达镖局的东主徐寿倒也放心，因为外间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之间的交情，因此桓宇说介绍函已丢失的话，也就信了，派给他镖局内管事之职，每日只管些局内杂务和督促下人办事。

如此过了半月，他又开始恢复与武林接触，自然他不露出身份，只是从镖师们闲谈中找到了许多事故，大约得知竺公锡自从江陵露过一次面之后，就杳无影踪，反倒是那廉冲以江陵的天鹤派石堡做了大本营，手下能人极多，在这两三个月之内，迭连挫辱各地许多武林名家。五大门派也有不少好手伤败，而从此不见胡骑入石堡，五大门派竟无法联合起来对付廉冲，五大门派掌门人也没有一致表示，本来投在竺公锡麾下高手娄坚，现在已经公开露面，收了几个门徒以及把衡山派原有散居各地的人都聚集起来，是以衡山派声威重震。

花玉眉仍然没有消息，不过这些镖客们时时提及她和他的名字，说是他们结为夫妇隐了。又传述以前种种事迹。在当事人桓宇听来，竟有一半以上是以前讹传讹的故事。

桓宇深自蹈晦隐藏起真面目，他晓得这么一来花玉眉纵然有心命人将隐居之处告诉他，也无法找到地方。这样他一方面觉得痛苦，但又感到一种奇异的满足，他为了不能见到她而痛苦，又希望她因找不到他而痛苦，这想法使他有一种报复的快感。

过了几日，桓宇悄然站在门边听镖师们闲谈，一个消息使大感震惊，原来是现调任北方训练边军，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的戚继光曾被刺客夜犯，虽然无事，但戚帅手下觉得大是不安，所以秘密使人物色几个武林好手暗中去保护戚师。

镖行之中不乏忠勇之士，应征的很多，定于五日后在京师附近的镇威镖局内举行招贤盛会，由一位姓梁的参将大人亲自主持。

桓宇一夜简直不能阖眼，把这件事反复的推究研思，翌日，他恳求东主徐寿为他设法，让他到镇威镖局参观盛会。

徐寿一口答应为他设法，但说明能不能成功却不一定，而且要等到那一日的早晨才有确实回音。

桓宇怔忡地等到那一日，数夜来虽是难以安寝，老是参详这件事，可是这一日的早晨他精神特别振奋，换过一件干净长袍，便去见徐寿。

徐寿劈头便道：“难、难、难……”这三个难字，桓宇宛如被他兜头浇一盆冷水，呆住不动，徐寿道：“这件事镖局中虽是人人皆知，可是今日举行的招贤大会却十分隆重谨慎，我几次见到谭化兄时，都觉得不便启齿。”

谭化就是镇威镖局的主脑人物，数十年来小心从业，现下已是北方镖行中的领导人物。

桓宇长叹口气，心想那就只好亮相参加了，却听徐寿又道：“我还以为你只是一时好奇，随口说说的，却不料如此当真，你跟我走，我拼着失面子也为你向谭化兄提一提，成功与否要瞧你的造化！”

桓宇登时大喜过望，当下上马出发，到了镇威镖局，只见门口麇集无数英雄纠纠的大汉，这些人都是镖行中人，虽是不能入内，却仍然赶来在门外打听消息。

徐寿先进去了，过了老大一会工夫才出来，笑道：“算你造化大，走吧！”招贤大会在练武场中举行，四面是高达两丈的围墙，场子甚大，此时在当中搭了一个高约五尺的木台，木台前正面的一排交椅上，坐着一位将军和六个便服的人，第二排又有四名军官，竟是桓宇都认识。

原来桓宇以前在戚师麾下，骁勇善战，绩功升至游击，名位仅次于参将，这些军官亦是游击之职大都是武勇杰出之士，前此为桓宇在沙场征战，出生入死，已经不止是认识而是共生死难的同袍战友了。

当中坐着那位将官是副总兵官江藩，此人随从戚继光多年，为人细心大胆，谋略出众，年约四旬左右，在副总镇江藩左边的便是号称北方镖行领袖的谭化，长得面如满月，一团和气。右边是个穿大褂的中年人，足登白衫布履，甚是朴素，样貌端正，神情严冷。桓宇向旁人一打听，此人敢是武当派有名人物居浩。乃以太极拳剑十三式称重武林，声望仅次于铁衣柏秋。桓宇略发心，暗忖有这等真正的武学名家参与选贤择士之事，便不致错失。他怕被那几位同袍瞧见，所以闪躲在后面。好在镖行主脑人物以臻附近百余里内的武林名家都到场参观，所以演武场四周都没有座位，可以清楚见到木台上的情形。不过人数最我选是在正面这一边，因为主持在这一面，则上台献艺之时，自然是这一边瞧得清楚明白。

谭化请副总兵江藩致词，江藩推辞了。于是谭化起身大声宣布说：“这一次招揽忠义勇武之士，并无爵禄功名，实在是苦差事，可是仍然有许多热血男儿自告奋勇，愿意为国家出力，可喜可悲，但因人数过多，所以举行招贤献艺大会，由报名之士逐个上台表演拿手绝技，经初步甄选之报，再由武林前辈陆博及名家居浩兄、袁鼎兄等出手印证十招八招。今日报名诸位皆具报国之心，个人去就自然不会放在心上，大凡登台露相之后，不论是否膺选，武林同道仍然十分景仰无疑！”

此人声音宏亮，全场皆闻，说的话又十分得体，可使落选不致太失面子。桓宇甚是敬佩，忖道：“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能够把话讲完就很不错了，更别设在仓卒之下要遣词造语，面面兼顾。这种本领我一辈子也弄不好，怪不得这位前辈在镖行中居于领导地位，果然真有一手！”

这时另有一个声音洪大的中年汉子主持大会，叫出一个人的名字，然后清晰简略地介绍此人出身来历及擅长的功夫，被点到的人立刻上台，献演武功，或是练拳，或使兵刃。每一个表演过。场中掌声采声雷动，情况热烈非常。桓宇一直被这些场面感动，胸中热血每次随着掌声沸腾起来。他销沉冷淡已久的雄心壮志渐渐地高扬，尤其是今日这个盛会目的乃是为他的将帅戚继光举行，使他更加振奋和感激这些武林豪杰的爱护热忱。他不时转眼瞧看江副总兵和四个战友，他们都不时流露出兴奋之色。那负责评选的陆博、居浩和袁鼎三人，则都十分沉着冷静，面上没有一点表情。

一个闹哄哄的上午过去了，共有三十余人献艺，其中大部分武功平常。原来谭化考虑到报名人数不多的话，会影响到一些有心之人也不敢报名，报以暗下设法征召了许多镖师报名凑热闹，并且这些人都排在上午。会场之内仍然可以随时报名，中午休息之时，果然又有三四个好手报名参加。他们一见好手不多，便都敢邮面尝试。谭化这个抛砖引玉的手法果然见效。

下午开始时，司仪便宣布今日当场报名先后共有七人，连同原有而未上台的一共是十五人，今日的大会到献艺完毕便暂告结束，至于初选以后的名单及印证武功等都保守秘密，以免敌方得知虚实。

徐寿一直和桓宇在一起，这时因江副总兵和谭化等人还在内庭谈未商出，所以大会未曾进行，徐寿忽然低声说道：“于老弟，你怕碰见熟人么？”

桓宇一惊，道：“东主这话怎么说？”

徐寿道：“我瞧你一直利用双掌前臂和衣袖设法遮掩面部，动作虽是十分自然，可是整个上午都是如此，可见得不是无意而为的！”

桓宇不由得大为服气，当下道：“东主阅历丰富，眼力高明，在下果在是怕碰见熟人。”

他答得十分坦白，徐寿笑道：“我知道老弟决不是敌方奸细，我从你面色眼神中的兴奋激动瞧出来，若是敌方奸细焉会有激奋敬佩之心？所以我会率直相问……”

他这番分析桓宇更为佩服，道：“在下自然不是敌人奸细，这宁可死一百次也不愿作这等卖国求荣之事！”

徐寿道：“老兄既是坦白对我，我也有所帮忙于你，这是人皮面具，出自名量之手，十分精巧，若不是逼近细看，决计瞧不出破绽，我掩蔽着你戴上面具，就可以不怕碰上熟人了！”

说时，把人皮面具塞在桓宇手中，桓宇心中这份喜悦真不是笔墨可以形容，戴好之后，霎时变成一个相貌平常的中年人，在颊上还有一颗大黑痣。

徐寿轻轻道：“那边坐着的一个穿皮裘瘦子就是西北大名鼎鼎的指天笔马遣，此地认得出他的人很少，我也是多年前见过他一次，此人家财富有，平常不大参与江湖之事，这次居然跑到这儿来，实在令人感到奇怪！”

桓宇道：“徐东主怀疑他是奸细？”

徐寿笑一笑，道：“我可不敢那样说，只是奇怪而已。老弟你也够奇怪的，不过我见到你激昂奋发的神情，相信你不是奸细，才敢说破！”

桓宇对这位老江湖十分佩服，问道：“那马遣面上有没有表情变化？”

徐寿摇摇头，道：“所以我才怀疑他，他的目光流动不息，东瞧醒看，即象想把到场之人都记在心中一般，你以为他有何用心？”

桓宇沉吟一下，压低声音道：“在下听说竺公锡手下六甲高手一共有十六人，其中有不少是当今有名人物，所以这些人出现之时都蒙住面，而且使用竺公锡所传武功和兵器，谁也瞧不出底细，再说也没有谁能从竺公锡手底逃生的，所以东主疑及此人，也不是没有可能之事。”

徐寿也低声道：“老弟知道许多秘密，想来大有来历。据我所知，只有花玉眉姑娘、桓宇、方麟、大孽禅师、岑澎等高手才能从竺公锡手下逃生……”

桓宇听他提起花玉眉三个字，不觉心头一跳，呆了一呆。

此时献艺节目开始，这下午的十五人显然比上午的高明得多，其中有一个是象镖行中人，年纪不到三十，姓许名了龙，使一对铁铜，招数精奇，功力深厚，是今日全场之冠。

桓宇放心大胆的向正面台前移过去，经过指天笔马遗身边时，目光扫过他面上，正好与他目光相触，桓宇终是年轻气盛，心中存有疑他是奸细之事，眼光之中便微微露出厌憎之色。

他缓缓从马遗座前走过，马遗右腿伸出，脚尖直取他小腿上的飞阳穴口，去势不风迅疾，可是脚尖上的一股力道却是劲厉异常，若是被他踢中，这条腿顿时残废。

桓宇心中大怒，提脚正要施以反击，马遗脚势劲力已收，并且听到他发出一声冷哼。

桓宇虽是怒气未息，可是他却不想在此地跟他生事，尤其是目下尚未发现他的通敌证据，更不宜出手，否则反倒白白便宜了他。

当下一声不响的举步向前走去，这两人在顷刻间各拆了险恶一招，旁的人却都不晓得。

他心念一转，迅即奔到报名处报了名，不久，司仪就喊出于行名字，并且介绍说擅长八仙剑，源出江西董派。

桓宇跳上木台，临时借了一柄长剑，使了一套八仙剑，他功力深厚，又是当代剑家，这一套八仙剑自然使得极是精妙。他已是了后一个人，练完剑之后，大会便宣告结束，所有献艺之人都被主人留下，徐寿硬着头皮办好对保手续，承认桓宇是他带来之，儋后便偕同桓宇回到通达镖局。

桓宇已改变了形貌，所以局中之人也不知就是他，这天天黑之时，有人来通知着桓宇明日前往镇威镖局参加第二次大会。

徐寿这时越想越担心，只因桓宇万一当选了，派往戚帅身边，这一来桓宇若是奸细的话，戚帅的性命岂不是在他掌握之中。

戚帅一旦被刺，徐寿他通达镖局势必被同道们砸碎，而他也难逃一死，这责任如此重大，吓得他惶惶不安，守住桓宇乱聊一阵，又不敢触及这个问题，当真哑吧吃黄连，有苦难言。

桓宇可当真没有想到徐寿的心情变化，后来还把徐寿赶走，提早休息。

翌日清晨，徐寿陪同桓宇一道踏入镖局，这次练武场中人数寥寥，只有江副总镇及手下四名军官，主人谭化，少林派前辈陆博，武当名家居浩，武林名手袁鼎。此外便是昨夜使一对铁钢的年青镖客许子龙，还有一个使刀的镖客胡刊，此人是大名府人，与谭化相识多年，许子尤由河南一家镖局的东主作保，此时陪同在场。

客气话先前已经讲过，这时就上台印证，第一个是胡坤出阵，由袁鼎试招。

胡坤执刀立好门户，袁鼎使的是一根纯钢短拐，一出手便以强攻硬打招数拦腰扫去，接着直砸斜扫，凌厉异常。

他不但劲力十足，招数也甚是精妙，众人见胡坤单刀对下横拦，居然抵挡得住，都报以喝采声。

桓宇直到这时还瞧不出袁鼎师门来历，心中甚觉讶异。胡袁二人攻拆了十余招，袁鼎突然长啸一声，提气纵起，舞起一片拐影，由空中电罩而下。

只见他身子乍起乍落，瞬息之间连攻五招之多，双脚不曾沾地，可是升降自如，身法之妙，武林罕见。

桓宇恍然的哦了一声，微微一笑，道：“原来是天马行空霍陵前辈的家数。

一旁的徐寿还未听清楚，另一边有人接口道：“于兄胸中所学极博，兄

弟大为佩服！”

这桓宇侧眼望去，原来是武当名家居浩，当下淡淡道：“霍前辈名震天下，身法独步一时，自是不难认出来。”

这时袁鼎已经无功而退，他有没有尽出全力不得而知，可是以他这等攻势，对方居然招架得住，已经是很可观的了。

第二个上台的是许子龙，谭化笑嘻嘻道：“兄弟甚是仰慕许兄年少了得，特是上台领教几手！”他亮出兵器，却是一面混元牌。这两人都是重兵器，各自以臂刀自豪，一上手就乒乒乓乓的连换六七招之多，两人力道不相上下。

谭化牌法一变，砸扫推磕劈，招招险恶凌厉，凶厉之中又蕴有空灵细腻之气，造诣之高，果然不愧是领袖北方镖行的人物。

桓宇暗暗佩服，心想：“我原以为谭化只是凭借口才手段而挣得偌大声名，现下才知道他胸中具有真才实学，那许子龙的武功也是难以测度，这十八路毒龙铜法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正在想时，谭化的混元牌陡然拍在双铜之上，顺势跃出圈外。这一场已告完毕，轮到桓宇上台。

徐寿在一旁捏一把冷汗，自家也不知应该盼望他入选抑或落选的好。武当名家居浩上台，拱手道：“兄弟特地请于兄指教几手！”桓宇逼住嗓音，用又尖又细的声音道：“不敢，还望居老师手下留情！”两人各自掣剑在手，迈步盘旋，那居浩擅长的是太极十三式，讲究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先动的心法，所以盘旋数匝，还不出手。桓宇发觉对方柔韧非常，纵是全力放对，也不易在短期内取胜，当下也跟他对耗时间，做出严密封守的姿态。

他们对峙了好久，有两名军官已经感到不耐烦，呵欠连声。

须发皆白的老武师陆博突然起身大喝道：“两位不用再比啦！”宇、居二人应声跃出，居浩拱手道：“佩服，佩服！”桓宇道：“承让，承让！”

一个军官道：“这两位一招不出就算数了。”

陆博道：“于兄修养之功不是常人可及，再说于兄他若不是剑法精奥，内劲充盈，居兄早就乘隙而入，焉会对峙不发？所以他们俩位不须出手，便知武功深浅！”

那军官道：“多谢老师指点，顿开茅塞！”

谭化把桓宇等人以及四位军官让到厅中饮酒，这一厢由江副总兵主持开会商议。

居浩首先道：“若以兄弟眼光瞧来，江西于行兄乃是今日三位之中武功最高的一位！”

余人都赞同这话，居浩又道：“但这一来更使咱们为难，根据咱们的秘密情报，这姓于的恐怕不大可靠！”

袁鼎道：“咱们若是不要他，也是不妥！”

江藩道：“咱们剔除了他，有何后患？”

陆博抚须道：“后患倒是没有什么，只见此人若是不稳，咱们便须设法查明，加以消减，如果随便剔除他，那就没法子知道他是不是奸细了！”江藩道：“陆老师这话虽是有理，但其势又不能用戚帅的性命安危来试验！”

居浩缓缓道：“咱们把他留在京中，佯装暗中保护张居正大学士，其实他保护的乃是副车，我看他迟早会露出马脚。”

江藩点点头，道：“此外两人怎样？”

谭化道：“大概都不成问题！”

居浩道：“敝师兄铁衣柏秋一两日内便可抵达此间，他到达之后，咱们便可抽出人手潜赴蓟镇负保护戚师之职，这三个目前一齐留在此地细加考察也好！”陆博道：“此计甚佳，敝派也有人手遣来京，目下除了张公戚帅之外，尚有几位帅将都须有人保护，他们没有一个不是朝庭柱石，万万不能被敌人行刺得手！”

江藩道：“诸位老师以国事自励，有功而无名，毫无怨言，本镇钦佩之极，有这等热血男儿，当真是我大明朝之幸。”

众人齐齐谦谢，当下再策划其他细节，极是周密。

要知象谭化这等老江湖早就瞧出徐寿不安的心情，所以对桓宇极是怀疑，这刻商议既定，便由江藩亲自跟这入选的三个人说好，请他们留在京中，由居浩指挥，负保护张居正大学士之责。

桓宇等即日搬到离皇城不远的一所房子中，与那许子龙、胡坤两人住在一起，虽是每人有一个房间，但桓宇仍然要小心翼翼的提防假面目被人瞧破。他们白天无事可做，或是练功，或是闲谈游逛，晚上依照居浩指示，每人轮流到一座府邸内当值，他们只是暗中保护，所以不露面，整夜都在府内一座楼上的房间内，此房四面有窗，夜不点灯，若是点上灯，府中卫士们便知是有警，而他们在房内的四面窗户可以俯视整座府第，尤其是左方的几座屋顶，据居浩说那就是张大学士寢息之地。

桓宇等三人全然不知是假局，每夜都可以见到一个冠带峨然的官员由婢仆挑灯领入寢室，想来这人就是身负天下重任的张大学士江陵了，桓宇曾在戚帅麾下，所以虽然知道这位国家首辅一身系天下安危，可是他仍然愿意到苏门去保护戚继光，一则渴想再亲戚帅风范，二则戚帅调督三边之后，听说兴“建敌台”凡一千二百座，台高五丈，二千里声势联接，边防益固，三则传闻喜峰口外土蛮跃跃欲动，他若回到军中，正是提枪跃马杀敌立功之时，四则土蛮既有蠢动之意，则派遣死士谋刺戚帅之举自是在意料之中。

他每夜都在寻思此事，可时又觉得这样暗中保护之法，敌人除非不派高手来此则已，若是高手而又深知地形虚实的话，定然措手不及，无法护卫。如此过了数日，桓宇深感事态严重，竺公锡亲自出马的话，谁也抵挡不住，那是无可奈何之事，不必说它。但廉冲只要派出六甲之士，象这等布置绝难防范，他焦急之极，同时又奇怪自己为何隔了这许久都没有想及保护重臣将帅之事？

他没有人可以商量，那居浩行动秘密，根本找不到他。于是这日他跑到通达镖局，徐寿正好闲着，两人便在后厅小酌，桓宇劈头就问道：“那一日东主提起花玉眉姑娘，桓宇、方麟等人，他们现下不知在什么处所？”徐寿道：“武林中无数人到处找寻花、桓两位的下落，许多人猜想他们秘密成婚，隐居不出，但又有许多人认为他们都是忠义热血之士，目下廉冲横行于大江南北，北方早就是他的势力范围，不消说得，因此花、桓两位不会独善其身地隐居，这个谜底只要见到他们其中之一，就可以打破……”桓宇心中大愁，想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只要我在江湖露面，人人都向我追问花玉眉的下落，这教我如何回答？这岂能说早已跟她分手，不知她的踪迹下落？再说，那日廉冲不曾以全力相拚，无疑大有阴谋，玉眉也这么说，可是她也测想不透。在这等复杂不利的情势之下，我决计不能露出真正身份。这些想法在他脑海中不知转过了多少遍，是以此刻仅是电光一闪般的掠过心头，随即颌首

道：“是啊，只是咱们到那儿去找他们？这都不用说了，在下不安的是咱们如此护张相爷之法没有多大用处。”

徐寿道：“于兄有何善策？”桓宇道：“必须派六七个武功高强之士充任相爷贴身侍卫，才能保护周全！”徐寿叹口气，说道：“话虽说得是，但于兄决计当不上张大人的贴身武士。”

桓宇道：“在下当选与否都不介意，可是其故安在？倒要请东主明示！”徐寿道：“我已瞧出他们根本不信任你，连我也觉得怀疑，只因你任职敝局之时，不曾提及会武，尤其以假面目示人，姓名未改，或知这姓名本来是假！”桓宇老老实实的道：“不错，下在另有姓名。”

徐寿道：“我怀疑你另有隐衷，不愿以本来面目示人，但我可不疑你是奸细，否则我早就向谭化兄讲了！据我猜测，你恐怕就是大名鼎鼎的……”他忽然往口，桓宇连忙问道：“东主猜我是谁？”

徐寿考虑一下，说道：“银剑郎君方麟大侠！”

桓宇暗暗松一口气，心想我莫若就认作方麟，若是略有寸功，日后也可让他惊奇欢喜一场，他觉得方麟情场失意与自己有关，所以生出这个念头。他承认之后，徐寿大喜，道：“京师内有方大侠坐镇，形势就大不相同了，兄弟还有一个不情之求！”桓宇道：“东主请说！”徐寿道：“兄弟武功虽是不济，但自信还有几分眼力，方兄如不见怪，便请演练几手剑法，教兄弟开开眼界。”桓宇微微一笑，知道徐寿要从剑法中证实他真是方麟。好在他本来就深悉方家剑法，又曾与方麟比过剑，演练几手毫无问题。

于是掣剑在手，道：“寒门家传剑法称为银剑十一变，主旨在一个“变”字，或由快变慢，或由刚变柔，或由虚变实，在之息之间，便是生死荣辱的关键，请东主细看此中手法有何不同之处？”

说罢，挽剑起舞，但见他剑势忽徐忽疾，忽轻忽重，变化之时，果然幻妙多端，无法捉摸。

桓宇只使了十剑，徐寿已经深信不疑，道：“兄弟得见谭化兄之面，便以身家性命为方兄保证……”

他们这一会十分重要，翌日居浩特地约了他密谈，说道：“根据得自锦衣卫，东厂，及五城兵马司的秘密消息，近日常有形迹可疑之混入京师，旋即失踪，查不出去向。

他们认为其中有倭寇，有云中郡附寇的汉人，亦有蛮养的勇士，因外貌与一般老百姓无殊，初时尚无所觉。其后从他们遗留的种种线索，如饮食起居的不同上方才得知来历。”

桓宇大吃一惊，道：“想不到这些敌寇会同时遣人混入京师，殊足焦虑！”居浩道：“这些奸细之中有些是刺探朝廷虚实动静，并不是全都想打算行刺朝廷大臣，东厂眼下已罗致了好几位名家，像袁鼎兄，陆博老师，指天笔马遗兄都是，但在他们背后还有更强高手，兄弟尚未探出是什么人！”桓宇听到指天笔马遗的名字，心中一震，却听居浩又道：“兄弟则在锦衣卫中帮忙，居客卿地位，昨日敝师兄柏秋已到达此地，敝派尚有三位高手作后援，实力亦不算弱。”

桓宇泛起铁衣柏秋那副鹰钩薄嘴唇的样貌，还有在龙虎山庄时的举动，心中便又一震，他深知这锦衣卫是拱卫天子的十二卫亲兵之一，历朝天子都赋予锦衣卫特权，大凡拘捕大臣都由锦衣卫司其事，卫中设有各种刑具。其后才设有东厂西厂，由太监任提督，亦是帝王侦伺王公朝臣的特务机关，东

厂由成祖始设，与明代共灭，西厂则在武宗时刘瑾诛后废革。有明一代，朝臣畏两厂甚于畏虎，不知多少忠臣义士冤死其中。五城兵马司则是掌管京师京备的衙门。此刻正是张居正入阁为相之时，制压阉官得法，所以东厂及锦衣卫在这十余年间，都没有恣权残害忠贤之事发生。

居浩接着又道：“京师及朝廷的安全大致没有问题，但五城兵马司方面却乏好手帮忙，纵是发现奸细，未必就抓得住？”原来要桓宇到兵马司帮忙，五城兵马司比起锦衣卫及东厂，显然低了一等，由此可见得居浩对他武功的估价并不高。

桓宇心心念念都在戚帅身上，正想推辞在五城兵马司中的差使，居浩已道：“关于镇守边关的将帅已分别由少林、峨眉两派负责，他们的高手多人，早就已入营负责保护之责了！”桓宇蓦地想起一事，问道：“龙虎庄名望昭隆，高手无数，难道竟没有一个人图谋此事？”

居浩道：“龙虎庄三老等人就象花玉眉、桓宇诸位一样不知去向，实在令人奇怪。”他只说一声奇怪，却不说出心中的猜测，果然是老谋深算之人。桓宇想道：“既然有少林、峨眉两派高手负责保护将帅，我去也没用，这天下决不是戚帅一个就担负得起，须得把祸乱根源去掉才成，我直至今日还未能把智度大师赠的两本秘籍完全研悟练熟，那自创的逆运内功剑法也仅有数招，万万不能与竺公锡比拟，连廉冲也斗不过，只能赢得他六甲之士而已。因此，我莫若隐身京师，一方面帮忙五城兵马司擒捕奸细，免得与外界消息断绝。一方面潜心研功，等待这一个时光过去，花玉眉重出江湖，其时便可与竺公锡决一死战！”

主意既决，便爽快答应了，居浩甚喜，这才告诉他说胡坤也到兵马司帮忙，许子龙则在东厂，他一直没有把假局之事说出，桓宇自然不知道。

居浩亲自带领桓、胡二人去见兵马司指挥王洛，王洛十分尊敬推重，用总教习的名义礼聘他们两人，不须穿着公服，两人分日夜两班，以便有事之时总有一人在衙署可以驰援或者率众出动。

在桓宇来说，这种新的生活十分有趣，几乎京师内许多别人无法知道的事他都晓得，他上任后没有几天，刚好是轮到夜班，忽然接获线报，得知有四个来历不明的壮汉，携有兵械，匿居城内，这四人食量宏大，嗜肉及奶酪等，指挥使王洛认为有擒捕审讯的必要，便请桓宇出马。

桓宇率了十名精悍捕快出发，那座宅院甚是深广，桓宇首先潜入，捕快们分路跃墙而进，其时入夜未久，宅内却只有一处有灯火。

先是四名捕快迫近，把内里的人惊动，各持刀杖出来，一见是衙门公人，立刻出手攻击，甚是凶狠。

那四名捕快全然不是对方敌手，转眼之间，人人负伤，形势危急，幸而其余六人赶到，上前围攻，暂时抵挡住这四个骠悍大汉的攻势。

桓宇趁机搜索过四下，回到战场，只见那四名壮汉的武功都不是中原家数，当下跃入战圈，长剑一圈，眨眼间把这四人的攻势都接过来。

那些捕快们早就想瞧瞧总教习的功夫，此时纷纷退开，桓宇倒不是卖弄，曾是有意借这四个异域好手试验自己近来研悟的手法，首先缩小剑圈，让他们得以放手施展全力，然后才挥剑决荡，忽刚忽柔，霎时间把对方四般兵器完全击落地上。

他使的是最上乘剑术，若是遇上功力相若的对手，可以斗上几日几夜。但对对手功力稍逊的话，胜负只在三招两式就可以决定。

当下把四名壮汉擒了回去，捕快们极口渲染夸赞他的神勇，于是兵马司全署上上下下无不敬服。

那四名壮汉果然是从云中郡潜来京师的刺客，好不容易才从他们口中追出一条线索，那就是当晚四更左右，有人找他们联络，指示行动。

这时三更已过，快到四更，桓宇立即率了四人赶去，潜伏宅内。

转眼间是四更，一道人影踏瓦而来，身法甚是迅快。桓宇突然现身拦住去路，只见此人身材高大，面蒙黑布，手提长刀，隐隐有渊停岳峙之势，当下冷笑一声，不再答话，挥剑疾刺。那蒙面大汉刀势横撩，身形微闪，让开了桓宇这一剑，说时迟，那时快，蒙面大汉底下一脚踢出，劲疾无匹。

桓宇若不是小心翼翼，势难避开这一脚暗袭，饶他纵闪得快，一股余劲冲上他脚面，登时带动身形，歪侧落下。桓宇被迫屈膝曲肘齐齐向屋瓦顶撞，巨响一声，肘膝撞碎了七八块瓦片，但人也一跃而起。

蒙面大汉挥刀迫近，他占了先手，一口气猛砍了十六七招，刀法凌厉无比，把桓宇迫得连连后退。

他见桓宇武功如此高明，口中轻噫一声，刀法忽变，本来是纵横劈砍大开大阖的手法，这刻却变得十分细腻阴毒，刀刀不离桓宇要害。

桓宇一上来失去机先，在这高处动手，还得顾着脚下，无法施展硬拚手法，这刻只是见招拆招，尽力封架，根本无法反击之想。

眨眼间已缠斗了二十余招，桓守好不容易抢先了一线，移宫换位，脚尖一探底下，恰恰是两瓦之间突起之处，可以落脚用力，当即逆运真气，刷地一剑削去。

剑去如风，当一声削中敌刀。

蒙面大汉见他剑势强猛，是以运足内力封架，却不料敌剑来势虽猛，但击在刀上之时，不但没有冲劲，反而向外拉扯。

蒙面大汉内力从刀上涌出，却全无拦阻，不禁向前一栽，桓宇长剑贴住他的长刀借势黏甩，呼的一声，一道光华飞上半空，原来是那柄长刀脱手飞出。桓宇的长剑已掣回去，向前迅快飞出，蒙面大汉但感喉咙寒气森森，当下双眼一闭。

桓宇健腕抖处，剑尖向上挑起，恰恰把他蒙面巾挑开。但见此入鼻高目陷，竟是个鞞鞞武士，心中一动，忖道：“京城内盘查极严，此人在何处藏身？”这刻他头脑灵敏异常，这刹那之间已经想到这鞞鞞高手纵是被生擒活捉，却休想从口中得出他的藏处。

他长剑微沉，剑尖指住对方喉咙，冷冷道：“阁下使得好精妙的刀法，佩服，佩服……”

那鞞鞞高手鼻孔中哼一声，竟没有丝毫畏惧之容。桓宇暗暗忖道：“我果然不曾猜错，此人双眼中的光芒凶悍无比，定是不怕死的人……”当下又冷冷道：“阁下熟悉此处屋顶的地形和位置，可见得潜伏此地已有一段时间……”说到这里，得意地仰天连连冷笑。

突然间桓宇哎一声，身躯向后便倒，整个人从瓦面上骨碌碌滚下去，一望而知被人从背后暗算。

底下四名捕快都不禁惊呼问讯，从暗处出现，砰匍大响一声，桓宇摔落地面。

那鞞鞞高手四顾一眼，不见有人，耳听底下人声杂乱，迅即趁机溜走。

他的行动十分敏捷，借着阴暗夜色在街巷中奔行，忽而闪入巷内，忽而

横过大街，处处小心地隐起形迹，不让街上偶有的行人瞧见。

不久转往一条胡同之内，这条胡同共有两座宅院。这鞑鞑高手在第一间的大门口停住脚步，动也不动，过了片刻，第二间大门那边传来一下掌声，鞑鞑高手双掌连击，一共三响。

然后一道人影从里面的门角黑影中闪出，一直奔到巷口向外面查看，这鞑鞑高手也不跟那人打招呼，一径奔向第二间屋的大门，推开一道缝隙，闪身进去。

在胡同口查看的人影不久便退回原来的黑影中，这些情形都落在对面屋顶伏窥着的桓宇眼中。

原来他为了要查出那鞑鞑高手的秘密藏身之处，所以不惜纵虎归山，让他带路，桓宇一身精深武功，这一交摔得不轻，却不过疼痛一阵而已。眼下他计策已经成功，那鞑鞑高手果然亲自带领他到达秘密地点，不由得踌躇满志，乐得暗中裂嘴直笑。

他暗暗忖道：“我若是趁此机会直赶入去，自是万无一失，对方连撤退也来不及。瞧他们部署得如此严密，同时潜伏了不少时间仍然不曾泄露风声，可见得这一处巢穴乃是老早以前处心积虑布置好的。”

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是立刻跟进抑或回转去召集人手，免得独自一个人顾此失彼。

蓦地醒悟一事，心中说道：“是了，这一处巢穴布防严密无比，定然是敌人根本重地，想必人数不少，若要一网打尽，非通知居浩他们出动不可。”

召集人手之事估计至五更左右就可以完成，行动如果迅速的话，敌人纵是有撤退到别处的打算，也不及撤走，他想妥之后，迅即转身回去，也不返衙通知，一径寻到居浩下处，把他叫起，道：“居老师赶快召集人手，刚才如此这般，查出敌人巢穴重地！”

居浩翘起大姆指，道：“干得好，你估计得不错，他们一定料不到咱们如此迅速，待我把锦衣卫中的好手找上七八个，再调动大批人马四面包围。”

桓宇道：“大批人马行动时不免会弄出声响，而且敌人四散逃窜的话，这些人马反而使咱们耳目受阻，场面一定很混乱。”

居浩沉吟一下道：“这话有理，我只好到东石借人手才够用。”

桓宇道：“正是，正是，那鞑鞑高手刀法奇佳，若是那里面的人都不在他之下，咱们全力出动也未必能够一网打尽呢！”

居浩可不信他的话，但口中却没有反驳，当即叫四名锦衣卫好手，桓宇带领那四名锦衣卫赶去监视敌人，居浩独自再去找人。

大约是五更时分，居浩率了三人，桓宇会合，桓宇打量那三人之时，心中不禁一震，原来那三人之中有一个秃顶大汉，正是衡山派高手娄坚。

桓宇在天鹤派石堡中见过娄坚，明知他已经投在竺公锡麾下，但现在竟在京参与种种机密，竺公锡、廉冲岂不是了如指掌？

再瞧其余两人，一个是袁鼎，另一个便是指天笔马遗。这个人也列入可疑名单之内。

他当日离开石堡到铸剑楼过了一夜，其时因为忙于备战，也没有跟花玉眉研究娄坚之事，也未曾对叶重山等人提及。

由于这个疏忽，娄坚想是查出了秘密未泄，所以潜来京师，以他的身份名望，京师这边的人自然把他倚为长辈，怪不得那一日居浩说及东厂罗致的高手时，说是幕后有人支持而说不出是娄坚。

居浩此刻也没介绍娄坚姓名身份，指天笔马遗却冷冷的向桓宇点点头。

桓宇目下不能揭发娄坚之事，只好哑着嗓子，道：“我们分四方放桩把守，没有见到对方撤走。”

居浩道：“好，但愿敌人的主脑在此，一举成擒，咱们便可以稍为安心一点。”

娄坚沉声道：“兄弟自愿讨令对付敌人首脑，除非力有未逮，受伤落败，否则这人就算是交给兄弟了！”他说得十分坚决，似是真心的话。

居浩等人齐齐点头，当下决定由轻功高明的袁鼎和指天笔马遗在外面高处潜伺，若有敌人逃出时，便即出手拦截。从正面进扑的四位锦衣卫各提刀枪，破门而入，弄出极大的声响，在这天色将曙之时，一城皆寂，这阵响声传出老远。宅内毫无反应，他们一进去就点上特制的火炬，人手一炬，照得四下通明，大厅以及四下的门户都敞开着，似是无人居住。

他们分作两路，两人从侧门直扑后进房屋，两人穿奔越院，细细搜去，这两个人搜到二进厅堂内，但桌上见一支儿臂粗的巨烛点燃着，桌面上还放得有一纸墨迹淋漓的信笺，他们不暇细看，一面发出暗号，把居浩召来，一面又向前搜去。

居浩入厅取起信笺一看，开头写着的是“字奉桓公子宇足下”，不觉一惊，急急瞧下去，第一段是倾慕的客气话，接着便说他虽是武功高强，可是在今宵的情形下，也只好回去调遣人手，俾可一网成擒，因此他本人才能率众从容撤退。

居浩迫不及待的瞧瞧留书之人名字，竟然是“萨哥王子”，心头又是一震，暗想这萨哥王子乃是竺公锡座下高徒，武功精博，倘若他不是忌惮桓宇的话，京师中现在有的俾没有一个可以与他匹知。

信内又写着道：听说桓宇业已与花玉眉分手，但颇难置信，甚愿有机会让他们两人见面，一吐别后渴慕之困等等。

居浩沉吟忖想了一会，把信笺收起，奔了出去，不久，整座第宅都搜遍了，也跟娄坚、桓宇会合，他们也不曾发现敌踪。

娄坚冷笑一声，道这座空屋虽是可疑，但内外各处不见一点旧物，可见得以前居住歇脚的人之多，所以片刻之间就收拾得一干二净。

桓宇没能做声，颇悔自己功亏一篑，倘若当时跟踪而入定必可以找到敌人主脑，目下得见这批敌人如此机警神秘，此后更，须加意提防。居浩缓缓道：“听说鞞鞞方面高手不少，尤其以萨哥王子智勇双全居首，兄弟大胆推断这批敌人是由萨哥率领，能这般神龙见首不见尾！”娄坚微露凛然之色，道：“若是他亲到京师主持大局，咱们便不能等闲视之！”

桓宇见了他眼中神色，不觉一阵迷惘，忖道：“这娄坚既是投在竺公锡麾下，便也就是萨哥王子同路之人，但他似是真心忌惧萨哥王子，实在可怪

他想起萨哥王子，不由得激起满腔的斗志，当下沉吟忖思，这时那袁鼎和马遗都已入屋会合，大家商议此事。

外面的天色已亮，马遗提议先回去筹商，再作计较。大家都颌首称是，只有桓宇一言不发，兀自寻思，他心中恍惚若有所悟，但又不是当真想出计策。

娄袁等人本来不把桓宇放在心上，所以都转身出厅，居浩却没有去，问道：“于兄，可是想出道理了？”

那些人都奇怪居浩为何对这姓于的如此尊重，不觉停住了脚步。

桓宇如梦初醒，道：“诸位可是回去商议？”

居浩道：“正是！”

桓宇道：“这么说萨哥王子也预料到咱们人回去商议之举，如果他在附近另有藏身之地，见到咱们不出所料地回去，一定暗暗窃笑！”

这就是他刚才若有所悟而终于悟出道理，他只从这些人将有何种举动上面推想，就可以窥破萨哥王子的谋略。

居浩肃然说道：“大有道理！”目光掠过另外三位高手，发觉只有娄坚不甚置信，当下又道：“与其被敌人暗中耻笑，不如破点工夫在附近搜一番，但万一当真迫出了萨哥王子，咱们须得预有应付之法。”

娄坚听了这话，泛起兴奋之色，道：“兄弟甚愿一拚，有袁兄助以一臂之力也彀了。”

第二十章 爱织网罗幻灵光

桓宇大感讶惑，忖道：“娄坚他自愿与萨哥一拚，瞧来竟不是假话，这就奇了，难道竺公锡当真已跟俺答破裂了？”

居浩望住桓宇，说道：“兄弟还有一个秘密消息，那就是听说桓宇大侠也到了京师，却不能证实，诸位可有一点传闻没有？”

娄坚微微一震，道：“这消息可靠么？”居浩道：“靠得住，是萨哥王子那边传来的！”娄坚皱起眉头，道：“萨哥王子比我们消息还灵通，这倒是奇怪得很！”

他显然有点着急，突然间一拍秃脑袋，说道：“我想起来啦，此地若是萨哥巢穴，他们的人数不少，而且都是鞑靼人，焉能在街道上露面？因此他卖个关子不往下说，害得大家都注视着他。

娄坚满有自信的微微一笑，又道：“咱们马上展开搜索，就在这附近的房屋之间，一定可以发现他们。

众人都凝神思量这番见解，居浩首先叫道：“了不起，别人断断想不到这一点。”

他一出声附和，别人不管信不信，也得跟着行动，于是分头细细踏勘这座宅院。

不久，他们都发现这一座偌大的宅院，大半房间都没有人住过，蛛网灰尘无处不有，可以见得此地其实不是萨哥王子的巢穴。

桓宇对此有两种看法，一是萨哥王子的顾虑周密，用这一座庄院作为回巢的第一站，然后才转回真正的巢穴。

另一个想法便是赞同娄坚的推测，在这座庄院中别有通路离开，潜往邻近的房子，而那才是真正的基地。

他同时又盘算今日之事该采取何种态度？万一追查出线索，与萨哥王子面面对峙，当娄坚不敌落败之时，是不是忍着不出手帮助？在那种情形之下，萨哥王子可能真下毒手杀死娄坚，因此须得及早考虑。

他还未曾想出结论，一个锦衣卫奔来叫他，说道：“果然有一条秘道，门户已经找到了。”

桓宇跟他走去，在靠左边的一座偏院之内，一间小小的储物室，房门打开，房内的地上有一扇方形的厚木板，此刻业已掀开。

入口下面是一道石阶，从方向推测，这条秘密地道是通出府外，横跨过那条幽僻的胡同，直通邻巷的一所房屋。

众人都是老江湖，这刻谁不敢出声，以免从地道透传过去，让对方警觉。

桓宇到达之后，居浩把他拉在一边，轻轻道：“咱们是一路，由房顶越墙而入。

娄坚瞑目调息一阵，睁开双眼，露出兴奋的光芒，低低道：“走吧！”当先钻入地道。

两人跟他进入地道，一个是指天笔马遗，一个是袁鼎，这两人把兵器都取出来，神情十分沉重戒慎。

三个锦衣卫留一个守在此地，另外两个到街上那座屋子四周走动监视，以便万一敌人逃走，也可以设法跟踪。

居浩领着桓宇越过院墙，飘落在巷内，侧耳细听那边墙内的动静，半晌无所发现，居浩低声说道：“但愿我们的判断不曾有错误。”

桓宇道：“想来不致有误，今日若是一举擒杀了萨哥，咱们便少去一个心腹大患！”

居浩缓缓道：“恐所只有仰仗你的大力才能搏杀此酋！”

桓宇怔了一下，道：“我？”居浩道：“不错，既然萨哥王子认为你就是桓宇兄，想必不会有错！”

居浩从囊中取出那张留字，交给桓宇，桓宇看了之后，轻轻叹息一声，道：“萨哥王子真是才智过人，单凭他手下报告经过情形，就猜出是我！”

居浩问道：“兄弟却想不到他凭什么猜出了桓兄的身份？”

桓宇道：“我也是眼下才晓是的，原来他是听了我们的交手经过，从我的武功招数中猜测出来。”原来他与那鞑鞑高手博斗之时，求胜心切，施展出逆运真气功夫，这一门武功天下之间只有桓宇会使，所以萨哥王子一问详情，便敢断定是他。

居浩道：“桓兄侠名震天下，何须掩藏起本来面目？”

桓宇沉吟了一下，才道：“这其中有我私人的苦衷，但望居兄代为守秘，那就感激不尽了。”

居浩道：“兄弟见到此笺之时，便考虑到这一点，倘使桓兄不是具有苦衷，自然不会变易容貌，藏起身份，因此，兄弟收起此笺，谁也不曾看见，桓宇放心好了，兄弟自当代为守秘！”

桓宇道：“最好连令师兄也不要让他知道，这话甚是冒昧失礼，尚祈居兄鉴谅。”

居浩坦率地表示毫不介意，他在多年前曾与铁衣柏秋同门学艺，日夕相处，至今仍然记得他那股阴险诡诈之气，确实使人对他不敢信任。

这些话自然不便启齿说给外人听，当下道：“桓宇见识过萨哥王子武功，只不知娄兄比起他怎样？”

桓宇道：“萨哥王子已得竺公锡真传，功力精深无比，娄兄用尽全力的话，尚可拚个三五十招，过了三五十招，就要看看娄兄的金刚脚是不是用得合时。”

居浩道：“用得合时便如何？”

桓宇道：“用得合时的话，还可以略负微伤退出圈外，假使不利用这机会退却，便不免有杀身之祸了！”

居浩道：“既是如此，咱们赶紧进去，桓兄纵是因此泄露身份，也顾不了这许多啦！”

桓宇微微摆手，道：“兄弟相信萨哥不会杀死娄兄，这话对是不对，待会可见分晓。”

居浩心中泛起许多疑团，但有些话不便直率询问，只好闷在肚子中琢磨，桓宇纵上墙头，居浩连忙紧紧追随。

墙内是座空寂无人的院落，他们飘身落下，向角门走去，门外便是一条长廊，长廊栏干外面的露天院子栽种得有许多花卉，廊上也没有人影，他们闪身出院踏上长廊。

居浩迅速的在一个房间内转一转，出来道：“此地真的是敌人巢穴无疑，我看见房内有些衣物用具不是本朝之物。”

两人沿着长廊奔去，却觉得此地处处整洁安静，不大似是鞑鞑高手盘踞的巢穴。

这条长廊弯入一进高大房舍之内，只见一间厅堂布置得甚是雅洁，摆着

五张书桌，桌上文房四宝俱备，竟似是读书人聚读讲学之所。

他们愕然相顾一眼，都想那萨哥王子纵是有意掩饰，也用不着摆上这等场面。

穿出外一进，便听到人语之声，两人停步躲在门后，侧耳听去，那阵人语之声清楚地传入他们耳中，大约有四五个人交谈，语音拗耳难以辨认，一听而知不是汉语。

居浩向桓宇点点头，用手比了一下，意思说敌人就在屋中，桓宇却皱起双眉，轻轻道：“居兄难道不曾发觉他们话声中毫无内劲，分明不是练武之人！”居浩讶道：“是呀，但或者是萨哥王子的随从侍仆。”

桓宇首先蹑足移步偷望去，只见厅堂中共有五人，三个坐着，两个在背后侍立。

这五人面貌身材与汉人无异，那在个坐着的都穿着缎绵袍，文质彬彬，与常见的国子监生一般无二。

侍立后面的是两个长随跟班的打扮，但他们偶然也插口说话，说的都不是汉语。

桓宇看了一阵之后，居浩也过来窥视，两人看了半晌，仍然猜不出这些人的是何来历。

他们都是久走江湖之人，眼力甚高，此时看来看去这数人都不似是强悍练武之士，所以不敢冒昧行动，居浩一拉桓宇衣袖，两人退开老远，居浩道：“奇怪得很，他们不似是萨哥手下呢！”

桓宇道：“在下也有同感，但咱们须得设法查明才行！”

居浩沉吟一下，道：“这样好了，你仍然留在此地，兄弟绕到正门叩环寻人，乘势查询他们，而你在暗处窥着他们动静，定可看出端倪。”

这是唯一的办法，桓宇自然赞同，当下两人分头行事，居浩绕到正门，敲动门环，片刻间步声响处，有人出来开门，居浩认得正是刚才在厅中的两名跟班之一，含笑问道：“这儿可是李府？”

那跟班的摇头道：“不是，此地是琉球国官生书房。”汉语说得不甚流利。

居浩道声打扰，扬长而去，片刻之后潜回院内与桓宇碰头，桓宇先开口道：“咱们走错啦，这是琉球国派到京师入国子监学的官生，怪不得满口夷语！”桓宇道：“焉知萨哥王子会不会借他们掩护？”居浩道：“这话很有道理，不过琉球国在诸藩之中最是恭顺忠心，谅来不会相帮俺答。”

他们又回到那条巷子内，略辨地形，便向偏左的屋宇扑入，两人穿越过花园，走入一座跨院之内，四下静悄悄的，不闻人声。

居浩向桓宇摇摇头，低声道：“此地不象是萨哥巢穴……”桓宇凝神倾听一下，道：“那边仿佛有厮杀之声！”他当先奔去，又穿过两重院落，果然隐隐听到叱喝之声，他们正要再往前奔，蓦地三条大汉从后门转出，拦住去路。

桓宇抬目望去，只见这三条大汉都是鞑鞑人，手握长刀，背上复盖着一面盾牌，他们眼神极足，眼下不丁不八的站着，隐然有渊停岳峙之势。

他向居浩使个眼色，教他上前答话，居浩会意说道：“小子，到后面掩护我！”桓宇应声退到他背后，居浩这才冷冷道：“诸位远道而来，甚为难得，萨哥王子在什么地方？老夫跟他说话！”

那三名大汉之中窜出一个，挥刀向居浩砍去，居浩长剑一圈，把敌刀黏

到外门，但还未还击，这个大汉已撤回长刀，严密护住门户。

居浩的太极剑不动则已，一出击就绵绵不绝，从来不曾象今日一般感到无法递招，心中一忖惊，道：“敌方高手如云实在不可小觑。”

那大汉见他剑势已收，倏地退回原位，三个人六只眼睛炯炯地注视着他们，眨眼间一阵步声迅速奔来，此人未到之前，四方八面突然先出现得有劲装大汉，个个背插长刀，双手握着强弩，拽箭待发。

居浩仰天冷笑道：“纵是刀山剑阵也难不住老夫！”话声才歇，一个娇脆的女子中音应道：“那也未必，我们的箭阵就足以要了你的性命。”

居、桓二人向声音发出之处望去，只见一个黄色紧身衣裳的女郎站在墙头，长得鼻高眼大，面色红润，有一种刚健之美，身量修长丰满，手握短剑，桓宇看得是萨哥王子的妹妹施娜郡主。

她的眼睛死盯住桓宇，此时奔来的步声停在院门外，一个人在门口探头瞧了一下，随即隐没，却也是个番邦武士。

居、桓二人没有瞧见此人，注意力都集中在施娜身上。施娜仰天笑道：“桓宇公子，你怎么变了佯了？”

居浩暗中吃了一惊，道：“姑娘说什么？”

施娜举手指住桓宇，道：“我说他，喂，桓公子啊，你不认识我了？”桓宇迟疑了一下，道：“你哥哥呢？”这一问分明承认了他就是桓宇。施娜格格笑道：“别管我哥哥，咱们说咱们的，你可知道我为何认得出你？”桓宇道：“不知道！”

施娜道：“你的眼睛，就是这双眼睛泄露了秘密，你信不信？”桓宇道：“有点信，也有点不信！”

施娜笑道：“你真是个老实人，那么我也不用骗你，是那个跟你交过手的人认出来的！”

她歇了一下，又道：“他回来一说，我哥哥就晓得是你，也看穿了你纵他回来的用意，但我们实在没有法子大队撤走，所以只好跟你们一拚了！”桓宇道：“教你哥哥出来！”施娜道：“你先拿下面具。”

桓宇举手剥掉人皮面具，现在原来的面目。居浩转眼望去，但见他玉面朱唇，却英气勃勃，果然不可多见的美男子，怪不得艳名冠世的花玉眉倾心相许。桓宇道：“叫萨哥出来，我有话跟他说。”

施娜道：“笑话，你已经是瓮中之鳖，还叫这叫那个好象下命令似的。”桓宇道：“郡主这话怎说？”

施娜道：“我一下令，十余把强弩齐发，箭如雨下，你或者死不了，但你的朋友却万万不能活命。”

她比一个手势，道：“你不妨瞧瞧他们的箭术。”话声未毕，弓弦倏响，只见一支箭钉在石墙缝上，没入数寸之深，紧接着又是一声弦响，一支劲破空直上，这支箭劲箭晃眼下坠，离他们头顶尚有两丈许，又是一支箭激射上去，两箭镞尖碰上，叮地一声两支箭头分头溅开。

桓宇、居浩见了这等箭法，不由得大为折服，心中都明白这等万中选不出一个的箭手，实是无法抵挡，施娜得意洋洋道：“看见了没有？姓居的你自问抵得住这些箭手么？”

桓宇道：“这箭法没有什么了不起，刚才的两箭相碰之时，劲道眼力准绳还未臻上乘……”

施娜哂道：“你太爱面子啦！”

桓宇道：“我说的是都是真话，若是到了上乘境界，两支箭便不是横溅落下而是齐向天空直上，不过，象他这等箭法已是世上罕有的了！”

施娜一听有理，不觉怔了一下，桓宇又道：“只这么一点破绽，我就冲得出去，你信不信？”

施娜大吃一惊，道：“你敢妄动的话，我就全力攻袭你的朋友。”

桓宇心想事实上自己强冲箭阵的话，纵然不死，也得负伤，他耸耸肩，道：“你打算把我们怎么样？”

施娜听出他口气软化，芳心大喜，道：“只要你听话，我们决不会伤害你……”

桓宇道：“好吧，你说给我听听。”施娜道：“很简单，你们束手就缚便行啦！”桓宇毫不迟疑，应声道：“好！”

居浩又是吃惊，又是感动，厉声道：“老夫宁可身死，也要冲这一趟！”

他明知桓宇完全是为了他的缘故，才答应束手就擒，但这桓宇乃是当今对抗竺公锡这一批乱臣贼子的中流砥柱，若然这次容容易易就被对方擒去，正派武林这一方岂不是失去长城重镇，在这一杀那间，他激起满腔忠义之心，毫不犹豫地表示决心。

施娜郡主可不敢鲁莽行事，以免当真破裂。那时节纵然杀死了这个武当高手，但桓宇势必以无情的反击，她踌躇了一下，大声问道：“过去瞧瞧衡山派娄坚就擒了没有？”

一个大汉应声而去，门口并排守着的三名高手却卸下背后的盾牌，向前大跨五步，迫近桓居二人。

这三名高手的意图十分明显，只要桓、居二人打算闯阵，他们便上前出手，其时四下神箭手仍然取准发箭，他们三人有盾牌在手，可以防御敌人躲开了直射身上的劲箭。这一来桓、居二人固被三名高手缠住，纵有通天本领也无法避过劲箭之厄。

桓宇瞧在眼内，只觉得一阵心寒，脑海中极力思索脱身之计，双跟瞪住施娜，目光如电。

施娜被他瞧得全身都很不自在，心中泛起那日古寺中被他抱紧的情景，顿时心跳加速，血液奔流，好象被什么物事钻入芳心之内，似痒非痒的。

桓宇深知象居浩这等武林名家说的话不是儿戏，所以他非设法脱身不可，否则居浩为着自己被擒之厄，一定会突然闯阵，拚着被乱箭射死，以免负累他不能脱身，这居浩越是如此强项不屈，桓宇就越是佩服，觉得非设法避免这等流血惨剧不可。

他发觉施娜那动情身软的娇态，心中一动，想出一个主意，他明知这个主意很卑鄙，但为了居浩的性命，便是卑鄙也要干一次。

他向施娜笑一笑，道：“我有话跟你说，我的朋友留在箭阵中抵阵，你总可以放心了吧？”

施娜心中涌起一阵喜悦，道：“好，我在这边等你！”她飘落高墙的那一边，桓宇缓步向墙边走去，只见四下劲装大汉手中劲箭支支对准核心的居浩。他跃过高墙，只见那边竟是一认花木扶疏的花园，假山水塘，小桥亭榭无不齐备，施娜背影恰好没入树丛之后。

桓宇忙跟过去，穿过一排树木，便是一片草地，施娜已横过草地，踏上水池上面石桥。

终于两人在水池中假山上的八角亭子内面面对，桓宇微笑道：“好幽

美的地方，真值得流连观赏！”

施娜道：“那得看跟什么人，若不是良朋密友我情愿独自观赏！”桓宇只笑一笑，没有回答，她四下眺望了一会，目光回到他面上，道：“你真的有话告诉我？”

桓宇点点头，道：“自然是真的！”他跨上一步，几乎碰到她高耸的胸脯，施娜眼中射出如痴如醉的光芒，喃喃道：“原来是真的，刚才我猜错了，真对不起，我应该记得你是一个君子。”

她微微倾前，贴在桓宇身上，身上阵阵香气钻入桓宇鼻中，桓宇伸出健臂，环抱住她的纤腰，心中却尝起无限的惭愧，忖道：“我堂堂七尺之躯，竟要利用一个女孩子的柔情脱难，这未免太卑鄙可耻了。”

施娜轻轻道：“抱紧我，哦，对了，就是这样。我多么渴望被你搂抱在怀中，但这个梦想居然变事实。”她发觉他的手松弛了不少，连忙又道：“用力啊，哪怕片刻后，你杀了我也甘心情愿……”

桓宇满腔俱是怜惜之情，不但抱得紧，还低头吻她。若果她的话出自真心，则他这样做法自是好意，过了一会，桓宇咬牙一横心，手指落在她背部腰际的命门穴上，内劲突然发出，施娜登时软瘫如泥，全靠桓宇抱住才没跌倒，桓宇歉然道：“对不起，我太卑鄙了。”施娜有气无力地道：“我最初猜想你是这等用心，后来以为我猜错了，几乎乐死啦，但我仍然感激你给我的安慰。”

桓宇皱起眉头，道：“你明明猜测我会这样，为何又答应我？”

施娜道：“这就是我万分之一的痴心妄想。我师父曾经答应我要使你和花玉眉分开，我希望这话已经实现，这样，你或者会要我。”

桓宇心中暗暗一欢，忖道：“你是萨哥之妹，鞑鞑族的郡主，我就算没有碰上玉眉，也断断不能要你。”这些话实会使她十分难受，所以他没有说出来。他凝目寻思，施娜问道：“你想什么？”

桓宇道：“我在考虑是不是放你走！”施娜道：“你呢？”

桓宇道：“我就变成你的俘虏了。”

施娜摇头道：“那样不好，你是男人，应该是胜利者，我是女人，牺牲了也没有关系……”这是当是重男轻女的一般观念，桓宇道：“你失败固然不要紧，但牺牲却不行。你今日这样做了，你哥哥难道会要了你的性命？”

施娜道：“是的，他早就警告过我，不准我参加今日的场面。他说，小妹，你一见到桓宇就丢了魂魄，这次他为了朋友的性命，一定利用你的柔情，我苦苦地哀求他，他考虑很久才答应……”她停了一下，又道：“但他说过，假使我心软的话，一定要杀死我，因为我以后都会帮着你，让我活着等如养了一头咬主人的狗。”

桓宇忖道：“这么说来，邵主哥真的会杀死她，除非我把他带走，但如果她是编一套话哄我，那就太冤枉了！”想来想去，一时拿不定主意。

情势紧迫，他必须在立即决定，当下横一条心，道：“先救出居兄再说！”亭子后面突然传出一声冷笑，桓宇听到冷笑之声的时候，但觉脚下一软，敢情亭内的地上两块石板向下面裂开，象是两扇门户一般，那个裂口足足有一方圆。

这一下突如其来的变故，桓宇武功虽是精深，也为之手忙脚乱，急急提气上跃，这一跃也只能保持象站在地面那么高这已经是冠绝一时的功力和反应了。

但施娜却向下急坠，桓宇一手抓住她的头发，在这电光火石的刹那间，他须得决定松手独自脱身抑或与他一同坠入地洞之内。

要知他若是松手让施娜掉下洞内，他就没有要挟对方的人质，所以虽不曾陷入地洞之内，仍然无法救得居浩出箭阵。

他在瞬息间已作决定，手腕轻抬，扯高施娜身躯，另一手便已环抱住她，但这是两人已坠落了丈许，头上传来一阵得意的笑声，刚刚认出是洞箫仙客胡培的声音，便已感到掉在一张网内，同时之间，上面的洞口也关起来，眼前一片漆黑。两人一齐滚到网内，施娜反而压住桓宇，她那丰满富有弹性的胴体，这刻也毫无诱惑力，桓宇闭眼定一定神，再睁开双眼，四下望去。地洞内虽是黑黯黯，便仍然隐约可以见到大略的形势，只见四周都是光滑的石壁，网子离上面约是丈半，离底下约是一丈，底下似是石地，却不知有没有恶虫毒蛇之类的物事。桓宇瞧了一阵，推开施娜，向地面跳落。下面竟是平整光滑的石地，没有毒虫，桓宇稍稍放心，仰头问道：“咱们可有法子逃得出去？”

施娜道：“不知你相信不相信我的话，确实不知此处有这么一个机关！”桓宇道：“信不信都没有用啦，反正这一次萨哥不肯让我活着！”黑暗中突然感到头上一阵阵风力扑下，连忙跃到墙边贴石站着，“砰”的一声，施娜在地上哎哟哎哟的哼起来，原来那面网子，忽然间掉下来，施娜穴道尚被桓宇制住，无法跳跃，所以摔得她十分疼痛。

桓宇瞧了一会，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当下过去抱起她，解开穴道，又把绳网踢到另一角落去，施娜在网上坐下，揉着摔痛的地方，喃喃道：“想不到我们死在这个地洞之内，我忽然想起在草原上驱马驰骋的快乐，我那儿海阔天空，茫茫无际，永远跑不到尽头……”

桓宇道：“你还有机会回到草原上驰马，我想萨哥不会当真杀死你。”施娜道：“他纵是想放过我活命也不行，他不怕你乘机冲出么？”桓宇道：“唉，不只不知居浩兄眼下生死如何？”突然有人接口道：“他没有事，只被我活活擒下而已。”

这话声正是竺公锡的二弟子萨哥，施娜不敢出声叫他。萨哥又道：“我来向你们道别，妹子说得不错，我纵有放她生路之心，无奈怕你乘机逃遁。”桓宇道：“你说道别，你可是要返回云中郡？”

萨哥道：“反正要离开此地就是了，回不回去云中郡还未可知！”桓于连忙问道：“娄坚、袁鼎、马遗他们怎样了？”

萨哥道：“我为了调集全力对付你，所以独力对付他们三人，虽是尽行击伤了他们，却终于被他们逃走。”

桓宇道：“今日你已大获全胜，恭喜你了。你可以把你妹妹带走，我答应决不乘机遁走。”

萨哥道：“你连一个女孩子都骗的人，我岂会信你的话？”

桓宇道：“在下说的是真心话，决不背信毁诺。”

萨哥道：“不行，让她陪你一道死吧，一个人难得的便是陪着心爱的人一同死去！”

他的口气语调都十分坚决，知是毫无转圜余地，桓宇不禁泛起怒气，破口骂他是犬痴不如的人，过了一会，他也懒得骂了，只听另一边传来嘿嘿冷笑之声，接着传来胡培的口音，道：“桓大侠，这地洞便断送了你的性命，好像有点不值得呢！”

桓宇喝道：“大丈夫岂把生死二字放在心上，你再胡说八道我就要骂你了！”胡培缓缓道：“别动火，兄弟马上就要撤走，永不再来此地，免得被你们的人窥破行藏，因此，在我们离开之前，我有一句话奉劝。”

桓宇道：“你要滚就滚，我不要你的奉劝！”

胡培道：“你今日无声无息地死了，谁也不晓得，何苦由来。”

施娜道：“难道他还有活命的机会？”

胡培道：“当然有啦，但时候无多，须得立刻决定，错过了这个良机，便反悔莫及了。”

桓宇道：“我决不后悔，滚蛋！”他根本连这机会是什么都不要听。”

施娜道：“你说吧，他不答应你再走不迟。”

胡培道：“这话甚是，我不妨说出来……”

桓宇本想捂住耳朵，但转念觉得不须如此，便暗暗冷笑，不过他又想不出凭什么他们肯让自己活命。

胡培慢斯理的道：“他的性命用一宗物事可换回来，那就是龙虎庄家传秘籍。”

施娜道：“哥嘛说过不信他的话，因此他纵是答应设法取来换命，你们也不敢放他出去。”

胡培道：“殿下就是想好法子，我们替他写一封信，由桓大侠押署，信中只请龙虎庄三老到京师来，等他们到了之后，我们再进行第二步，总之，每一步都能使双方放心得过。”

桓宇道：“此去龙虎山庄来回最快也得一个月之久，只怕我们等不及这么久。”

胡培道：“不妨事，只要你答应，我们立刻把你们迁移到另一处地方，包管住得舒舒服服，再说你有郡主陪着，一个月只怕还不够呢！”桓宇怒道：“胡说八道，我又不是贪淫好色之辈……”他念头一转，又道：“这样好了，你们先把郡主放了，咱们再谈，否则就不要多说！”胡培沉吟道：“这个……这个……”施娜道：“我不出去，桓公子，让我陪你！”

桓宇道：“你逃出此地之后，立刻回家，不准再在中原逗留，也不得去找任何人，他们让你走的话，我就细细考虑此事。”

萨哥王子的声音传入来，道：“不行，放了她之后，她一定会设法通知别人救你，况我目下人手尚嫌不足，实在无法抽调出属下押她回家，这个条件我万万不能接受。”桓宇道：“那么你就请便吧，不要在我耳边聒絮。”谈判至此破裂，良久不闻对方声息，想是已经离开，施娜郡主叹口气道：“你并不十分爱我，可是为了我却甘心困死在此地，我真不懂！”桓宇没有做声，心中泛起花玉眉的情影，施娜又道：“我可以为你丢了性命，那是因为我爱上你，但你却很奇怪，我猜你为了花玉眉死一百次也不会皱眉头的！”

地洞中突然升起一团昏黄的火光，原来是桓宇打着火摺，他迅速地察看这个地洞，但见刚才网角所系之处，各有一个碗口大的洞穴，共有四个，前此网绳透过这些洞口绷紧。

瞧来他们说话也是从这些洞穴透传入来，除了这四个孔穴之处，别无缝隙，桓宇收起火摺，纵上去勾住洞穴，探臂入内摸索，发觉这个洞穴都是坚石，厚达数尺，手臂伸尽还摸不到底。

另外的三个洞穴也是一样，桓宇这才死了心，道：“咱们且等看，说不定你哥哥回心转意把你放走。”

施娜道：“不会的，他认为这样我死得其所，故此决计不会回转来。”
桓宇道：“你若是害怕饥渴煎熬的痛苦，我可以先让你毫无痛苦的离开人间。”

施娜道：“好吧，反正没有希望了！”她摸到桓宇怀中，突然抽泣起来，桓宇低声安慰她道：“别怕，你不会感到一点痛苦，就象睡觉一般，甜甜的睡着……”

他的手指已按在她脊下穴道上，暗暗提聚功力，施娜道：“我不怕，只是想以后从此见不到爹娘，便不禁悲伤。”

桓宇指上的劲力堪堪发出，听了这话，心头一震，移开了手指，道：“我瞧我应当先死，那时你哥哥或者会放你逃走！”

施娜道：“那更不会啦，他怕我报复，宁可硬起心肠让我死掉！”桓宇点点头道：“这话有理，那么还是照刚才说的做吧！”

桓宇的指尖只是暗中对准施娜脊下的要穴，从不曾碰触着，因此施娜毫不觉察她已经是徘徊在鬼门关中的游魂。

她道：“你为何不准备下手？”

桓宇心想：“我下手何必让你晓得，使你白白紧张一阵？”口中应道：“我随时都可以下手，不必准备。”

施娜身躯一震，桓宇讶道：“你吃了一惊么？”施娜道：“没有，没有！”

桓宇暗暗提功聚力，只听施娜道：“我忽然觉得我们不该死在这里，也许我们找得到逃生之路！”

桓宇自个儿笑一笑道：“你哥哥智计过人，若是有路可逃，怎会放心大意的离开？”

施娜道：“他非离开不可！”他想了一下，又道：“他亲自出手也未必能取得你的性命，目下你在这里面，他有什么法子弄得死你？”

桓宇道：“这话有理，虽说他可以用箭或火攻之术，但你到底也是他的亲妹子，焉能下这等毒手，只好不闻不问而去！”

施娜道：“不是这么说，而是他绝不敢打开盖子，怕你乘机冲出，这盖子底下四周都有死角，箭火难及，你可以先纵上死角位置，才乘隙冲去。”

桓宇唔了一声，半晌无言，他似乎掠过一丝奇怪之感，那是因为突然间变得如此聪明机变，可是他没有多想，心思转到如何逃出这件事上面。

施娜缓缓道：“这个地洞我从来不懂得，因此，我猜不是我哥哥弄的。”

桓宇失笑道：“你越说越奇，不是他是谁？”

施娜道：“此地自元代时便是国都，居住的都是高官显爵，他们往往造地道，建复壁，象这种简单的机关，以前此宅主人遗留下来的也不算希奇！”
桓宇道：“不错，五城兵马衙内就有不少档案是记载某府某宅有地道夹壁和水牢的……”

施娜陡然跳起身，道：“若然不是我哥哥造的机关，咱们说不定出得去！”
桓宇沉吟一下，道：“有理，有理，前人造这机关决不是用来对付武林人物，寻常人跌落此地，根本爬不上去，但咱们却有一身轻功！”他提一口气尽，蓦地向上直窜，这地洞达两丈有余，若不是武林高手，根本就跃不到那么高。

桓宇尽力一跃，双手举到头顶，到最高之时双掌果然砸到上面的石板，但由于此时真气已弱，身形下坠，无法稍为停顿，所以只碰了一下就掉落地上。但他已有法子了，便叫施娜帮忙，他自家先是轻轻跃起五尺高，施娜迅速钻到他脚下，双掌托住他鞋底，用力向上一抛。

桓宇借这抛之势，提气轻身，飘飘升起老高，这时犹有余力，因此能够在碰到石板时稍为停顿，伸手向上推开石板。

“砰”的一声，一块宽长的石板被他推开，另一头翻坠下来，碰在石梁上。光线射入，地洞大亮，施娜不禁欢呼一声。

桓宇唯恐外面有埋伏，所以不曾立刻攀出，聆听了一会，外面毫无动静，当下冒险伸手勾住石板边，蓦地翻出洞外。

四下一瞧，毫无人影，他松了一口气，奔到园中折了一根树枝，回来垂落地洞。

施娜跃起抓住树枝，桓宇把他拉上来，转眼间两人恢复了自由，施娜高兴得投入他的怀中。

过了一阵，桓宇轻轻推开她，道：“你几乎死在我的指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十分危险。”

施娜凝眸睇视着他，轻轻道：“将来我宁愿死在你的指下，但现在你猜我想什么？”

桓宇猜了三四样，她都摇摇头，桓宇道：“你想回家见你的双亲。”

她仍然摇摇头，但她瞧出桓宇已没有心思猜了，便道：“我想在京师住几日，你陪我在街上逛逛，然后，我独自回家，永远不再踏入中原一步。”桓宇一听这敢情好，难得她自愿永远不回到中原来，日后便不须再与她相见，他也知道施娜意思是要他陪伴数日作为交换条件，心想玉眉日后纵知道，但决计不会误会。

施娜道：“我改扮男装跟你一道奔去办事，到晚上只有你和我两个人之时，我才恢复女装，这样可使得？”

桓宇点点头，却显得有点勉强，他自知对施娜有着怜爱之心，所以倘若晚上两个人相处在一起实在有点不妥，虽说那时候的男人多半是三妻四妾，可是一则他还未把花玉眉娶到手，二则施娜不但不是汉人，而是敌人的郡主身份，万万不能被她缠黏上身。

所以他宁可放弃送上门的艳福，做个规矩的人，谈过这些话不必说出来，等到时候还须设法躲开就是了。

于是他先去找了一套男子衣服巾鞋等物，回来给施娜换上，只见施娜变成一个俊美的少年，她一向举止豪迈，这刻改扮男装之后，行动之间找不到丝毫女态。

桓宇与她一同回垓衙门，那些公人们见到他无不表示十分敬意，又都知道他是武林高手，江湖英杰，所以对冒称为桓宇表弟的施娜也十分尊敬。

桓宇命人租了一间两进的房子，免得与另人同居不方便，安顿好施娜之后，便独自回到下处收拾衣物。他本与许子龙，胡坤他们同居，回去时那两人都不在，却留下话请他立即前赴锦衣卫在皇城外的另一处官衙。

他派人把衣物送到新居，自家匆匆应约而往，入得衙内，突然看到居浩出迎。不觉一怔，继而大喜道：“居兄竟然无恙，使在下喜出望外。”

居浩也是万分高兴，把他拉到一间密室之内，才道：“这真是巧得很，敝师兄铁衣柏秋刚刚才达，闻讯驰援，在街上又碰见了一位剑术名家，驱散了那些箭手……”

桓宇道：“居兄可是要我猜猜另一位名家是谁么？”

居浩道：“你再也猜不到的，那就是银剑郎君方麟，他刻下就在后署，正与敝师兄娄老师等人饮酒……”

桓宇讶道：“原来是他，他可有提及来此之故？”

居浩道：“他只说有事上京，后来才无意透露是追踪一个人到此！”

桓宇猜想一下，道：“居兄如果有法子探询得出他跟踪着什么人，小弟感激不尽。”

居浩晓得他是为了花玉眉之故，才急于探听方麟跟踪的是谁，原来此时武林中有身份这之人，都听说花玉眉宣布过暂时隐居一载，连桓宇也不晓得她隐居之所，此外，不少高手暗恋花玉眉之事也是人所皆知。

居浩道：“好，你暂时别露面，兄弟可没有泄露过你的秘密，目前你还是在五城兵马司藏身的好，待兄弟打听出来，立即飞报与你！”桓宇十分感激，心想：“料不到这趟到京师交上这么一位义气的朋友，要知他们早上共过生死患难，所以彼此间至为了解。因此，桓宇也不瞒他，把朝来遇险及施娜跟住自己的种事情，都坦白告诉居浩。

居浩听了心中暗暗生疑，忖道：“尝闻萨哥心慕中国礼义，因此攻研儒术这种人不该是泉恶成性，毫无手足之情的人，怎会如此对付亲妹妹？又那施娜郡主怎会在最要紧的关头，适好想出地洞的破绽？”但他却没有把疑念说出来，只道：“桓兄跟那郡主在一起，须得小心，怕只怕她族中之人不忿，设法暗算你们！”

桓宇谢过他的忠告，便告辞回去，他才踏入屋中，施娜已经扑入他怀里，道：“你去了这许久，我真担心极了……”桓宇道：“有什么好担心的？你哥哥他们不敢白天在街上走动，除了你哥哥手暗算之外，别的人我还不放在心上。”

她朗笑一声，退开几步，轻俏地转个身，说道：“我这样打扮好看么？”

桓宇定睛看时，只见她已换回女儿装，而且是汉人的服式，他从来未见过这么健美高大的女郎，但觉得别有风味，甚是动人。

施娜从他的眼光中瞧得出来，不禁喜上眉梢，到了晚上，他们谈了一阵，桓宇回到自己房中安歇，他本待关上房门，但心中泛起一个模糊的意念，竟放弃了门门的打算。

他在闲上躺了一会，便听到一阵步声缓缓走来，接着房门被人推开。

房门口出现健美的施娜，她双颊宛如两只熟透的苹果，红得极是可爱。她眼中闪烁着光芒，凝视着床上的男人，桓宇感到一阵紧张，不觉低咳一声，说道：“你还没有睡么？”

施娜走过来，坐在他床边，桓宇瞧着她走动时美妙动人的身段，但觉喉咙干涸，全身发热，他暗自想道：“任何男人在这刻决不会象我这样地躺着不动，唉，我若是毫无表示，她一定会瞧不起男人……”

想是这么想，但终究没有动弹。施娜用热情洋溢的眼睛瞧住他，说道：“我睡不着，难道你睡得着？”桓宇微微一笑，道：“你虽是穿着汉人的衣服，可是行事和说话都不似汉族姑娘。”

施娜道：“我不管她们是怎样的，但我要笑就笑，要哭就哭，喜欢一个男人，我就跑到他身边。”

桓宇颌首道：“不错，这就是你的本色，敢哭敢笑，也敢爱心中喜欢的人。”她缓缓的俯伏在胸前，以丰满的身躯温暖下面的男人，她道：“你也可以这样，不必羡慕我。”

桓宇象一段木头般的僵卧不动，答道：“我想学你，但我不能够！”施娜感觉出他声音中的痛苦和落寞，突然间更加激起心中的热情，整个人压住

他，紧紧的搂抱住他，可是那男人仍然没有一点反应。

她微觉忿怒的叫道：“你的心是石头做的么？”

桓宇道：“不，我不是铁石心肠的人。”霎时间记起许多前尘往事，便又道：“有一个时期，我为了一个背叛了我的女孩子而变成铁石心肠，现在我也饶恕了她……”施娜道：“既然你不是铁石心肠的人，那就抱住我！”桓宇默默伸手抱她，却有点迟疑，施娜道：“你用不着害怕，我早就晓得以后的结果了！”桓宇身躯一震，道：“什么结果？”

施娜道：“纵使你不曾爱上花玉眉，我们也不能成为夫妻，因为你是汉人，我是胡人，我跟你回去的话，你家里的人都不会看得起我，你也不会到我们族里居住……”她的声音有种深沉的悲伤。

桓宇道：“听来你竟不是任性不懂事的女孩子。”

施娜叹口气，道：“感情这东西十分奇怪，我明明知道这些困难，但仍然愿意献身给你。”

桓宇不由得十分感动，臂上传出力量，把她搂紧，轻轻道：“别怕，我不会伤害你！”他的意思是说他不会对她有任何行动，卑免她将来被丈夫怪责！但施娜却误会了他的意思，面上浮起甜蜜的笑容，一下子钻入他的被窝内，而且很快变成赤裸。

桓宇叫一声天啊，但觉热血沸腾，无法自制。

施娜坚决地道：“你放心，纵然你愿意，我也不会嫁给你的……”桓宇不暇多想，他象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此刻，他忘记了花玉眉，也忘了一切恩仇……

翌日，他没有到五城兵马司去，此后一连七八天，他也仅在早上到这官衙打个转，就回到那个小巢。

他的神情轻松愉快，一点也没有负疚的样子，只不过偶尔在沉思中抹过一丝忧色，那是他想到花玉眉万一忽然变得十分妒嫉，不准她留下施娜的话，感情便十分不妙，但他深信花玉眉会谅解他和允许他留下施娜。

这天晚上，施娜忽然十分闷闷不乐，桓宇费了许多心思仍然不能使她高兴，觉得十分奇怪。

他原来决定今晚便把自己的决心告诉她，并且向她保证花玉眉一定会同意，可是这种情形之下，却无法提及这件事。

他们喝一点酒，然后宽衣就寝，刚刚上床不久，窗外微微一响，似是有人飘落院内。

桓宇欠起半身，讶异地向窗户注视，却见窗户忽然打开，四条人影象飞絮般先后跃入室内。

房中灯光立时大亮，桓宇一眼望见挑亮灯火之人，正是银剑郎君方麟，不觉大吃一惊。

紧接着他又看明白其余的三人，一个是枯瘦和尚，正是少林高手大孽尊者，一是飘逸潇洒的中年道人，便是武当名家井步虚。另一个粗豪汉子，手提长刀，满脸煞之气，却是花玉眉的忠仆伍放。

这四人一齐闯入房内，使桓宇尴尬之极，为的是床上不但还有一个施娜，而且自己身上没穿衣裳，所以不能掀被起身与他们相见。

伍放目光一闪，瞧清楚了床上的两人，龇牙怒喝道：“好小子，你什么女人不好要，却姘上了萨哥的妹子？”

桓宇一听便知事情不妙，花玉眉若是听他回去报告，情况便跟自己去说

完全两样。不用多想也可以晓得她以后将全怎样对待自己。

方麟笑道：“桓兄怎的赖在温柔乡中，竟不起来谈谈？”伍放越想越怒，但觉这桓宇简直把花玉眉侮辱惨了，喉头发出一声咆哮，长刀起处，便向桓宇劈去，这一刀迅速劲猛之极，桓宇若要闪避，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身上的棉被向伍放罩去，自己乘机滚落床下。

但棉被一弄开，他与施娜的裸体都要暴露在众人眼前，如何使得？他武功虽是高强，但这刻也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眼见刀光如雪，向床上斫落突然间一柄长剑间不容发的递到长她下面，被长刀斫中，发出响亮的金铁交鸣之声。

伍放压刀怒视方麟，还未说话，方麟沉声道：“伍放兄这一刀落下，固然痛快，但兄弟却变成抱恨终身，所以不得不失礼架住伍兄长刀。”房中所有的人都甚感不解，这桓宇被人杀死对他有益无害，怎么反而使他抱恨终身呢？”

银剑郎君方麟徐徐道：“不久以前，桓宇他出尽风头名震武林，人人只道他是个正派豪侠，却不晓得骨子里却是个贪淫好色之辈。”

伍放大声道：“对！”井步虚微微摇头嗟叹，大孽尊者却为伍放增添声势，也说了一声“对”！

方麟接着又道：“其次，武林中人人都道南桓的意剑，比寒家的银剑十一变高明，以前我可没有这个工夫呕这等闲气，但现在形势又大大不同，我方麟若是不能在武林同道眼前压他，寒家声名自我而坠，这岂不是教我抱恨终身？”伍放哦一声，道：“原来如此，此刻果然不便取他性命！”

大孽尊者道：“现在不杀死他不行，须知他这等貶辱家声之事既已揭发，咱们若是走开，他自念没有面目见人，定然远遁深藏……”

伍放道：“对，大师说得对！”长刀举起，灯光之下，寒气森森。井步虚这才开口道：“桓宇不会是匿逃之辈，诸位大可放心！”桓宇感激地瞧他一眼之后，便翻身俯卧，头面埋贴在枕头上，动也不动。方麟道：“兄弟愿闻道长高见。”

井步虚缓缓道：“他的性情为人，决不是胆小怕事之徒，当日既然敢惹竺公锡，反过来定然也敢横行，何必远遁深藏，空自被人唾骂？”

伍放道：“对，这话有理！”长刀又垂下去。

房中一片沉默，施娜轻轻把嘴移动桓宇耳边，低低道：“真对不起，是我害了你！”桓动也不动，好象没有听到。

隔了半晌，大孽尊者道：“好吧，随你们怎么办！”方麟拱手道：“多谢大师！”转过头望住桓宇，冷冷道：“桓兄，方某不服你桓家剑法，定要分个高下，如若我方麟幸而赢了萨哥王子，便与桓宇当众比划一场！”

房中之人全都诧异地望着他，只有桓宇没有动弹。大孽尊者讶道：“你约好萨哥决斗么？”

方麟道：“兄弟只有此意，还未约好！”

井步虚道：“方施主却到何处去找萨哥？”

方麟笑一下，肯定道：“五日之内，我有法子约到他作一场生死之斗。”众人都瞧住他，没有作声，方麟道：“兄弟只要传出桓兄之事，并且扬言在何时何地等候萨哥王子决斗，待我赢了他，才跟桓宇动手，以兄弟瞧来，萨哥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应约与兄弟决斗！”

房中之人除了伍放之外，都恍然大悟，暗想今晚之事传出之后，桓宇已

不能再跟花玉眉怎样，方麟便是机会最大的人，但萨哥王子也恋慕花玉眉的人，因此他定会出面与方麟决斗，若是杀死方麟，则得到花玉眉的机会便大得多，为了花玉眉之故，萨哥果然非出面不可。

伍放瞧出人人恍然大悟的样子，他自知想不通，但又不肯被人看低，便也装出明白的样子。

大孽尊者道：“那么两场比赛在何时何地举行？最好现在讲定……”方麟朗声道：“桓兄，我们的话你可听了？”

桓宇动也不动，过了半晌，才深沉地应道：“听见了！”方麟道：“怎么说？”众人都瞪住桓宇，半晌还没有听到他的回答。伍放烦躁起来，一刀劈在床边，怒道：“怎么啦，又不是哑吧？哼，还装什么蒜！”

桓宇还是没有做声，施娜突然勇敢地道：“诸位可否暂退片刻？”她明明见到众人憎厌她的眼光，本来抬不起头，这刻为了桓宇之故，竟忘了自己。井步虚道：“这倒是个好主意！”他说出这话，其余的人不便反对，便跟他出去了。

施娜迅速起身穿好衣服，见桓宇还是不动，便动手替他穿衣，她默默的做着这些，其中蕴含着无限的爱，若不是爱情的力量，谁会这样做？桓宇感动地叹息一声，道：“施娜，你晓得我们不会长久在一起了，是不是，情势突然如此变化，我的梦想已经破灭！”

她睁大眼睛，道：“怎样子的梦想？”

桓宇道：“我本以为可以求花玉眉的谅解，咱们都生活在一起，谁知道忽然间……唉……”

施娜昏眩地靠在床栏上，连连喘息，好象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之间有有此可能，此刻骤然听到，不禁心灵大震。

桓宇挺一挺胸，道：“我必须面对现实，施娜，你回到家中，把从前的事都忘掉，不要记起我。”

施娜喃喃道：“忘掉你？那怎么行？”桓宇道：“我也顾不了这许多啦，我这就出去拒绝斗剑，情愿立刻死在伍放刀下！”

他歇了一歇，苦笑道：“纵然他们不杀死我，我也不能再跟你在一起了，但愿你懂得我的心情！”施娜颌首道：“我很明白，我们决不能长相斯守的了，但你为何不肯斗剑呢？”

桓宇道：“我若是答应斗剑，那时候为了家门声誉，决计不能在武林同道面前败在他手下，万一我杀了他，唉，玉眉的一生托付与谁？”

施娜不禁怔住，过了片刻，才轻轻叹道：“花玉眉瞧中了你，果然没有错，你肯用性命换回她的幸福，这种爱还会有假的么？”

她又遗憾的叹了口气，大声叫道：“诸位请进来！”

转眼间房门打开，那四人鱼贯而入，眼见桓宇挺立一隅，便都露出戒备的神色。

桓宇垂头道：“在下已经想过，恕难接受方兄挑战，今日之事，是非曲直搞不清楚，不过在下却决定把这条性命交给诸位处置！”

众人听到这个答复，无不一怔，井步虚倒底忍耐不住，朗声道：“无量寿佛，贫道大胆说一句公平话，那就是桓宇只要不会做出危害国家，伤害同道之事，他爱跟哪一个姑娘相好，都是他自家的事，如今他虽是跟鞑鞑族的郡主相好，也罪不至死。”

须知井步虚当日在百剑楼中曾得桓宇暗助，后来又十分投契，所以忍不

住说出公平的话。

大孽尊者怪眼一翻，道：“有道理，贫僧早先只一时为花玉眉姑娘而对他生气……”

方麟缓缓道：“伍放兄你怎么说？”

伍放道：“别人怎么想我老伍不管，我老伍却晓得这消息被姑娘知道以后，定然十分不快，冲着这一点，老伍就要跟他拚命！”

方麟道：“若是桓宇只答允跟我斗剑，兄弟希望伍兄给一个面子。”

伍放沉吟道：“好吧，他答应便罢，不答应我就给他一刀！”

桓宇没有反应，方麟道：“桓兄若是自知不敌，只要到时当众认输，兄弟便不再迫你动手，你瞧这样可使得？”他仍然没有出声，伍放不知方麟是激将之计，眼见桓宇这般模样，不禁怒气上冲，开口呸一声吐出一口唾沫，破口大骂道：“懦夫，脓包！”桓宇受激不过，抬头道：“好，在下答应向方兄请教便是。”

并步虚心中甚感难过，可是这件事他已无法改变，只好默然转身出屋。

方麟跟他约好十日后在京师西北数十里远的妙峰山麓自沙坪上会晤斗剑，最迟在早上卯时便须到达，都可以邀约朋友前往观看作证。

这四人走了之后，桓宇陷入沉思之中，施娜不敢惊动他，自去弄了一些面食。

在这十日当中，施娜处处现出无限温柔，无微不至的服侍承劝，她原是豪放任性的女儿，想不到温柔起来，丝毫不让赋性娴淑贤惠的姑娘。

这一日黄昏，施娜点起灯烛，跟桓宇并肩坐在榻上，烛影摇红之上，这两人简直象是一对恩爱的小夫妻。

施娜听到桓宇喟然长叹，突然发出豪放悦耳的笑声，说道：“桓郎，振作一点，明天早上前往赴约，一定要打败方麟！”

她脑中泛起方麟英俊的面貌，斗然想起昔日她本是看上这个刚硬的男儿，便后来不知怎的反而爱上了桓宇，这个回忆微微勾起一丝怅惘，但她立刻摇晃一下，好象这样就能把怅惘情绪甩掉。

桓宇道：“好久没有听到你这动人的笑声了，你的一笑使我心情开朗了很多……”

施娜突然大声道，“我明白啦，原来如此！”

桓宇讶想道：“她一向极少说出这等没头没脑的话，想是因为明早永别所致！”顿时涌起怜惜之感，伸手拥抱住她。

施娜喜悦地道：“你可知道我为什么爱上你？”

桓宇大感兴趣，道：“我以前也问过你好多次，但你自己也说不出，现在快告诉我！”

施娜道：“那就是因为咱们第一次见面时，你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之故。”

桓宇茫然地嗯一声，他已想不起那一回是第一次见面，更想不起当时怎生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施娜说道：“那是在恶鬼岭上，你还记得么？你那时还未变成毒中之圣，我设计诱你入伏，你瞧破了我的苦肉计，仍然现身入屋，那时候你豪壮无比，而又机智过人，使我大为佩服。”

桓宇想起前事，历历在目，不由得萌生感慨，道：“现在想起来，以往的事，真象是一场春梦……”

施娜的笑容变得苦涩起来，怅然道：“这十多日的光阴在我一生之中，

恐怕是一场最为美丽的春梦了！”

桓宇接口道：“我也是一样，这真是个堪以追忆伤感的京华春梦……”

他的面庞埋贴在她胸前，施娜难过得忍不住轻叹，一面抚摸着他的头发，她欲待说几句安慰他的话，驱散他这逃避现实的心情，然而她自家也如此的悲伤沉痛，明知翌晨一别，就此天涯海角，永不相逢，这等凄凉的结局，教她能说些什么？

她的热泪滚滚而下，滴在桓宇颈上，桓宇身躯一震，想起自己孤苦半生，目下又遭此磨难，红粉知己行将永别，以后，自己又将恢复孤苦凄独的生涯，如此下场，怎不可悲，登时忍耐不住，也自失声而哭！”

过了许久，他们的情绪才略为平静，施娜拭干两个人的泪痕，强笑道：“桓郎，将来我可以向别人夸耀大明京城的繁华风光，这十日来蒙你不避外间谣诼，带我到处游赏风情古迹，凡我所见的一切，这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

桓宇道：“你别这么说，我觉得我太辜负你的情意，无限内疚，为了你的缘故，我不再仇视你的族人，再不把他们当作虎狼，我要分清楚他们之中的善与恶才动手，不象以前满腹尽是仇恨……”

她听了这话，欢喜得掉下眼泪。

桓宇又道：“现在我最不放心的，你一定能够平安返家。”

桓宇道：“你的外貌一瞧便知道不是汉人，而你又是一个美貌女子，天知道人家会打什么主意，想起来实可怕之极！”

施娜再三强调绝对不成问题，桓宇仍然不信，施娜迫不得已，道：“我会找到一些部下送我回家，这样你可以放心么！”

桓宇道：“有人护送我就放心了，可是你到哪里去找人？他们都是你哥哥手下……”

施娜微微一怔，旋即答道：“他们虽是我哥哥手下，但是只要我哥哥不在场，他们都得听我命令！”

桓宇道：“对，你是郡主身份，你向北行出居庸关，我向走前赴妙峰山之约。”

施娜道：“你近日疏于练功，可敌得住方麟的银剑！”

桓宇道：“这个要瞧当时斗志怎样才能决定，论功力剑法我都比他高强，可是我是失去斗志，只怕就丧生于他剑下！”施娜惊道：“你怎样才能激起斗志！”

桓宇道：“我也不晓得怎样才能激起斗志，以我猜想，方麟千方百计迫我动手，且是在数百武林同道面前较量，应该是有必胜的把握才肯这样做……”

他沉吟一下，又道：“那通达镖局的东主徐寿兄对我很不错，隔一两日就来找我把近日外间情势告诉我，据他所说，昨日已有三百位以上的武林同道赶到京师准备前往参观桓、方二家比剑大会，我想其中不乏武林成名英雄豪杰，到时或者会帮助方麟把我杀死！”

施娜怒道：“你们斗剑关他们什么事？，几时轮到他们出手？”

桓宇喟叹一声，道：“许多人误以为我跟你好，定是失节通敌，甚至认为我已向竺公锡投降。”

施娜怒容消隐，无可奈何的苦笑一下，道：“其实我心中也明白得很，但是想到你的无辜被人冤枉，禁不住便生气忿激！”

此时夜色已深，可是他们谁也会不得安寝，这已是最后一夜的相聚，他们自然不肯在睡梦中轻轻渡过，施娜几次违背良心催他睡觉，免得次日精神

不足，但桓宇说他修炼过内功的人，一夜不睡毫无影响，尤其是这一夜并非交手相搏，耗费真元，只是坐着谈话，决无影响，这原是真话，所以施娜也就不再提起。

桓宇沉吟一下，问道：“我有一个疑问藏在心中多时，以前一直感到难以启齿问你！”

施娜奇道：“什么疑问，你说给我听，我决不会怪你！”桓宇道：“那就是你哥哥到底有没有脱离竺公锡？我不愿意凭借咱们的感情来查探这事，你根本不必回答。”

施娜笑道：“你怎会怀疑的？”

桓宇道：“那一日我在石堡外力战六甲首顿时，听到笳声和蹄声绕到堡后，又偷听到竺公锡向廉冲说把那些人弄到堡后，不可让桓宇他们发觉这两句话，当时我们便怀疑到竺公锡杀尽鞑鞴高手之举只是假局而已！”

施娜道：“假使真是假局，师父他老人家怎会泄漏机密？试想他老人家功力何等精深，岂会不曾发觉你纵到附近偷听之理，可知他的话是特地说给你听的！”

桓宇道：“这么说来，竺公锡当真杀死了不少鞑鞴高手，眼下你哥哥已经跟他作对了？”

施娜迟疑了一下，才低声道：“我可不能骗人，师父其实不曾杀死我哥哥的手下，我哥哥仍然是奉命行事，那一日虽然故意露出形迹，但其中大有深意，你自己还记得那一日的形势是花玉眉坚决要殉情而死，师父和大师兄都不愿她死，但又想除掉你，所以才故露形迹，使你觉察之后，便会力阻花玉眉殉情，此计果然得手，可惜那刘驼子被花玉眉迷惑，竟不曾杀死你，宁可送了自己性命，大师兄坚信当时虽是故露形迹，可是事后你们决计不会相信，只当是为了要使你劝阻花玉眉布置的胡笳和蹄声。”

桓宇不觉目瞪口呆，道：“廉冲真了不起，这一趟连玉眉也上当啦，她果真是这么说的”

施娜道：“大师兄为了要你们深信不疑，进一步命我们入京，等候机会制造事端，人人都会想到我师父决计不敢冒天之大不违刺杀重臣将帅，因此更加会以为这是我哥哥冤气难消，想法子嫁祸他老人家的，此计你说妙不妙，一来可以刺杀大明重臣将帅，二来又使天下武林确信我哥哥已叛出门墙……”桓宇楞了半晌，耳听施娜又道：“据我隐约听到的消息，最近这个月当中，许多武林名家都拜见过师父，这些人是谁，我真不晓得，相信其中总一部份愿听我师父的命令行事的人。”

武林中的大势忽然变化至此，真是令人测想不到之事，照这样说来，竺公锡目下放手对付五大门派，也不会激起天下公愤，待他控制住天下武林之后，大明江山在外患内乱交侵之下，终将复亡。

桓宇但觉热血上冲，心想花玉眉一旦隐避不出，天下变得如此可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怎能袖手不管？

此刻他已对施娜泛起怀疑之心，可是他不忍这么想，当下道：“热血男儿，料必肯舍私怨而顾全国家大局……”

施娜面色剧烈的变动一下，但桓宇却没有注意到，这一夜他们有时感到地间过得太慢，事实上明明知道即将永别，须当珍惜这相聚的时光，可是等待使人痛苦难熬，使人情愿早点达到终点。

天边终于微现曙光，桓宇结束停当，背好长剑，道：“你多加珍重，路

上要小心，但愿你能平安回到家中。”

施娜望住他转身出去时的背影，觉得他是如此的孤独凄零，突然一阵激动，热泪迸流，叫道：“公子，你不如跟我一同去吧！”

桓宇停住脚步，他眼眶中也涌出泪水，所以没有回转头，说道：“咱们一同到何处去？”

施娜道：“到我的部落去，我的族人决不会歧视你！”

桓宇叹口气，道：“你的情意我很感激，可是我读过汉代投降匈奴的李陵覆书与苏武时说，远谪异国，昔人所悲。又说：“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韦毳幕，以御风雨，膾肉酪浆，以充饥渴，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座听之，不觉泪下……，我可以想象得出这种远托异国的悲哀，与其到时抑郁寡欢，攘臂忍辱，不如死了去国之心……”

施娜抹试泪痕，道：“那果然是难以忍受之事，咱们注定不能厮守在一起，只好认命，在你临行之前，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件事，那方麟可能得过我师父的指教……”

桓宇淡淡一笑，道：“我早就有此怀疑了，否则他岂敢大张旗鼓，在天下同道之前约我斗剑？”

施娜道：“我也仅仅是猜想而已，未必就是当真，唉，今朝你前往赴约，只有一事使我十分悲伤不安！”

桓宇道：“什么事？”他一直没有回转头来。

施娜道：“你孤身赴约，是这般的凄凉，似乎天下之人都遗弃了你……”桓宇身躯一震，没有做声，她这几句话果真击中他心底的伤痛，他曾经为国家执干戈出生入死，奋战疆场，也曾为了武林同道，作螳臂挡车之举，这等彪炳壮烈的往事，此刻竟没有人记得，大家都冷漠地遗弃了他，到底他舍死忘生的壮举为的是谁？他楞了片刻，内心十分悲伤痛苦，蓦地大步走出门外，耳中还听到施娜的道别声。

街上很静，但到了广安门外，走上大路，晨光中竟有不少人走动，有的徒步，有的骑马，看装束都是武林中人。

走到三家店时，心中孤寂之感更加浓厚，那妙峰山便在西北方，大路从三家店转向。

他奔到大路岔口，此刻天色早已大亮，朝阳滟滟，晨风却十分寒冷。

七八个人站在路边，似是等候什么人，桓宇懒得瞧看，一径走过去。

人堆中突然一个人奔出来，伸手拦住他，桓宇暗暗愠怒，准备发作，含怒转眼望去，却认出那人便是武当名家居浩，不觉一怔。

居浩拱手道：“桓兄怎的此刻才到？我们已恭候多时……”他指一指路边那一堆人。桓宇瞧见人堆之中赫然有通达镖局东主徐寿和袁鼎两人，不觉又是感动又是感慨。

余下四五人都是北方镖行中的人物，大家簇拥着桓宇向妙峰山走去，走了里许，两个人从路边树林内转出来，却是傅源夫妇。

他们这刻不必说什么话，桓宇见得这两人，心中感慨无限，暗想命运真是难以测料，若不是傅源奉了司徒峰大侠之命送信到了江陵，就不会认识叶婉。叶婉既不会与傅源相好，则自己在探望过她之后，便回到戚帅麾下，今日便不会发生这些事故了。

但无论如何他仍然十分感激这对夫妇的好意，谈起了竺公锡，傅源道：“他竟没有到龙虎庄生事，甚至听说他已觅地隐修，不在江湖走动，现下一切皆由廉冲主持，这消息若然不假，可就十分的使人奇怪疑惑了！”

叶婉接口道：“谁也别想猜测得透竺锡的行事，除非是花姐姐。”

桓宇不觉瞪他一眼，叶婉这时也晓得不该提起花玉眉，连忙改口道：“大家都知道方麟功力远不如你，事实上当今武林中比得上你的人真找不出几个，但他仍然大肆铺张的约你斗剑，虽说是此举顺便也传出风声约斗萨哥王子，但他竟不怕败在你的剑下，也是令人莫测高深。”

居浩接口道：“恐怕方兄最近剑术功力大有进境，所以才有这等举措！”

傅源夫妇当日参与对付竺公锡之役，因此一听这话，便都省悟于心，桓宇淡然一笑，道：“方兄此举说不定别有用意，这且不提，我倒是有个秘密奉告，那就是萨哥王子并非叛离竺公锡，他的一切作为，用心便是要使天下豪杰发生误会，认为他在陷害竺公锡……”

大家都晓得秘密定是从施娜身上探得决无虚伪，登时感到事态十分严重，要知那竺公锡乃是天下第一流高手，若然他暗中作那卖国的勾当，而又不能激使五大门派掌门联手对付他的话，谁也别想动得他一根汗毛。

众人且行且谈，不久已到达妙峰山南麓的那一片坪上。

这一方沙坪占地极广，本来有些处所凹凸不平，但这刻业已填好，在正当之处，搭有一座五丈方圆的木台，高度只有六尺左右。

这座木台搭得十分考究，全是合抱粗的大木头为柱，台面的木板又宽又厚，通体加以油漆，平滑整洁。

由于木台高度适中，四方八面的人都不虞瞧不见台上动手的情形，因此没有人争着向前挤。桓宇放眼四望，只见坪上到台上到处都是人影，肥瘦高矮一应俱全，而且人人都带着兵刃。

他忽然吃了一惊，忖道：“今日斗剑之会，大凡有点好奇心的武林同道都不辞劳累的赶了来参观，这固然是我和方麟面子的光彩，可是，万一竺公锡趁此机会，调集手下所有的高手，包括鞑鞑族的人，埋伏四周，趁机大施屠杀，岂不是大部份的武林精英要丧生在这一役之中？”

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使他深感震动，当即向居浩、傅源他们说了，大家都认为有此可能，立刻分头散开查看动静，瞧瞧廉冲可曾来了？

桓宇又变成孤独的人，当下缓步向木台上走去。

斗剑时间未到，坪上的人们三三两两聚谈，话声嗡嗡，大家都流露出兴奋的表情，原来外面传说是花玉眉将会在这一会上亮相，这正是人的名树的影，那桓方二人斗剑之约已足以轰动一时，还有萨哥王子可能参加与，本来就够教人兴奋的了，何况加上一位艳名震倾武林的花玉眉？

桓宇不时听列他们交谈时的片断语句，都不外涉及这四个人的名子，心中反而暗暗忧虑，忖道：“全场没有一个人不是全神贯注这一场斗剑，这等情形自然在竺公锡廉冲他们意料之中，既是人人不备，猝然加以袭击围攻的话，自是各自为政，力量分散……”

靠近木台东首的地方，空出一块摆有数十张长凳，武林群豪皆知这是剑会主角，及重要的有关人物聚集之处，所以自动避开。

这刻板凳上已坐得有数人，桓宇远远一看，认出是武当派进步虚道人，少林大孽尊者，峨眉施独足，括苍金华书生岑澍，冲山娄坚等，铁衣柏秋，指天笔马遗，北方镖行领袖谭化他们也来了，只不见银剑郎君方麟。

他盘算一下，觉得刚才的一番推测不大容易说动他们，除非是从花玉眉口中说出，势难调遣这一群高手预作戒备。

正在瞧时，远处一阵蹄声迅速驰来，坪上喧哗的声音忽然沉寂，人众都向蹄声来路望去。

只见七匹骏马迅速驰到，马上的骑士们装束怪异，除了当先的一骑是一个长衫儒服，冠带端整的青年之外，其余六名骑士，通通穿着软皮背心，短皮裤，露出粗壮的胳膊和大腿，显得极为强健剽悍。这一队人马一望而知是鞑靼勇士，前头的一个不用说也可以知道，就是大名鼎鼎的萨哥王子了。

他们的健马一直驰到木台前煞住，萨哥王子踞鞍四顾，微微笑道：“喝，好热闹，方桓两位兄台的面子真不小！”

大孽尊者喝道：“你可是打算插上一脚来的？”声音宏亮，全场皆闻。

萨哥王子道：“他们不是放出风声，请某家凑凑热闹么？某正是来此赴约的！”

沙坪上的人群一阵骚动，纷纷谈论起萨哥王子之事，本来大家都不能够确定此人来是不来，目下既不须置疑，便更感到兴奋。

萨哥王子跳下马，打开描金扇子，优雅的轻轻摇扇。又道：“为何不见他们两位！”

说时，目光不断的向四下流盼。

金笔书生岑澍道：“方桓两位马上就会赶到，但以兄弟瞧来，阁下盼望的恐怕不是他们两个吧？”

萨哥王子仰天一笑，道：“岑澍兄不但武功过人，才智也超人一等，不错，某家心中渴想瞧瞧花玉眉姑娘可曾驾临此地？”

这话一出，全场又是一阵骚动，隐隐听到有人怒骂之声。

萨哥王子傲然四顾一眼，又道：“岑兄故意提及花玉眉姑娘，用意不外使到场观战的朋友们心中不忿，对我更为仇视而已，不知这话猜得对不对？”

这话当着各路英豪询问，岑澍可不能不答，他也不能撒谎，当下道：“不错，兄弟要让武林同道们都晓得你的打算。”

萨哥王子仰天冷笑一声，露出十分骄傲的样子，道：“各路豪杰听着，武林中讲究的是强存弱亡，若是有那一位自己觉得还可以跟某家较量的，便出来赐教几手，若是自知技艺浅薄，远远比不上某家的话，那就不必替花玉眉姑娘不平，你们听见了没有？”

骄傲清朗的话声全场皆闻，没有一个人听不见的，可是他的话声过后，全场寂然。

萨哥王子傲笑数声，摺扇一合，指住板凳上的人们，又道：“你们这几位自命是名门大派的高手也算在内，不服气的便起身挑战！”

井步虚等人明知敌不过他，可是这在这等情形之下，岂能噤若寒蝉，登时通通都站起身。

萨哥王子笑道：“不行，不行，你们可是打算仗着人多，来个一拥而上？”

大孽尊者怒道：“放屁，那一个倚仗人多？”他虽是少林寺辈份甚高的僧人，可是言词比起江湖之人还要粗鲁。

萨哥王子还未回答，蓦地一个人跃到木台上，厉声喝道：“伍放在此，萨哥你滚出来！”

这伍放是花玉眉的得力侍从，武林中无人不知，这时见他气概不凡，不由得都大声喝彩，声如雷动。

萨哥王子稳坐鞍上，动也不动，等到喝彩之声平息，这才淡淡笑着向四周瞧看。

桓宇缓缓挤近去，距离木台约有两丈五六，暗暗提劲聚力，准备那萨哥王子上台的话，便跃过人堆，抢先与他交手。

伍放怒喝道：“怎么啦，你不敢动手了？”

萨哥王子缓缓道：“不错，某家胆敢得罪天下英雄，却不敢与你动手！”

伍放还不醒悟，喝道：“这是什么缘故？”

萨哥王子道：“我若是上台动手，赢了你的话，须与花姑娘面上不好看，若是败了，便是丢人现丑，说来说去，这一场赢既不可，败亦不行的仗，某家怎能出战？”

伍放一怔，道：“这话也是！”他本是直肠直肚之人，一觉有理，便跃下平地。

井步虚暗暗吸一口气，朗声道：“贫道虽然不才，却要领教阁下的绝艺。”

他一出声，其他的人如大孽尊者都不再开口，等他打完再说。

萨哥王子笑道：“好，武当派井步虚真的愿意出手，某家总算不失身份！”

井步虚这个名字传入群雄耳中，顿时引起一阵骚动，没有一个人不深深佩服井步虚的勇气决心，同时又久闻他的英名，都望他能够替中原武要争一口气。

但曾经在铸剑楼上见识过萨哥王子武功的人，却没能一个不替井步虚危惧。

桓宇正在心中相商，要不要现身上前替下井步虚，只听萨哥王子一声长笑，人如大鸟横空，落在木台之上。

他手摇摺扇，神志从容潇洒，即使是对他怀有敌意的群豪，这刻也不由得暗暗钦羨。

萨哥王子朗声道：“井真人，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一场动手印证武功，胜负之数已可逆料，但以某家瞧来，只怕不易打出结果。”

这话似通非通，既说已可逆料胜负，却说打不出结果，便连井步虚也心下茫然，道：“贫道不懂阁下的意思！”

萨哥王子笑一笑，道：“武当派声誉昭隆，台下观战的英雄豪杰自然都不想道长挫败，因此，当道长危急之际，定然有人挺身而出，替下道长，所以某家认为很难打出结果。”

井步虚心想：原来他是先行拿话扣住我，不让别人插手，但你这一番心机算是白用啦，我井步虚身为武当高手，岂会指望这等投机取巧之事？便你不说这话，我也会在动手之前交代清楚。

他只微微一晒，并不出言讥嘲，缓缓道：“阁下所虑甚是，贫道这就敬告天下英雄忍耐观战，须俟分出胜败才可上台。”

萨哥王子才智过人，焉有瞧不出井步虚心中念头，当下拱拱手，道：“道长胸襟恬淡磊落，某家衷心极是钦佩，今日的这一战，纵然某家侥幸取胜，但道长的风度气派深烙人心，于武当派盛名丝毫无损。”

他们这番对话只听得群雄张口结舌，他们都觉得萨哥王子之言甚是有理，但萨哥为何肯当众推崇武当，却使他们大惑不解。

井步虚取出落月斧，稽首道：“请阁下指教！”萨哥王子摺扇轻摇，应道：“不敢，道长请！”

两人逆步盘旋，寻觅对方空隙，以便出手奋击，绕了六七个圈子，萨哥

朗叱一声，摺扇疾点出去，霎时间只见那柄摺扇化为六七把之多，分袭对方身上要穴。

井步虚脚踏九宫方位，连闪三次，都不曾摆脱对方这一招，心中一凛，落月斧横劈出去，在这电光石火般的一劈之间，斧势忽快忽慢，竟变了三次之多。

萨哥王子武功虽是精妙无比，但仍然测不准对方这一斧的奥妙变化，迫得收招跃退，大声赞道，“好斧法，果然名不虚传！”

井步虚这一斧已是竭尽全身所学，虽是迫退对方，但险险被对方摺扇点中手腕穴道，心中大为凛骇，应道：“阁下过奖啦，贫道这一点浅薄功夫，何足挂齿。”

话声甫歇，抡斧迅劈，采取攻势。那柄落月斧化一道精光，盘旋飞舞，虽然招招都攻向敌人要害，极是狠辣，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凶霸之气，旁人但觉他斧法空灵飘洒，如蹈高临远，振衣千仞之上。

这井步虚的斧法曾得竺公锡评为“有几分仙气”，竺公锡乃是当代巨匠宗师纵是贬语，但那被贬之人也须有相当份量，何况是这等褒词？”

群雄眼见他斧法高妙，神志飘逸，觉得今日真是大开眼界，得观武当派绝艺，都情不自禁的喝起彩来。

桓宇在如雷的彩声之中，突然间触动灵机，忖道：“井真人今日的一战纵是落败，但武当威名并不受损，因为武当派还有掌门的藤真人声名高出于他，相反的今日井真人落败的话，却可警惕武林同道，不可小觑对方，我今日必须沉住气才行。”

木台上的两位当代名家此刻已攻拆了二十余招，萨哥王子手中的摺扇渐显威力，屡屡点入斧圈之内，毒辣无比。

明眼人一望而知井步虚这一路斧法已拦阻不住萨哥王子的反击，因此许多人都暗暗着急，盼望他不要当局者迷，一味用这一路斧法应战。

晃眼间又激斗了十余招，只见井步虚突然斧法一变，从空灵飘逸一变而为刚猛沉实，出手之时虽是缓慢得多，但已使出十成真力。斧斧威强无匹。

这位武当高手功力极是深厚，以冷心孤客唐天元那等高手，尚有在四十招之内被他击败，并得竺公锡频加赞扬，以及花玉眉推许为日后武当派的一代宗匠的人，这刻发挥全力出击，威势岂比等闲？

萨哥王子虽是双脚不离位，或软或硬的接住对方这一路斧法，然而感到真力消耗颇多，这等打法似乎不大上算。

他心念一转，施展出竺公锡以毕生功力创研出的反天逆地步法，但见身法古怪无比，往往闪向想不到的方位，间不容发的从斧锋之下掠过。

这时形势又是凶险又是古怪，那么多人竟不闻一点声音。

萨哥王子突然朗喝一声，划破山麓间的沉寂，但见他摺扇一沉一划，不但荡开利斧，还乘间点中井步虚左肩的穴道。

井步虚但觉一阵昏眩，全身突然乏力欲扑，千百只眼睛都盯在他摇晃的身形上，就等他熬不住一交扑倒，井步虚自幼便投入武当门下，炼功二十余年，至今尚是童身，根基扎得坚固无比，在这摇摇欲倒之际，他的意志仍然坚毅无比，奋起全身残余气力运集真气向左肩冲去，陡地冲破禁制，顿时恢复清醒，全身气力也回来了。

他终于站稳了，不曾倒下，行家都瞧出他不但内外兼修，而这等坚毅不屈的意志更是惊人，不由得十分佩服，纷纷喝彩。

井步虚稽首道：“阁下武功造诣实比贫道强胜百倍，但愿日后还有请教高明的机会！”说罢，返身跃落台下，肃然端坐。

括苍派高手金笔书生岑澍飞身上台，全场目光都集中台上，直到此时井步虚才轻轻长叹一声，面色变得十分灰白。

萨哥王子道：“当日在江陵铸剑楼上，只有井真人的绝艺未曾领教过，岑澍兄你虽然博通天下名家字体，运化在金笔之内，但今日再印证，料想结局出难与当日铸剑楼的一役有别。

台下群雄一听这位中年文士竟是括苍派高手金笔书生岑澍，初时极是寄予厚望，那知听到后来岑澍竟是这萨哥王子的手下败将，不由得都失望得失声嗟叹。

岑澍却微微一晒道：“阁下虽是文武全才，博通天下各种字体，但鄙人还有些别的笔法想向阁下讨教。”

萨哥王子大感兴趣道：“好极了，那就请岑兄出手，让某家开开眼界！”

两人各说一声“请”，便即迈步溜圈，岑澍可不敢被对方抢占去先手，双笔起处，左笔直点，右笔斜捺，手法怪异之极，却又隐隐有一种古朴之气。

萨哥王子一面挥扇封架，一面说道：“岑兄使出颇饶古趣的隶书笔法作为起手式，攻守皆备，果然有独到的眼光！”

第二十一章 春秋有女心仪郎

岑澍一言不发，双笔如龙飞凤舞般攻出七八招，此是草书笔法，人人都瞧得出，极是变幻离奇，可是笔笔皆被摺扇挡住。

但见他笔势一变，左手金笔迅快直点，攻袭对方要穴，一连七八招都没有变化、右手笔法却宛如烟云变化、开阖吞吐，淋漓酣畅，气势魂奇，登时把萨哥王子迫得绕笞直通，竟无还击之力，台下群雄拚命呐喊叫好，彩声如雷。萨哥王子虽是连连后退，手中摺扇也无法抢先封挡得住对方金笔，但他功力深厚，所学甚博，这刻只是设法拖延时间，以观察对方笔路，并非真败。晃眼间又绕台数匝，观战之人无不喜动颜色，直在盼望那括苍高手岑澍突然同一笔刺死萨哥王子，为天下武林同道出了这口恶气。

萨哥王子突然大喝一声，摺扇一挥，岑澍双笔先后点中扇面，虽是把萨哥王子震退三步，可是全部攻势忽然烟消瓦解。

观战的群豪纷纷发出嗟叹之声，此起彼落，可见得人人心中是何等失望。岑澍重新亮开门户，道：“阁下好高明的眼力，佩服，佩服！”萨哥王子微微一笑，道：“某家对绘画之道虽是门外汉，但平生却鉴赏过不少名家之作，是以忽然瞧出岑兄用的竟是董巨笔法，骨力圆劲，纵横淋漓，有一气呵成之妙，无怪某家无法插手。”

这番话在场的武人之中，懂得的没有几个人，要知岑澍以字体画法化入金笔招数这门绝艺，世间知者不多，尤其岑澍使出画家笔法，乃是他最近才领悟出来的，在场之人那里晓得董巨便是南唐董源，及宋代僧巨然两位大匠，是以大都瞠目不解。

岑澍突然一阵泄气，心思他纵是瞧得出我是用绘画笔法应战，也还不奇，但居然喝破我是用董巨笔法，此人真是天聪卓绝，文武全才，再拚下去，也不过是徒自取辱而已……

两人在木台上对峙不动，台下的人渐感不耐，有些人已经鼓噪起来。

桓宇听到身边一个人沉声道：“奇怪，岑澍若是还不动，气势便更为减弱啦！”

这话极是内行，他转眼望去，只见此人头上发白如银，但年纪却只在四五旬左右，他这话是向另一个满面胡须的大汉说的，此外，还有一对中年夫妇坐他另一侧，似是与他们同路。

那满面胡须的大汉焦躁地道：“若是我出手的话，再照样来这么一下，保管那靴鞞王子吃不消兜着走！”

桓宇忍不住道：“话不是这么说，对方目下已瞧出岑澍笔法出处，再度施展也不中用。”

那四人一齐注视着他，露出奇讶之容，那个中年美妇道：“尊驾竟听得懂那萨哥王子说的话么？”

桓宇摇摇头道：“那是什么人的笔路，在下可不晓得，只知他确实已瞧了出来，在下猜测岑澍不但不再出手，恐怕还要自动认输。”

话声甫落，木台上果然发生变化，金笔书生岑澍突然退后数步，拱手道：“阁下果然高明不过，在下甘心认输！”

说罢返身跃落台下，面上泛起惭愧之容，向井步虚、大孽尊者等人抱拳道：“兄弟无能，言之有愧！”

大孽尊者当日在铸剑楼上，还不曾与萨哥王子当真分出胜败，此时满腔

雄心，勃然涌起，正要出去，风声飒然一响，一道人影已纵上了台。

此人高高瘦瘦，跛了一足，腋下挟着一根拐杖，正是峨眉派高手人屠施独足。

此人虽然以凶狠著名，但这刻面对着萨哥王子，却变得十分冷静沉着。

萨哥王子道：“峨眉高手愿意指教几手，某家深感荣幸。”

施独足缓缓道：“兄弟非是自以为武功强胜过井真人及岑兄，而是今日之会中，五大门派已介入其中，兄弟不愿置身事外，阁下请！”

大孽尊者突然大受感动的叹一口气，道：“别看老施脾气不发，有事之时，却深明大礼，口口声声都是五大门派……”

娄坚直到此时才咬咬牙，道：“兄弟前几日曾经被他的怪异手法所挫，今日务必上台一拚！”铁衣柏秋冷冷瞅他一眼，娄坚目光竟转到他面上，接着说道：“据兄弟所知，柏秋兄新近武功大有精进，若是上台出手，取胜之望甚浓，柏秋兄可肯为武林同道出手一战？”

众人都讶异的瞧住他们，尤其是井步虚，暗想铁衣柏秋比起自己还差一点，而他乃是武当派人，武功纵然大有精进，娄坚又何由得知？铁衣柏秋在众人目光注视之下，突然泛起奇异的神情，缓缓道：“好！兄弟决计上台一拚，好歹也消耗对方一点气力。”

此时萨哥王子与施独足已经打做一团，施独足的钢拐招数极是毒辣，力道强劲绝伦，隐隐发出风雷之声。

这一趟接战形势最是正常，双方有攻有守，看起来似是势均力敌之局，因此台下数百豪雄都看得屏息静气，紧张无比。

三十招过去，施独足的钢拐越见威猛，台下渐渐发出喝彩助战之声。桓宇摇摇头，旁边便有人问道，“怎么啦，难道施独足快要落败了？”他转眼望去，发问的是那个头发雪白之人，他惊讶地忖道：“他们很注意我的动态呢！”当下请教他们姓名，这才知道发白如银的就是皓首神棍徐尚武，那对夫妇是卢大刀和白衣罗刹钟秀，那个大汉是万胡子，这四人都都是武林中颇有名望之士，桓宇记得花玉眉到连环渚求见乱世闲人公孙博之时，曾经与他们一道，后来他们还替花玉眉出力办事。

他的心激起一阵波动，暗想应当迅速躲开，免得被他们认出自己是谁，挨他们辱骂奚落。

但念头一转，便打消躲开之想，道：“不错，施独足这刻已是强弩之末，那萨哥王子正在等候机会出手，一招就可取了他的性命。”

徐尚武耸然动容，道：“真是劫数，真是劫数！”

桓宇道，“若是有人到台连去，准备好一颗铁莲子，等到施独足身躯微微向左歪倒之时，迅速发出暗器，偷袭他后腰京门穴，便可救他一命！”万胡子浓眉一皱，道：“这是救他抑是害他？”

桓宇没有再说，心想若是那孟若虎在场的话，一定肯听信他的法子。钟秀忽然道：“阿卢，你去，依他这个法子行事！”

卢大刀惊道：“什么？”

钟秀道：“我想他不该暗害施独足，但天下之事无奇不有，咱们也不可不防。”

万胡子茫然道：“钟姑娘这话怎么说？”

徐尚武道：“兄弟明白啦，卢兄速去依法施为，咱们守着这位朋友，若是此举害死施独足，便教他赔命，喂，朋友，你可肯作此保证？”

桓宇心中大喜，想道：“我不便出手暗救施独足，只因施独足这一招露出破绽之时，恰好是萨哥王子诱他发招抢攻，表面上他已抢制了机先，因此，当我出手制住施独足，使他不致被萨哥反手一招击毙的话，人家还以为我跟峨眉捣蛋，故意帮助萨哥王子。”

他坚决地点点头，道：“事后兄弟再行解释，但卢兄此去却一定要依法行事，切莫误了一纵即逝的机会。”

这刻时间无多，桓宇不敢再行耽搁，双手往背后一负，道：“请徐兄先出手制住兄弟穴道，待卢兄依行事，若有差池，兄弟仅以性命作抵。”

皓首神棍徐尚武记得自己没有表露过身份，而此人居然识得自己，这话当有八分可信，于是催促道：“卢兄快去，并须依他的话去做。”

卢大刀一迳去了，徐尚武问道：“阁下高姓大名，还望见示？”

他竟不出手点制对方穴道，钟秀可不肯吃这等亏，跃过来伸手点中他胸口麻穴，桓宇全身一软，万胡子已伸手架扶住他。

桓宇缓缓道：“在下的姓名来历终须让诸位晓得，但目下似乎不便奉告。”

徐尚武道：“这话说得有点令人莫测高深，这样好了，请赐告何以得知兄弟来历？”

桓宇道：“在下听一位朋友谈起过诸位……”

这话不啻一条极有力的线索，徐尚武面色微变，沉声道：“阁下敢情是桓宇兄……”他转眼望向钟秀，又道：“钟姑娘以为怎么样？”

钟秀狠狠的盯了桓宇一眼，道：“想来不会错啦，喂，你可是桓宇？”

桓宇轻叹一声，道：“不错，正是区区！”万胡子五指一松，宛如铜钳般夹勒桓宇手臂，隐隐听到臂骨磨擦的声音。

他凶厉地压低声音道：“你真不是东西，花姑娘乃是仙子谪降凡尘，何等高贵，何等艳丽，人你揽七揽八，但这也罢了，最可恨的是……哼，我也懒得说了。”

钟秀长眉一皱，道：“老万你这是什么话，他揽七揽八竟可以饶恕，那么还有什么事更可恨的？”

桓宇也这么想，却想不出自家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恨的，他的臂骨疼得生象已经碎裂，因此他不觉的运气护疼，若是平常之人穴道受制，自然无法运转真气，但桓宇有反逆真气之能，一旦施展逆运之功，身上的穴道完全变换，受制的穴道不解自解，当日施娜点他穴道也是如此自解的。

谁知万胡子运足劲力抓紧他的手臂，血脉完全不通。因此这逆运真气之法施展不出，只疼得桓宇额上汗珠滚滚充下。

万胡子道：“兄弟说了，钟姑娘可别生气！”钟秀道：“你说，我决不生气！”万胡子道：“大凡男人不论娶的妻子有多美，可是偶然逢场作戏，在外面沾花惹草也是有的，这也算不了滔天之罪，但兄弟我可不是卢兄在外面乱来……”钟秀笑一笑，道：“得啦，我又不是醋坛子，你快接下去说。”

万胡子说道，“兄弟认为桓宇最可恨的是什么女人不好揽，却弄上一个鞑鞑女人，试问这叫花姑娘怎生忍得下去？”

他们说到这儿，全场突然爆发出惊呼之声，原来施独足用尽一身功力奋战鞑哥，初时还能互有攻守，到后来已经陷入苦战之境，拐杖招式完全被萨哥迫出来的，这时好不容易觑到破绽，当即运足内力挥拐砸去，蓦地腰间一麻，登时向左方侧跌。

场下群豪明明见到施独足出手奋攻，忽然一枝暗器攻中他后腰上的京门

穴，以致跌倒，登时人人鼓噪喝骂，都以为是萨哥王子的手下加以暗算。萨哥王子捧扇站在一旁，目光如电，朝暗器来路查看，他第一眼就看见卢大刀，按照种种线索迹象，这枚暗器是此人所发，但他目力高超，一望而知此人虽然也是武林好手，但还离这等预测招数解救对方境界还远着，所以轻轻放过卢大刀，另行搜索。

场中呼喝鼓噪怒骂之声如雷鸣，震动四山，可是萨哥王子好象不闻不见，径自查看是谁人使的手脚。

群情汹汹，大有一涌而上之势，大孽尊者和娄坚二人飞身上台，查看施独足伤势，发觉只是平常打穴手法，便解开了他的穴道。

施独足挺腰跃起，伸手一抹头上冷汗，接着举手教众人平息噪声。群豪见他无恙，这股气就息了一半，再见他起身之后，不向萨哥王子拚命，便知必有道理，片刻之间，声息寂然。

施独足大声道：“施某不独输败，适才求胜攻击的一招，其实已伏下杀身之祸，若不是暗器及时擦上，使施某倒地的话，这刻已名登鬼录了！”

群豪惊讶之声四起，施独足又拱拱手，道：“那一位高人出手搭救施某，务请现身，既可叩谢，更望拜聆教益。”

台下无声无息，萨哥王子摺扇指住卢大刀，朗声道：“这一位兄台请上来说一句话！”

卢大刀心想这厮好生厉害，当即跃上台去，道：“在下姓卢，一向在冀鲁道上行走，阁下敢是有意指教几手？”

萨哥淡淡一笑，道：“黑衣卢大刀虽是威镇冀鲁多年，但还没有资格跟本人动手。”

卢大刀本是承认武功比不上他，但当着睽睽众目之下，焉能忍住这口气？于是纵声大笑道：“阁下未免自负过甚，卢某凭这一颗铁莲子之事，应当值得阁下一顾了吧？”

他身量魁梧，声音洪亮，端的威风凛凛，尤其是气势雄壮，立时把萨哥王子的观感扭转，心想自己也许是一时走眼，别要当着天下英雄栽这么一个大跟斗。

于是连忙改口道：“某家若是不用激将之法，想必不易揭破铁莲子之谜了，好，某家就请教卢兄的大刀绝技！”

人丛中的白衣钟秀急得几乎掉下泪来，跺脚道：“这个人真是……唉，这怎么办？”

徐尚武微忖道：“问问桓公子！”他忽然改口称桓宇为公子，却使桓宇感情万千。

桓宇道：“在下没有办法，纵是在下亲自上台，也难以取胜。”

万胡子哼了一声，道：“钟姑娘过去把卢兄揪下台来，岂不是就行了。”

钟秀道：“对，只有这么一条路可走啦！”急忙奔去，一跃上台。

她白衣飘飘，卢大刀一身黑影，相形之下，更加惹眼，群豪多半以为是花玉眉出现，登时鸦雀无声。

萨哥王子道：“这一位想必就是女中豪杰白衣罗刹卢夫人，不敢请问有何见教？”

钟秀见他气度舒逸，雍容俊秀，的是少见的美男子，武功又是如此高强，登时改变了成见，认为这位一代高手果然有争夺花玉眉的资格。

卢大刀见爱妻上台，已晓得原因，他本是惧内之人，这刻不但不敢哼哈

半声，还得讪讪笑着，道：“夫人有何吩咐？”

全场皆寂之际，卢大刀这句话无人不闻，不知是谁先发生笑声，顿时四方八面笑声大作。

白衣罗刹钟秀瞪他一眼，大喊道：“咱们结合之时，已声明过生则同衾，死则同穴，你今日要出战这等一代高手，怎可独自上前？”

群豪听得清楚，不觉怔住，笑声陡然停止，萨哥王子何等聪明，心念一转，完全明白了怎么一回事，不禁踌躇付道：“我是杀死他们抑或放他们逃生？”

这萨哥王子不愧是一代奇才，只在数言之间，便明白那颗铁莲子果然不是卢大刀本身的主意，须知当他与施独足搏斗之时，也不知费了多少力气，才能把施独足骗入彀中，迫他使出这一招，才能一击毙敌，因此，若然卢大刀也算得出此中奥妙，及时救了施独足性命，则他的武功自是堪以与自己一拚，何至说出这等泄气话。

钟秀还不知已泄出机密，又道：“咱们这就联手出战，阁下想必不会以对？”

萨哥王子飘逸的笑一，道：“贤伉俪大可放心，某家今日没有加害两侠的机会。”

钟秀讶道：“阁下这话怎么说？”

萨哥王子朗声道：“两位若要动手，须得先把指使你们施入铁莲子之人说出，但某家知道你们决计不肯说出此人姓名，所以说没有加害两位的机会，贤伉俪如若没有别的话说，就请下台，只好让别人上来。”

台下群雄只听得目瞪口呆，无法评论，台上的卢氏夫妇对望一眼，卢大刀哈哈一笑，道：“好，咱们走！”钟秀招招手，道：“阁下请过来一点，我有句话告诉你！”

萨哥可不怕她暗算，果然踏前两步，只听钟秀低声道：“阁下神彩不凡，文武双全，果然是一代之雄！”

萨哥王子拱拱手，道：“不敢当得卢夫人溢美之词！”

钟秀微微一笑，道：“这是真话，所以我认为你有争夺花玉眉姑娘的资格。”

他说罢便与卢大刀携手跃落木台，剩下萨王子独自在台上发楞。

大孽尊者站在他身边好一会功夫，见他如痴如呆，不禁讶道：“喂，她说了什么，使你如此的失魂落魄？”

这话正是场中群雄都想知道的，是以一片寂然，萨哥王子如从梦中醒来，矍然注视着少林高手，接着泛起一丝苦笑，道：“某家承蒙卢夫人赐告一件只与我个人悲喜有关的之事，是以情绪震动，一时失态，某家保证她说的话与在场之人皆无干连，大师不须多心。”

大孽尊者道：“谁多心了，贫僧只是找你较量武功来的，别的屁事一概不管。”

萨哥王子素知这个出家人甚为特别，言语粗鲁，所以丝毫不放在心上，自个儿定一定神，道：“很好，大师打算怎生较量，是比拳脚，抑是动兵刃？”大孽尊者取出那对钢拨，精光闪耀，道：“比兵刃，谁耐烦比不疼不痒的拳脚！”他们一提到搏斗，全场之人立时把适才之事忘掉，屏息静气的观看。萨哥王子摺扇忽开忽阖，发出清脆的声音，甚是悦耳。

但大孽尊者当他开阖摺扇之时，手中双拨连变了几架式，敢情他这轻描

淡写的动作中，已暗含极厉害的煞手。

双方各以上乘武功暗斗了数招，萨哥王子轻喝一声“好手法！”摺扇倏然点出，疾取对方胸臂等数处大穴。

大孽尊者双连连封架，霎时间已抵挡了对方十三扇之多。

萨哥王子见他守得甚严，便略略懈缓，让他反攻，谁知大孽尊者竟不还手击，纯采守势。

两人停下来僵持了一阵，萨哥王子脑海中掠过花玉眉的芳容，耳边响起钟秀的话，顿时雄心泛涌，突然出手攻去。

这番接战激烈无比，萨哥王子招招抢攻，摺扇招数宛如长江大河般的急泻直下，无休无止，大孽尊者拚命守御，封闭得极为严密。至三十招之后，这位自小出家练武的老和尚头脸上都出现了汗珠，显然万分吃力。

台下之人都有透不过气之感，个个暗中替大孽尊者着急用力，眼看又是二十招过去，大孽尊者仍然有守无攻，形势似是不妙。

万胡子的五指又把桓宇手臂骨捏得勒勒的响，桓宇忍住疼痛，缓缓道：“万兄心中一急，兄弟这条手臂就受罪啦！”

钟秀皱眉道：“老万，别伤了他的筋骨，否则他上台输了，可就有话抵赖啦！”万胡子果然松手，徐尚武道：“咱们怎能放他上台，倘若今日之会被他取胜，咱们如何对得住花姑娘？”

钟秀沉吟道：“这话甚是，他既然已落在我们手中，那就把他架走，不让他有上台这个机会。”

桓宇微微一笑，心想你们此举正合我意，我本来就不想来的。

钟秀冷笑道：“你不在乎么，哼，等到方大侠娶了花玉眉为妻，你到江湖上只听到方家剑法天下第一之时，就晓得滋味了。”

桓宇心头一震，忖道：“这固然使我痛苦万分，可是我本是为了天下武林同道才来赴会的，如今被他们架走，不但要尝到她说的痛苦，还无法解救武林劫难，这便如何是好？”

钟秀察看出他流露痛苦焦急之色，这才满意地注意台上。

万胡子咬牙道：“那兔崽子武功真了得，大孽尊者今日要归天啦！”桓宇道：“万兄若是有意，还有法子可想。”

万胡子道：“好极了，但我先此声明，别想用这等手段迫我们放你。”桓宇叹口气，道：“好吧，万兄可到台边，大声提醒大孽尊者出手反攻，自可暂时扳回危局。”

万、徐等人都觉得不能置信，万胡子道：“他若能够反击的话，难道还会客气不成？”

桓宇叹口气，道：“好吧，万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孽尊者不会事先决定以守为攻，以便消耗对方内力，想是替方麟兄作此打算，然而大孽尊者的武功以强攻硬拚见长，这一改为防守，便发挥不出他的威力！”

万胡子道：“有理，有理！”放开手大步奔去，到了台下，抖丹田大喝道：“尊者最好改守为攻！”这一声既响亮不过，又当群雄寂然之际，人人被他骇了一跳。

远处有人骂道：“别扰乱尊者心神！”有人喝逆：“混蛋，谁教你大呼小叫的？”又有人骂他是笨瓜，把这等笨法子教人。

万胡子毫不理睬，又大声把桓宇说的道理喝出，这一来便没有人敢再骂他。

大孽尊者厉声大喝道：“承教了！”双凶猛砍劈，蛮攻硬干的连攻数招，顿时之间转了危局，只在出手反攻之时，双袖齐齐被摺扇划破。他一手反了败局之后，毫不应战，愤然跃出圈外，喘一口气，道：“阁下武功精妙，贫僧可不是无赖之辈，须得承认你实在胜我一筹，再斗下去，贫僧有死无生。”

他当着武林群雄之面，这几句话说得甚是费力，萨哥王子气不涌，面不红，潇洒的侧耳聆听，听完便答道：“少林高手风度果然与众不同，某家大为佩服，大师请回座吧！”

大孽尊者跃落台下，萨哥王子指住万胡子，道：“尊驾想必又是得到与上次同一位高手的指点扰乱战局，请上台来接某家数十招！”

万胡子岂能逃走，只好挺胸跃到台上，随手撤出他的兵刃，却是一面银丝织成的软网，他把银剑搭在左臂上，右手却没有兵器，萨哥收起摺扇，道：“原来是铁掌天罗万胡子兄，某家空手陪你走几招。”

万胡子听了此言，不由得心中大怒，暗想：“我万胡子在武林中也算得上是一个人物，这厮居然如此狂傲自大，以一双肉掌对付我。哼，我万胡子拚着同归于尽，好歹也杀死这厮。”

他含着一腔恶气，只冷笑一声：“好！”

萨哥王子不进反退，离地寻丈，这才仰天笑道：“万兄眼中露出忿怒之光，想必是误会了某家，认为某家瞧不起你，是也不是？”

万胡子见心思被他喝破，认既不是，不认又不是，当下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萨哥王子微微一晒道：“某家空说无益，不如先与万兄拚上三式两招再说不迟。”

只见他迈步走入七尺之内，随即站住，万胡子大讶忖道：“难道他一对肉掌可以远达七尺外的敌人？这倒不可不防，我且试他一试。”

念头电闪而过，左臂一振，那张银网刷地飞起，迎面扫去。

他这面银网可以远攻七尺以内之人，此时紧束如棍，疾击对手面门，网脚俱是银网光闪闪的锐利网钩和许多锋快月牙小刃，若是击中人体，一方面钩得极牢，深达筋骨，二则那些月牙小刃斩破皮肉，亦可伤命。

萨哥王子一迈步，从极古怪的方位让开，万胡子因银网长度放尽，转折之际，倒底不够灵便，这时简直上无法继续追击。

他健腕一抖，收回银网，然后才疾发击去，萨哥王子再度轻描淡写的避开，脚法极是古怪，教人万万意想不到。

万胡子晓得不妙，敌人这一次势乘隙扑入，出手还击，一急之下，身子借收网之势向前疾冲两步，右掌运聚全身功力横扫出去，不管敌人有没有还击，仍然早一步封住右侧的空门。

这一掌发得正是时候，萨哥王子右手食、中二指骈摆疾点入来，恰好点在他掌心，双方各自震开。

万胡子本以铁掌著名，可是这刻掌心又麻又痛，竟然抵受不住对方这一点之威，心中大惊，忖道：“他的身法古怪得紧，往常我银网发出，不论远近，皆可连续猛攻，招式绵绵不绝，但这厮武功奇异，我的银网每次只能发一招，岂不输定？”

他转念之时，脚下可不停的绕圈踏步，萨哥王子见他眼珠闪动，便猜想出他的心思，笑道：“不错，这样打法你是输定的了！”

他虽是带笑说话，其实满腔泛起杀机，暗念须得杀一两个人才能立威，

并且略消胸中之气。

万胡子厉声道：“老子纵是输定了，也要一拼！”

萨哥王子心中更怒，面上却不流露出来，微哂道：“怎样拼法？”万胡子道：“你似是深悉老子手法的深浅虚实，但这还不成，老子还有绝艺！”

他一口一句老子，直听得萨哥王子怒火焚心，冷笑道：“那就试一试看！”话声甫落，唰然出手疾攻，只见他指点掌劈，出手既迅速又奥妙，每一招出手都找不到来踪去迹，台下群雄得见这等绝艺手法，几乎忘形喝彩。那萨哥王子冷笑之时，台下正面那一堆高手之中，铁衣柏秋冲口道：“他有意杀死万胡子啦！”

井步虚道：“何以见得？”

柏秋耸一耸肩膀，道：“他眼中杀气尽露，由此可得而知，再说万胡子的话也太过一点，他非怒极不可！”井步虚矍然道：“咱们须得想个法子！”此时萨哥已经出手，柏秋道：“来不及啦！”

井步虚叹道：“不错，他的鬼指移经手乃是武林一绝，万施主势难敌得住他三五招。”

谁知万胡子果然别有一功，只见他那面银网徐徐散开，宛如一把撑开的大雨伞一般，挡在身前。

他的身形只须在伞后团团转，便与萨哥隔开。

萨哥王子一连五招都不曾攻破网影，方自震怒，忽然瞥见铁衣柏秋和娄坚二人一同纵上台去，心中仇恨更甚，大喝一声，运聚全身功力于指上，隔网点去。只听“嗤”的一声，指力透网而过，万胡子但觉胸前穴道一阵剧痛，同时之间头晕眼花，一跤摔倒。

台下四方八面升起惊呼之声，萨哥王子傲然一笑，道：“此人自不量力，自取灭亡！”目光抬起来扫过娄、柏二人面上，又冷笑一声，道：“两位认为某家这话可有道理？”

娄、柏二人都不做声，此时井步虚及大孽尊者一齐跃上，把万胡子弄下去。

那万胡子只是穴道被闭，内伤却不重，这是一则萨哥王子连斗高手数人之后，内力减弱不少，二则他的银网隔在当中，指力透网之时，又减去几成，否则他中上这一指，非死不可。

然而竺公锡的武功门道极是深奥，点穴手法与众不同，在场之人无一能解，只好瞧着那昏迷中的万胡子发楞。

台上的铁衣柏秋已掣出松纹古剑在手，缓步上前，另一只手却藏在背后向娄坚打个手势，娄坚记得这正是柏秋约好了立即出手不可延误的暗号，当即洪声大喝道：“衡山娄坚，特地上台请阁下指教敝派脚法差误。”话声中已冲到萨哥身前，萨哥眼见这两人居然联手出战，已明其故，不由得满面杀气，眼露凶光，冷冷道：“衡山金脚何足道哉？那一日在铸剑楼中已经领教，也不过如此。”

铁衣柏秋迅速侧返，长剑欲发未发，朗声道：“武当门人柏秋也来凑热凑兴。”

这一剑逼迫得萨哥王子移宫换位，左手骈指疾点，右手已摸出那把摺扇。娄坚光秃秃的头顶已冒出汗珠，他的外表虽是粗笨，其实工于心计，此刻已明白柏秋赶着出来乃是怕萨哥多说话之意，当下左足向前一滑步，起右脚作出欲踢的姿势。全场之人都注意他的金刚脚，只见他明明重心在左脚上，起

右脚要踢，但当真踢出之时，却是左脚迅速扫去，这其间换脚之际谁也瞧不清楚。台下登时响起轰雷般一声大彩，此时萨哥王子居然早了一线从他肩头跃过，好象早已晓得他实在要出左脚，先行趋避。

这两人一攻一拆，大出群雄意表之外，因此这下彩声不知为谁而发。

铁衣柏秋运剑追击，剑势一发，便连接使出六七招之多，只瞧得群雄个个眼花缭乱，但萨哥王子更是惊人，眼睛一直注视着娄坚，眨也不眨，右手摺扇忽点忽敲，竟抵住柏秋这一轮猛攻。

当此之时，台上台下都有人各自转念寻思，台下是武当高手井步虚，他见了铁衣柏秋的剑法，便大感惊讶，心想他使的招式虽然都是本门正宗手法，可是招式连贯次序颠倒凌乱还夹杂有本门别套剑法的招式，奇就奇在这些招式颠倒凑搭起来，威力顿然大增，此外，他的九宫步法也有几步违反惯例，却更为奥妙难解。井步虚不禁暗暗的琢磨柏秋何以有此改变，若是他自己改动的剑法和步法，他的颖悟天资岂不更在本门历代祖师之上了！

台上的萨哥王子也在忖想柏秋的问题，但他却不是讶异柏秋的武功，只因他早就晓得铁衣柏秋已得到师父竺公锡的指点传授，所以武功突增。

他奇怪的是铁衣柏秋怎敢上台挑战？还有娄坚，他也是拜伏在竺公锡脚下，上一次在京城内动手，那是因为不能泄露身份的关系，然而今日形势不同，这两人不但胆敢出手，而且一齐出战，分明是存心不良。纵然不敢作打败自己之想，最低限度可以大大消耗自己的内力，俾让方麟或桓宇取胜。

他的脑筋动得极快，蓦地跃开七八步远，朗声喝道：“且慢动手！”

娄、柏二人停住身形，但仍然蓄势戒备。

只听萨哥王子大声道：“今日妙峰山麓之会，武林皆知，有没有惊动了五大门派的掌门人，亲自到达此地？”

这话一出，台下群雄无不耸动，纷纷谈论，一面又侧耳聆听娄、柏二人的答话。

娄坚道：“别的门派兄弟不知，但敝派掌门人却不曾抵达此间。”

柏秋也摇头道：“兄弟没有听到这消息，阁下何故有此一问？”

萨哥王子深觉难以置信，双眉一皱，喝道：“某家高兴问就问，看招！”突然上前，递出摺扇，但见扇发如风，同时之间连袭两人。

娄坚侧身避开，正要出脚，但萨哥王子紧追不舍，连环攻到，迫得他们避不迭无法还击。

幸好铁衣柏秋已够得上部位，出剑猛攻，这才使得萨哥王子身形微滞，娄坚呼的一脚踢出，萨哥跃起闪避，但慢了一点，双脚被娄坚的力道卷住送出，身形不禁向左方歪侧。

此时铁衣柏秋恰在他左方，长剑疾出，快如闪电，这一剑狠毒无比，若是刺中，萨哥王子不但落败，而且有丧命之虞。

萨哥王子怒喝道：“好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手中摺扇啪地一声敲在剑上，顺手向前一送。

原来他这一招早有预谋，是以一扇发出，顺顺当当的敲在剑上，这一扇已尽聚他全身功力，扇剑一触，登时把那把松纹剑震断，跟着顺手吐扇，疾袭柏秋面门，快逾掣电。

柏秋惨叫一声，蹬蹬蹬连退七八步，满面鲜血，台下群雄发出惊惜之声，井步虚一跃上台，伸手抓住柏秋，问道：“伤得可重？”

柏秋道：“还好，这对眼睛总算保全住！”井步虚架住他左腋，跃落台

下，一面道：“幸得娄兄接续发出一脚，迫得萨哥王子收招跃开，不然的话，后果实是不堪设想了！”

台上此时娄坚独斗萨哥，群雄都为娄坚耽忧，恨不得有那一个人上台助战。

萨哥眼中杀机泛射，左手骈指疾点，右手摺扇却不轻发，瞧来竟是准备一出手就要杀死娄坚之意。

台下虽有数百人之众，可是鸦雀无声，极是寂静，没有人瞧不出娄坚正有杀身之危，可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感到自己技浅力弱，无法挽救这等局势。

卢大刀揪住桓宇的衣领，压低声音，道：“你肯上台的话，就放开你！”

桓宇道：“我不去！”卢大刀怒骂一声，眼露凶光，另一只手摸到刀把，白衣罗刹钟秀连忙抓住他的手，低低道：“别鲁莽，此处岂能动手？”

卢大刀道：“好，咱们到外面杀死他，走！”

桓宇缓缓道：“卢兄不必发急，萨哥王子短时间内无法杀得死娄坚。”

他这话听起来虽是有有点稀奇，可是卢、钟等人却不能不信，钟秀道：“何以见得？”

桓宇道：“一来萨哥王子功力减弱许多，若是这刻要他震断柏秋之剑，决办不到，二则娄坚已深悉萨哥王子的武功路数，严密防备着他的毒手，三则萨哥王子本心也不想立刻把娄坚杀死！”

徐尚武道：“这第三个道理怪得很，你如何得知的？”

桓宇道：“那是萨哥自己透露出来的，在下不妨告诉诸位，那就是娄柏二人都曾经向竺公锡降服学艺，所以他们的武功比以前高强得多，萨哥王子见他们居然敢联手出战，便以为定是五大门派掌门人在场，所以他才不敢不出手，但娄、柏二人都说掌门人没能来，因此萨哥便想到只有一个人能够有这等本事使他们出战……”

徐尚武道：“这个人不用说也知是花玉眉姑娘了。”

桓宇道：“正是，萨哥王子想到是她，便先解决了柏秋，然后紧迫娄坚，瞧瞧他能不能把她迫出来？”

钟秀道：“这番话倒也合理，咱们要留要走，快点决定！”

桓宇叹了一口气，却没有说话，卢大刀道：“你很后悔是不是？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后悔也没有用了！”

桓宇道：“我不是后悔，而是晓得玉眉没有来，是以不禁叹气。”

钟秀咬牙切齿道：“待会我非给你几个大嘴巴不可，凭你也配爱她？”

桓宇没有言语，卢大刀道：“我实在舍不得走开，特别是等一会方公子就要上台，听说他的剑法现在更精妙了，一定赢得萨哥王子。”

钟秀自己也不舍得，所以不再催促，这时木台上搏斗形势更为激烈，那娄坚左一脚右一脚连环脚疾踢，都踢不中对方。

娄坚自知不妙，一横心打算拚命，双拳一晃，使出赤手屠鲸的招数，底下左右脚暗暗变换步法，待机踢出。

他双拳的招数恰巧有一个拳头遮住双眉，那萨哥王子窥破他金刚脚全凭着他的双眉，那一边眉毛一动，就是要起那一只脚，怕以每一脚都能够事先趋避。

眼下无法瞧见他的眉，而且窥破娄坚有拼命之心，来势定必凌厉无比。心想我犯不着跟着这厮拼命，只好舍弃了目前的优势，徐图后计……

此念一决，立刻飘退丈许，冷冷一笑，道：“娄坚你速速逃生吧！”

娄坚不觉一怔，萨哥王子又道：“某家还得留点气力对付别的人！”娄坚那里还敢再战，垂头丧气的跳落台下。

萨哥王子睥睨四顾，冷笑道：“方兄和桓宇兄难道还未到场么？”人丛中突然有人应道：“方麟在此！”随即一个俊美佩剑少年，昂然步至台下，一跃而上。

方麟四瞧群雄一服，又道：“兄弟因事羁绊，刚刚赶到，还望天下英雄见谅。”

他这两句话就把自家为何不曾出手解救先前诸人的危难轻轻交待过，至于群雄信或不信，他可就不必理会。

萨哥王子道：“某家听说方兄约战桓兄，大感兴趣，特来观赏两位大剑客的身手，只不知桓宇兄来了没有？”方麟摇头道：“兄弟也不知道。”

这时桓宇低声对卢大刀等人说道：“他们正在找我，诸位最好让我上台。”

钟秀冷笑道：“放你上台？哼，别痴心妄想啦，我瞧那萨哥王子内力消耗极多，决计不是方公子的敌手！”

徐尚武点点头，道：“不错，但倘若方公子不会利用时机，让他喘息过来，那就糟了。”

桓宇叹口气，道：“既是如此，诸位最好把我押走，免得……”他陡然停口，因此免得怎样谁也不知道。

台上的方麟转眸回顾，朗声道：“今日之会，天下武林同道皆知兄弟与桓宇兄比一比家传剑法的约会。至于这位萨哥则是附带约斗，目下桓兄尚未现身，不知来了没有？兄弟再等片刻，桓兄若再不出现，那就是他自认桓家的剑法不如寒家的，这话请莅场高朋日后作证……”

群雄听了这番话，纷纷议论，徐尚武跌足道：“方公子竟然自失良机，让那萨哥王子有时间调息运力，真是该死！”

钟秀瞪了桓宇一眼，恨恨道：“都是你害人，方公子若不是为了你，怎会坐失良机？”

桓宇只是干笑一下，没能做声。

群雄但听方麟冷笑道：“桓宇兄，目下尚不现身，想必不曾践约到此！”

萨哥王子说道：“方兄猜错了，桓兄早就抵达此地，只不过不现身台上而已！”

方麟讶然道：“这就奇了，以我所知，桓宇兄非是贪生怕死之人，但萨哥兄也不是随便说话之辈，这就教人猜想不透桓宇兄何故不上台来？”

萨哥王子仰天打个哈哈，道：“这个道理明显不过，桓宇兄等咱们动手分出胜负之后，自然就会现身啦！”

方麟矍然道：“桓兄若是用心如此卑鄙，兄弟可没得说啦！”他略一停顿，接着又道：“兄弟但愿有人能够证明桓宇业已到场，如此桓兄便不能实现他的计谋了！”

萨哥王子灵机一动，已经有了七成把握，当下为了使台下之人更加明白方麟的话，故意问道：“方兄这话怎说？”

方麟道：“倘若有人证明桓宇兄在此而不露面，则你我交手之后，他便不能趁你我力乏之际，再现身挑战！”

萨哥王子道：“这话很有道理，好，某家替你找个人证明桓兄在场。”此言一出，全场寂然，人人都想急于知道那证人到底是谁。

萨哥王子指一指木台正面那些板凳上的各大门派高手，道：“证人就在

那儿！”

大孽尊者等人都惊讶的互相顾视，方在猜想那一个见到了桓宇，纵然瞧见桓宇，那萨哥王子又怎么晓得？”

方麟道：“阁下指的是那一位？”

萨哥王子道：“某家亲自请他上台！”说罢一跃而下，转瞬纵回台上，身边多了一个人，原来是穴道被制的万胡子。

他出手解开万胡子的穴道，大声道：“万胡子兄，你当着天下群雄面前说句真话，桓宇可在此地？”

万胡子沉吟一下，才道：“他果然在场。”

萨哥王子又道：“有些人不免会奇怪某家怎生得知，某家目下把内情说出，那就是万兄当大孽尊者形势不妙之时，大声提醒大孽尊者改守为攻，当时某家已指出万兄得到高人指点，其后万兄上台出手，某家瞧他武功果然尚未达到足以提醒大孽尊者改变打法的造诣，其时还没有想起是那一位高人指点，直到现在才忽然触悟，那个幕后之人正是桓宇！”

万胡子承认了他的推测，这一来大孽尊者和施独足都好生感激桓宇。

萨哥王子旨在设法迫出桓宇，纵至迫他不出，也可以拖延时间，俾可恢复体力。

当下发出讥消的笑声，道：“某家向来对桓宇兄甚是看重，那知在这等荣辱生死的关头，竟露出了原形，教某家好生失望！”

方麟道：“兄弟也料想不到桓宇兄言而无信，那一日答应了赴约比剑，但目下有便宜可捡，便抵死不肯露面……”他转眼望着萨哥王子，又道：“桓兄既然不肯现身，便请阁下指教几手！”萨哥王子虽是未曾复原，但这刻岂能推诿，微微一笑，道：“某家得以领教方兄家传银剑，甚感荣幸，请！”

两人各自跃开，占踞方位，突然一道人影跃了上台，落地现身，即是个青衣妇人，长得颧高唇薄，一面凶悍冷酷之气。

她掣出一口扁薄弯刀，大声道：“姓方的你一面骂别人不该捡便宜，但你自家却趁对方连战多人之后出手，太不公平，我杨恨烟看不过眼，特地上台阻止，若然不能劝阻，须得先斗过我手中弯刀！”

萨哥王子装作不认识杨恨烟，拱手道：“多谢姑娘主持公道，但某家仍然不放在心上。”

杨恨烟道：“台下观战的数百人人向着方麟，所以明明心知此举有失公允，却无人开口，真是可耻之事！”

她这话把在场数百都给罩上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出声，因为她说的乃是实情，无法反驳。

方麟俊面微红，心念此举果然不够光明磊落，他乃是当代剑手，岂不知此举大占便宜之理？甚至他故意让萨哥王子喘息一阵，也在事先计算好萨哥王子决不能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复原。

他羞怒之心很快变为凶毒之念，暗忖这杨恨烟分明是廉冲手下大将，不如趁机杀了她，当下道：“杨姑娘见责得极是，兄弟甚感惭愧。”杨恨烟道：“你知错就行啦！”

方麟淡淡一笑，道：“但兄弟却想知道，杨姑娘是激于公道之心才上台干涉呢，抑是奉命行事！”

萨哥王子暗暗一惊，忖道：“某家一向没有把方麟放在眼内，殊不知此人才智之高，大出我意料之外。”

杨恨烟恶狠狠的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方麟仍然慢条斯理的说道：“兄弟的意思是杨姑娘若是出自维护公道之心而出头干涉，那就人人敬佩悦服，不敢多言，可是若是奉命行事，哈哈，兄弟就要请问一声，你奉的是谁人之命，为何要帮助鞑鞑王子？”

他故意说出鞑鞑二字，以便激起群雄的敌视。

杨恨烟怔了一下，怒骂道：“放屁，本姑娘非取你的狗命不可！”

骂声中挥刀砍去，两人本来相距丈许她身法之快宛如闪电，刀势起落之时，已移到方麟身前。

她一出手，群雄无不改容相看，大孽尊者道：“此女武功极高，方少侠纵能取胜，也将大损内力……”他张目四望，找不到可以上台接战之人，胸膛一挺，又道：“洒家只好再度出手啦！”词色之间微露出痛苦之意。

众人懂得他的心情，都不禁叹气，要知他们俱是名震武林的高手，这次败在萨哥手底乃是万分难堪之事，无论那一个上台出现在数百武林同道眼前，都会感到羞愧痛苦。

大孽尊者正要跃出，忽见人影一闪，先一步落在台上，却是个英挺的年青人。

群雄都以为是桓宇现身，不少人大声喝彩和鼓掌。

那人取出兵器，冲入战圈之中，举手之间把杨恨烟的弯刀攻势全部接住，口中朗声道：“方兄强敌当前，不宜消耗气力，这位姑娘交给兄弟便是。”

方麟大喜道：“有劳傅兄了！”随即退开，大声宣布这位年青高手乃是司徒峰关门弟子傅源。

群雄从傅源的龙剑虎鞭这两件兵器上也知道必是龙虎山庄之人，却料不到这傅源年纪轻轻，竟会是司徒大侠的关门弟子。

杨恨烟仗着绝顶轻功猛攻傅源，但见她忽来忽去，出没无常，直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无迹可寻，她除了轻功高得出奇之外，双刀招数也是以快见长，旁人只能从攻出一刀的时间，她却能够连砍三刀之多。

傅源严密防守，显得相当吃力，不少行家瞧出他的功力修为，只跟杨恨烟差不多，这刻全仗龙剑虎鞭的精奥手法护住全身，若不是龙虎庄武功冠绝天下，换了别人，纵然内功比杨恨烟还强，也万万挡不住她这等快如鬼魅的攻势。五大门派的高手们越看越心惊，心想那竺公锡果然是一代枭雄，不但本身成就之高，举世无匹，连他手下训练出来的人也如此难当，倘若此地还有十个八个杨恨烟的话，这实力便足以制服全场数百群豪了。

杨、傅二人翻翻滚滚拆了数十招，杨恨烟激起满腔杀机毒念，突然退开寻丈，左手一扬，前臂上套着的四枚银环其中之一疾然激射而去，而她的人也跟着银环进扑，速度相若。

这一来便等如她分身为二，齐施猛攻，错非她这等独步天下的轻功，谁也炼不成这一手。

傅源虎目中寒光四射，鞭剑齐施，居然分别接住对方银环攻势。

萨哥王子惊噫一声，忖道：“傅源似是心能二用，两件兵器各自为攻，同时迎敌，若然我所料不错，此人最近武功已有惊人的进步……”方一转念，杨恨烟又再度猛攻，仍然是发出一枚银环之后，人也跟着进击。

傅源有了经验，这次更加从容的抵住她的进犯，杨恨烟悠然退开，一挥手发出两枚银环，这两环分击对方面门和小腹两处要穴，差距甚大，使对手无法同时击落两环。

她自家随环扑出，弯刀幻出闪闪寒光，卷攻中盘要害。大孽尊者等高手们更加废然若失，他们在这刹那间已经明白刚才若是自己上台，万万抵挡不住她这一记猛攻。

傅源最近正是炼成了分心化身的上乘内功心法。因此他双手可以互不相干的抵挡不同的敌人，同样也能够在同时之间分心观察两个敌人的攻势。这刻他使出全身的本事，面门一侧，让过上面的银环，左手虎鞭沉处，把另一枚银环磕飞，右手的龙纹短剑使出一招孤雁斜飞，剑势连续削出。

只听嗤的一声，傅源的袖管已被杨恨烟的扁薄弯刀削去一片，险些伤及手臂。

萨哥王子这时才恍然大悟，想道：“原来傅源修炼过分心之术。造诣未达巅峰，因此单打独斗之时，功力反攻而减弱了，不过话说回来，他的功力虽比杨恨烟深厚，可是若非炼过分心之术，这次非死不可！”

他深知杨恨烟还有四环齐出的压箱绝招，因此兴趣更浓，等着看傅源可抵挡得住她最后一击？

傅源也晓得对方另一只臂上的四枚银环必有更厉害的手法，不禁提心吊胆的严密防备。

杨恨烟这一手四环齐出的绝招，可不能轻易发出，须得寻觅到对方破绽，才能出手，要知大凡能够抵挡得住她双环合击之威的人，武功定然杰出无比。因此这压轴一招须得有制敌死命的把握才能发出，不然的话，对方定能反击，取她性命。

她欲进欲退的连攻数次，屡屡诈发银环，使得傅源提心吊胆，大有防不胜防之感。台下之人那曾见过这等超绝轻功，眼睛都瞧得花了，但又晓得杨恨烟伺机作最后一击，双方都有性命之险，所以紧张得全场寂然无声。

杨恨烟终于找到空隙，蓦地厉啸一声，手臂扬处，四枚银环电射而出，人也紧跟银环之后扑去，扁薄弯刀划出一道银虹。

大部份人还未瞧得清楚，只见杨、傅二人已经分开，傅源右臂上鲜血涌出，染红了衣袖。

杨恨烟连退七八步，面色极是苍白，手中之刀突然掉下，人也摇摇欲倒。萨哥王子跃到她身边，折扇疾出，连续点敲她身上七处穴道。

他出手甚快，旁人几乎没有瞧清楚，杨恨烟得他之助，暂时压住内伤，这才站稳脚步，萨哥低声道：“快去调息疗伤，不然就不易调理了！”杨恨烟跃下木台，消失在人丛之中。

方麟查看傅源伤势，但见刀口甚深，已伤及臂骨，大惊道：“傅兄即速下台包扎，这等伤虽无性命之虑，却可能失去一条手臂。”

傅源朗朗笑道：“兄弟昔日在军中冲锋陷阵，时时受到这等硬伤，已是习见之事，方兄勿庸挂怀！”

他下台之后，自有叶婉为他上药治伤，大孽尊者、井步虚等人都纷纷慰问，并表钦佩之意，原来傅源适才是以龙剑奇功，十指发出无形劲力，一方面击伤了杨恨烟，但到底不曾躲开她的一刀，伤了手臂。

那傅杨二人这一场激斗，也不过是半盏茶工夫，萨哥王子自然不够时间恢复气力。

方麟正要发话出手，忽见一人跃到台上，只见此人面尖身瘦，身披儒服，双眼射出阴森森的光芒。

场中只有几个人认得此人是谁，方麟正是其中之一，敢情是因为当日他

被竺公锡囚禁之时，此人便是负责看管的头领。

方麟拱手道：“原来是竺公锡前辈手下大将阴秀才兄，敢情是有意上台指教几手？”

阴秀才冷哼一声，道：“不敢，不敢，方家剑法威震武林，若不是迫不得已，兄弟决不愿冒险动手！”

方麟道：“然则阴兄上台有何贵干？”

阴秀才道：“兄弟目下正是迫不得已，非上台向方侠请教几招不可！”

方麟面孔一沉，道：“阴兄为人太不痛快，喜欢兜圈子说话，好，兄弟出手啦！”

阴秀才向后闪开数尺，道：“出手就出手，谁还怕你不成？”台下有人大喝道：“这厮前言不对后语，可见是存心捣蛋。”又有人大声叫道：“方公子别放过这混蛋！”好几个人同声附和此意。方麟银剑一震，幻出七八道夺目银芒，迅速向阴秀才攻去，他果然是剑术名家，出手大是不凡。

阴秀才滑溜如鱼，闪出剑圈，似是晓得对方剑法高明，不敢站定相拼。方麟一剑在手，便顿时心平气和，胸无杂念，这真是达到名家境界之人所必需具有的修养，否则轻燥疏失，未曾成名就送了性命。

他瞧出对方使用竺公锡的反天逆地步法，心中一凛，剑势由快变慢，如此反复变了四五次，攻出数招。

但见他剑圈扩大许多，笼罩住阴秀才身形，剑尖总是不离对手身后的大穴。

台下发出轰然叫好的彩声，那阴秀才虽然闪避得大见困难，仍然一一避过。

方麟暗暗叫苦，心想这阴秀才敢情功力精深之极，若是击败此人，须得耗费真力，那时节急于休息的只怕是自己而不是萨哥王子了。

这时钟秀等人尚未离开，他们被这好戏吸引住，大有欲罢不能之势。桓宇这时瞧出方麟的危机困境，心想自己既然决意成全他和花玉眉的好事，自应挺身接下阴秀才，俾可止他全力对付萨哥王子。

念头一转，便低声道：“诸位若是信得过在下，便让我上台对付阴秀才如何？”

卢大刀一口拒绝，道：“用不着你，方公子稳可赢得那阴秀才！”桓宇道：“但他取胜之后，定必耗损真元内力，那时如何胜得过萨哥？”一面说明，一面观察出方麟的剑法果生比昔日精进的多，虽然手法招数一如以前，但气势格局却大有不同，一时之间还说不出是那一点改变，以致大大增加了整套剑法的威力。

钟秀道：“他这话也有道理！”

桓宇道：“不但有理，简直是非这么办不可！”

徐尚武道：“倘若你趁机哄骗我们放你脱身，你却到萨哥王子和方公子胜败之后才上台，岂不是白白便宜了你？”

桓宇叹口气道：“在下一旦失足，说什么话都难教人置信，其实在下大可径自上台，不必向诸位多说。”

一直垂头丧气的万胡子突然振奋起精神，冷笑道：“你有本事就上台去，何必多说？”

他此刻已没有捏住桓手臂，桓宇道：“诸位可别见怪！”

万胡子道：“废话，你去呀！”

桓宇运起真气反逆之术，一股真气丹田穴冲起，才走了五处经穴，竟然四肢剧痛，真气欲散，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收回真气，讶道：“诸位以何种手法禁制住在下？”

钟秀轻轻道：“是花玉眉姑娘教我们的，只须一枚短短的金针，插你某一穴道上，你便无法施展逆天真气的功夫了！”

桓宇惊道：“是她，她在那儿？”

卢大刀怒道：“你配知道么！”桓宇垂头道：“在下只晓得诸位是不是离开她不久？”

钟秀无端端心中一软，想道：“瞧他颇有情，又看在他救了几个人的份上，不妨约略透露一点……”当下道：“不错，我们一直在一起，前几日方公子亲自骑了青骢马报讯，我们才赶得来！”

桓宇道：“方麟去报信的，唉，原来她恐我伤了方麟，所以教给诸位这个法子。”

钟秀双眉倒竖，举手给他一个耳光，幸而众人都在瞧看台上激斗，没有人闻声观望过来，她恨恨的道：“她怕你被人家两个弄死才是真的，你这混蛋？”

桓宇呆了一阵，才道：“这话也有道理，他们两人先后出战，我势难活命

转念又想道：“她既然已知道我跟施娜之事，而又教卢大刀夫妇带讯给我，无疑是表示不能原谅我的作为。”

此念一生，顿时心灰欲冷，但觉活在世上已没有一点意思。

须知明朝之世，男人三妻四妾的观念甚是普遍，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此所以桓宇当日耐不住施娜的诱惑时，便自然而然想到有个普通之法，认为倘使这个机会面见花玉眉，可当求得她的原谅，娶她们两人为妻。然而在一般崇拜花玉眉的人想来，桓宇此举实是大大的不该，何况另一个女子那就是鞑鞑族的郡主，更不能容忍。

再加上萨哥王子及方麟等人的安排煽动，桓宇有了这件事便变成了无可挽救的大错了。

桓宇心灰冷死之下，不觉又想到花玉眉是暗暗保存了她的性命，可是此举无异要他活在世上受苦，与其零零碎碎的痛苦一辈子，不如今日轰轰烈烈的战死当场，庶几还似个男子汉大丈夫。

他死志已决，反而显得从容冷静，微微道：“花姑娘此举虽是番好意，但恕在下不能接受。”

徐尚武叹道：“花姑娘的才智真是当世第一，无人可及。”

他忽然发出赞美花玉眉之言，倒教桓宇摸不着头脑，问道：“徐兄这话怎么说？”

钟秀突然插口道：“她虽然是才智绝世，天下第一，但为何仍然有无法解决的难题！”

卢大刀道：“那也不足为异，才智谋略再高的人，也强不过命运。”钟秀嗔道：“你别胡扯，她明明怀有极大的心事，每日愁容满面，从来未露出笑容，这还是其次，最奇怪的是……”

她忽然住口，瞪了桓宇一眼，道：“她的情况不能让你这负心郎知道太多！”桓宇心如死灰，也不觉羞愧。

钟秀眉头一皱，道：“转过身子，我替你取出金针就是。”

桓宇转过身子，一面问道：“这也是她的……”底下意思二字，尚未说出，蓦觉腰上象被蚊子叮了一口，顿时无音无声。

徐尚武、万胡子等人毫无惊讶之色，徐尚武道：“这就是我佩服花姑娘的原因了，她说你一定告诉我们说不能接受她的好意，就说你另有办法上台去争雄逐胜，她料得对不对？”

桓宇此时话既不能说，又动弹不得，只好眨眨眼，徐尚武又道：“因此，她教我们金针扎你另一处大穴道，使你无法开口！”

万胡子接口道：“我们当时很不服气说你既然无法运气用力，怎能上台出手？她说方法很简单，你只须张口大叫桓宇在先，惊动了全场之人，那时节我们岂敢不起掉你身上的金针？”

桓宇直眨眼睛，心中服贴之极，但这仅是指对她的才智而言，关于她如此措施，却觉得不对，因此目前的局势正须要他上台对付阴秀才，甚至待会对付萨哥王子，然后才由方麟出手，这样方麟稳稳可以取得胜利，而她花玉眉也可以选他为婿，岂不强胜似嫁给萨哥？

那阴秀才乃是六甲中六名首领之一，武功胜过五大门派中如大孽尊者等数名高手，此时施展出竺公锡的反天逆地步法，在方麟剑光中窜来闪去，竟一直不曾出手还击。

要知阴秀才的武功有如他的姓氏，以阴损狠毒见长，使的是一柄坚逾精钢的玉笏，末端镶有利刀，一直藏在袖中，等闲不敢使用，定必要到了敌人有破绽，玉笏裂袖而出，快如闪电，这一招称为袖里乾坤，上一回桓宇便险败在这一招之下。

这阴秀才既是如此阴损，所炼武功自然以闪避为主，出手攻敌为辅，此所以他能够在方麟剑气如虹之下履险如夷，一时三刻之内不还会落败。

桓宇可是深知此人武功家数，转眼一看，心中便暗暗替方麟着急，深恐他一旦沉不住气，浮躁轻进，反而死在阴秀才手中。

全场数百群豪已悄无声息。都凝神观看这一场武林罕见的恶斗。

人丛之中突然之间飞出两道寒光，宛如风驰电掣般向台上射去。

这两道寒光挟着嗤嗤破空之声，毕直射入战圈之内，但见人影倏分，方麟和阴秀才都被这两道来势猛急无比的光芒迫得齐齐跃开。

那两道寒光去势如此劲疾，本应越过木台，落向另一边的人丛之内，因此对面的人群起了一阵骚乱，谁知这两道寒光忽然一齐跌落台上，群豪看时，原来是一柄戒刀和一柄长剑，都插在木板上。

这等拿捏劲道的功力，简直骇人听闻，方麟那么骄傲自负的人此刻也不敢胡乱喝骂，只转眼向刀剑来路望去，瞧瞧是什么人从中干涉。

萨哥王子那么深沉的人，却也不禁面色一变，但迅速恢复如常，笑吟吟的道：“这把戒刀乃是少林寺常用之物，长剑则是武当派惯用的兵器，某家斗胆当着天下英雄之前，猜一猜出手之人是谁？”

全场之人心中都同样测是那两人，可是却没有一个开口打扰。

萨哥王子缓缓道：“敢是少林寺当今方丈大宗上人和武当掌门白藤真人驾临此地？”话声过后寂然无人答腔，萨哥王子淡淡一笑道：“某家若是猜错了，从此退出江湖，终身不踏入江湖一步！”

这话说得极重，但听一声阿弥陀佛和一声无量寿佛同时响起，前者声如洪钟，响彻四山，后者音调清如鸾凤，高入云霄。

发出声音之处的人丛，顿时波分浪裂腾出一大块空地，原来那两个发声

之人四周人群自动让开，一来表示心中的敬仰，一来好让别人看得见。

空地中并排站着两人，一个是高大老僧，相貌异常的威严，另一个则是相貌清古老道士。

这两人身上都没有带兵器，萨哥王子朗声道：“两位掌门人既是现身，何不移驾台上，好教天下英雄瞻仰？”

老僧应道：“老衲本有心上台，但阁下这么一说，倒有些不便了。”

老道人接口道：“道兄说的甚是，但咱们若是上台去，他们可就要下来啦！”

两人相视微微一笑，便同时洒步走去，前面的人群纷纷让出道路，这两个名震天下多年的高人一个是举掌问讯，一个稽首答谢群豪让路。

片刻间走上木台，全场恢复了秩序寂然无声，那井步虚、大孽尊者等人本要上台参见，但二老一上台便阻止他们上来行礼。

萨哥王子这才恍然明白那铁衣柏秋为何敢出战之故，敢情是一则武当掌门在场，二则他的秘密已泄，非出战不可，心念一转，杀机盈胸，忽然间仰天长笑。

全场之人都不晓得他为何朗声长笑，只有白藤真人略略窥测一点头绪。

萨哥王子长笑一歇，便道：“某家今日连战各大门派高手多人，独对武当柏秋及衡山娄坚兄两位手法招数有不明之处，现下衡山派掌门人不曾驾临，娄兄这一笔不必再提，倒是柏秋兄他……”

一个人跃上木台，冷冷道：“柏秋虽是略负微负伤，尚堪一战！”

此人正是早先面门被摺扇伤了的铁衣柏秋，他说了这两句话，便即过去向掌门人叩见，白藤真人命他起身，叹了一口气，道：“你当真有一战之力么？”

铁衣柏秋道：“弟子为师门名誉，不辞一拼，但若是失去奋战之心，便无能无力了！”

这话全场之人没有几个明白，原来柏秋是借着与白藤真人对答的机会，暗中向萨哥表示说，若然萨哥王子不当众揭发他曾向竺公锡学艺之事说出来，则反正武林皆知此事，他便忍辱含垢，离此而去，不再与萨哥动手。换句话说，铁衣柏秋此举无异向白藤真人表示悔罪之意，打算以一条性命保存师门名誉，免得武林中人耻笑武当居然出了这等败类。

白藤真人泛起悲悯之容，道：“你真不愧是本门高弟，本座当必录下此事，教本门世世代代都晓得你的壮烈豪举，因致钦敬。”

铁衣柏秋躬身道：“承蒙掌教真人成全弟子感激不尽！”他转身望着萨哥王子，等他开口。

萨哥王子冷森一笑，道：“板上有剑，你不妨取用。”

柏秋过去取出长剑，此时台上方麟及阴秀才各在一隅，两位掌门人也退落台下，默然观战。

全场群豪都想不透柏秋为何再度出战？不过这一回有武当门派掌门真人在此，料必另有把握，所以都抱有拭目以观之心。

萨哥王子艺高人胆大，明知柏秋存下必死之心，定然勇猛难当，但仍然不放在心上，摺扇轻挥，冷笑道：“某家今日非成全你不可！”

铁衣柏秋刷的一剑攻去，口中应道：“兄弟知道阁下有成全之心，不必挂在口边。”

他们这一次动手似乎还不及上一回激烈，可是其间或攻或拆，都凶险不过，全是致命的手法。

片刻间双方已拆了十余招，铁衣柏秋感到对手扇上内力越来越重，深怕又被他震断长剑取胜，心念一转，使出强攻手法，极力抢制机先。这一阵快攻极是凌厉，剑剑不离对方大穴，只要中上一剑，非死不可！”全场之人无不屏息静气的观看这场生死之斗，钟秀等人更加舍不得离开，因此桓宇瞧得清清楚楚。

桓宇自从得到智度大师相助，不但功力精进，又得到智度大师所赐的两本籍笈，一是百花仙子沈素心的秘传武功，一是司徒峰的独门心法，这两本秘籍都是沈素心遗物，经她精心编纂绘画，处处化繁为简，变难为易，甚是容易看懂领悟。

因此桓宇在武功上也有精进，尤其得窥这两家心法，眼力之高尤为惊人。这刻已瞧出大概形势，心想那铁衣柏秋终久得死在萨哥扇底，他这次以死谢罪，本来很对，可是他既然已悔悟前非，人才难求，留得这等高手对抗敌人，便增添一分力量，实在就不该让他白白战死，然而他身不能动，口不能言，连这个念头也无法向旁人表达，更别说亲自出手解围了。

他空自急得眼珠连转，却毫无办法，耳听场中渐渐发出助威的呐喊声，不禁暗暗废然长叹，移开眼睛，茫然四瞧。

忽然间发觉一道寒光迫人的眼睛，正在丈许外的人堆中窥视自己，他目光到处，那对眼睛倏然消失。

桓宇惊讶的忖道：“这对眼睛神光十足，定是一流的内家高手无疑，有一点熟稔，不知在何处见过？这人是谁？”

他注意找时，再也瞧不见这对眼睛，初时怀疑这人不是素识之人，若是认识的话，定会现身见面，可是到底想通一个道理，那就是此人是敌方高手，所以才隐起形迹。

当下暗暗吃惊，细细寻思之下，已可确定这个神秘客定是竺公锡座下第一高手廉冲无疑。

他很快就推想出廉冲本来亲自赶到，手下六甲之士也有数人现身，可能所有的人手都调夹此地，这一来他们势力强大，如若实行大屠杀的计划，除了刀剑暗杀袭击之外，还可以埋伏人手，以暗器镖箭截杀奔逃之人，不管是不是能够完全成功，此地的武林人士最少也得消灭了大半。

台上的铁衣柏秋提聚全身功力拼命进攻，外表上瞧来已占了上风，场中彩声雷动。

钟秀得意的回眸瞧了桓宇一眼，道：“你瞧，武当派到底是名门大派……”她的话声突然中断，顿了一顿，才讶道：“你为什么满头大汗？”桓宇连连眨眼，钟秀沉吟一下，冷笑道：“我明白了，你勉强挣扎，所以冒出汗水，哼，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的好！”

她转回头去继续观战，然而这顷刻之间，台上形势大变，但见萨哥王子屡屡出手反击，柏秋似是锐气已消，远不及刚才凌厉凶猛。

钟秀大吃一惊，拍拍徐尚武，道：“台上形势不妙，你瞧这跟桓宇满头大汗有关系没有？”

徐尚武审视了一下，道：“或者是吧！”钟秀道：“那么咱们听听他的意见也好。”

徐尚武同意的点点头，钟秀伸手起出点他哑穴上的金针。

桓宇哼了一声，知道已经能够说话，便道：“太迟啦，你们现在放过我也没有法子挽救！”

钟、徐二人惊道：“什么？”齐齐转过头去瞧，恰好见萨哥王子跟出圈外，铁衣柏秋挺立不动，似是不分胜负，因此萨哥王子暂时退开，有话要说的光景。

卢大刀沉声道：“糟了，柏秋似是中了一扇！”话才说完，台上的萨哥王子厉声大喝道：“倒下！”

铁衣柏秋应声跌倒，僵卧不动。

全场惹起一阵骚乱，人人议论纷云，大感失望。萨哥王子长笑一声，道：“俗语一不做，二不休，某家索性再成全娄坚兄吧！”

娄坚站起身躯，光秃秃的头上冒出汗气，面色十分沉重，并步虚上台把柏秋抱下来，向白藤真人说道：“柏师弟已经阵亡啦！”说时，热泪夺眶而出。

白藤真人点点头，旁边的大宗上人诵声佛号，道：“目下非是悲伤之时，并道兄须得抑制情绪，应付大变。”

并步虚听出话中暗蕴神机，不禁一怔，暗想五大门派掌门已到两位之多，难道敌人还敢怎样不成？

台上的萨哥王子冷冷的盯着娄坚，也不催促，须知这内中有文章，乃是娄坚自身的一个重大决定，倘若他跃上去，便等如背叛竺公锡，若是当众拒战，不啻暗暗表示他叛出师门，只因这一来他已是六甲中人，不敢跟萨哥王子动手才合道理。

娄坚伸手摸一下光秃头颅，猛可下了决心，洪声道：“好，兄弟请阁下成全就是！”

方麟朗声道：“兄弟候驾已久，但阁下却毫无赐教之意，甚是教兄弟感到奇怪！”

萨哥王子哈哈笑道：“方兄何必心急，反正这一场决不可免……”突然面色一沉，喝道：“娄坚，还不上来送死？”

娄坚一跃上台，冷冷道：“阁下最好客气点！”

萨哥王子见此人居然胆敢背叛，气得嘿嘿冷笑，但旋即忍住气恼，徐徐道：“瞧在你是个不怕死的男子汉上，某家不但客气，而且要说声佩服！”

娄坚淡淡一笑，道：“那是过蒙推许，兄弟反而愧不敢当，阁下准备好了没有？”

萨哥王子不立门户，道：“某家随时候教！”

娄坚凝神运功，寻瑕觅隙，忽听台下有人唤道：“娄坚且慢出手，下来一趟！”娄坚大吃一惊，口中应一声是，接着向萨哥王子：“家师有命，恕我暂离片刻。”

萨哥王子毫不动容，淡淡道：“好，某家等你！”娄坚拱拱手，跃下台去。

方麟把剑一摆，道：“兄弟实在不愿再等啦！”阴秀才冷笑接腔道：“那么兄弟就陪公子练练剑。”

方麟道：“你配么？”阴秀才冷笑道：“你几时赢了兄弟？哼哼，连兄弟也赢不得，居然妄想跟王子动手，真是天大笑话！”

这话激得方麟怒气冲冲，朗声道：“大胆狂徒，你这是自取灭亡，可怪不得我心狠手辣，来，来，来，咱们先分出高下，我找萨哥王子比剑。”

萨哥含笑退开，方麟跃到台中心，阴秀才也走出去，对面峙立。

这两人刚才被武当，少林两派掌门分开，果是未分胜负，全场之人都在

暗暗议论谁输谁赢。

方麟银剑疾攻出去，剑法忽缓忽急，忽轻忽重，这几剑大有神鬼莫测的玄机。登时把阴秀才迫得绕剑而退。

桓宇瞧在眼中，暗暗皱眉，忖道：“他的剑法精进很多，尤其是尽去浮躁之气，大有无懈可击的气象……”

卢大刀、钟秀等喝采道：“好剑法，好剑法！”徐尚武还加一句，道：“我真想知道桓家剑又如何？”

万胡子道：“自然是方家剑法高强些。”

钟秀道：“问问他自己就晓得了！”

徐尚武道：“问也没用，莫要叫他趁机脱身，可难说得很，那才糟透呢！”

他们谈论之时，方麟妙着层出不穷，有如鱼龙变幻，光怪离奇，使人瞧得眼花缭乱，他的银剑十一变本以变字见长，轻重、快慢，缓急、刚柔、利钝、巧拙，溜滑等等，说之不尽，在变之时，剑上蕴含莫大威力，那人可以看得出的，加上阴秀才面色紧张，满台游走闪避，顿时博得采声如雷，久久不绝。

桓宇见他献演出真正功夫，比以前大是不同，不由得雄心忽振，真想上台跟他比一比剑，瞧瞧到底是南桓剑法高强还是北方剑法强些，此外，他又想到方麟骤然而大有精进，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无疑是得到竺公锡指点之故，但他又为何敢与萨哥挑战？

钟秀和徐尚武无意中见到他雄心奋发的神情，钟秀道：“咱们走吧！”

徐尚武道：“钟姑娘就是吃亏在心软，见到他无法上台出手，便泛起不忍之心，兄弟却无动于衷，说什么也不会让他上台。”卢大刀和万胡子附和道：“今日的龙争虎斗，乃是武林一大盛事，百载罕逢，咱们如何舍得就此离开？”

钟秀叹口气，道：“花姑娘的智慧，真是举世无双。”

卢、万二人还不明白，徐尚武却惊道：“莫非咱们舍不得离开已在花玉眉姑娘算中。”

钟秀道：“正是！”话声才歇，桓宇突然能够动弹，并且低哼了一声，道：“奇了，禁制已经解开……”

卢、徐、万等人不禁失色，都怕他出手报复，但桓宇却无此意，活动一下，发觉全身气力恢复如常，不觉呆住，凝眸沉思。过了片刻，才叹道：“这也是她的安排，是也不是？”

钟秀道：“若不是她作此安排，你怎能动弹？”

桓宇摸一摸两个被金针刺入的穴道，发觉消失了金针，甚是惊讶，想不出两支金针几时掉落的，低头查看，地上也没有金针踪影。

他自知无法测得透其中玄虚，当下道：“在下到台边看，诸位最多分点心四下查看，说不定萨哥王子有阴谋毒计，把天下武林精英一网打尽。”

卢大刀道：“此地有三大门派的掌门人在场，谁能赢得他们？我可不信你的虚言恫吓！”

桓宇道：“诸位一定不肯相信，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

他略略一顿，又道：“在下不妨透露一个秘密，那就是早先在下见到了廉冲，此人武功之高，决计不在各派掌门人之下，何况他手下六甲之士，个个武功高强，一可以当百，最可恨的是竺公锡本人不知是否已经到达，若是他本人轻到，各大门派的掌门人纵然到齐也未必制止住这场大屠杀！”

他见他们数人仍然有不信之色，只好废然一叹，转身走开。

且说娄坚落到台下，只见衡山派掌门人南岳野樵谭空谷已经跟藤真人、大宗上人见过面，当即过去跪下行礼。

这谭空谷须发皆白，身上穿着甚是朴素，宛如山中采薪老樵一般，但面色红润，身材高大。他命娄坚起身，道：“咱们多年不见了，你的武功大有精进，为师心中甚是感慰。”

娄坚俯首道：“弟子罪该万死！”原来谭空谷离开衡山已达七年之久，娄坚前年得到消息说师父已经老死他乡，是以毫无音讯，经过这许多时间，他也相信不疑，此所以他才会甘心屈节，求竺公锡指点，希望能成为一代之雄！”他虽是急功近利野心太大，可是到底是正派名门出身，所以到了最后关头，他仍然不肯背叛师门，宁可被萨哥王子杀死，至于他与柏秋联战，却是想借此试验一下自己的真正功力。

此刻见到抚养自己长大，并且传以门心法的老恩师，不由得羞愧交集，满头大汗，他正要说出自己的丑事，谭空谷已道：“竺公锡的弟子果然超凡绝俗，不比寻常，为师已经老迈无能，难以一拼，只好仍然由你出战了。”娄坚奋然道：“弟子谨遵严谕。”

谭空谷又道：“你可知道你为何屡屡出脚无法发挥威力之故何在么？”这话深中娄坚心事，连忙躬身道：“弟子不才，还望恩师指教。”旁边的人都想借故避开，谭空谷笑一笑，已接着说道：“你的破绽就在双眉之上，那一只脚出，那一边的眉毛就先动一下，这原是本门金刚脚提聚功力之时的自然现象，不足为奇，也很容易改过。”

大宗上人道：“原来如此，然则娄施主不妨加以利用，虚虚实实，使敌人更难测度，当可收得奇效。”

这娄坚本是外貌粗鲁，内心黠慧之人，听得大宗上人之言，顿时领悟要旨，当即向大宗上人躬身行礼道：“前辈的提示，小可自当牢记心中。”接着又向南岳野樵谭空谷下拜，道：“师门栽培之恩，深广如海，弟子只怕无由报答了！”

谭空谷微微露出激动的神情，长叹一声，白藤真人和大宗上人也不禁心中黯然，都泛起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慨。

他们无不知道娄坚这回上台邀斗萨哥王子，若是不能凭这金刚脚取胜，下场便将与铁衣柏秋一般，但这正是娄坚赎罪立功的唯一机会，纵是明知难逃一死，也得让他出战，否则娄坚屈节叛师之罪决不可赦。

在这几位身经百战的宗师高手心中，对这一仗早有了定评，深知娄坚只有一个机会可以希望获胜，若是萨哥躲避得过，娄坚只有死路一条。谭空谷平生只有娄坚这个弟子，此刻心情沉重可想而知，他摆手命娄坚起身，缓缓道：“待会儿上台这时，小心当战，若然平安无事，为师就把司徒峰兄的手书拿给你看，将来咱们衡山一派，还仗你光大发扬，你好自为之，去吧！”娄坚满心感愧，转知跃上台去，这时阴秀才已被方麟剑圈套住，闪避不迭，他便静静伫立在一边，等方、阴二人分出胜负生死之后再说。突然间一阵细微清晰的话声传入耳中，这声音道：“娄兄，在下桓宇用传声之法，向娄兄略进数言，请用点头或摇头的方式示覆。”

娄坚初时不禁震动了下，旋即恢复冷静，微微颌首。桓宇就站在靠近娄坚所站的台角下人丛之内，他用传声之法，说道：“娄兄这一场决战非同小可，是不是非出手不可？”

娄坚轻轻点一下头，桓宇又道：“娄兄得到贵派掌门谭老前辈指点，可有取胜把握？”

娄坚摇摇头，桓宇接着说道：“既是如此，在下冒昧奉劝娄兄目下还是忍一口气，不要出手为上。”娄坚又摇摇头，表示不行。

桓宇道：“在下深悉娄兄的用意和决心，是以极是敬佩，大胆进言，常言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娄兄意下如何？”台上的娄坚忽然泛起无限感慨，心想当世这间，只有桓宇才是唯一信得守自己当真是悔过赎罪之人，所以才劝自己忍辱负重，而师父以及其他门派人人都不能如此豁达大度，他很想告诉桓宇，说他个人认为桓宇才是真正的爱国志士，其他的人凡事都不免有点私心，独有桓宇他一直没有为自己着想。

可惜这话无法当面说给桓宇听，而只能摇头表示不能不战，但听桓宇又道：“娄兄为何不肯忍气吞声，留有用之身，日后好对付敌人？”娄坚面露出痛苦之色，缓缓摇头，台下的桓宇见劝不住他，不禁叹一口气，心想他主意已决，只怕待会他不敌之时，我出手相助，以而被他见怪。

此时阴秀才简直没有还手之力，身上衣服已被银剑划破数处，蓦然间大步走出剑圈之外，步法忽快忽慢，身形左右不定，姿式甚是古怪，却容易就走出圈外，方麟连发数剑，都拦不住他。

第二十二章 独挽狂澜运韬光

这一幕只瞧得全场之人震惊得莫名，寂然无声，阴秀才一出一战圈之外，立刻跃落台下，方麟捧剑一楞，萨哥王子朗声道：“请方兄让一让，日下轮到某家向娄兄请教了。”

娄坚怕方麟抢先出手，赶紧走到台心，洪声道：“好极了，兄弟在此等候多时啦！”

方麟只好退让一隅，但见萨哥王子欺近娄坚，口中喝道：“小心了！”一扇点去，手法凶毒之极。

娄坚眼见对方摺扇来势疾急，方向变幻莫测，感到无从闪避，当下使出最拿手的绝艺，左臂硬封摺扇，右手拳头运劲猛击，底下的一只脚却似发未发。

这一招乃衡山派三大秘招之一，称为万象入虚，专门用以防身救命，奇奥无比。

萨哥王子微微一晒，心中急转念道：“我的扇式已发，等你拳力或金刚脚反击之时，早已点你的左前臂上，我扇上的内力足可以洞穿牛腹，你纵是炼过奇门功夫，也挡不住这一点之威……”

心念转动之际，摺扇已点中娄坚左手小臂，骨之上，但闻叮的一响，娄坚夷然无损，反而拳脚齐发，乘机反攻。

萨哥王子失去先机，连连退却，全场之人万想不到娄坚一上手就占了上风，人人喜出望外的高声呐喊和鼓掌，闹成一片。

原来娄坚臂上套有一个宽约四寸的钢套，所以胆敢硬挡萨哥一扇，这娄坚以前向竺公锡屈节学艺，并没能提及这枚钢套，甚至连谭空谷也不晓得，所以萨哥才会上当，由此也足见此人城府之深，心计之工了。

萨哥王子使出极快的身法，不出十招，就把娄坚甩开，重新对面峙立。

娄坚深深吸一口气，提聚全身功力接着大喝一声，身子向左方跨去，他既是向左方跨出，自然提起左脚，向地面踏落，身躯的重心也移到左边，这时按常理而言，这只左脚万万无法施展。

但衡山派金刚脚法称绝武林，正因另有运力使劲之道，与别家脚法大不相同，但见他左脚不知如何呼的一声扫了出去，突袭对方胫骨部位。

他这一脚不但劲力重如山岳，而且恰好封住对方后通之路。

萨哥王子冷哼一声，跃起两尺，心中却大惊忖道：“奇怪了，这一回他双眉全然不动，难道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毛病不成？”

娄坚这一脚去势定然又快又重，但脚尖扫到对方双足下面的地方，陡然收回，奇快无比。

萨哥王子落在台上原位，暗暗松一口气，心想原来他这一脚只是虚招，无怪双眉不动。

娄坚向右跨出一步，这只右脚又突然发出，这一回事前右眉微耸，萨哥王子正早了一线从他右方上空跃过，落在他身后。

群豪眼见娄坚这等快疾无影的脚法居然踢空，都大为担忧，只有正面座位上的高手们听了谭空谷之言，晓得其中原委，才不诧异，可是他们却晓得娄坚荣辱生死的关头，不禁十分紧张，人人睁大双眼注视台上。

娄坚连续攻出六脚之多，势凶力猛，每一脚快慢不同，显示出他在这一门绝艺上的深厚造诣，已达到快慢由心，轻重如意的境地。

萨哥一一避去，口中发出讥嘲的笑声，娄坚陡然间左眉耸动，但底下却是右脚扫出。

脚势有如雷霆万钧，恰在萨哥王子跃起之际，扫到足踝部位，要知萨哥不是向上跃起，根据对方眉毛而分向左右闪避，这一回弄错了方向，故此他跃起之时，反而凑向对方脚势来路，其间虽然相差只有一线之微，可是在他们这等高手相争的局面之下，已经是生死胜败的关键。

眼看娄坚脚尖扫中了萨哥足踝，砰地一声，萨哥王子身形在空中连打三个斛斗，飘落两丈之外。娄坚感觉到似乎有什么事物掉在台上，转眼一瞥，原来是萨哥王子手中的摺扇，不禁大为惊讶，心想此扇应该掉落在远处才对，抬眼瞧去，但见萨哥王子挺立台上，竟未倒下，不禁大为惶惑。

萨哥王子冷笑一声，说道：“娄兄得到令师指点，果然知道了自己的弊病，可是某家也不是愚蠢之辈，自然会提防到这一着！”

全场群豪因见萨哥王子无恙挺立，是以都不会欢呼叫喊，这时听到他的话，更加鸦雀无声。

萨哥王子又道：“若是花玉眉姑娘换作是你，她的才智绝世超俗，无人能及，定然早就瞧出某家连用同样的身法闪避你的脚，必是诱敌之计，因此，她一定会不动声色的继续急攻，再踢出十脚八脚，那時候我试不出你是否已得指教，定会出手反击，你便有一脚取胜之机了。”

他提及花玉眉之名，话中尽是推崇之意，群豪便没有出声干涉。

娄坚一伸手扯开衣襟，敞露出胸口黑茸茸的胸毛，洪声大笑道：“阁下大智过人，兄弟尤为佩服，但目下咱们还未拼出结果……”

他脚尖一拨，那柄折扇飞到萨哥脚下，又道：“不过兄弟能够一脚击落了阁下手中兵器，也足以自豪一时了，请阁下拾起兵器再战！”萨哥拣起拆扇，插在腰间，淡淡一笑，道：“某家不用兵器也可以赢你……”说时，举步迫近娄坚，眼中射出自信的光芒。

娄坚应一声“好！”，出拳迅疾攻敌，底下一脚踢去，事先毫无朕兆。

萨哥王子也在同时出手，使出竺公锡独创的鬼指移经手，指掌齐施。

就仅这一个照面之间，双方都各自被对方迫退，那萨哥王子是利用鞋底脚板受力，砰一声飞开数尺，娄坚却是左边穴道上被对方指尖扫了一下，登时力道减弱了一大半，所以只能把对方踢开数尺。

谭空谷深知本门武功纯是阳刚路数，因此对阵交锋之际，总是三招两式之内，分出胜负生死，这刻紧张异常，不知不觉的站起身，信步离开座位。

他已经深切了解娄坚真有一死罪赎之心，可是现下虽然可以坚信不疑，在形势上已无法转圜，数十年心血，衡山派的未来都将化为乌有，还有感情上的负担，使他感到十分痛苦和失望。

蓦地微风拂到，竟是有人潜袭他臂弯穴道，谭空谷急急出手一推，同时转眼瞧去，却是个英俊少年，背上斜插长剑，眼神极足，一望而知乃是内家高手。

那少年被他推得退了一步，却陪笑拱手，似乎没有恶见，谭空谷仍然十分愤怒，霜眉一皱，正要发话，那少年急急低声道：“在下桓宇，有话奉商，还望老前辈饶恕冒犯惊扰之罪。”

谭空谷一肚子怒气，顿时化为乌有，迅速的打量这个最近名震天下的后起高手一眼，发觉他眉宇之间，隐隐笼罩一股忧郁，似乎与他俊美的外貌不大相称，但这一股忧郁却增加了他的吸引力，使他变得深沉难以了解。

桓宇又急急道：“请问老前辈，现下可相信令高足了么？”

谭空谷点点，道：“相信，但桓兄这一问有何用意？”

桓宇道：“那么在下若是解得娄兄的危局的话，还望老前辈……”

说到这儿，谭空谷面色一沉，摆手道：“老夫平生不受挟制，桓兄久著。”

谭空谷淡淡道：“这是外间朋友过誉之言，桓兄有话以后再说。”说罢便扭头望向台上，恰好见到娄坚一脚迫退了萨哥王子，但险险中了他的鬼指移经手。

桓宇本意是挺身上台，替下娄坚，但那时必须有谭空谷出头把娄坚叫下，否则此举对衡山派名声有损，决不能做。

因此桓宇定须先得到谭空谷的同意，好不容易见他步出座外，说话时不致惊动别人，忙忙挤过去，谁知谭空谷会错了意，碰了一个大钉子。

他一瞧形势危急，等到讲明之后，娄坚已活不成了，只好放弃此念，挤向台边。

陡然间，瞧见一个身穿青布长衫的人的侧影，这人站在木台另一角的下面，他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竺公锡的大弟子廉冲，不禁想起一事，触动了灵机，当即悄悄移到最靠近方麟之处，用传声之法说道：“方兄，小弟说话之时，请你暂时不要查看小弟踪迹。”

方麟微微一震，却果然没有动弹，桓宇心中一宽，随即接下去说：“方兄可知阴秀才如何逃得出方兄剑圈的么？那不是他的本事，而是有人以传声之法指点他逃生，传声之人就是廉冲……”

说到此处，方麟便已深信不疑，原来，一则萨哥王子恐怕尚未有这等眼力窥破他的剑路，二则萨哥身在台上，众目睽睽，若是施展传声之法，定然有些高人能够瞧破，他点点头，表示相信。

桓宇又道：“方兄若有挽救娄坚兄性命之意，便可借此题目发挥，廉冲便在东北隅的台下。”

此时娄坚气势已馁，他原只凭仗坚强的斗志，与及前此从竺公锡学来的新法奇招，才能跟萨哥王子勉力周旋，若不是武功大有精进，换作往时，早就败阵身亡了！方麟厉声大喝道：“双方暂且停手，听我一言。”

萨哥应声飘退数步，淡淡道：“方兄有何见教？”

方麟道：“令师兄廉冲在那边！”他举手指一指东北角，接着又道：“因此，兄弟陡然明白了阴秀才何以才能从容退出之故，敢情是令师兄传声指点的！”萨哥王子道：“方兄拣这时候提及此事，用意恐怕是在暗助娄兄吧？”方兄傲然一笑，道：“兄弟不管阁下作何想法，但阁下若不把阴秀才叫上台来，再度决战的话，你们别想再斗下去。”

萨哥王子道：“岂有此理，阴秀才既不是某家传声指点，又非某家手下，凭什么赖在某家头上？”

他机智过人，辩词敏快，只停了一下，便又道：“方兄如若不怕被别人误以为借故出手的话，尽管上来动手就是，反正今日定须见个真章不可！”方麟微微一怔，心想这话有理，别人定然认为我故意趁他力战之后动手，因此我纵然取胜了，也不光彩。

萨哥王子乘势出手攻袭娄坚，指掌连施，把娄坚迫得倒退不迭，他的鬼指移经手，乃是竺公锡集正邪两派之精华，另行创研出来的秘艺，指掌变换之际，无迹可寻。

娄坚正在无法支持之际，耳边突然听到师父谭空谷的传声，指示他如何

防守，登时精神一振，连续发出三拳和两脚，勉强挽回了败局。

本来这些招数、手法，他自家都熟悉不过，可是当局者迷，急切间没有用上，而谭空谷又是他授业恩师，身在局外传声指点，自然威力特强。谭空谷的声音又道：“为师业已深知你的心迹，若是有机会的话，不妨退下！”

这话已说得太迟，娄坚在萨哥迫攻之下，已没能脱身的机会，又激战了数招，萨哥王子使出鬼指功夫，隔空点去，锋锐的指力刺中娄坚的胸口，娄坚但觉一阵剧疼，登时跌倒。

谭空谷跃上木台，登时另有两人跟着跃上，一个是独臂大汉，另一个则面貌平凡，与常人一般的汉子，这两人严密注视谭空谷，似是防他向萨哥出手，但谭空谷理也不理他们，弯腰抱起娄坚，冷冷道：“老夫自会把这一笔，记在竺公锡的帐上。”

萨哥王子今日连挫五大门派高手，又击伤其中两个，雄威凛凛，全场尽皆震惊，反之，方麟却远不及他的声势，只因萨哥手下随便上来一个人，就足以敌住了方麟，而先前杨恨烟及傅源的一战，杨恨烟虽然终于落败，但她奇绝一时的狠毒打法，却在群豪心中留下不能磨灭的印象。

谭空谷抱起娄坚径自跃下木台，萨哥王子还拱手相送，表现得很漂亮。方麟未曾见过那独臂汉子和那个面貌平凡的人，当下也不放在心上，举步向萨哥王子走去。

那独臂汉子横身拦住，道：“在下熊一拳，这一位是郭敢。”

方麟这时猛然醒悟，心想这两人当时上台，本是打算拦截衡山派掌门人谭空谷，以谭空谷的名声，他们也敢作此想法，可见得不是平庸之辈。此念掠过心头，顿时运功戒备，但神情仍然冷傲如故，翻起白眼，道：“本公子叫你们滚开！”

这方麟天生十分骄傲，即使是十分谦虚之时，仍然可以瞧得出他的本性，何况此刻故意给对方以难看，那种自傲自大的样子，叫人实在受不了。

熊一拳气得满嘴钢牙咬得咯咯吱吱的响，正要开口，萨哥王子沉声道：“熊一拳不可当着天下英雄面前失礼。”

这话一出，熊一拳不敢违背，只好硬生生把怒火压下，但眼中却泛射出骇人的凶光。

全场数百名武林豪客，不由得暗暗生出服气之情，都想这萨哥王子气度见识大是不凡，无怪会被竺公锡看中，传以绝艺。

方麟银剑一抖，厉声道：“若不让路，那是自取灭亡，与人无尤！”

熊一拳闷声不响，突然呼的一声，劈出一拳，他虽是忿恨蓄势发招攻敌，但这一拳去势不快不慢，拳上力道亦刚亦柔，并且是从正面攻入。

方麟银剑划出四五道光华，封架之中，暗寓反击之势。

只见熊一拳拳头一歪，正正击中方麟左臂，把方麟震退四步。

此人一出手，就击败了银剑郎君，没有人不是大感意外，都吃了一惊，全场静得连叶堕针落之声也听得见。

方麟面色灰白，捧剑发愣，敢情连他自己也不知如何会挨上这一拳，以此类推，再上前动手也是白饶。

萨哥王子仰头瞧瞧天色，微笑道：“想不到已经是晌午时分，咱们都该休息休息，略进饮食。”方麟在天下英雄面前，竟在一照面之间落败，心中痛苦难以形容，此刻心头波澜万丈，掀起了当众横剑自刎的念头，因此萨哥王子说的话他都没能听见。

全场之人都象是凝结住，个个睁大了眼睛，瞧那方麟是上前再战呢，抑是找个理由退下？

萨哥王子大声道：“方麟兄，你可曾听见兄弟的话？”

方麟蓦地惊醒，长叹一声，道：“你说什么？”萨哥道：“我说目下已午时，咱们何妨休息进食……”

方麟茫然道：“是这样么？”

萨哥道：“你我今日一战，关系重大，方兄若不坚持，那就歇息一会，等午后再上台动手不迟！”

方麟面色变得更加苍白，说道：“我连你一名手下都打不过，岂能跟你争雄逐胜。”

他举剑横在喉咙上，惨笑一声，又道：“我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目下求得一死，还不失为男子汉大丈夫……”

萨哥王子肃然起敬道：“方兄这一番话果然是豪杰之言，兄弟极为佩服。”方麟又仰天长叹一声，默默忖道：“竺公锡不愧是天下第一高手，能够调教出这等人物，一拳就把我击败，唉，可怜我一生自傲自大，竟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他在转念之时，人人都露出严肃之容，少林、武当、衡山这三派的掌门，也晓得这等局面无法挽回，所以没有一个开口谈论此事。

寂静中，突然一个人纵上木台，众人瞧时，却是个英俊少年，背插长剑，举止飘逸潇洒。

萨哥王子惊讶地瞧着来人，方麟也望见了，不禁一怔，接着便厉声大笑，道：“桓宇你终于上台露面啦，可惜来迟一步，竟不能分出咱们两家的剑法，孰优，孰劣？”

桓宇微微一笑，道：“方兄把剑放在咽喉上是什么意思？”

方麟勃然大怒，道：“你这刻竟敢耻笑我？”突然移开锋利长剑，似是要过去拚命，但转眼之间，怒容全消，颓然长叹一声，道：“寒家剑法，竟抵挡不住那厮一拳，我还能跟人家拚斗么？”桓宇接口道：“方兄这话很有意思，兄弟前些时候也曾以寒家剑法，在竺公锡面前斗过此人。”

方麟精神一振，道：“这话可是当真？”

桓宇道：“人不信就问问这位熊兄。”

方麟从他口气态度中，已推测出他一定赢了，这或者就是他特地上台，说出此事来奚落自己的原因了，不由得急怒攻心，几乎吐出鲜血。桓宇道：“方兄是聪明人，定然猜想得到兄弟当时的经过了。”方麟再也忍耐不住，银剑一挥，身随剑走，直向桓宇激射出去，桓宇大喝道：“方兄别动手，我有话说。”

方麟恨恨道：“我先杀了你再自刎也好……”

桓宇一下子躲到萨哥背后，方麟一瞧形势，已知无法施展杀手，除非他肯出场放对拚斗，只好停住身形。口中恨声不绝。

群豪都觉得桓宇不该在这等时候还耻笑方麟，因此喧哗喝骂之声大作。桓宇大声道：“方兄若肯听兄弟说几句话，便不会横颈自刎了。”喧闹的喝骂声掩盖不住他的话声，方麟听得一清二楚，手中银剑不觉垂下，道：“这话可当真？”

桓宇道：“兄弟何必骗你？若然兄弟有意取巧，刚才便不必现身，方兄一死，许多事都解决了！”

方麟点点头道：“这话有理，兄弟洗耳恭听桓兄的高论便是。”台下之人见他们敌意已消失，方麟垂下长剑，桓宇则已从萨哥王子背后走出来，都觉得十分惊讶，很快就静下来。

桓宇朗声道：“不瞒方兄说，兄弟当日跟熊兄动手，也是一个照面就中了一拳，无论是被击中的部份，以及被他震退的步数，也跟方兄一样……”这几句话全场皆闻，人人眼看独臂大汉没能否认，便都信了，登时升起嗡嗡的论论声。

桓宇略略停歇一下，仰天长笑数声，才接着道：“这原不是稀奇丢脸之事，只要想通其中道理，方兄就不会羞愧自刎了。”

方麟拱手道：“还望桓宇指点……”

桓宇道：“这道理很简单，他练了几招拳法，配合他的通臂奇功，所以能够出人意外的击中敌人。”

方麟道：“纵是如此，这也是他炼的功夫，咱们抵挡不住，便是咱们学艺不精之过。”

这个反驳的原因，正是全场的人心中都浮起的念头，故此这刻人人凝神侧耳听那桓宇怎生回答？”

萨哥王子始终微微而笑，也不插口打扰他们。

桓宇道：“以这位熊兄的一身功力，咱们决计受不住他一拳之威，可是咱们都曾经被他击中，却都不曾倒下，这就是此事的关键，他炼有几招拳法乃是只求击中敌人，但内劲力道都不能使足，所以咱们挨受得住，此所以熊兄当日自家亲口对我说过，凡是中了他这一拳而不倒的，便可列入高手之林，方兄试想一下，这两句话之中岂不是透露出，他这一拳纵是高手也躲不过的意思？”

方麟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

桓宇大声道：“因此跟他动手过招，武林规矩便须略加改动，若是中一掌就得自杀，我瞧凭他一个人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台下传出不少赞同之声，方麟这时才真放弃了自刎之意，拱手道：“承蒙桓兄指点，开启胸中茅塞，兄弟感激万分。”

桓宇还礼道：“不敢，不敢……”

方麟眼中射出凌厉的光芒，转到熊一拳面上，道：“本公子输得不服，还要领教尊驾的神拳！”

熊一拳悍然应道：“好！”跃到木台中心，桓宇便退到一侧，跟萨哥王子拱手为礼。

萨哥王子缓缓道：“桓兄一直不曾露面，那本是明哲保身之道，目下战端未启，桓宇兄何不离开此地？”

桓宇道：“这世上许多事都不由自主，兄弟虽想明哲保身，可惜办不到……”

此时方、熊二人已经开始交手，因此他们暂时中止谈话，转眼观战。

熊一拳右拳到头顶，姿势古怪，桓宇认得他这一招十分奇奥，心想方麟只怕不易躲过，念头才转之时，方麟已挥剑抢攻，他也认出这一招的奥妙，所以虚刺一招，诱敌出手。

他的剑法本是以变见长，但见剑势急进之际，突然变为退式，这一进一退之间，极是圆融严密，无隙可寻。熊一拳的招数与他同时发出，身子向左跨开一步，拳头从空中劈落，极是迅速，方麟虽知机先退，仍被拳头擦着衣

服，险险又中他一拳。方麟心中一凛，暗忖这通臂功神奇得紧，居然有后发先至的神通，当下运剑如风，快攻数剑，这几剑只迫得熊一拳连退数步，无法出拳。一侧的郭敢突然掣出长剑，大有出手相助之意，台下有人瞧见，便鼓噪起来，但郭敢天生又聋又哑，根本没有听见，萨哥王子心念一转，举脚踏了一下地板，郭敢竟然察觉地板的震动，转眼瞧看，萨哥比了个手势，他点点头，收起长剑。

此时方麟施展出银剑十一变的剑法，但见他忽快忽慢，忽轻忽重，忽刚忽柔，剑法全无定工，只看当时情形，按照刚柔快慢等本旨出剑。熊一拳被他千变万化的剑法，迫得无法出招反击，头上不禁冒出汗水，心中大是焦躁，身法、拳路都受到影响，方麟岂肯放过这等机会之理，剑法更加凌厉，眨眼间，又攻了七八招，熊一拳左腿上突然流出鲜血，原来已中了一剑。台下群豪狂呼大叫的喝彩，掌声雷动，萨哥王子此刻仍然不动声色，桓宇不禁十分佩服他的修养工夫，心中暗暗推测他究竟有什么打算。眼看熊一拳堪堪支持不住，萨哥王子运足内劲迫出语声，徐徐道：“方兄可知道那一日桓宇用是赤手空拳对付熊一拳的么？他并没有使用意剑十八招的家传绝艺呢！”

方麟闻言大吃一惊，心想桓宇徒手便能得取胜，岂不是比自己高了一筹？他心神一乱，剑法顿然松懈，熊一拳乘机反击，拳似流星，呼的一声，当空劈落，这一拳本来敲不着部位，但他使出通臂功，左边半截断臂缩入体内，右臂加长了尺许。

方麟险险被他击中，一股拳力从身侧涌过，把他震退两步。

熊一拳疾然跃出圈外，台下观战的群豪，都不曾听见萨哥王子之言，那是因为当时他们狂呼大叫，扰乱了自家的听觉，这刻眼见形势突变，都不禁十分惊讶，其中有些人厉声喝道：“方公子赶上去杀死分！”又有人叫道：“万万不可放过这厮……”

方麟耳听群豪鼓噪煽动之词，登时杀机盈胸，提剑便上。

突然一把长剑队侧面横截攻到，方麟一剑架开，转眼瞧时，却是那郭敢。熊一拳自知无法赢得方麟手中之剑，当下乘机跃落台下，身形在人丛中隐没不见。

方麟不知郭敢又聋又哑，冷笑一声，道：“尊驾也是使剑高手，幸会得很！”

郭敢瞪眼不答，方麟又道：“尊驾既敢插手架梁，那咱们就决一死战如何？”

郭敢根本不晓得他说什么，仍然瞪大双眼，方麟大怒道：“好小子……”正待发作，桓宇朗声道：“方兄不必动火，此人身有残疾，耳不能听，口不能言，但一身武功比之先前数位更强，乃是六甲中最出类拔萃的高手！”

此言全场皆闻，所以目光都集中在郭敢身上，方麟傲然笑道：“妙极了，兄弟只要把此人击败，就等如击败了廉冲手下六甲之士！”

桓宇道：“可以这么说！”

方麟精神一振，胸中杀机潮涌，长剑一挥，疾向郭敢攻去。

郭敢挺剑一振，方麟存心试一试他的内力，因此招式不变，劈在敌人剑上。

但“当”的大响一声，双方各自震退了两步，内力和腕力上，竟分不出高下。

方麟心中微凛，不敢大意挥剑又上，这一次他剑势变幻不定，光华流洒

飞舞，煞是好看，台下升起鼓掌和喝彩之声。

郭敢一一封拆住，使的剑法甚是平常普通，比起方麟的鱼龙变幻缤纷，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的剑法却甚是实在有效，也不耗费力气。

方麟一口气迅速攻了二十余招，只见郭敢始终如一，使出朴实平凡的招数抵挡，脚下不曾被迫得半步，方麟当下已知道一二百招之内，不易取胜，便沉住气，用心窥测对方疏漏破绽。

他的剑法变化不定，时时异军突出，有意想不到之妙，不知不觉激斗了一顿饭的工夫，两人又攻拆了百招以上。

这一场比剑，精采无比，台下都寂然无声，正面一众高手聚观之处，更加肃静。

白藤真人轻叹一声，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话一点也不假，想当年方少侠的尊翁在世，名震武林，但他数十年的精纯修为，似乎还比不上方少侠的沉稳刚健。”

大宗上人道：“道兄此言正是老衲心中之意，这方少侠如此高明，那桓宇少侠定然也差堪比拟，如此说起来，南桓、北方两位兄台有此虎子，死也可以安心瞑目了。”其余的高手，听了这三位辈份高尊的掌门人慨叹之言，想起自身无法为师门争光，都十分羞愧，喟叹之声此起彼落。

台上的萨哥王子低声笑道：“桓宇兄，瞧瞧方兄的剑法，有何感想？”桓宇道：“方兄的剑法大有精进，神奇无比，兄弟恐怕不是他的对手了！”萨哥王子道：“这话恐怕只是谦让之言而已。”

桓宇道：“此言出自兄弟衷心，阁下何故怀疑？”

萨哥王子道：“若是真心话，某家倒得奉劝一句良言，那就是桓宇兄速速趁机离开，你有什么放心不下之事，不妨委托某家代办，只不知桓宇兄可信得过我？”

桓宇道：“阁下如此关心兄弟，不知是何缘故？”

萨哥笑吟吟道：“那还用说，桓兄若是携了舍妹远走高飞，退出江湖，那就是某家至亲之人，某家岂能不为桓宇兄尽心尽力！”

桓宇好久已没有想起施娜，闻言身躯微微一震，道：“阁下的美意，兄弟十分感谢，可是……”

萨哥王子接口道：“那是什么？难道说你还想在此地与我们争夺花玉眉姑娘不成？”

桓宇痛苦地叹道：“兄弟已死了此心，我只是想说令妹目下在什么地方，连兄弟也不晓得？”

萨哥王子缓缓道：“假使某家能够奉告，桓兄是不是立刻动身找她去？”

桓宇大感为难，迟疑了一阵，才道：“阁下先行赐告，让兄弟考虑考虑。”

萨哥王子道：“好，舍妹现下在居庸关口，等候桓宇兄前往相会。”桓宇半晌不语，萨哥王子道：“舍妹的行踪失去多日，直到今日离开京城之时，才被某家手下发现，某家闻报之后，便亲笔写就一函，派人飞马送给舍妹，要她在居庸关口等候。”

这话说得桓宇不能不信，抬头瞧时，但见方麟的银剑占了七成攻势，剑术高明精妙，尤其是气度沉凝，全然没落了昔日的飞扬浮躁之气，他的剑法本来是极上乘家数，以往就是因为求变心切，浮躁不稳，犯了心猿之病。目下只改去这一点，立时就精进极多，大有无懈可击之势。

桓宇自忖实在没有取胜的把握，一方面又被萨哥王子劝得心摇意动，正

在难以取决之时，萨哥王子的声音又道：“桓兄决定了没有？”桓宇突然大喝一声：“请方兄暂时停手！”脚下用力，跃到战圈旁边。方麟果然收剑退开，道：“桓宇兄有何见教？”

桓宇道：“方兄已斗了两百招之上，虽是未曾当真击败对方，但是你们之间的高低强弱，已是有目共睹，那位郭兄守多攻少，方兄占了七成以上的攻势，可见得剑术，功力都胜他一筹。”

方麟面上大有光彩，和颜悦色的道：“既是如此，桓宇兄还有什么吩咐？”桓宇道：“今日妙峰山之会，本与他人无涉，眼下咱们三人都在台上，方兄何必浪费时间，损耗气力对付廉冲手下，是与不是？”

方麟道：“对呀！”心想我若是一定要击败那郭敢，非苦战千招以上不可，那时节耗去真力极多，只怕不是一时三刻之内能够复元。

桓宇转头望住萨哥王子，道：“阁下若是不愿多费时间，便请郭兄下台！”萨哥王子笑道：“某家不忙，方兄若是坚决要取胜之后方始罢手，也无不可！”说时却比个手势，那又聋又哑的郭敢便跃落台下。

场中静寂无声，数百道目光，都集中在木台之上的三个年青英俊的高手身。萨哥王子笑道：“桓兄来得正合时，某家和方兄都损耗了不少气力，现在任桓兄随便挑选一个。”

桓宇道：“兄弟毫无占两位这点便宜之意。”

萨哥王子道：“桓兄想必到场很久了！”桓宇点点头，萨哥王子又道：“然则桓兄何故一直都不现身赐教？一直等到现在才上台来？”

这话问得锋利似刀，桓宇不但无法反驳，连发怒翻脸都不行，又不能说出被卢大刀他们擒住的经过，当真是急不得怒不得。

萨哥又道：“某家这么说法可不是惧怕于你，方兄自然也和某家一般，桓宇兄即管挑选我们其中之一动手，别因某家之言而感到不好意思。”方麟道：“这话很对，桓兄请挑选吧？”

桓宇一急之下，倒有了主意，朗声道：“兄弟建议两位暂时休息，略进饮食，咱们可趁休息之时，议妥动手时的次序，这正是一举两得之法。”方麟心感桓宇阻他自刎之恩，当即欣然同意，萨哥仰天瞧瞧天色，道：“咱们从早上到现在，目下已是晌午时分，休息一会也好，再说这数百武林同道们想必也站得累了。”

场中群豪都松弛下来，纷纷议论，这时突然出现了数十名壮汉，有的提着竹箩，放满了碗筷，有的提着酒坛，有的提着巨大食盒，装满了大饼馒头和卤牛肉等食用之物，他们胸口都佩着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北京镇威镖局等字样。

这镇威镖局的东主谭化，乃是北方镖行最有名的人物，领袖同行，无人不知，由他预备食用之物最是适当，因此没有人感到奇怪。

酒香四溢，群豪放量饮酒食肉，一面谈论适才战况，场面热闹异常。

萨哥带来的六名随从携有食盒，他约了桓方二人一同进食，并且商谈动手之法，桓方二人也不推辞，三人便在台下席地而坐，一边饮食，一边商议。

木台正面的座位上，另有专人准备酒食，较为精细丰盛些，并且还有素菜素点。

武当派的掌门白藤真人虽是眼见柏秋阵亡，仍然不动声色的进食，但井步虚可就没有这等修养和胸襟，不但吃不下东西还不住的遥望萨哥王子，眼中射出怒恨的光芒。

娄坚只是受伤，没有性命之忧，所以南岳野樵谭空谷自觉比白藤真人幸运得多，他们谈论了一阵，大宗上人向谭化道：“谭施主供应全场饮食，此举实是高明不过，无怪能够领袖同道，人人敬仰。”

谭化连忙道：“大师过奖啦，晚辈岂敢当得……”笑容甚是勉强，心中大为奇怪。

过了一阵，谭化压低了声音道：“晚辈有一事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今日供应饮食之事。”

三位掌门人彼此交换眼色，露出微微吃惊之容，大宗上人缓缓道：“谭施主请说。”

谭化道：“晚辈只吩咐局中准备此座之人的饮食，但现下却大出晚辈意料之外，所以极感奇怪，刚才晚辈已查问过，据报是敝局负责钱财目的刘宜光兄交派的。”

谭空谷道：“这位刘兄是谭兄的什么人？”

谭化道：“是乡亲，相随晚辈多年，为人甚是精细小心，通达事理。”

这答话听起来便使人觉得没有担心的道理了，但这些老江湖们自然不会如此轻忽，都凝神等他解释。

谭化沉吟一下，又道：“刘兄向来不管外面之事，尤其是素性小心谨慎，决不会自作主张，以致使敝局有招摇实惠之嫌，所以晚辈大感不解，但又无法回去问他。”

三位掌门人听到此处，便都暗暗运功查察进食后有何反应，陡然间，都觉出有异，齐齐变色，白藤真人道：“两位也发觉啦！”这药物性子甚缓，大约在一个时辰之后才发作。”

大宗上人道：“配药之人极是精明，老衲一时实在想不出什么人有此等手段？”

谭空谷应道：“天地间只有一人，那便是一贴先生韩济世！”

谭化听出端倪，面色大变，热汗沿着面颊滚滚流下，须知别人都没有搜查体内情况的功力，只有这三位掌门人才办得到。

大宗上人道：“善哉，善哉，韩一贴兄文武全才，热心济世，医道之精，冠绝天下，数十年以前，便深得我们几个人的敬仰，两位想必不会忘了旧时之事？”

白藤真人道：“往事如烟似梦，但却长留心中，岂能忘记！”

谭空谷道：“不错兄弟仍然记得咱们六个人，有时还加上南樵、北方两位，印证武功，其时年少气盛，各不相让，每当不可开交之时，多半总是韩济世兄出面调停，大家看他的面子上，无有不从的，可见得咱们都对他甚是敬佩！”他提及的六人，便是当今五派掌门和叶重山等六个，昔年时时为了争论武功而动手，事隔数十年，这些都是身份尊崇的人物。

谭空谷略为停顿一下，又道：“兄弟并非认定是他所为，但除了他之外，天地间谁有这种手段？”

大宗上人道：“这话说得不错，韩兄外号一贴先生，任何重证一贴即愈，使人难以置信，天地间恐怕只有他一个配制得出这等药物。

白藤真人轻叹一声，道：“韩兄多年来隐居在大名府，竺公锡也是知道的。”那两位掌门人微微变色，都不言语，须知有些猜测之言，以他们的身份可不能随便说出。

谭化突然说道：“晚辈有个主意只不知该不该做？”

大宗上人道：“谭施主说出来听听！”

谭化道：“晚辈想设法把桓、方二位找一个过来，瞧瞧他们是不是也觉得有异？”白藤真人道：“此计甚佳，两位意下如何？”

谭空谷缓缓道：“不错，此计大是可行，但其中另有困难。”

大宗上人道：“谭兄是怕他们功力虽强，却没有这等内视的经验，或者查不出来。”

他们都是一派掌门，身份不同，所以说话十分小心，不敢说方桓二人功力不足，只能说他们经验不够。

白藤真人沉吟道：“这真是一大困难，咱们只见过方少侠出手，桓少侠不知如何……”

谭化急得满头大汗，旁的人都不知他们说些什么，原来谭化身份不同，所以陪了三位掌门在另一处进食，与井步虚等人隔开。

大宗上人慈目上瞥，道：“谭施主不必着急，老衲信得过你。”谭化顿时松了一口气，只听老和尚又道：“烦你去把桓少侠请到这来。”

谭化赶快奔到那边，桓宇正好干了一杯，谭化晓得大凡药总是在酒中弄手脚，亲眼见他干了一杯，便放心上前，拱手说声打扰，然后向桓宇道：“桓兄可否借一步说几句话。”

桓宇起来随他走开一边，道：“谭老师有何见教？”

谭化道：“那边三位掌门前辈想晤一晤桓兄。”

桓宇讶然道：“什么事？”但随即改口道：“在下自当遵命前往拜见。”他们走到三位掌门人座中，旁的人但感到十分奇怪，所以许多目光都集中在这数人身上。

桓宇首先向最近的大宗上人躬身施礼，道：“晚辈桓宇参见大师。”大宗上人起身扶住他，道：“少施主多礼啦！”他双手分别抓住双腕，暗暗发出内力，一只手用的阳刚之力，另一只手却是阴柔力道。

桓宇但感一边身子重如山岳，一边身子轻飘好象要随风而逝，胸口一阵窒息之感，极是厉害，不似是开玩笑，简直要取他性命一般。

他心大惊想道：“难道这少林高僧竟用手段暗助方麟，先取我性命或是使我重伤？”

此刻已经没有任何余地考虑对方弄死自己之后，在天下群豪面前怎生交代得过去，只知若不速速运功抵抗，便难活命。

大宗上人心头一震，但觉右手阳刚之力宛如泥牛入海，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左手阴柔之力却遭遇到强韧的抗力抵住。

老和尚慈眉微耸，把内力增强两成，已是用上全身真力。

桓宇面色微变，不但感到无法支持，马上就要死去一般，而且这等一硬一软的压力使人万分难受，他心跳加速，面色变得通红。

大宗上人撤去真力，微笑道：“老衲尝闻逆运真力有意想不到之奥妙，如今方始亲自体验，十分佩服。”

桓宇喘一口气，但感双腿发软，便仍然硬挺着不露形色，道：“大师过奖了！”心想你这么一试，我已耗去不少真力，比战一场还亏得多，不知他是什么存心？

他迈步走到白藤真人的面前，躬身施礼，不禁又暗暗吃一惊，原来这位老道起身握住他双腕。

桓宇不敢怠慢，快速运功准备，心想他们此举显然已有恶意，只不知何

故跟自己过不去！

白藤真人微笑道：“大宗道兄难得出口赞誉任何人，少侠得他推许，实在不是容易之事呢！”

说话之时，双掌传出两股热力，透入桓宇体内，桓宇本已运功防御，可是这两股热流却立即与他的真力融合浑化，霎时间已透入丹田之内。桓宇一面赶快收摄心神，调运真气穿行全身经脉，一面却禁不住十分惊讶地想道：“这就奇了，白藤老仙长以本身真元暗暗助我恢复，这是什么道理？”正在讶想之时，谭空谷起身伸手拍拍他的后背，道：“世兄仪容出来，武功过人，令尊翁泉下有知，也可以瞑目了。”

他连拍几下，手掌落下之时，表面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力却已侵入各大要穴。

桓宇感到全身经脉通畅，十分舒适，晓得谭空谷是以衡山派秘传的震脉通经手法助他复原，有了白藤真人之助，本来已经够快的恢复的了，目下加上谭空谷以深厚无比的功力，为他震穴通经，顿时功力增长，不只是恢复而已。之后，桓宇遵命坐下，大宗上人轻劝道：“少施主即速施展内视查经之法，把结果告诉我们。”

这等查经究穴内视之法，名家派都会得，端视每个本身功力深浅分出高下，这三大门派的掌门人，既是试出桓宇内功别有独到之处，心中都大为宽慰，连忙着他运起内视之法，查看体内有没有中毒的现象。

桓宇虽然不知道这里面有许多文章曲折，但却已明白大宗上人试探自己功力造诣的缘故，当即凝神运功调气，瞑目内视。

这数人之中要以谭化最是紧张惶恐，他想到万一自己镖局的刘宜光被竺公锡收服，故此遵命作此安排，这一来外间还以为是自己已投降在竺公锡门下，才会向武林同道下毒。这个冤屈当真是倾西江之水也洗不清，他越想越怕，遍身汗水冒涌，四肢冰冷。

过了片刻，桓宇睁开双眼，缓缓道：“晚辈遵嘱内视全身经脉内脏，似乎没有异状。”

谭化双手紧紧的互握着，闻言象崩溃了一般松开，长叹一声，道：“晚辈有口难言，目下只好在诸位前辈跟前自尽，以表心迹！”

原来桓宇内视的结果十分重要，他没有中毒，那就证明此举是敌人方面策动，所以萨哥王子自带酒食，又邀了方、桓二人一同进食，这是因为萨哥王子有必胜的把握，为了镇服天下武林，决不使方桓二人中毒，否则纵然取得胜利，人家也以为他只是假借药物之力而已。

大宗上人摇头道：“谭施主不可轻生自戕，咱们目下须得赶紧商议应付之法，此事真相，日后自可水落石出！”白藤真人和谭空谷齐声道：“上人此言极是。”

桓宇茫然的望住他们，大宗上人微笑道：“我们发现酒食中下得有极高明的药物，药力将在一个时辰之后发作，全场之人是生是死还未可知，但药力发作之时，起码四肢无力，这时敌人若是大加屠戮的话，便简直是斩瓜切菜一样，毫不费力了。”

桓宇大惊道：“有这等事？”白藤真人接口道：“但你与萨哥同进饮食，却不曾中毒，可见得这是对方存心消灭中原武林力量的恶毒手段！”

谭空谷道：“今日对方若是毒计得逞，武林精英伤折大半，将来欲振乏力，恐怕永远地被对方控制整个中原武林。”

桓宇道：“这便如何是好？”大宗上人沉吟道：“一个时辰恰好是你们分出胜负之时，这个配制药物之人不管是谁，可惜咱们事先不曾考虑到这一着！”

白藤真人缓缓道：“咱们没想敌人必有加害到此观战的群雄之心，满以为咱们三人一露面，对方非改变计划不可，那知他们还有这一条毒计……”

说话之时，桓宇已瞧见供应全场酒食的人，胸口都有镇威镖局的字样，顿时明白谭化为何要自刎以表心迹之故，当下道：“焉知敌人不是暗中在酒食内下药，嫁祸镇威镖局呢？”谭化颓然摇头道：“兄弟不曾吩咐供奉全场酒食，这是敝局一位帐房先生刘宜光擅自行事，但别人谁肯相信兄弟此言？”

桓宇微感惭愧，抱拳道：“在下见识短浅，妄自评论，还望谭老师傅见谅！”

白藤真人泛起满面笑容，道：“少施主正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咱们目下唯一的力法，便是立刻暗暗通知全场数百同道说，酒食之内被敌人暗施手脚，请大家火速分批离开此地，眼下尚有一段时间药力发作，对方若是拦阻的话，咱们还有一拚之力。”

谭化面上顿时恢复血色，感激得几乎要跪下磕头，桓宇也不胜之喜，道：“好极了，咱们立刻通知大家。”

大宗上人沉声道：“等一等，此计固是甚妙，但还有一个大的难题急待解决……”

这位少林派的掌门大师慈眉紧皱，接着说道：“咱们虽是有法子遣散众人，免得死在敌刀之下，但万一药力凶猛，发作之时能致人死命的话，老衲认为与其死在家中，不如死在敌人刀下，还可以振奋天下武林同道的敌忾之心，除非咱们有解毒救人之法，便另当别论。”

谭化一想这简直办不通，登时又变得面色如土，热汗迸流。

白藤真人道：“假如此药不是韩济世配制的，咱们去找他解救，定蒙应允，可是一则不知这毒药是不是他配制，二则大名府离此地七八百里之遥，他若然答允，这一个时辰之内也无法赶到。”

桓宇道：“方麟青骢马的脚程天下无双，可是这么远的路程也无济于事。”

谭空谷霜眉齐耸，面泛杀机，沉声道：“既是如此，咱们就须利用这一个时辰的时间，打击敌人，兄弟今日说不得只好大开杀戒了！”

大宗、白藤真人二人默然无语，但瞧他们的表情已有赞同之意。

桓宇立刻把廉冲曾经露面之事说了，并且告诉这三位前辈高手说，廉冲武功比萨哥更为神妙，不论是自己或是方麟都打不过他，唯有请三老出手对付，此外，他手下六甲之士，都各有异能奇技，务必分配妥当敌我对手，才能占得胜面。

最后说道：“晚辈还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大宗上人道：“小施主但说不妨…！”

桓宇道：“那六甲之士其中有许多位乃是武林知名的高手，被竺公锡网罗了去，以前从未露出真面目。因此咱们这一方一旦大举行事，说不定战况激烈之时，突然有人在背后暗算！”

谭化额上热汗滚滚流下，道：“桓兄虽然没能疑惑兄弟之意，但今日事态严重，其中又有这许多问题，兄弟还是当众自刎以表心迹的好！”桓宇不安地拱手道：“谭老师这话教在下好生不安。”

谭化惨然一笑，站起身躯，但见三位前辈高人都不做声，心中已明白他

不敢阻止，便抱一抱拳，走出座位之外。

他抬目一瞥，木台上空荡无人，心想这刻跃到台上，拔剑自刎，全场之人皆能瞧见。

他举步走去，忽然一个拦住他的去路，转眼一望，原来是本局一位姓王的镖师，王镖师道：“东主一直与三位老前辈盘桓谈话，真把在下急死了。”谭化讶道：“什么事？”王镖师说道：“刘先生再三吩咐在下一事，要求在众人进过饮食之后，立刻把这封密函交给东主，但在下一直不敢惊扰。”谭化似乎见到一线光明，那颗心又惊又喜，忐忑乱跳，接过密封的信函，道：“有劳王兄啦！”一面撕开信封，取出信笺，打开一瞧，只见上面只写“万勿轻生”四个字，下面也没有署名。

他认出这是刘宜光的笔迹，盘算了一阵，把信笺揣入怀中，转身向座位走去。

但见那大宗上人面前多出三名僧人，年纪但在三旬上下，就在这转眼之间，又有两名道人走到白藤真人面前行礼，这两个道人都佩着长剑，但一左一右，敢情其中一个左手使剑的。

谭化眼力极是高明，一望之下，便发觉这五位僧道都是刚刚赶到此地，心中大为惊异，暂时停步瞧看动静。

只见其中一个道人交给桓宇一个长形包袱，桓宇打开一看，却是一把剑，份量甚轻，似是竹木所制，隐隐有香气飘散，另外一名僧人却递给他一封柬帖，桓宇拆开瞧时，一眼就认出是花玉眉的纤美的字迹，不由得心中一阵狂跳。那信笺上写着如何解救这场危机之法，甚是详细，最后讲明此信阅后即须毁去，不可留存。

桓宇满腔相思，都因这封信掀了起来，情焰如火，隐隐嗅到信笺上透出她的香味，他珍而重之的把信笺摺叠好贴身收起，然后说道：“在下已有求解药之法，这位友人已经事先求得韩老前辈答允，配制好解药。”大宗上人一听之下晓得他口中的友人，必是智谋超世的花玉眉无疑，当下都流露出欣然之色。

白藤真人转眼瞥见谭化，便叫他回来，说明这场浩劫已有解救之机，他不必自刎表明心迹了，谭化推测不出内中隐情，心中更是率乱，一直推想那谨慎忠心的刘宜光为何肯做下此事，险险使自己送了性命！

谭空谷问道：“目下解药何在？”

桓宇道：“韩老前辈已经遣人送来，但距离遥远，咱们必须派人骑了青骢马赶上去相接，然后再赶回来，不过纵是如此，仍怕时间不够，所以全场之人都要尽快的赶去，缩短路程，以免有万一之虞。”

白藤真人怀疑的道：“既是如此，为何又把叶重山兄的飘香剑送来给你，难道你们还要留在此地交手不成？”

桓宇道：“这一点晚辈也不明白，但不必理会，请三位老前辈先派遣适当之人前往接药，晚辈这就去跟方兄借马。”

他迅速回到萨哥王子那边，萨哥说道：“桓宇兄来得正好，方兄坚持要跟你印证过家传剑法，才轮到区区……”桓宇道：“如此甚好，阁下可肯同意？”萨哥现出难色，道：“某家不愿被别人说是趁你们其中一位筋疲力尽之时出手。”

方麟傲然笑道：“兄弟可不把此事放在心上！”桓宇也冷冷的道：“这一点算得什么？阁下若是有意占便宜，旁的手段还多着呢？”

萨哥王子受激不过，道：“好，某家只好遵命了。”桓宇道：“既然第一场是在下和方兄动手，在下倒有几句私话想告诉方兄！”萨哥听了知趣退开老远。

方麟讶道：“桓兄有何见教？须知上阵之后，咱们都是全力以赴，谁也不能控制得住局势。”

桓宇苦笑一下，道：“兄弟非是向方兄求情，却是要告诉方兄这一场剑比不成啦！”

方麟俊目一瞪，道：“谁说的？”桓宇道：“或者是廉冲的主意……”他扼要的把刚才之事说出，但却隐起花玉眉的手书，只诤称那大宗上人预先约好韩济世，以防万一，果然这一步棋恰恰用上，然后就说出借马的话，方麟道：“兄弟的坐骑不能借给桓兄使用！”桓宇道：“在下并不离开此地。”方麟道：“那就没有问题！”他一招手，一个汉子奔过来，方麟吩咐此人备马，桓宇带了这个汉子到大宗上人那边，交代清楚，把花玉眉函中写明的如何和送药之碰人头接药，在场群雄向何处走都说清楚，然后回到方麟面前道：“方兄请吧！”两人一同跃上木台，全场登时一阵骚动，但很快就寂静下来，方麟朗声说道：“兄弟与桓兄相约好，先斗第一场，我们比过家传剑法之后，胜主才跟萨哥王子印证武功！”交代过之后，掣出长剑。

桓宇也掣出刚刚到手的飘香剑，方麟讶道：“桓宇兄此剑几时带来的？”桓宇道：“刚刚一位友人带来。”方麟面色一变，道：“谁？”

桓宇道：“是一位方外友人。”方麟一听不是花玉眉，顿时恢复了常态。桓宇迫近两步，低声道：“方兄若是信得过兄弟，我们开头这场暂勿拼斗，以便分出心神查看廉冲有无发动六甲手下袭击撤退之人的事。”方麟心想廉冲手下六甲之士残杀武林群雄，自然不能坐视不救，便颌首道：“好！”

两人随即展开一场剑斗，双方都以迅速手法掩饰僵局，免得被别人瞧穿。他们打得激烈快疾之时，台下群雄有一部分已开始移动，离开这妙峰山麓的平坦旷场。

木台正面上的三位掌门人以及一众高手早就先后离座，这刻没有一个人在座，桓、方二人故意斗得更急，好象都不晓得这种变化。

萨哥王子突然跃落台下，桓宇剑势顿时缓了下来，方麟不晓得他的意思，连攻数招，抢制了机先。

桓宇偷空向萨哥王子纵落之处望去，只见他正与几个人说话，想是商议要不要出手拦截群雄撤退之事，心中大感得意，暗想任你廉冲萨哥阴谋如何高明，到底逃不出花玉眉的神机妙算。

陡然间，感到对方压力大增，心头一震，转眼望去，但见方麟眉间笼罩着杀机，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他顿时晓得这方麟敢情是忽动杀心，想趁这千载一时的良机当众杀死自己，当下连忙收摄心神，全力抵御。

方麟的银剑拓出千重光影，宛如浪涛一般不断的向桓宇卷去。

这一阵抢攻极为剧烈威猛，形势险恶无比，桓宇只要略有疏虞，立时便有性命之忧。

桓宇虽是全力招架，可是他失了机先，对方紧迫不舍，着着抢攻，使他简直透不过气来，不由得心下大惊，想道：“这番我命休也！”

萨哥王子突然跃上木台，朗声笑道：“桓兄若不拿出压箱底的绝活，只怕今日不能生离此地了！”

桓宇听得清清楚楚，心中苦笑着想道：“我若是有压箱底的绝活，早就拿出来啦！”

方麟用尽全力凶狠地抢攻不已，直到此刻还不能一剑杀死桓宇，突然间，泛滥起燥急之情，剑势越发狠毒。十招之内，桓宇身上衣服破了两处，左肩上也被剑尖划破少许。

他的身形已被方麟这一阵急攻迫到木台边缘，若是再后退一点，就得栽跌，此刻正是他生死荣辱的最后关头，桓宇运集起全身功力，苦苦抵御，同时这等形势激起了他坚毅强韧的天性，十分沉着的出剑封拆。

忽然间方麟剑法中露出一丝空隙，桓宇手中飘香剑迅速飘忽地攻去，登时把方麟迫退半步。

原来方家的银剑十一变是是宇内一流剑法，但也有弱点，那就是变幻过度则不免流於浮燥妄急。这其中的得失只有一线之微，奥妙难言，方麟几次邀战桓宇、萨哥，但是已经想到这一点要旨，因之剑法造诣大增，初时使桓宇大感意外。

他若是能够一直忍耐克制，桓宇决计无法解救危局，但他终是性傲气盛之人，一旦久攻之下，便又犯了老毛病，桓宇才能在凶急中迫退强敌，喘了一口气。

方麟虽是只退了半步，可是形势大不相同，桓宇手中的飘香剑有攻有守，已不似早先那样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萨哥王子默然不语，突然间朗声喝道：“桓兄知不知道此地观战之人忽然离开之故？”桓宇不暇理他，萨哥王子冷笑一声，又道：“这明明是花玉眉姑娘的安排，某家正在想她此举敢是为了使我们停手罢战，免得你死在方兄或某家手底。”方麟一听这话有理，顿时间妒火上焚，恨得咬牙切齿，手中银剑一紧，也不知那儿来的力量，凶猛无恃的连攻数剑，桓宇抵挡不住，不禁又向后移动了半步。

桓宇身形只退了这么一点，右脚底已经感到有一半踏空，只有脚尖沾到边缘，这一惊非同小可，眼见对方又是一剑攻到，势凶力猛，实在无法招架。萨哥王子及方麟两人皆知桓宇非跌落台下不可，面上都泛起喜色，忽见桓宇一剑挥出，招式古怪之极，但也十分有用，登时把方麟攻势消解。但见他一连发出四五招怪异剑法，再度把方麟迫得连连后退，方麟身在局中，但感对方的古怪剑法虽是厉害，还可以勉强封拆，最没抵挡的是他剑上的劲道，总是与剑势相反，应进实退似左实右，简直无法抗拒。

一转眼间，他已被桓宇迫到木台边缘，恰是早先的局势掉转来。”正在激烈紧张之际，桓宇突然跃开，大声道：“咱们用不着再斗啦！”方麟转眼四看，木台四周只有寥寥二三十人，有些不认得，有些认得，认得的都是六甲之士，其中还有一个青市长衫之人，正是廉冲。

他感到一阵心灰气沮，长叹一声，道：“桓宇兄剑学高明，今日是你赢啦！”萨哥王子接口道：“方兄既然认输，有什么打算？”

方麟道：“兄弟打算回家去，永不再踏入江湖一步，也就是说，此生再也不见花姑娘之面。”

萨哥颌首道：“如此甚好，那就该论到某家向桓宇兄请教几手了！”？桓宇看清四下形势，心想廉冲率领六甲人马不曾随众离开，用意可想而知，当下仰天长笑一声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兄弟还想多活几年，这一场不比行不行？”萨哥王子想起了妹子，心想让他去找妹子结为夫妇，那就是自己

的亲戚了，自然不必取他性命，当下应道：“这话不错，大丈夫能屈能伸，何必白折送了性命？桓宇兄若是知机早退，某家自然不会相迫。”

桓宇道：“如此甚好，兄弟甘愿认输就是。”

萨哥道：“认输就得啦，不过桓宇兄还得应允某家一事，那就是你须得亲口答应永不找花玉眉姑娘！”他暗念只要他不去找她，自然要去找妹子。桓宇毫不犹豫，大声道：“兄弟答应永远不找花姑娘！”他苦笑一下，又道：“兄弟实在也没有面目敢去见她的面。”

方麟大为鄙夷地冷嗤一声，径自跃下本台，萨哥王子大声道：“方兄敢是去见花姑娘么？”方麟怒声道：“谁去见她？我不是说过回家永不踏入江湖的话！”

萨哥眼见两个情敌都除去了，衷心大感欢畅，纵声长笑。

台下的廉冲却泛起猛烈的妒火，但他自知条件比不上这个师弟，若是他是别的人还可杀死，无奈又是自家师弟，若是加害的话，师父定然不肯轻恕，心念一转，决定放走桓宇二人，让这两个有机会跟萨哥王子捣乱。

他默然的目送方麟离开此地，桓宇跃下木台，向他拱拱手，道：“廉兄可有意思取在下性命？”廉冲冷冷道：“你既是认输，我何必再找你麻烦？我晓得你哄我出手，倘若死在我手底，花玉眉一定很恨我，因而破坏了萨哥的好事！”

萨哥大声道：“大师兄说得极是！”桓宇淡淡一笑，道：“你们这刻乃是稳操胜券之势，若是放过了这等机会，将来不要后悔才好。”

廉冲把目光移到别处，不理也不睬，桓宇洒步奔去，口中发出爽朗的笑声，好象心中甚是欢畅似的，萨哥不禁讶疑起来，道：“大师兄他笑什么？”廉冲道：“用不着理他，咱们干咱们的事！”

那桓宇快步奔离妙峰山麓，放眼望去，但见方麟已经在里许之外，连忙加快追赶。

刹时间，已追到切近，桓宇大声叫道：“方兄，等一等，兄弟有话奉告。”

方麟听了这话，却突然加快，两人相距五六丈，展开脚程，宛如流星赶月般飞驰疾驶。

看看已回到京城，方麟回头一望，只见桓宇紧紧追赶，毫不放松，心中勃然大怒，突然间穿入路边的高粱地内。耳听桓宇也追入高粱地内，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轻轻掣出银剑，窜出数丈之外，就停步蹲伏。一会儿工夫，桓宇已走到切近，这高粱地之内，视线无法望出数尺之外，因此，桓宇虽然离不及一丈，仍然不曾发觉。

方麟运足功力，打定主意杀死对方，纵然这一击可能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他双眼露出凶光，侧耳当心倾听对方移动的声音。

桓宇听不到对方的声音，便停步查听，四下毫无动静，真不知方麟是跑掉抑或匿伏不动。他想了一会，发觉势头不妙，当下低声说道：“方兄，方兄，在下当真有地紧的话奉告。”

方麟暗暗冷笑，忖道：你休想用这等话语哄骗我现身招呼。

桓宇又道：“方兄要听了在下奉告之言，立时可以明白一切……”

方麟咬牙忖道：“我再也不会答腔的，小子走过来吧，让我一剑取你狗命！”桓宇果然缓缓移动，到了离他五尺左右的之际，忽然折向另一方走去，方麟心中叹一口气，想道：“这厮命不该绝，所以转变了方向。”念头才掠过心头，又听桓宇又折回来，眨眼间，又到了离他五尺左右之处。方麟运全

身功力，贯注剑上，只等他再向前移动一步，就猛然突起暗袭，在这万分紧张的一刹那间，桓宇又低声道：“方兄，但愿你匿伏在附近，听得到在下的话……”

方麟几乎想出声问他为何不说出来，保必一定要他现身露面？桓宇沉默了一会，才道：“这番话要被别人听去，方兄有损无益，但我这刻已顾不得这许多啦！”

方麟这时才恍然大悟，冷冷应道：“兄弟在此！”

桓宇听出他口气之中隐隐流露出杀机，心中一震，这才明白自己多么危险，只要再上前一步就将被他暗算，当下说道：“方兄若是信得过在下，请到外面大路上见面如何？”

方麟道：“不用啦……”他轻轻一叹，又厉声道：“你这等贪生怕死之人，不配跟我说话，快点滚开！”他忽然改变主意，懒得听他说话。桓宇道：“在下并非贪生怕死之辈，这一点方兄应当晓得。”方麟回想一下以前的事，不由得相信这话，可是他刚才明明不敢出手，事实俱在，辩也没用。于是在鼻中冷哼一声。

桓宇道：“方兄不信的话，在下就做给你瞧瞧！”说，罢大踏步向他藏身之处走去，发出一片响声。

双方相距不过五尺，两步就到了方麟身边，方麟银剑剑尖已堪堪碰到他的胸口，这一刹那之间，方麟念头转了百数十次之多，杀他还是不杀，只见他闭住双眼，脚下仍然不停，身子向剑尖撞去，敢情他也根本不知道前面有剑。方麟怒道：“站住！”

桓宇睁开双眼，这才瞧清了形势，当下微微一笑，道：“方兄尽管动手。”方麟道：“你以为我不敢出手？”

桓宇道：“方兄不敢杀死在下的话，那才是稀奇不过之事。”

方麟道：“你纵然不怕死，但为何自寻死路？这岂不是大大的伪君子？”桓宇道：“方兄此言差矣，在下一点也不作伪，不但毫不怕死，还渴望早点死掉。”方麟道：“如此渴望一死，这番作为便合道理，只不知你何故想死？但早先又甘愿屈服认输？难道战死竟还不够光荣？”

桓宇道：“方兄须知你早先不但未败，其实早就赢了在下。”方麟讶道：“这话怎么说？”

桓宇道：“咱们约定较量家传剑法，而在下却使用了别的手法，所以在下早就输了！”

方麟沉吟道：“但当时在下却不能说出，否则方兄势须与萨哥王子一人，斗得平平，原也没有话说，可是我见廉冲在一边虎视眈眈，一望而知他正在等候结果，倘使方兄取胜了，他便挺身而出参加争夺花姑娘之事……”方麟点点头道：“桓宇虽是不会说出廉冲定会杀死方麟的话，但大家心照不宣，毋须说出。”

桓宇又道：“因此在下索性不说出输败之事，也允了永远不找花姑娘，只因事实上，在下已没有资格去见她了，在下希望方兄能够成此好事，免得她嫁与异族之人，说不定鞭鞑因她的才智而占取了大明江山。”

方麟道：“她若肯替他们策划的话，未必取不到大明江山。”桓宇道：“是啊，她若是嫁给萨哥，便是鞑鞑族之人，自然为他们尽心力，这都不必说了，眼下最重要的莫过于方兄今后行止。”

方麟垂下银剑，说道：“桓兄心中当真很爱花姑么？”

桓宇苦笑一下，方麟自言自语道：“兄弟若是与桓兄易地而处，只怕还没有桓宇的勇气，桓兄对她的深情，从你自愿送死这一点之上已可见出。”他收起银剑，又道：“桓兄有何高谕？敢请见示。”

桓宇道：“方兄现下赶紧去找花姑娘，你可没有答应他们不找她，早一步把种种事情让她知道，方兄好事是否能谐，便可以晓得了。”方麟露出兴奋之色，道：“对，我得试一试，她若是不肯嫁给我，早日死了这条心也好，但她在那儿？为何今日不来？”

桓宇道：“她隐居在大名府一座尼庵后面的石屋中，这座尼庵名叫慈云，到大名府一打听就会知道。”

方麟道：“承蒙桓兄赐告，兄弟万分感激，只不知桓宇兄今后有何打算？”桓宇茫然长叹一声，道：“在下不知道！”

方麟默然瞧着他，过了一会，才道：“兄弟这就动身前赴大名府，桓兄可有口信要带给花姑娘……”

桓宇摇摇头，迷惘地仰天凝望，过了不知多久，突然惊醒，方麟已经走了，他懒懒的钻出高粱地，走到大路之上。

他茫茫然顺着大路走，好象一切心事已了，这个世界他已没有什么关连，现下他是生是死，毫不重要，既无可去之处，也没有安身立业的计划。也不知走了多久，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叫道：“桓宇，上那儿去？”他回一望，淡淡道：“我还没有打算！”喊他的人正是甫别不久的萨哥王子，只见他率领着七八个人，其中有阴秀才、蔡金刚，熊一拳，郭敢等四名六甲首领。

萨哥跃下坐骑走到他身边，道：“你不打算去找我的妹子？”

桓宇苦笑一下，道：“我空无所有，找她作什么？”

萨哥凝视他片刻，微露欣慰之色，他已瞧出这个劲敌十分的灰心气短，此后已不能跟他争雄逐胜，当下柔声道：“你不去找她也好，事实上你也找不成！”桓宇懒得追问，只在鼻子中哼一声，萨哥又道：“某家刚刚接到家师命令，请你去见见他。”桓宇摇摇头，道：“用不着啦！”

说罢，迈步欲行，萨哥一晃身挡在他的前面，紧接着风声飒然，阴秀才等四名高手都齐齐扑到，堵住他的后退之路。

桓宇淡淡道：“你们一定要逼我出手的话，不久就会后悔莫及！”萨哥微微变色道：“桓宇兄打算以死相拚是不是？”

桓宇反手掣出飘香剑，道：“不错，你们虽是人多势大，但兄弟打下拚命之心，定可拚掉一两个，其时兄弟虽然也不免一死，但你们要我去见竺公锡之想也成了泡影。”

他说得一点火气都没有，但唯其如此，才使人深信他真有这等决心。萨哥王子止住阴秀才四人，沉吟道：“这话甚是，我们一旦动手，就只有这个结局了！”

桓宇毫无得意之色，平静的向前走去，萨哥王子只得侧身让他路，他大踏步走去，头也不回。

阴秀才低声道：“这厮存下拚命之心，果然不能力敌，只可计取。”萨哥王子道：“你有什么妙计？”

阴秀才低声说出，萨哥点点头，吩咐他们数言，便转身大步向桓宇走去。

顷刻间，已追到他身边，桓宇听出步声只有一个人，不禁转头瞧他一眼，萨哥道：“桓兄既是执意不肯去见家师，这事不能勉强，某家只好放弃了此念。”

桓宇道：“那么你又何故独自赶上来？”萨哥王子道：“你此去无疑退出江湖，洗手归隐，咱们这一别只怕永远不复相见，所以特意送一程。”

这番话说得甚是诚恳真挚，桓宇不禁大生感触，长叹一声，道：“想不到最后是阁下相送，人世之事，变幻无穷，真是不可逆料！”

两人并肩而行，大约走了七八里路，桓宇停住脚步，拱手道：“阁下送这一程，兄弟已经十分感激，不敢再劳大驾！”

萨哥笑了笑，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好，恕某家不再远送了！”

他游目四望，忽然指住前面说道：“那儿似是有座酒家，咱们且去饮三杯，聊当相饯！”

不由分说，拉了桓宇走去，他所说这处便是一个小市镇，但那酒馆却在镇外，甚是荒僻，踏入门同，但见桌椅都是新制之物，似是刚刚开张了没有几天。

萨哥要了一坛美酒连敬他三大杯，桓宇不禁生出戒心，暗忖道这萨哥王子情深款款，说不定有阴谋诡计，切切不可被他灌醉上当，因此暗运功逼住酒力，回敬了三杯之后，便起身告辞。

萨哥王子并不相强，结算了酒帐，与他一起出门互相揖别，并露出不胜依依之情，桓宇暗暗感到歉疚，心想这萨哥王子果然是一片真情，自己却怀疑他存心不良，实在惭愧得很，双方别过，分道而行。桓宇穿过市镇，正要找一处地方吐出腹中逼聚着的酒，忽听萨哥的声音叫道：“桓兄，桓兄……”

回头一望，只见他匆匆奔来，说道：“家师兄已亲自赶来，桓宇兄快走，片刻不可担搁，某家设法阻他一阻，快走……”说转身奔去。

桓宇不再怀疑，提口丹田之气，飕飕疾奔而去，这一来便忘了把酒吐出，奔了数里，酒意上涌，微觉酩然，不过还不至于使他减低速度。

又奔了数里，树林里突然窜出四个人，又拦住他的去路，定睛一瞧，原来是阴秀才等四个六甲首领。

蔡金刚挥动铜人猛扫，郭敢也在同时之间刺出一剑，迫得桓宇连退数步，阴秀才嘿嘿冷笑道：“王子虽是有意纵你逃走，但我们可不敢违背祖师严谕！”

桓宇掣出飘香剑，眼露杀气，道：“很好，在下这就成全你们！”一伏身迅速出剑刺去，直取蔡金刚。

那蔡金刚自从上次败在桓宇剑下，他这等勇力超绝之士，心眼不甚活动，从那时起已经对桓宇甚是畏惧，这刻见他一剑刺到，大为惊骇，赶紧横闪开去，桓宇乃是当真存下拚命之心，并不趁机突围而去，剑势一转，改攻郭敢，刚刚迫得对方侧身发剑招架，便已入攻熊一拳，出手之快，气势之雄，果然是武林罕见。

郭敢和阴秀才双剑齐出抵住他这一招，桓宇以意运剑，忽刚忽柔，刹时间已攻了七八剑之多，把这四名高手攻得团团直转，无法形成合围之势。

这桓宇威风八面，占尽上风，陡然间剑势一变，使出稀奇古怪的招式，配合逆运的真力，杀得那四人狼狈不堪，他最恨的是那个狡毒的阴秀才，这刻却是欲擒故纵，单单对他最是放松，如此激战了三十余招，阴秀才变成到处援助同伴的人，桓宇正是要他这样，猛然向蔡金刚劈出一剑，甚是毒辣。

阴秀才连忙从侧面出剑攻袭桓宇，以解同伴之围，桓宇那一剑只是虚张声势，全身真力其实蓄而未发，眼见阴秀才侧面攻到，大喝一声，剑势改变方向，横劈而去。

但听阴秀才惨叫一声，血光崩现，左肋上中了一剑，伤及内脏，登时倒

地气绝。

桓宇长笑一声，提剑疾向郭敢攻去，那知阴秀才之死激发了蔡金刚的仇恨之心，忘了畏惧，挥动独脚铜人横扫直砸，凶猛无比地反攻过来。

郭敢、熊一拳也生出同仇敌忾，兔死孤悲之心，各展绝艺，奋力反攻，刹时间斗得险恶激烈无比。

桓宇的怪剑已经渐臻精纯之境，不但繁复变幻，而且间中有好多剑都能够以意运转，换句话说，他已经把这一套自创的怪剑溶会在家传的意剑心法之中，这一来威力倍增，自知武功境界又高了一层，每当形势紧迫危险之时，只要发出以意运转的古怪剑招，充份发出反逆真力的威力，就立时消弛了危险。

看看又斗了二十余招，桓宇长剑一扫，迫退郭、熊二人，跟着反手刺出，恰好从铜人空隙中刺入，直取蔡金刚的前胸要害。

这一剑奇幻无比，蔡金刚简直无法闪避，别人也无法解救，桓宇气势如虹，振腕送剑，蓦地感到头脑间一阵晕眩，剑势顿时一滞。

蔡金刚哼了一声，退了开去，胸口鲜血迸流，受伤虽然不轻，却不致命，他草草包扎一下，便又悍然上前参战，桓宇的气势大不如前，渐呈不支。

他虽是呈现不支，但蔡金则、郭敢、熊一拳三人仍然不敢轻燥妄进，桓宇但觉头脑间阵阵昏眩，好象是十分渴睡，恨不得躺下来酣睡一场才好。

他奋起坚毅的意志，极力抑制住这阵昏眩，奋力进攻那三个敌人，但见他剑势越发凶猛凌厉，蔡、熊、郭等三人简直近身不得。

大道左侧的树林内突然传出一阵长笑之声，接着一个人缓步走出，说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桓兄怎会逗留在此，还动起手来？”

桓宇不必转眼去瞧，已知道来人是萨哥王子，不由得怒火上冲，刷刷连攻数剑，迫得蔡、熊、郭三人四散奔窜。眼见人影闪处，萨哥已站在面前，面上含着微笑。

桓宇压剑不发，怒道：“你在酒中做了手脚？可笑我竟当你是个英雄人物，真瞎了眼睛！”

萨哥毫不动火，笑道：“这个连我也要怪敝师兄了，他探知咱们去向，便抢先派人收拾了一座小店，改成酒馆模样，算定咱们分手之时，定会喝上一杯。”

桓宇道：“胡说，你难道毫不知情？”但语调已软缓得多了，分明被他的谎话哄得信了几分。

萨哥王子摺扇一摇，道：“桓兄爱信就信，若是一定不肯相信，我也没法子！”

说时，从袖中摸出一个小瓶，倒出一颗丹药，又道：“这是解药，我也和桓兄一样中了道儿，走着走着，忽然一阵头晕，此时碰见一个人，竟是敝师兄派来的，他交给我这瓶解药，服一粒立即恢复。”

熊一拳叫道：“王子不可给他解药，阴秀才已死在他剑下！”

萨哥王子冷冷道：“我管我自己的事，桓兄既然与我一起饮酒之时中的毒，我有此责送他解药。”

桓宇但觉昏眩之感更为强烈，心想若然萨哥此刻出手，一定抵挡不住，可见得他是真心实意的送我解药，否则他大可不必费这许多手脚。

当下接过解药，一口吞下，道谢一声，转身欲走，萨哥王子道：“桓兄且慢，你朋友们马上赶到了。”桓宇一愣，道：“谁？萨哥王子笑一笑，道：

“ 龙虎庄三老和傅源夫妇。 ”

桓宇转眼四瞧，萨哥王子又道：“ 他们眼下正被敝师兄率众拦阻，须知其中若不是还有一个天马行空霍陵的话，敝师兄足可以取他们性命，便不须费这许多手脚了。 ” 桓宇甚感迷惑，道：“ 什么手脚？ ”

萨哥王子纵声笑道：“ 某家说也不妨，须知你内力深厚，又是曾经变作毒中之圣的人，寻常迷药对你根本不生效力，须得双管齐下，合两种迷药之力才制得住你…… ”

说时，桓宇双眼眼皮感到沉重非常，脑筋也有点迷糊不清。

萨哥又道：“ 敝师兄一方面拦阻住你的救兵，一方面着某家送上另一种药物，如若你不服，再支持着拚斗数招，先前的药力就将消失，便很容易活擒桓兄你了。 ”

桓宇终于听明白这是又一个圈套，只气得双眼冒火，可是还未气完，眼前一阵乌黑，但觉天旋地转，一交摔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萨哥王子举脚踏在他胸口要穴，满面杀机，熊一拳忙道：“ 老祖师有谕要见见他，王子千万不可造次！ ” 萨哥王子恨恨的移开了脚，道：“ 那就动手搬到一旁！ ”

他们很快的把桓宇和阴秀才遗尸都搬到密林之内，萨哥王子匆匆把现场痕迹扫平，便也隐入林中。

不久，六匹长程健马疾驰而过，马上之人正是霍陵、龙虎庄三老和傅源夫妇。他们经过此地，毫未停留，迅速驰了过去。

桓宇不知隔了多久，才悠悠醒转，但觉身躯晃摇不定，竟不知处身何处。过了良久，桓宇才完全清醒，首先发觉全身被捆得紧紧，口中还塞着巾块，真是作声不得。

他转眼四望，周围一片漆黑，有点气闷，查看良久，才知道自己已被放在一口巨大的木箱之内，此刻正在船上，以有晃晃悠悠的感觉。

这艘船到何处去？船上还有些什么人？倘若萨哥所言不假，则见到竺公锡之时将有何事发生？

原来他已是万念俱灰，不但要退出江湖，而且看破红尘。若是还活下去的话，恐怕非到庙里出家为僧不可，然而目下这么一来，好象还有很多未了之事缠住他，使他无法逃避……

想起了萨哥王子的下流诡计，越想越气，恨不得破箱而出，找他拼斗一场，那怕死在他手中，也是甘心。

冀省境内河流甚多，除了永定河不能通航之外，其他的河流都畅通无阻，所以桓宇怎样的推测，也不能猜出眼下置身在那一道河流之上，不过从外面透入低微的声息可以分辨出仍是顺水而下，决计不是往北或往西走。

他清醒不久，就感到腹中十分饥饿，因此他暗暗估计自己昏过去两日之久。

这等滋味自然十分难受，又饿、又闷、又不晓得置身何处？满腔仇恨之火又无法发泄，因此令他回想起当日身为毒中之圣的时候，这口木箱焉能阻止得住他？

他默默运功，一面沉思武功上的难题奥秘，不知过了多久，突然间听到声息，象是有人打开舱门，紧接着木箱上的巨锁发出声响。

不一会，箱盖掀起，天光照射入箱，虽然不甚明亮，但他已不能忍受，赶紧眯起双眼。

箱前站着两人，一个是身披皮袍的中年人，一个是劲装大汉，他们细细打量桓宇一阵，那劲装大汉伸手入箱，摸一摸他的脉息，道：“还好，再饿三五天还不妨事！”

箱盖立时关上，只恨得桓宇牙痒痒的，他连这座船舱也没瞧清楚，眼前就恢复了原先的一片漆黑。

大约又过了一天，舱门响处，进来了四五个人，这回箱盖不曾揭开，有人扛起木箱，抬了出去。

桓宇发觉箱侧有个洞穴，约是小指般大小，便用尽种种方法凑到小洞旁边，向外窥看，他费了不少力气和时间才办得到，谁知眼前一黑，外面的景象已瞧不见，敢情已被人放置一个黑暗的处所。

他暗叹一声倒霉，随即发现已经在了一辆马车之上，马车一走，便开始颠簸起来。

好不容易熬了两个时辰，车子停定，箱盖打开，一个声音道：“这厮不行啦，口角都淌出白沫了。”另一个声音道：“纵然是铁打的金刚，也熬不住这等磨折，这样吧，横竖天色快黑，咱们且歇宿一宵，给他进一点饮食，明朝动身就不妨事了。”

马车停在旷野之中，四下杳无人迹，暮风吹掠呼啸，甚是寒冷。

车上一个劲装大汉取了一瓶酒和一盘撕碎的鸡肉和馒头烧饼，另一个人伸手掏出布团，那大汉倒了几滴酒在桓宇口中，片刻间，桓宇缓缓睁开眼睛，喃喃道：“水……水……”

一个水壶塞在他口中，桓宇拼命吮吸，喝了不少，还未解渴之时，水壶已经移开，接着便是鸡肉馒头等塞入他口中。

拼命的嚼吞食物，耳中但听前次见过的皮袍中年人的声音：“桓宇老兄，你放明白一点，此地前不靠村，后不靠店，若是妄想惊动旁人，只有自找苦吃。”

桓宇不暇回答，直到胃里填塞了六七分，这才吁一口气，道：“真是笑话不过，我若没有本事脱身，就绝不弄出半点声息，旁人谁能救得我……”

那两人放心地对望一眼，劲装大汉道：“既是如此，咱们投店歇宿吧！”

第二十三章 相逢如梦断柔肠

到达客店之时，他们包下整座跨院，两口大木箱和不少货物搬到院内，外表看起来，这一支车队很象是大客商运货南下，共计十二辆马车和三辆车轮骡四，人数达十二人之多。

店伙计张罗完毕退出院外之后，桓宇藏身的那口大木箱被扛到上房内。

箱盖一开，明亮的灯光照射入来，但见那长衫中年人俯首瞧着他，似是在在顾虑一件事。

桓宇倒不急于逃走，只希望对方把他弄出箱外，以便伸直双脚，挺挺腰肢，舒服地睡上一觉。

那中年人检查过他双手双脚腕踝上的绳索，那是特制之物，他见绳索都一如原状，面上现出放心的表情，沉声道：“咱们一旦上路，你便又得卧伏箱内，这滋味实在不十分好受。”

桓宇口中塞得有布团，不能说话，只好眨眨眼睛，只听那人又道：“今宵且让你在床上睡觉，你最好别胡思妄想，以致兄弟迫不得以用毒辣手法对付你，咱们还有几日的路程好走，假使你识相的话，这几日兄弟有本事教你宁愿死掉！”

这人说完，便有两名壮汉俯身把他弄出箱外，放在床上。

桓宇瞪直双脚，但觉平生没有比这会儿更舒服的时候，他口中布团已了取出来，因此他长长的舒一口气，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

这间上房之内还有两个人歇宿，一是那长衫中年人，姓李名策，另一个中年大汉，相貌粗犷，姓杜名恺。这两人是这一队人马的领袖，桓宇从他们交谈的片段之中听出他们是六甲高手，以前一向很少在江湖中露面，没有什么人认识他们，所以这趟差事落在他们身上。

李策为人小心持得重想出几种守夜方法，跟杜恺商议。杜恺道：“依兄弟之言见，根本就不用麻烦了。”

李策道：“此事关系重大，怎可不多加小心？”

杜恺笑道：“若是靠你我两人小心的话，岂能逃得过那千百武林的眼目，大师父已另设数路疑兵之计，等到他们一一侦破，咱们已谒见祖师爷了。”

李策沉吟道：“虽是如此，咱们仍然不可太急。”

杜恺不耐烦的道：“你要小心那随便你去布置，反正我看守这厮，有什么动静我就拿刀架在他脖子上。”

桓宇听了这话，暗忖这一招果然毒辣，正在寻思之时，那李策已道：“其实我也顾虑到多派人巡夜的话，而露出了形迹，但不派人巡夜，又放心不下……”

最后，他还是决定严密巡夜防守，把手下十人分作两班，每一班巡守半夜，李杜二人也分作两拨查视督促手下。

桓宇见他如此小心谨慎，便知逃走的机会十分渺茫。反复推究竺公锡要与他见面为了什么事？见面之后便又怎样？这个问题本来毫无线索参考，但目下得知廉冲作种种布置，这李策又如此小心，可见得竺公锡的命令十分严厉，他们非办到不可，现进一步推测，这一次前往定是凶多吉少无疑。

四下渐渐静寂，杜恺已上床安寝，发出鼾响，忽然间有人敲响院门，李策亲自去看，一忽儿就回返房中，推醒杜恺。

杜恺皱起眉，道：“什么事？”

李策道：“本城的兵马司亲自率了公人查店，咱们去应付他们。”

杜恺道：“去他娘的，兵马司不过区区一个小官儿，惹恼了我时，非打破他的脑袋不可！”

李策道：“话不是那样说，今晚非应付他们不可。”

杜恺想一想目下果然不能闹事，甚至还得忍受各种闲气，务求无事，否则行踪一旦败露，这趟差事说不定就要失败。

他一面穿衣，李策一面道：“据掌柜的说昨日邻县发生劫案，所以加紧盘查，货物都要查看验行，咱们只好出去应付，免得当真查检之时，闹出事情。”

杜恺问道：“那厮放回箱内，抑是让他睡在床上？”

李策道：“放在箱内之举不妥，万一当真查看货物，见到箱中有人，岂不是立刻轰传江湖？咱们虽说迫不得已为之，以杀死那兵马司和公人们，但最好还是避免发生此等事……”

他们临出去之前，李策点住桓宇穴道，但桓宇已经逆运真气，穴道变了位置。等到这两人离开，桓宇立刻运功使劲，想绷断绳索，徒劳功力之后，便游

目四顾，瞧瞧有没有刀剑之类的利器，借以割断绳索。

但李策何等小心，房内全无可供利用之物，桓宇睡在内间，外间有没有刀剑可瞧不见，当下顾虑要不要滚出外间找寻？假使外间没有刀剑的话，他能不能爬回床上？怕只怕中途被他们回来瞧见，识破了他穴道易位之秘，不但以后更难逃走，而惹下这一场苦头也就挨定了。

他顾虑了好一会，才决定非冒此险不可，当下吸一口真气，腰肢一挺，便蹦落地上。

接着便使劲向外间滚去，滚向外间，先竖起耳朵倾听，外面没有声音，便游目四顾。外面这个房间也没有刀剑等锋利之物，桓宇大为失望，忽然听到一阵步声走入院中，他吃一惊，连忙向内间滚去，一不小心勾倒一张椅子，发出砰的一声。

他立刻停住动作，吃惊地侧耳倾听，院中步声也停住了，他可以想象得出那人正向这间房间注视。

这刻他若是再滚的话，非先把椅子推开不可，否则就得弄出更大的响声。

这一来他已无法迅速回到内间，再说他满身的灰尘，与及翻倒了的椅子都足以证明他逃走的企图。

转眼间那阵步声一直向这间上房走来，桓宇心中叹一口气，死了躲藏起来的心，睁大双眼望住房门。

那道房门呀的一声打开，接着帘子一掀，伸入一个人头。

桓宇与那人目光一触，登时晓得此人也是武林人物，虽然不是李杜二人，但也可以推知他是李杜的手下无疑，当下冷冷一笑道：“进来呀，发什么楞？”

那人迅速踏入房内，桓宇见他是公人衣着，不禁一怔，暗叫一声“不好了”，脑海中已泛起许多官人被李杜屠杀的情景。

那公人压低声音，道：“你是谁？快说？”

桓宇道：“你是查店的公人吧？我是谁，用不着你管，这是我们自家之事！”

那公人讶惑道：“你弄出声响竟不是求救么？”

桓宇沉声道：“我劝你别管，一管就是几十条人命的大祸，在下字字皆

真，上差你最好假装没瞧见。”

那公人也沉声道：“在下罗举，外号日月钩，阁下想必就是桓宇公子了？”

桓宇不禁一愣，心想日月钩罗举在武林中颇有名气，乃是北方数得出的好手之一，他在此出现已是奇事，何况又当起捕役之职，更是令人难以置信。

当下点点头道：“兄弟正是桓宇，久仰罗兄的大名，却不晓得罗兄已经在公门当差。”

罗举听他说是桓宇，登时露出紧张的神色。

桓宇不禁也一阵心跳，暗想他这般形状，敢是有救我出困之意？

此事关系重大，略有不妥，便将有不少性命葬送在李策杜恺这两个六甲高手手底，连自己的性命也不易保全。

日月钩罗举悄声道：“桓宇公子面目全非，这几日想必吃了不少苦头……”

他伸手在桓宇面上拭擦一下，又道：“原来他们已替你化过妆，无怪认不出来。”

桓宇道：“罗兄快点离开此处，若是被他们发现的话，可就糟了。”

罗举笑一笑，取出一柄锋利的小刀，道：“桓公子若能出手，便不须畏惧他们了。”

他略为等待一下，见桓宇点点头，便知桓宇穴道不曾被制，能够施展武功，这才用刀子挑割他手腕上的绳索。桓宇十分的兴奋，心想只要恢复了自由，好歹教那李杜两人吃点苦头。罗举挑割了一阵，满头大汗，仍然不能把那些特制的绳索弄断。

两个人心中都感到紧张和失望，罗举叹口气，停手不割，道：“在下费尽苦心，好不容易才把本城兵司劝服，帮我这个大忙，料不到功败垂成，真是使人懊恼欲死。”

桓宇反而忍住心中痛苦，道：“罗兄不必放在心上，兄弟此去未必见得就会送命，请你放心。这一次承蒙罗兄犯险营救，兄弟感激不尽！”

罗举兀自恨声不绝，桓宇连忙又道：“罗兄快点离开，以免被敌人发觉。”

这话提醒罗举，匆匆举步就走，桓宇忙道：“罗兄且慢。”罗举停步道：“桓公子敢是有话要转告花姑娘？”桓宇怔了一下，心想在幕后的又是她，这个女孩子真是了不起，虽然不能见面，可是她总是不离自己左右一般，不住的设法帮助自己。

他长长叹了一口气，道：“不是，只想罗兄把兄弟搬回内间的床上。”罗举迅速的把他弄到内间床上，又替他拍去身上灰尘，轻轻道：“公子当真没有话要转告么？”

桓宇惘然摇摇头，道：“没有，有她的恩情我只能待来生报答了。”日月钩罗举匆匆离开，刚刚走到院中，便听到有人入来之声，正是李杜二人，不禁叫声好险。

那李杜二人回到房中，没有瞧出破绽，桓宇听得他们嘟嘟囔囔的谩骂，心中又是失望，又是好笑。

隔了不久，杜恺鼾声又起，李策出去巡逻。四下人声渐寂，显示夜色已深，人们的活动暂时停止。

又过了一阵，不远之处随风传来一片喧闹声，桓宇侧耳一听，敢情是人家失火，火声势大约不小，所以惊动了四邻八舍，叫喊吆喝之声不绝于耳。杜恺一跃而起，推门出去听了一阵，便回房再睡，此人甚是能睡，片刻间，

又是鼾声大作。

桓宇侧耳听着救火时的噪声，后窗突然轻轻一响，接着悠悠揭开，窜入一人。

此人轻功不弱，可是若然李策在此，或者杜恺未睡之时，决瞒不过他们耳朵。

那人走到床边，迅速的在桓宇腕上拉扯好绳索，桓宇虽想瞧瞧那人是不是罗举，但生怕抬头的动作使床板弄出声响，所以竭力忍耐住这个念头。他推测此人定是罗举无疑可是他方才用小刀挑割已经失败了，所以再度前来，难道他觅得无坚不摧的神物利器。但这一说也是不对，要知若是他找来了神物利器，这绳索岂不是一触即断，何须慢慢拉扯，他想来想去都感不对，陡然间大惊忖道：“此人莫非不是罗举？”若然不是罗举，那么就只有花玉眉才会前来救他了，个想法使他又是紧张又是兴奋。

他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制止住自己不转头去瞧看，熬了许久，房门一响，李策回到房中。

桓宇大为焦急，发觉那人已躲入床下，这才松了一口气。李策进来瞧了一眼，随即便匆匆出房去，床下之人钻出来又在他腕上绳索拉拉扯扯的弄着。

现在才是最紧张的关头，倘若他这时去查看，定然发觉他朝向外边的双手之间的绳索解开的情形，因此这个来救他之人纵是藏在床下，也不中用了。他忧心忡忡地倾听着外面的声音，真有渡日如年之感。

过了一会，手脚已恢复了自由，桓宇心中叫声谢天谢地，转头一瞧，那人竟是日月钩罗举而不是花玉眉。

罗举满面含笑，把手中的东西递给桓宇瞧，原来是几支铜针和一个极小的尖嘴子，桓宇这才明白他是利用这些东西挑钳开死结。

罗举轻轻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这是一位公门好手教我的，我要走啦，你一个应付得了他们吧？”

桓宇悄声道：“应付得了，罗兄请吧，这番恩德，必有图报之日！”罗举笑一笑，在杜恺鼾声中推窗出去，桓宇一直小心的倾听着，过了许久，没有特别的声响，可知罗举已安然的撤退。

那李策是匿身高处瞧看救火情形，这时火势大减，便回到房中，只见杜恺熟睡如泥，动也不动，当下走入内间，只见桓宇裹在被窝中，睡得十分舒服。他正要退出，突然间大吃一惊，心想谁给桓宇盖上被子的？

当下掣出长剑，轻轻走到床边，桓宇睁开眼睛，道：“李兄回来了，火势怎样啦？”

李策道：“火势已被压住了……”话声中刷地一剑向桓宇咽喉要害刺去。桓宇的被窝中飞出一根竹子，撩背削腕，口中道：“李兄何故忽下毒手？”说时，翻身落地。

李策剑发如风，连环疾攻数剑，口中大喝道：“杜恺快来！”桓宇以一根竹子，把他攻势全行拆解，口中嘿嘿冷笑道：“不用啦，他太过贪睡，已被兄弟点了穴道。”

他使出奥妙招数反攻，一连七八招，便把李策迫到墙角。

要知桓家剑法以意见长，专用竹木之物代替真剑，因此他手中虽是一根竹子，却比真剑还要凌厉毒辣得多。

李策深知对方武功高强，若是被竹子碰上一下，非死即伤，因此不敢丝毫大意，这刻退到墙角，退无可退，也冲不出去，只好用尽平生绝学，作困

兽之斗。

此人一身武功得廉冲亲自传授，非同小可，桓宇施展家传剑法，攻了十七八招，仍然不曾得手，不禁触动了胸中杀机，心想此人为廉冲卖命，乃属武林败类，杀死了此人，就等于为世除害，还可以削弱对方力量。

杀机一起，便凝想当年战场上厮杀血战的情景，霎时间满腔俱是腾腾杀气，蓦地退开两步，缓缓举起竹子，比出砍劈的架式。

李策但觉对方无可抗御的威力杀气，心头大震，手中长剑不觉坠跌地上。桓宇竹剑疾劈落地，登时把李策劈死，接着奔出外间，找寻了一阵子，不见那柄飘香剑的下落，他也不放在心上，大步推门而去。

这一次被擒使他怀有莫大警惕之心，同时也十分痛恨竺公锡以及廉冲、萨哥等人，认定他们都是不守信诺之辈，以后决计不相信他们的话。

他本待杀尽李杜的从人，但回心一想，这李杜二人的尸体已够他们这一干人好受的了，便改变了主意，施展出轻身功夫，离开客店。

两日之后，他已到达大名府地面，略一打听，便找到座落在城南郊外的慈云庵。

此庵占地不少，左右都有密密的竹林，背后青山环抱。前面则是平畴旷野，景致幽美。

桓宇不但梳洗整洁，还换了一套新衣，容光焕发，潇洒俊拔，身上不带兵器，不识得他的人，定然以为他是世家公子独自出游。

转过尼庵，但见左侧一座石崖上面，筑建得有一间石室，崖上松柏环植，甚是宁谧寂静。

桓宇在崖下凝望了一阵，想到花玉眉就在这幢石屋之中，不由得一阵心跳，不敢举步。

过了许久，他的心情才渐渐平复，缓缓举步沿着小路走去，不一会便走到崖上。

那幢石屋的门户正对着他，左方便是慈云庵，此时可以见到庵堂的后墙和屋顶。

两扇木门紧紧闭着，他瞧不出方麟是否已经来过，走到门前，还是不禁踌躇了一阵，这才举手敲门。

内里传出移动横门之声，桓宇此时反而比平时更为镇定，暗暗忖道：“她怎的不闻声询问？莫非她已经不住在此地？”

胡思乱想之际，木门呀一声打开，门内出现一个素衣少女，鬓发微微蓬松，象是刚刚才从枕上起来。

这个素衣少女长得美丽异常，虽是不施脂粉，唇若涂丹，真是叫人不能迫视。

桓宇呆如木鸡般的瞧她，她也象泥木塑似的凝视对方，两个不知望了多久，素衣少女才低叫一声，投入他的怀抱中。

但桓宇只是双臂轻轻环绕着她，生似没有一点气力。

他们随即入屋，素衣少女随手关起大门，桓宇正站在窗边，眺望崖下风景。

她失措地站在门边，茫然的望着这个男子，显出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

桓宇的目光虽是投向窗外，其实什么都瞧不见，心绪紊乱无比，好不容易才恢复冷静，回头微笑道：“这儿真安静，景色也好极了。”

素衣少知怔怔的道：“你特地来欣赏此地景色的么？”

桓宇道：“当然不是啦！”他见对方迷惘失措，情绪便越发冷静，当下轻松的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又道：“姑娘虽是闭门不出，但外间的许多事情想必仍然瞒不过你的耳目。”

这素衣美女正是艳绝一代的美女花玉眉，她嘴角泛起一丝苦笑，道：“也不完全知道，你可是有什么重大消息要告诉我？”

桓宇摇头道：“谈不上重大，老实说，我此来的目的只不过……”他突然停口不说，淡淡一笑，把目光移投窗外。

这一来花玉眉纵是才智绝世，也测不透桓宇的葫芦中卖的什么药？她觉得桓宇今日的举动言谈完全与以前不同，他的冷淡镇静大大的出乎她意料之外，称呼上也显得甚是疏远……

石屋中静寂无声，似是无人内在，过了一会，花玉眉苦笑道：“你倒底怎么啦？”她轻移莲步，走到他面前，蹲在地上，面庞靠贴在他双膝之间。突然间，她发现桓宇脸上两行热泪，于是，一阵说不出理由的伤心之情涌上来，使她也禁不住热泪盈眶。

她轻轻道：“桓宇郎，你受了什么委屈？快告诉我……”

桓宇没作声，过了一会，举袖拭去面上的泪痕，淡淡道：“没有，我没有受委屈。”

花玉眉道：“你虽是表现得好象心如铁石，但我不相信你竟会这样对待我。”她深深叹息了一声，又道：“这世上我已无亲无故，孤苦无依，而你又不是不知道的。”

桓宇突然站起身，道：“我要走啦！”花玉眉大吃一惊，紧紧抱住他双腿，美眸中的泪水有如断线的珍珠一般滚过面颊，落在襟上。

桓宇冷冷道：“我直到现在才深深的知道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话好说，所以还是走开的好。”

花玉眉幽幽道：“你要到那儿去？”

桓宇道：“现在还不晓得，海阔天空，那儿都去得。”

他侧移两步，双腿已脱出她两手，淡然俯视她一眼，便向门外走去。

拉开了木门，脚下不禁迟疑了一会，终于回头望去，但见她坐在地上，向他伸展双臂，满面泪水，生似是向他求救一般。

他轻叹一声道：“纵有千言万语，说也无益，姑娘你好生珍重，我走了……”

回头跨出大门，耳中听她悲哭之声，但这一回他头也不回，一直向山下小径走去，到了崖下，他加快脚步奔入竹林之内，然后倒在地上，连连喘息，好象他曾经力战千人而筋疲力尽一般。

他但觉全身已经瘫痪，意志完全崩溃，因此反而没有了悲喜之情，只是瞪眼喘气，脑子里空空洞洞，一片空白，偶然间闪过一两幅景象，却都是花玉眉展臂求救的画面。

石屋内的花玉眉也瘫倒在地上，但觉今日这一次的相见，好比一场叫不醒的噩梦。

她不住的低泣流泪，脑海中忽乱作一团，忽而想到桓宇，她料想桓宇此刻已经去远，天壤茫茫，此去只怕再也见不到他了！

从早上到晌午，她双眼已经哭得肿了，忽然恢复了神智，起身拍去身上尘土，略加梳洗，便按照心中的决定去做。

屋外出现一个年青英俊的男子，佩着长剑，走到门前举手轻敲。

其实此时双扉没有关紧，开一道半尺宽的缝隙，可以清楚地瞧见屋内情形。

这人推门进去，道：“花玉眉，你在干什么？”

花玉眉停住动作，没有回转身，淡淡道：“原来是方麟兄驾到。”

方麟大步走到她身后，讶道：“你在收拾衣物，可是打算出门，幸好我及时赶到，不然就要吃闭门羹了，你准备到什么地方去？”

花玉眉道：“我不走，只是准备把这些衣物送给我的那个婢子。”

她缓缓转过身躯，面上含着淡淡的笑容，方麟呆了一会，才道：“你的眼睛又红又肿……”

花玉眉道：“这是没有睡好的缘故。”方麟疑惑地摇摇头，却不再追问，说道：“桓宇已被竺公锡拿去了，那廉冲和萨哥都不是东西！”

花玉眉道：“我虽是足不出户，但这个消息已经听到了！”

方麟道：“这话从你口中说出，可就不是奇怪之事了，我也曾苦苦查究，杀死了不少廉冲手下之人，那都是廉冲摆布的疑兵之计，可惜白费力气，想来此刻桓宇已被押送到竺公锡那儿了！”花玉眉心不在焉的嗯了一声，方麟讶道：“你一点也不关心？老实说，我很佩服桓宇，他真是男子汉大丈夫，而且他……”说到这里，忽然咽住下面的话，原来他本想说桓宇用情之深，也是世上罕见，可是忽然想到如此赞美桓宇，岂不是对自己大大不利？

他沉默了一阵，又道：“桓宇的武功也比我高强，这一点不能不承认。”

花玉眉茫然的望向门外，露出心事重重的样子，对于他的话不表示一点意见。

方麟又道：“桓宇的生死凶吉恐怕只有你才猜得出了。”花玉眉摇摇头，方麟正要再说，陡然间感到十分懊恼，心想我这是怎么了，何以老是跟她提及桓宇？难道除了桓宇之外，俩人之间就没有别的话好说么。

花玉眉仍然是那副神情，方麟长叹一声，在屋内忽快忽慢走了几个圈子，心中筹思应该说些什么话。

当他未见到花玉眉之前，已想好了许许多多的话，而这刻在她面前，那比拟妥的话都没有机会说出，而她这种奇怪的态度也是大大的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他停在她面前，缓缓道：“我该走啦！”

花玉眉吃惊地望他一眼，方麟又是高兴，又是悲哀，又高兴的是她终于注意到自己了，悲哀的是自己要用这话才引起她的注意。

她轻轻道：“好吧，你多加珍重……”她触及对方炯炯有神充满深情的目光，不由得垂低粉面，接着道：“反正你们总是要走开的。”

方麟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花玉眉摇摇头，不作解释，过了片刻，方麟还站着不动，她便说道：“我已经决定削发出家，然后或者回到滇北玉龙山陪伴我妈的坟莹。”方麟呆了半晌，忽然大喜道：“这样也好，不但我得不到你，别人也休想染指，省去许多无谓的牵缠……”说罢，放声大笑，笑声中却缓缓流露出心中的凄凉痛苦。

笑声收歇之后，方麟伸手拉住她的臂膀，说道：“世间上那怕是最痛苦之事，只要决定了，也就好过得多，现在你已经决定出家为尼，我虽是感到十分痛苦，可是又觉得很轻松，不必那么的拘谨。”

她同意的颌首，方麟又道：“你猜我怎样安排我自己？”

她摇摇头道：“我猜不到！”

方麟道：“这话或者属实，你虽是以才智震惊天下，但这回谅必也难以猜得中。”

说这些话时他毫无将之意，相反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显露出他是真心实意以花玉眉猜不中为荣。

花玉眉道：“你的打算不外是几条路，当真要猜的话，未必就猜不中。”方麟哈哈一笑，道：“这一回你再也猜不中，咱们赌什么都行。”花玉眉道：“不必打赌啦，你是决计不会痛苦的自杀，此路可以勾销。”方麟道：“那可说不定。”

花玉眉道：“你何须强辩，假如我嫁与他人，这就说不定了，现下谁也得不到我，你自然用不着自杀……”

方麟不禁点头道：“不错！”

花玉眉接着道：“你也不会出家做和尚或道士……”

方麟道：“何以见得？”花玉眉道：“因为你年事尚轻，平生未曾吃过苦，所以未曾吃苦，向来对宗教不大留心，因而你也不会向宗教寻找寄托。”方麟道：“这也说得不错。”

花玉眉暗自忖道：“他答得很干脆，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可见得他安排一定十分特别，他深信我决猜不中，才敢干脆答复。”

于是她用心向古怪的方向着想，霎时间想出不少希奇古怪的做法，但细细推究下去，每个法子都不合用。

她沉吟了片刻，试探地道：“以你的性格，很可能做出惊世骇俗之事……”说到此处，话声微顿，发觉他的双眼中露出得意的光芒，便知猜得不对，所以他才沾沾自喜立即改口道：“然而今日之事，当真牵涉到的人不多，尤其是有关感情之事，便不能向惊世骇俗方面猜想了。”

方麟没有猜破她的说话技巧，还表示十分服气的道：“你真了不起，这一猜已经差不多啦！”

花玉眉微笑道：“既然如此，我就把结果说出。”

她神情甚是舒泰自如，方麟信心顿时崩溃，叹道：“你果然具有举切无匹的智慧，连这等毫无线索资料之事也猜得出来。好吧，请你亲口说给我听听。”

花玉眉道：“你想错了，我要说的是我猜不出来的。”

方麟反而一愣，道：“为什么？”花玉眉道：“这就是因为你的安排平淡无奇，所以很难猜，若是古怪特别，反而容易想出。”

方麟默然半晌，道：“我走啦，将来你或者会知道我的安排，或者全然不知，不过这已无关重要了，对不对？”说时，转身向门外走去，走到门边，回头深深注视她一眼，然后坚决地大步走去。

片刻间他已走得无影无踪，花玉眉叹息一声，起身收拾衣物，可是心绪十分紊乱，波澜起伏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自家也不知是何缘故，便停下来。”

约摸过了一顿饭的工夫，外面步声响处一个人奔进屋中，却是个年青的女尼。

她惊慌地道：“玉眉姑娘，快把你的银针带着，有个人在庵中快要死了！”

玉眉不暇多问，随手取了一个木匣，便跟着女尼出去，她很快就先赶到庵内，但见东厢房外站着几个女尼，其中有一位就是庵主无尘，她过去施了一礼，无尘庵主道：“就在这个房间之内，姑娘快快施救。”

此时乃是救命要紧的时机，她不多问，举步跨入房内，但见禅榻上躺着一个男子，不觉一怔。

那男子满身污垢，面庞侧向墙壁，所以花玉眉看不见，可是她已感觉到他是谁了，一阵心跳之下，奔到禅榻边，扳转他的头颅，一张俊美的面庞赫然入眼，正是最早无言而去的桓宇。

触手但觉十分冰凉，瞧起来好象已经断了气一般，花玉眉震动地贴伏在他心窝处聆听，幸而听到了他缓慢微弱的心跳之声，才松了一口气。细瞧他的面色，实在很难判断是什么病症，从他一身泥污的情形猜想，可能病情初发之时，在地上滚动挣扎使然。

无尘庵主在后面说道：“此人被发现昏卧竹林之内，本座得报立即派人给抬回来施救，谁知全身冰冷，离死不远，眼看气息将绝，才去把姑娘请来。”花玉眉流下两行热泪，轻轻道：“桓郎啊，我早说过你不要装出心如铁石的样子……”

无尘庵主道：“原来你们是熟人，那么我出去啦，姑娘需用何物，尽管告诉她们……”说罢便转身出室，花玉眉在木匣子中拣出一支特别长的银针，向桓宇胸口作出刺下的姿势。

背后突然传来一声惊叫，花玉眉回头望去，原来是个年青女尼女尼，她乃奉命侍候此处，花玉眉需要何物，由她去取。

她面色发青的惊道：“姑娘真的要把这支银针扎入这人身体内？”花玉眉点点头道：“当然是真的！”

那女尼道：“那支针如此的长，岂不是要把他身体扎穿了？”

花玉眉轻叹一声，道：“这倒不须忧虑得，我只怕把他救活之后，他……”那女尼疑惑道：“难道你救了他性命之后，他还会恩将仇报不成？”花玉眉道：“这可说不定……”当下调匀力道，对准穴道，银针缓缓下落。那女尼道：“他若是会恩将仇报，姑娘便不该救他了，贫尼这话说得大有罪过，然而为了姑娘自身着想。”

花玉眉沉吟道：“师傅这话有理，我若是想下半生图个安静，最好不把他救活。”她深思的眼光落在桓宇面上。轻轻道：“而你也不须再尝人间的种种苦果了，这本是一举两得之事啊！”

厢房内寂静了片刻，花玉眉又道：“他虽是武功高强，但刺激过度，血气拥塞不过，只等六脉皆绝之时，便毫无痛苦的离开人间了，纵然幸而不死，可是从此神智不清，虽是活着，也等如死去一般，亦是没有什么痛苦可言，为了他着想，不出手救他也是个好法子。”

她自言自语的思量此事，后面那年青却惊得出了一身冷汗，心想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一个佛门弟子，怎可唆使花玉眉袖手不管那个男子的死活？只见花玉眉把银针放入盒内，当真已决定不出手救治，女尼不由得汗如雨下，感到罪孽深重无比。

花玉眉正待移步出房，那女尼横身拦住，诵一声佛号，道：“姑娘走不得。”花玉眉点头道：“啊，我忘了这人如若死在庵中，大有不便之处，但少师傅放心，我自会派人抬走他……”

女尼摇头道：“姑娘还是出手救了他的好！”

花玉眉讶道：“这少师傅这话怎说？”

女尼道：“姑娘虽然说不救活他则两蒙其利，然而姑娘自身也不过是个凡人，怎能代替上天决定别人的生死悲欢？”

花玉眉怔了一下，道：“你不是曾经赞同我袖手不管的么？”

女尼道：“小尼其后才醒悟不当如此决定。”

花玉眉的决心本来就不够坚强，被她这一劝阻，登时回心转意，忖道：“她这话说得是，命运何等奥妙，我也猜测不出日后会有什么变化的啊！”女尼大声道：“姑娘还是先救活了再说吧！”

花玉眉听了这话，犹犹疑疑的打开盒子，又取出那枚银针。

厢房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伍放的声音说道：“小姐，小的回来啦，有许多的事要禀告……”

花玉眉大喜道：“快快进来！”伍放大踏步跨入厢房之内，行了一礼，抬头见到她手中银针和床上之人，不禁一怔，道：“那是谁？”

花玉眉泛起欢愉的笑容，道：“不要管他是谁，过来拿住我这银针，代我出手。”

伍放去接过如言接过银针，花玉眉背转了身躯，道：“你向他左胸上的步廊穴直直刺下，手法不可急快。但劲道也不能因缓慢而中断。”这种手法听起来十分困难，那女尼道：“姑娘何不亲自动手，以免发生意外。”

伍放豪放地笑道：“这事何难之有，小姐放心，都包在老伍身上。”花玉眉道：“银针入穴之后，以意运力，但不可当真使出气力，等到他眼皮微微一动，迅速提腕拔针。”

“若然略有差池的话，可有性命之忧？”

花玉道：“当然有性命之忧！”

女尼道：“姑娘最好还是亲自动手。”她是想到这人倘若在伍放手下送了性命，起因全是由于她多嘴，耽误了时间所致，若不是她多言的话，花玉眉早就出手施救了，故此那人不幸丧命之时，罪孽仍然是她造成的，由是之故，她才苦苦的劝花玉眉亲自动手施救。

伍放不悦的瞪了那女尼一眼，道：“少说话，老伍炼了几十年功夫，连这一点也不会做么？”

花玉眉道：“那么你就动手吧？”

伍放道：“小姐为何不敢亲自出手？”

花玉眉道：“因我我怕心情波荡之下，影响手法劲道，反而害了他的性命！”

伍放道：“不错，还是老伍动手的好，我老伍心如铁石，诀计不会慌乱……”说话之时，转身细瞧床上之人，突然间峰躯一震，叫道：“什么？是桓宇公子？”

花玉眉缓缓道：“若不是桓宇兄，我的心情怎会波荡变化？”

伍放目瞪口呆，过了片刻，才道：“老伍早该想到是他了，现下江湖上都传说桓公子已被竺公锡捉去，料不到竟在此地。”

花玉眉道：“你可曾查明是什么人造的谣言。”

伍放道：“据说是廉冲和萨哥亲口说的。”

花玉眉道：“他们本以为手下定能把桓宇平安送到竺公锡面前，殊不知我早就布下罗举兄这步棋子，一直牢牢的钉着桓宇，结果不出我之所料，桓宇还是得罗举兄的帮忙而脱困。”

她苦笑一下，又道：“竺公锡不久就会找到我头上来了。”

伍惊讶道：“他会找来么？”

花玉眉道：“有许多事我没有告诉你，总之我暗助桓宇和武林群雄之举，

已违反了我的誓言。”

伍放直到此时，才记起桓宇对不起花玉眉之事，狠狠的道：“竺公锡这事暂时搁在一边，先说桓宇这个人，老伍不想救他。”

花玉眉道：“我心乱得很，你别多说了。”

伍放道：“不行，这个见异思迁，居然把萨哥的妹妹弄上手，实在该死。小姐万万不可救他……”花玉眉道：“他纵是对不起我，但目下救活了他，赶他远远的走开也就是了。”

伍放道：“小姐休想哄骗老伍，你一生眼高，天下之人都不放在眼里，可是独独这个桓宇能够使你没主张。”

那女尼这才听明白花桓两人之间情爱纠缠不清，轻叹一声，退出房外。伍放又道：“桓宇若是死了，小姐便可恢复自由之身，这世上许多英雄豪杰供你挑选，可千万别万上这坏蛋的当。”

花玉眉茫然道：“你的意思是……”

伍和大声道：“小的主张不要救他。”

花玉眉呆了一会，道：“你的话很有道理，但你还是出手救醒了他再说吧！”伍放道：“这回怨小的违命，小姐一定要救活他的话，你自家动手。”他大步走过去，把银针还给花玉眉，瞪大双眼望住花玉眉，花玉眉失魂落魄地拿住银针，心中一点儿主意也没有，但见两行热泪无声无息地落下来。蓦地红影一闪，一道人影入内，从花玉眉手里接过银针，奔到床前，伍放怒道：“你干什么？”

那人答道：“傻瓜，跟我过来，我告诉你。”此人正是花玉眉的红衣丑婢采采。

伍放走到她身边，采采低声道：“你光是逼小姐有什么用，倒不如设法弄死桓宇，对不对？”

伍放笑道：“还是你比我聪明得多。”

采采道：“那么你到外边去看守，别让外人闯入来。”

“好！”伍放疾跃出去。

花玉眉的目光投注在采采丑陋无比的面庞上，却瞧不出她的真正心意，过了片刻，才叹口气道：“你真的要取他性命？”

采采咬一咬牙，似是下了决心，也不回答，手腕沉处，粗长的银针扎入桓宇左胸。

花玉眉娇躯一震，但觉双腿发软，全凭背后的墙壁借力倚靠，才没有倒下。片刻之间，床上传出呻吟之声，花玉眉又是一震，抬目望去，但见采采已抬手拨出银针，揩拭过之后，放回盒内。花玉眉走到床边，低低道：“你救活了他，为什么呢？”采采道：“因为小姐不愿意让桓宇公子死去之故。”

花玉眉道：“他已有了施娜郡主，早晚都要离我而去。”采采道：“那也不见得。”

采采一面伸手替桓宇推拿经穴，一面讶道：“假使小姐仍然肯嫁给他，还不是一样么？”花玉眉道：“他已有了施娜……”

采采道：“倘若小姐愿意的话，嫁与他为妾，便可以永不分离了。”花玉眉不禁一愣，道：“你说什么？”采采长叹一声，道：“以小姐的才貌，天下男儿能匹配得上你的，还真不易找到，可是谁叫你爱上这个人呢？事到如今，你也只好委屈一下了。”

桓宇长长的呼吸一下，睁开双眼，两女的说话立刻中断，他一瞧见花玉

眉，登时触动心中痛苦，长长的喟叹一声道：“在下本来快要死了，是不是？”花玉眉忍住满肚子酸辛，柔声道：“也不见得，但如果我不出手，你总会有点苦头吃……”

她故意隐瞒起真相，为什么这样做，连她自家也不明白。

桓宇坐起身，采采替他梳好头发，又出去打一盆水给他洗面，因此转眼间恢复了平常形状，只不过衣服皱乱染污而已。

他见花玉眉十分沉默，觉得自己实在没有资格说什么话，所以也就不做声，梳洗既毕，才道：“那么在下走啦！”

花玉眉没有做声，采采问道：“公子打算到何处去？”

桓宇道：“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天之涯，地之角，随便那儿都行。”采采纵有拉拢双方之心，但事至如今，也不敢随便多言。

花玉眉忽然间泛起笑容，似是突然得到解脱，神情甚是轻松，道：“既是如此，桓宇兄多加珍重。”

桓宇一阵黯然，心想她倒底把我从芳心中移掉了，这时也只好挺起胸膛，淡淡道：“那么再见了！”举步向房外走去，一口明晃晃的锋快长刀突然从门外刺入，挡住去路，接着伍放出现在门口，凶恶的道：“好小子，你拍拍屁股就走路么？”

桓宇道：“伍兄打算要兄弟怎样？”

伍放道：“小姐两次救了你的性命，该当叩头道谢了再说。”

桓宇道：“若有这等事，叩头道谢也是应该。”

伍放喝道：“难道是假的不成？一次是罗举得小姐指示找到你，还有一次就是刚刚发生之事，小姐若肯听我的话，定然可以平安无事，但她偏偏要救活你……”

花玉眉道：“别胡闹，谁要他叩头道谢。”

伍放倒底不敢违背她的话，侧身让出道路，怒声道：“滚！以后不准再来找我家小姐。”

桓宇没有立即举步走开，呆呆的凝目寻思，花玉眉心中暗喜，使他明白自己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女子。

正在忖想道之际，桓宇开口说道：“在下心中有个疑问，意欲当面向姑娘请教……”

花玉眉淡淡道：“桓兄请说。”心中却暗暗酸楚但觉两人之间已远隔千里，丝毫找不到以前有过肌肤相亲耳鬓厮磨的形迹。

双方的称谓上已变得冷淡客气，象是陌生人一般，桓宇自念没有资格爱她，所以还不怎佯，花玉眉却是柔肠寸断，满腔辛酸，可是她决不肯向他低头，永远都不先行提起他为何这样对待自己的话，要知她若是先涉及这个话题，不啻是承认自己熬不住而低头了。

桓宇缓缓道：“那一日妙峰山之会，武林数百群雄都中了毒，全靠姑娘预先策划，求得韩济世老前辈的灵药，否则的话，天下精英，那一日就得全数丧命，从此以后，永难恢复元气。”

花玉眉大感失望，暗念原来他想的是那一日之事，并非被自己似水柔情所感动，因此，心中充满羞愤激动，但表面上仍然不动声色。

桓宇接着又道：“在下真想不出，姑娘凭什么猜到对方会有这等下毒的诡谋毒计？”

花玉眉冷嗤一声，道：“你跟别的人毫无分别，都是愚笨之辈。”

桓宇目光在她面上打个转，随即惭愧的低下头，花玉眉瞧在眼中，更加激起了刺伤对方之心，当下又道：“我若然也象你们一样的笨，天下形势早就不是今日这般局面了。”

她轻轻的从鼻子中发出嗤哂之声，充份表露出她的轻视之意。

桓宇叹一口气，道：“姑娘若是不想指教在下，那么不说就是，何必挖苦奚落我们呢？”花玉眉感到一阵快意，纵声笑道：“我救了你们的性命，这功劳难道还不够大，纵是奚落挖苦，你们也只好忍受，是也不是？”

桓宇道：“不错，我们只好忍受。”

他气短地叹息一声，抱拳道：“在下告辞了，但愿姑娘多加珍重，找一个智勇双全的匹配得上姑娘的人。”

花玉眉陡然心软后悔，柔声道：“对不起，请恕我失言之罪，那一日妙峰山之会，对方虽有一网打尽武林群雄之意，但廉冲还没有这等本事去求得这等毒药。”

桓宇虽是想走，双脚移动不得，呆呆的瞧着她，花玉眉接着说道：“毒药其实是我向韩伯伯求取到手的，也就是说群雄中的毒是我的计划。”伍放听得目瞪口呆，敢情他也不知内幕，冲口道：“小姐为什么费这许多力气？”

花玉眉道：“须知那一日的局势极是凶险，廉冲已出动全部力量，准备大干一场，虽然五大门派中有三位到场，可是战衅一起，纵然最后能把廉冲方面歼灭，但群雄这边少说也得损折数百条人命，因此之故，这才想出这个计策，不让双方冲突动手。”

她说到此处，桓宇已经全全明白了，心中又是敬佩，又是惭愧。他暗暗一算，连这一次在内，她已经为天下武林解救过数次大劫，若不是有她出头的話不论是斗智或是斗力，武林群雄这一边早就被竺公锡完全制服。他益发觉得花玉眉不是凡俗之人，自己以前还胆敢跟她谈情说爱，真是莫大的亵渎。

桓宇正在汗颜惶恐之际，花玉眉突然命采采、伍放二人退下，房中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她走到桓宇身边，拉住他的手掌，桓宇身躯一震，道：“姑娘不可如此。”花玉眉道：“为什么？”

桓宇道：“姑娘乃是天上仙子，在下一向承蒙姑娘青睐，已经觉得十分非份，惭愧难安。”

花玉眉道：“你再也用不着说这种话了，咱们今日一别，此生永远不能相见，你懂我的意思？”

桓宇道：“姑娘是仙子，在下是凡夫，天上人间，相去茫茫，自然永无再见之日。”

她微笑摇摇头，随即又泛起黯然之容，道：“天下人间这话倒是不错，但却不是什么仙子凡人，总之我不必多说了，你离开之后，好生珍重，千万不可灰心丧志，反而要更加积极勤修，担当起武林兴衰的重任。”

桓宇还不大明白，花玉眉已送他出门，殷殷道别，桓宇惘然离开这慈云庵。踏入大名城内，忽然有几个人拦住他的去路，举目一望，原来是龙虎庄三老。

三老中的老大荆登龄大喜道：“桓兄竟然无恙，这就好了，此处不是谈话之所，且到那边一叙契阔。”

他当先领路，走入一家馆子，地方甚是幽雅干净，大家寒暄过，便一边进食，一边叙谈。

桓宇虽是心事重重，但极力掩饰住，聆听三老谈说目下的武林局势，得知廉冲、萨哥等人都隐匿无踪，竺公锡也不曾出现，江湖上似是十分平静，可是五大门派一些高手们都晓得暗中正酝酿一股极大的风暴，这一次对方不发动则已，一旦动手，便将是竺公锡亲自出马，这场浩劫能不能消解，就得看群雄的努力。

话虽是这么说，但事实上却没有什麼线索证据足以证明竺公锡将要亲自出马。

他们谈到这一点上，荆登龄道：“我们这番话，别的人也许不能置信。但霍陵、叶重山两位前辈以及五大门派掌门人都认为有理。你们深知竺公锡性格十分阴鸷狠毒，这番踏入中原，定然消灭反对他的力量才肯干休，我们还有一个理由，只可跟桓宇兄谈及，那就是竺公锡最近忽然销声匿迹，实在比公开露面为恶可怕得多。那就是他目下正在潜心推研一种最上乘的琥功，这种武功练成之后，能够控制别人的心志。受他控制之人，无不唯命是从。试想他练得成就这种武功的话，将是何等可怕之事？”

桓宇前此听花玉眉谈及过此事，得知竺公锡正是因为想练成这种奇奥无比的武功秘艺，才会用尽一切力量截劫司徒峰大侠的遗著。其后又肯用任何东西换取司徒峰的秘录。他大惊问道：“这样说来，竺公锡已经得到司徒大侠前辈的武功遗着了？”

龙虎庄三老都一齐摇头，仍然是荆登龄说道：“我们早就把先叔遗著毁去，他纵是杀死了我们，也别想学去寒家武功的秘艺。”

荆登龄接口道：“这正是我们大感迷惑之事，而花玉眉姑娘也同时退出了江湖，一方面通知我们不必再行躲避竺公锡，因此，我们虽然晓得竺公锡正在推究这一种奇奥心法，却不明白他凭什么开始去下功夫，更不明白花玉眉姑娘如何能使竺公锡放弃了擒拿我们，以便迫问出先叔武功遗著的意思？”

桓宇突然心灵大震，双眼发直，口中喃喃道：“天上人间……天上人间……莫非她快要死了？”

荆登龄道：“谁，花玉眉姑娘么？”

司徒登瑜大惊道：“天下之人都死得，独独她死不得。”

司徒登瑜此言不用解释，人人都有此同感，荆登韶急急问道：“桓兄确知花玉眉姑娘会有死亡之虞么？”

桓于道：“我们分手之时，她说过我们从此天上人间永不相见，倒没有提及死亡两字。”

荆登龄推桌而起，道：“那么咱们快去瞧瞧，万万不能让她发生意外。”

余下二老一齐起身，桓宇寂然不动，三老便知其中定有变故，这等男女间之事谁也无法排解，荆登龄道：“那么我们先去深看花姑娘，随后再找桓兄细谈，这馆子隔壁便是泰安客栈，桓兄可到客舍内休息一会，等候我们回来。”

桓宇惘然道：“好吧，反正我也没处可去。”

于是龙虎庄三老匆匆去了，桓宇在泰安客栈拥被高卧，直到薄暮时分，才被人叫醒。

睁眼一看，正是龙虎庄三老返回，他们的面色都甚是沉重严肃。

荆登龄道：“桓宇兄起来，跟我们到一处地方去。”

桓宇也不问是什麼地方，起身便走，一行四人走到城东，荆登龄先跨入

一间府第之内。

这座府第甚是高大宏深，但一片漆黑，没有一点灯光，也没有人声。

他们摸黑进入一间宽大屋子之内，三老停住脚步，转眼之间灯光四起，原来三老分头点燃了屋内灯烛，照耀得四下甚是明亮。

桓宇至此才感到有点惊讶，回眸四顾，只见这间高大的屋子内全无摆设，灯烛都是在墙壁上的，连一把椅子都没有。

此外，这间似是厅堂的大屋筑造规格也与常见的不同，三面都是坚牢的石壁墙，另一面也是石墙，开着一扇门户。

所谓不同之处便是这厅堂的门户甚狭，门板厚重，其次四壁只有一些半尺见方的洞穴透气，没有一扇窗户。

荆登龄把木门关起上了横闩，门后挂着一把宝剑，取了下来，交给桓宇。桓宇接在手中，大感迷惑，心想此地如此坚牢，难道还有什么强敌要攻入来不成。

桓宇问道：“诸位可见到花玉眉么？”

荆登龄肃然道：“这就是我们要你到此来的缘故了。”

荆登龄接口道：“你想知道她的消息是不是？”

桓宇道：“是啊，万望诸位赐告。”

司徒登瑜突然间掣出龙剑虎鞭，面上流露出杀气，桓宇惊道：“诸位有什么打算？”

司徒登瑜道：“没有什么打算，只想取你的性命。”

桓宇不禁楞住，心念迅转，已经明白一事，那就是三老定是为了花玉眉之故才要取他性命。

他长叹一声，扔掉长剑，道：“花玉眉已经遭遇不幸了，是也不是？”

荆登龄道：“不错，若不是你的过错，她决不会陷入这等悲惨之境。”

桓宇想到花玉眉已经离开这世间，不由得心灰意冷，自己几乎想一头撞死，因此更没有半点反抗之念，他沉重的道：“好吧，诸位尽管把桓宇项上人头取去。”荆登韶怒道：“我们是何等身份，岂能杀死一个不抵抗之人？速速拾起宝剑，放手一拚。”

桓宇摇头道：“何必多此一举呢？”说时，却弯腰拾起宝剑，随手把剑鞘抽开，他打算假装出剑抵抗，好让他们得手，但此举未免多余。

龙虎庄三老满面杀气，把他围在当中。

桓宇长剑一挥，道：“三位请出手吧，在下已经准备停当了。”

荆登龄道：“在你死在临头之前，本人先把你的罪行告诉你，第一，你不该留下花姑娘给你的密函而不听她的话毁去，目下，此函落在竺公锡手中，变成她违誓毁诺的证据，因此她不得不听从竺公锡的命令嫁与廉冲或萨哥王子了。”

桓宇身躯一震，道：“你说的是妙峰山之会，她派人送给我的密函么？不错，她在信内嘱我阅后须毁去此函，但我却没有听她的话。”司徒登瑜怒声道：“这就是我们恨你的原因，你一时的疏忽，却铸成她终身之恨。”

荆登龄道：“花姑娘向竺公锡立誓一年之内不理武林之事，换回龙虎庄的性命和我们数人的自由，只因为你疏忽大意，使她饮恨终身！”荆登龄道：“我们决定杀死你之后便去拚掉廉冲，接着拚掉萨哥王子，这是唯一解救花姑娘之道。”

司徒登瑜厉声道：“够了，我们先见识桓家剑法，以我瞧来，桓家剑法

也不过是二流货色，只好欺负一些武功平凡之人。”

荆登龄道：“三弟说得是，你先上，这人还值不得咱们三人一齐出手。”桓宇受激不过，道：“诸位是一定要杀死在下，在下甘愿不加反抗送上人头，但诸位却不该侮辱寒家家传剑法。”

他口气甚是委婉，但龙虎庄三老却都嗤之以鼻。

司徒登瑜跃到他面前，冷笑道：“你光是会说有什么用，花玉眉的危难你却不肯拚命解救，那么今晚就让我们兄弟见识桓家剑法，瞧瞧是不是不堪龙虎庄绝艺的一击。”

荆登龄纵声讥笑道：“三弟骂得好，空言何益，你有本事就迫使我们三人联手对付你。若然想像个大丈夫的话，寻子杀死我们三人，然后去跟廉冲他们拼命。”

这话像迅雷般击落桓宇心头，想道：“不错，我迫得他们联手的话，便足以证明桓家剑法名不虚传，但是说到杀死他们这一层，可就万万难以下手。然后如何才能出得此地去找廉冲他们拼命？”

要知龙虎庄三老表现得坚决万分，是以桓宇早就死了求他们让他出去与廉冲拼命之心。司徒登瑜大喝一声，挥鞭进击，那荆齿韶也掣出兵器，两人一齐守住门户。桓宇连忙招架，为了不先失手，剑势连绵反攻对方。两人霎时间斗得极是凶险激烈，司徒登瑜自从得到司徒峰遗著之后，功力大有精进，招数精奇，手法奥妙难测，倘若双方乃是深仇大敌，桓宇尽施一身所学，最后仍然可以取胜。但也不是一两百招就可以分得出结果。目下形势却对桓宇大大不利。只因司徒登瑜本是他深为之敬重之人，自然不能当真下杀手。但司徒登瑜却可以向他施展毒手，毫不留情。

因此，数十招之后，司徒瑜反而占了上风。荆登龄、荆登韶两人大声替老三助威打气，桓宇听在耳中，感到十分痛苦。但这一来也激起了他的斗志，手中长剑渐见威力。不知不觉百招过去，醒宇已守稳阵脚，暂时没有败亡之险。荆登韶突然大声道：“三弟且退，待为兄取他性命……”呼一声扑入战圈之内，鞭剑齐出，接住桓宇剑势，司徒登瑜退了下來，连连喘息。要知他们这等高手拼冲击，由于双方实力相差不远，极是损耗气力，故此司徒登瑜虽是内家高手，也禁不住累得直喘。桓宇比司徒登瑜的情形好一些，可是也耗去不少真力。这刻换了荆登瑜出战，被他一轮猛功之下，迫得绕墙而退。好不容易才稳住局势，暗想今晚形势凶险无比，纵然是智谋过人的花玉眉换作自己，处身于这等局面之下，料她也没脱身之法。

三老之中还有一个实力最强的荆登龄虎视眈眈在一旁，这一关最难挨过，此时不但桓宇本人，连三老他们也深知一件事，那就是桓宇眼下已是唯一可望逃生的机会，机会稍纵即逝，若然不能及时掌握，今晚的局势便不会再有变化。这个结果便是桓宇尸横此屋之内。

他的机会便是趁眼下还是以一敌一时，施展出逆运真气的奇奥功夫，务须在三五招之内杀死荆登韶，这一来对方只剩下两人，不容易形成联手之势，纵然被那两人联手来攻，也还有一拚之力，如若不能迅速击毙其一，到最后被他们三人联手攻击之时，胜败之数昭然若揭，那就不必多说了。桓宇心中如波澜起伏，一时之间不能决定杀死对方，抑或是死心塌地的放弃了这个念头。

荆登韶的功力与司徒登瑜不分轩轻，但手法劲道却略有不同，等到桓宇摸透其中差异之时，已经激斗了六七十招之多。

桓宇头额上汗珠点点，剑法已不似早先那等翔动灵变。荆登韶陡地大喝一声，提聚起全身功力，鞭剑宛如狂风骤雨般攻去。

他的鞭剑中暗蕴独步武林的龙魂虎魄神功，劲道忽刚忽柔，变化无穷。桓宇猛的一横心，决定放弃了杀死对方之想。当即飘身游走，且战且退，那荆登韶鞭剑威力大增，招数绵绵不绝，只攻得桓宇手忙脚乱，已无还手之力。看看又激斗了四十余招，搏斗中的两人都是遍体大汗淋漓，招数松弛。荆登龄长笑一声，朗朗道：“桓宇，今晚便是你授首丧身之时，且看老夫三十招之内取你的性命。”

话声中跃入战圈，呼的一鞭扫去，桓宇连忙横剑一架，鞭剑相触，发出一声巨响，桓宇但觉手腕发麻，身躯也被震得连退数步。

荆登韶趁机跃开，气喘呼呼的道：“大哥，你务必在三十招内取他的性命，免得弱了咱们龙虎庄的威名。”

荆登龄左手龙纹短剑疾出，一招接一招的攻去，口中应道：“你们放心，桓家意剑岂能跟龙虎庄绝艺相比，不出三十招，定可取他性命。”

桓宇受激不过，本待使出逆运真气的功夫，虽说目下筋疲力竭之际，已不能取胜，但再缠斗个八九十招决无问题。

但对方口口声声提及桓家意剑，他若是不使家传剑法的话，岂不是甘心自认比不上龙虎庄绝艺。

同时又想到自己既然已经放弃了击毙对方才可脱身突围的机会，横竖不免一死，那就不如一直使用家传剑法到底，只要挨得过三十招，纵是身死，也能够保存家门声誉！

他奋起强劲的斗志，挥剑抵御，口中应道：“寒家剑法虽然算不得天下无双，但不见得三十招之内便输与诸位……”

荆登龄怒声道：“闭嘴，你若是支持得过三十招，老朽就算是输了。”

这话好比是无边黑暗之中的一线光明，桓宇奋力一剑架开了他的虎鞭。道：“这话可是当真？”

荆登龄道：“常言道是话出如风，难以收回，自然是当真的，谁有功夫跟你说笑。”

桓宇眼见有了一线生机，精神陡然大大振奋，手中长剑显然灵动得多，求生的本能使他发挥出体内的潜力，蓦地攻出一剑，迫得对方退了两步。

司徒登瑜大声道：“大哥小心，这厮似乎尚未力竭哪！”

荆登韶道：“现在是第五招啦，大哥你只剩下二十五招了。”

荆登龄鞭剑齐施，抢制主动之势，他的武功最是深厚，桓宇抵御了两招，发觉已被对方鞭上透传出来的劲道牵制得后退不得，不过这时他已无暇害怕，全心全意的封拆敌人的攻势。

屋内除了呼呼风声之外，便是喘息之声，不知不觉二十招过去，桓宇的喘声越发响亮。

荆登龄当真是舍死忘生般的疯狂进攻，桓宇身上被他的短剑划破了数处，可是他自家也同样受了数处轻伤。

眨眼间又攻拆了六招，桓宇但觉全身已没有半点气力，手脚都不听指挥，长剑在手中有若干钧之重，运转不灵。

可是目下只有四招，他无论如何也得支撑到底，在这最危紧张的关头，他那毅沉坚强过人的意志表现出惊人的力量。

荆登龄和司徒登瑜二人急得直跺脚，原来桓宇虽是勉力运剑封拆，可是

由于筋疲力竭，剑势滞慢无力，这时荆登龄若是把握住机会，随便一招就可以取胜，无奈荆登龄说过三十招之限，因此打开始出手之时，每一招都用足十二成功力，而且全然不似平时出手交锋的打法，平常拚斗之时每一招之间总是设法调息运功，内力得以生生不息，但这一次却是一口气狠攻下去，其间没有半点缝隙，真力只有消耗而没有补充，因此才拚斗了二十余招，也就气促力竭，比起桓宇好不了多少。

故此观战的人尽管发觉桓宇有许多可乘之机，但荆登龄却无法乘隙攻入。

桓宇用尽全身残余力气，吐气开声嘿的一喝，挺剑猛刺，耳中同时听到荆登龄喝出第三十招的声音。

荆登龄剑鞭交叉迅速向他长剑压下，桓宇已经用尽气力，累得真想就此倒在地上，什么胜败生死这时都好象变得无关重要了。

不过他的长剑仍然是向上力排之势，只要这一挑能把对方迫退一步，第三十招就告结束。

若是僵持不支，则对方还有一次还击的机会。

旁观的二老鼓噪起来，都在喝叫荆登龄赶紧出手制胜。桓宇面色苍白得象一张白纸，满头大汗，并且露出咬牙挣扎那种心力交瘁的表情。

荆登龄鞭剑紧紧压住对方长剑，他须得抗得住对方这一挑之势，才能缓回一口气抽手反击。

两人僵持不动，荆登韶和司徒登瑜都清清楚楚的瞧见桓宇的表情，陡然间都闭住嘴，眼中射出怜悯的光芒。

桓宇的眼皮沉重的好象有两块铅块压住一般，脑海中也一片昏沉黑暗。

他身子摇晃了一下，眼看就要要瘫软倒地，忽然间剑势一挑，把荆登龄震退一步。

第二十四章 功败垂成两茫茫

三十招之数是挨满了，可是他也没半点气力，叭达一声摔倒地上。荆登龄也喘着气的坐在地上，司徒登瑜迅速扑到桓宇身边，取出五支银针，很快的插在桓宇身上五处不同的穴道之上，之后，长长吁了一口气，好象现在方大大放心。

荆登龄打开大门，清凉的晚风吹掠入屋内，他们都舒畅的呼吸吞吐，显得十分轻松。

且说花玉眉送走桓宇之后，不久，龙虎庄三老便到，三老走后，她安心地带领采采、伍放两人回到庵后的石屋中。

翌日清晨，门上传来一阵啄剥之声，采采开门一瞧，门口站着两人，一个是身披青色长衫的中年人，另一个是个轻裘缓带的贵公子，手持摺扇。他们还未说话，屋内传出花玉眉的声音，道：“可是竺伯伯的侍者驾临么？”那青衫中年人道：“姑娘的智慧天下无双，果然猜得不错，在下廉冲偕师弟萨哥奉了家师之谕，特地来探望姑娘。”

花玉眉袅娜的走出来，但见她穿着齐整，外披斗篷，竟似是准备出远门的装扮。

廉冲和萨哥两人见到她的娇姿芳容，不觉目眩神移。

花玉眉嫣然一笑，向采采道：“把伍放叫出来。”

采采道：“是，可要备车马？”

她摇摇头，道：“你们这一回不能跟着我出门了。”廉冲叹口气，道：“姑娘的神机妙算实在使人佩服，不错，咱们师兄弟此来正是要请姑娘出门走一趟，家师正恭候芳驾。”

采采很快把伍放叫来，花玉眉嘱咐他们留居在此屋之内，未得到她命令以前，不准离开。

伍放虽是放心不下，但他也晓得花玉眉顶多是被迫嫁给一个她并不真心相爱的人，决计不会有性命之忧，而以她的智慧，可能全无事故，平安归来，因此，他唯唯应了。

萨哥转身出去，眨眼间，一辆轻巧马车驶到坡下，廉冲陪着花玉眉步下山坡。

这对师兄弟都陪着花玉眉坐在车内，马车迅速向前驶行不一会便穿过大名府城从西门出城。

马车在大道上驰驶了十余里路，忽然转入山路，不久，到了一条河边。

沿着这道河流折向东北，又走了数里，马车陡然停住，廉冲道：“到啦，请姑娘下车！”

当先跃下，掀起车帘。花玉眉钻出车厢，放眼一望，但见一道河流蜿蜒于平畴旷野之中，四下青翠满目，景色优美。

在那河边有一座庄院，占地相当的宽广，廉冲道：“这便是家师隐修之所，枕流别庄了。”

萨哥王子接口道：“不过别庄内只是我们和六甲之士居住，家师却独自居于庄侧那座飞轩之内。”花玉眉举目望去，只见一座飞轩，建盖在河面上，碧瓦朱栏，甚是幽雅，他们陪她从浮桥上走到轩下，拾级而登，江风拂拂，大有寒意，可是他们都是身怀绝技之士，丝毫不把冷风放在心上。

她在轩内见到竺公锡，第一个印象是竺公锡憔悴瘦削了不少。

廉冲和萨哥王子都退出轩外，竺公锡站在窗边，纵目远眺，过了一阵，才取一件物抛到她怀中。

花玉眉拿出来，却是一个用白纸包着的柬帖，她也不拆开，藏在怀中，道：“竺伯伯叫我来，只是要给我瞧瞧这个么？”

竺公锡目光仍然投注在远方，冷冷道：“你已经违誓毁诺，老夫将要怎样做，你大概已经明白了？”

花玉眉道：“让我猜猜看，首先，你要我嫁给一个你指定的人，第二，你老将离开这流别枕庄，重入江湖，掀起一片腥风血雨。第三……”

她突然停住口不说，竺公锡冷冷道：“第三件是什么？”

花玉眉迟疑片刻，才缓缓道：“第三件你将要全力帮助萨哥王子做开国之主，把大宋江山夺去。”

竺公锡双眉紧紧锁起，没有说话，轩内一片寂静，因此河水流动的声音传入他们耳中。

花玉眉不安地取出那个纸包，拆去外面包纸，便出现一封已经拆开口的信函。这是她写给桓宇教他如何使武林群豪撤退之事，信上隐隐留存得有桓宇的气味，她胆气一壮，举目瞻望对方。

竺公锡眼露杀机，严肃地注视着她，冷冷道：“你太聪明了！”花玉眉淡谈一笑，道：“不错，聪明到惹杀身大祸的程度。”竺公锡道：“不错，老夫本来甚感头痛，无法决定把你许配廉冲还是萨哥的好，但现在这个难题已经解决啦！”

花玉眉道：“我知道你的意思，那便是把我处死，可就省去了无法抉择的烦恼了，对不对？”

竺公锡道：“老夫说过你太聪明了，果然不错，太聪明的人往往会做出最愚笨的事，你和你的母亲都是如此，竟然无法自拔出苦境之外。”花玉眉本要反驳，可是忽然咽回这些话，微微一笑，道：“我承认你老说得不错。”

她的笑容和声音都与昔年的百花仙子沈素心十分的相象，竺公锡仿佛回到二十余年以前，那些旧事他记得清清楚楚，永难忘怀，如今在一刹那间重温一遍，却又忽然记起自己业已是个老人，岁月的痕迹无法抹去。他满腔俱是悲凉寂寞，但极力不流露出来，转身走到窗边，纵目眺望河那边的平畴绿野。

过了许久，他的情绪才真的平静些，头也不回的說道：“你明知说破老夫的秘密，必遭处死，却为何还敢说出？”

花玉眉轻叹一声，道：“因为我实在不想活了。”

竺公锡一惊，暗想这样说来，处死岂不是反而趁了她的心愿？

他眉头一皱，突然有了计较，仰天长笑道：“原来如此，那么老夫就把你嫁给一个指定的人。”花玉眉大为后悔，道：“竺伯伯，你老何必折磨我呢，对你有什么好处？”

竺公锡道：“没有一点好处，你既然已经猜中我的秘密，一定有了布置，老夫非要教你亲眼见到老夫的图谋成为事实不可！”翌日早晨，这座流别枕庄到处张灯结彩，布置出一片喜庆气象。花玉眉打上午开始就被几个妇人和七八个侍女围绕着，有的替她化妆打扮，有的量度身材赶做新衣。

如此一直到了下午，才做好了新衣和化好妆，戴上凤冠霞帔，全副新娘子的装备都齐妥了。

然后，在摆设着十多席喜筵的大厅中，红烛照耀得雪亮。她被两个扮娘

拥到厅内。

竺公锡高坐太师椅上，等待新人行礼，完全是主持婚礼的尊长派头。花玉眉站立在竺公锡面前，厅内众人顿时声息寂然。

竺公锡道：“现在是你最需要聪明智慧之时了！”

说话之时，有人在她左侧数尺远处竖放一面屏风，然后一个人走到屏风后面。

竺公锡道：“这屏后之人就是新郎官，你若是猜得出是谁，那时你爱怎样都由得你，老夫再不用任何手段拘束你。”

花玉眉抬目望去，那屏风上下没有一线缝隙，完全不见屏风后之人。她满有把握的微微一笑，道：“这屏风后面只许有一个人，可不准临时掉包。”

竺公锡道：“自然只准有一个人！”

说这话时，心中自信已大见动摇，暗忖，这花玉眉智慧绝世，真有神鬼莫测之机，说不定她当真有猜出屏风后面之人把握。

他歇了一下，接着道：“你若猜不中屏后的人，你的生死去留都要听老夫的吩咐了！”

花玉眉毫不迟疑，道：“很好……”

心中却暗暗苦笑着想道：“反正我不答应也不行，终须要任凭他摆布的。”厅内酒筵间，百数十人无不屏息静气，这些人都是六甲之士及六甲手下，还有一部份是萨哥精选出来的鞑鞑族武士。

他们都十分感兴趣和紧张地等候花玉眉的猜测，事实上连他们也不晓得屏风后面的人是谁？”

席间，不见廉冲和萨哥王子的踪迹，因此大家都纷纷的在两人之中猜测其一。花玉眉却无端端的想起了桓宇，暗忖竺公锡这人性格古怪，说不定把桓宇弄了来，不过她很快就放弃了此想，因为桓宇在他安排之下，最快也得在今宵午夜过后才能行动，竺公锡本事虽大，可是龙虎庄三老使用的地点十分秘密难找，谅他也无法寻找到桓宇下落。

她嘴角泛起一丝苦笑，把方麟的影子撇开，因为竺公锡诀计不会让他拣这等便宜。

那么屏风后面的人除了廉冲就是萨哥了，竺公锡会挑选出那一个作为她的丈夫呢？”

竺公锡冷眼旁观之下，却瞧不透她的用心，因此也猜不出她究竟有没有把握。

忽然见花玉眉欢然微笑，竺公锡心头一震，暗想：“她已经猜出来了！”念头才掠过心上，花玉眉娇柔悦耳的声音传入他耳中，道：“竺伯伯，我自愿吃一点亏，那就是我随口说出几个人名，若是其中有一个错了，就算我输。”

竺公锡以及全厅之人都不明白她的意思，皆想屏风后面只有一人，她怎能提出人的名字而又不许说错？

他颌首道：“使得！”

花玉眉应声道：“屏风后面的人……”

说了这一句，故意拖长声音，不把底下人立即说出，害得别人连竺公锡在内都伸长了脖子，竖起耳朵等候她说下去。

花玉眉缓缓扫瞥全厅一眼，这才接着说道：“屏后之人不是廉冲。”竺公锡一怔，忖道：“这小妮子果真机智百出反而占了上风。”花玉眉可不管他怎样想法，继续道：“也不是萨哥。”

竺公锡没说她错，可见得她是猜对了。

花玉眉又道：“不是桓宇，也不是方麟。”

竺公锡也不作声，可见得她都猜对了。

花玉眉沉吟一下，说道：“既然不是这四个最有可能之人，那么会是谁呢？”大厅中无人开口，竺公锡当然不会接腔告诉她。

厅门出现两人，鱼贯走入，这两人正是竺公锡的徒弟廉冲和萨哥，他们欲得花玉眉之心，人尽皆知，因此他们不曾应选，应当是十分失意痛苦之事，可是他们的表情都十分严肃，既没有失望或是颓丧，教人瞧了以后，只觉得莫测高深。

他们一直走进来，向竺公锡行个礼，便侍立在椅后，花玉眉面对着他们，可以清楚地察看他们表情变化。那两人直直地凝视着花玉眉，面上没有半点表情，呆板得象是戴上了假面具一般。

花玉眉观察了一阵，笑吟吟道：“竺伯伯，我已经晓得屏风后面这人是谁？”竺公锡以及廉冲、萨哥都不禁变色，感到骇异之极，竺公锡道：“那么说出来听听。”

花玉眉道：“我还是不说的好。”

竺公锡道：“这是你脱身的唯一机会，错过了可别后悔。”

花玉眉道：“我不后悔，你老最好别迫我说出来，但也不要命令我嫁给什么人。”

竺公锡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花玉眉道：“我建议你先把我关起来，从长计议。”

竺公锡道：“胡说，老夫岂有这许多闲功夫，你到底猜不猜？”花玉眉叹了一口气，道：“好吧，我老实告诉你，我猜不出屏后之人是谁。”竺公锡不禁开颜大笑，道：“差点儿被你这丫头唬住了。”

廉冲、萨哥二人一齐露出黯然之色，花玉眉突然心跳加剧，想道：“这屏后之人不知是谁，只看他们都忍不住心中的失望，可知今日我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竺公锡微微挥手法意，两个壮汉奔到屏风两端，一齐出手把屏风抬走。屏风后面的人，露出庐山真面目，却是个中等身量，仪容俊秀的少年，长得唇红齿白，甚是美貌。

他鼻子高挺，双眼甚大，跟萨哥王子有点相肖，起码有胡人的血统。大厅中飘浮起嗡嗡议论之声，花玉眉一听而知厅中之人都认不得这个美少年，是以大感惊讶而议论。

竺公锡缓缓道：“这是老夫的一个小徒弟，姓胡名基，武功人才都足以配得上玉眉你了，你嫁他为妻之后，须得谨守妇道才好。”

花玉眉垂首不语，司仪走上来，开始行礼。

这对新人对拜过天地，又向竺公锡敬酒，然后被几个妇人拥入新房之内。

房内摆着合卺酒，胡基在房内顿时变得欢愉活泼，说话甚多，向花玉眉问东问西，花玉眉给他来个不瞅不睬，好象是哑巴一般。

酒席撤去，红烛照耀之下，花玉眉坐在床沿，垂头不动。胡基挨住她身边坐下，猖獗地捏住她的纤手，花玉眉只轻轻的挣扎一下，就不再挣扎。

转眼之间，胡基大肆活动，先是伸手深入袖内，沿着她的小臂一直摸上去，口中连叫：“好滑嫩的皮肤，真是爱熬人了！”

这样一直摸到背部，慢慢的又转到胸前，肆无忌惮，好象深信花玉眉不

敢抗拒一般。

花玉眉忍不住摆动一下上身，趁势用手肘向他腰间穴道顶去。胡基滑溜地闪开。说道：“哟，这儿是咱们的闺房，可不是动手的武场！”

他涎脸凑到她面前，把凤冠卸下，掩面的红巾也扯掉了，两人四目相投。

他眼中闪动着得意欢畅的光芒，先在她面上亲了一下，接着张臂抱住她，向她唇上吻下去。

花玉眉心中长叹一声，放弃了挣扎拒绝的企图，全身瘫软，任得这个第一次见面的男子对她轻薄，她脑中一片空白，什么都不去想。

那个英俊美少年热烈的吻着花玉眉，过了许久，忽然间粗暴推开她，怒声道：“你怎的好象个死人一般，我胡基也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难道就比不上你心中的桓宇？”

花玉眉的肉体和心灵都麻木不仁，呆呆的瞅着对方。

胡基更是不悦，哼了一声，道：“师父好没来由，教我娶你这等木头美人，真是没有半点意思……”

他越是显得忿怒和说得狠，花玉眉心中就感到好过一点，自家也不晓得为何如此。

胡基含怒瞪视着她许久，见她不言不动，似是觉得没趣，口中咕哝道：“不但是个木头美人，而且还是个毫无胆气见识的庸粉，算我胡基倒霉，硬是被师父弄下这头亲事……”

说时，一面动手放下帐子，脱下外面长服和靴子，钻到床上。

花玉眉不知不觉的挪开一点让出地方，胡基冷冷道：“不害臊，心里倒急着要我睡下！”

一边骂咧，一边躺下，身子一翻，大半个身躯压住花玉眉。两人就这样的躺着，半晌，胡基又道：“你干什么的，也不会给我盖被？”花玉眉纵是比木石还麻木冥顽，这等气也受不住，不禁嚤啞失声而哭，猛的翻转身子向着床里，背对着胡基。

哭泣之间，突然感到一只手扳住肩头，接着靠近耳朵的颈边感到一阵呼吸的热气。

接着，那手移到胸前，似是要解开她的衣服，花玉眉虽然明知定必有这么一着，可是事到临头，却紧张慌乱得微微发抖。

她的哭声不知不觉的停了，背后伸过来的那手竟没有解开她的衣服，只隔外衣温柔地抚摸她。

到后来那手甚至停止不动，胡基低低的在她耳边说道：“对不起我本不想对你这般粗暴无礼的……”

花玉眉懒得理他，陡然间，想起有两句俗语形容人生最得意的两件事，便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此刻正是她的洞房花烛夜，但何其荒谬可笑？又何等的令人感到遗憾？这胡基虽然是一代高手竺公锡的关门爱徒，身份不低，但却使人泛起他仿佛不知从那个角落冒出来的一般突兀奇怪。

还有就是以玉眉的丽质艳色，天下武林之人无不倾倒。可是对他却好象没有什么兴趣，连抚摸也懒得继续下去……

这些奇怪的感觉渐渐清晰，花玉眉头脑恢复了往时的灵活，暗自寻思。胡基轻轻扳她肩头，她没有顺势翻转，仍然是背向着他，胡基忽然怒声道：“臭婆娘，摆什么架子？”

一个大翻身，也用背向着她。

不久，一切沉寂，胡基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好象一怒之下，径自进入梦乡。花玉眉在黑暗中瞪视了许久，那最后一次被他辱骂时却不生气，看看已是夜深人寂之际，花玉眉缓缓翻转，略略抬起上身，以柔软的胸部压在他肩膀上，低头凝视着这个男人。

胡基睁开双眼，仰起头回瞧着她，敢情他没有睡着。花玉眉面上展开微笑，轻轻道：“你是谁？”

胡基皱皱头道：“我姓胡名基。”

花玉眉露出编贝似的牙齿，道：“我知道你是谁。”

低下头在他面上轻轻吻了一下。

胡基讷然反问道：“我是谁？”

花玉眉笑道：“你是胡基。”胡基道：“这不用说么，我当然是胡基。”

她肆无忌惮的又吻他一下，忽然伸手深入他胸内，格格笑道：“扎得这么紧，不嫌气闷么？”

胡基用不悦的声音道：“别胡闹了！”花玉眉道：“还在装佯么？你姓胡倒是不错，但名字却得改一改。变成女臣的姬，而不是基业的基字。”胡基默然不语，过了半晌，才道：“我是代桓宇娶你的。”

花玉眉道：“那是以后的事，你今年几岁了？”

他道：“十七岁。”

花玉眉道：“好，你比我小，我就叫你一声施娜妹妹。”

说首，伸手在她脸蛋上拧了一下，又道：“能够见到你，真是教我欣慰，我心中有个疑问，除了你之外，恐怕没有别人可问了。”

那胡基这时已不否认是施娜乔装，应道：“天下间真有难得住姐姐的事么？”

花玉眉苦笑一下，道：“我又不是神仙如果有神仙一般的法力，刚才就不必被你欺负了。”

施娜展开双臂，把她抱住，让她躺在自己的身上，说道：“别说得那么可怜，谁知道你肚子里有什么计谋呢？我当时可真怕被你突然弄死，死了之后还不知你使的什么手段！”花玉眉道：“其实我真是毫无办法，竺伯伯深知他有一步棋可以制伏我，那就是把我认识的人通通抓起来，一一加害，他也晓得对我不必多说，而我果然毫无办法，若是略一抗拒，我猜最先送到我面前的是伍放的和采采的人头，接着就是那慈云庵上下女尼的头颅！”

施娜佩服地道：“不错，这些人都抓来了，后来听说已放他们回去。”

花玉眉扒在施娜身上，显得甚是纤小窈窕，她道：“现在回到先前的话题上，我感到不解的是桓宇有什么好处，不但是我，连妹妹这等爽朗性格之人也自动的献身给他。”

施娜道：“原来是这个问题，我也细细想过，第一是我们风俗习惯不同，在我的族中，女孩很大胆，喜欢那一个就直截了当的去找他，不似你们扭扭捏捏，我既是喜欢他，那怕是一夜夫妻，也是快活了。”她停歇一下，又道：“说到他的好处，一是他长得好看，武功高强，二是他外表虽是不大做声，但其实却是个热血之士，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恶鬼岭假扮将被杀害的可怜女子，蒙他挺身援救，而他又似伍放那等有勇无谋，迅速窥出破绽，其对我已暗暗爱上他……”

花玉眉颌首道：“说得好。”

施娜道：“还有哩，他时时有一种悒郁的神态，最是使我心软不过。”花玉眉紧紧抱住她，道：“我也是，怪不得他能压倒方麟和你哥哥他们，原来全凭他这种特异的气质。”

她们不但不似是情敌，反而十分亲密，无所不谈，直到鸡声报晓，曙色映窗，两人人才互拥着沉沉睡去。

就在这一日的上午，竺公锡不住的踱着方步，可是神态之间已恢复往昔的骛傲冷静。

廉冲和萨哥不时进出，到了中午时分，他们一同入谒竺公锡。

廉冲道：“老一辈中的七大高手都有了下落，最可怕是这七人之中，五大门派的掌门人，眼下尚活在世上的，只有少林大宗上人，武当白藤真人和衡山谭空谷。”

竺公锡道：“每个人都有寿元穷尽之时……”

廉冲应一声“是！”接着又道：“峨眉和括苍两派的掌门人，都是最近内几个月之内相继去世，因此，大宗上人、白藤真人和谭空谷这三个，加上叶重山和霍陵他们，七大高手只剩下五个，弟子查明这些消息千真万确，因想以师父一身造诣，已足以赢得他们五人，是以大喜不禁。”

竺公锡道：“不错，这五人若不是同时出手的话，决计不是老夫敌手，纵然联手出战，也伤不了老夫。”

萨哥接口道：“这五人的行迹都查得明明白白，目下只有霍陵和白藤真人在此，他们五人的行迹一直都在咱们监视之下，接续不断的向师父报告。”竺公锡颌首道：“好，除了这五人之外，桓宇的行踪可曾盯住？”萨哥道：“刚才发现，他离城南下，精神恍惚，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竺公锡道：“龙虎庄的人呢？”

萨哥道：“龙虎庄三兄弟还在城内，与霍陵在一起，方麟业已西走，一路向老家进发，傅源夫妇陪着叶重山尚在京师。”竺公锡目光转到廉冲脸上，问道：“鹰愁谷的布置如何？”

廉冲道：“一切如常，在一个上午的行动，已使武林中人注意该地。”竺公锡道：“这样说来，他们快到鹰愁谷了，你们可先赶谷中候，老夫安排一下，随后便到。”

廉冲、萨哥一同行礼辞出，竺公锡沉思了片刻，起身从箱子内取出一柄软剑，系在腰间，接着走出飞轩，不一会，跨入一座院落之内。上房帘子掀处，出来一个长身玉立的美少年，躬身叫一声“师父”。竺公锡点点头，道：“玉眉呢？”

上房内传出花玉眉的声音，道：“竺伯伯特意来瞧我的吗？”竺公锡走入上房，只见花玉眉娇慵地躺在榻上，云鬓不整，别有一种销魂蚀骨的风度。

他点头道：“不错，老夫决定带你们出去散散闷。”

花玉眉大惊失色道：“到那儿去散闷？”

话下之意，已表示她猜出瞄头不对。

竺公锡道：“鹰愁谷，那是一处绝地，只有一条通路可以进出。大概有热闹好瞧……”

花玉眉面色变白，哀婉地道：“竺伯伯，我不去行不行？你老这不是存心折磨我么？”

竺公锡道：“非去不可，我老实告诉你，今日才是你决定终身之时，你将要嫁给哪一个人，即可分晓。”

花玉眉道：“这样说我是非去不可了？”

竺公锡道：“不错，施娜也一起走。”

他根本不先问施娜关于假局之事，只因他深知花玉眉的智慧不是常人可及，这个假局只能大大骇她一跳，不须多久就会被她拆穿，何况过了一日一夜之久，自是瞒不过她。

两个女的同坐一车，竺公锡骑马，由七八个人簇拥着直奔西北方的山区。地势越来越险，最后，大家都改了步行，行至一座峰脚，竺公锡一挥手，侍从之人从另一个方向走了，他带着二女向峰上走去，已登上峰顶。他们向东北方望去，只见一座山谷就在底下，这座山谷四面皆是陡峭的石壁，高达三十四丈，猿猴也无法攀登，更别说人类了。谷口通路是岩石裂缝，长约七八丈，弯弯曲曲，甚是狭窄，果然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谷内地形也甚是险恶崎岖，只有当中一块亩许大的平地，因此四下可以藏匿许多人而不易被发觉。

他们居高临下，可以见到谷内四面坡上的树木，岩石后面都藏有人。花玉眉看罢此谷形势，深深叹息一声，问道：“竺伯伯，这一处地方以及策划部署等事宜是那一个负责的？”

竺公锡道：“你告诉我妙不妙？”

花玉眉道：“此谷乃是绝地，又埋伏得有无数能手，自是一网打尽之意，论起歼敌之计，无过于此了。”

竺公锡道：“这话也就是说妙不可言了。那么老夫不妨告诉你，此地早在数十年前已被老夫发现，直到廉冲献此计之时，才派上了用场。”花玉眉道：“廉冲天性狠毒，此计自该是由他设想出来才合道理。只不知有没有人反对这等恶毒的计谋？”

竺公锡道：“有，萨哥反对，因此老夫有点瞧不起他。”

施娜茫然道：“师父为何瞧不起他？”

竺公锡道：“凡是欲成大事之人，在要紧关头自然不能选择手段，他一来有点贪生怕死，二来尚有妇人之仁，是以甚使老夫失望！”

施娜道：“他可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竺公锡道：“你的智慧不如花玉眉远甚，所以瞧不出这座愁谷的凶险，须知布置此谷之时，还不知五大门派中有两派的掌门人已经逝世，因此诱使七大高手以及龙虎庄三杰等人都尽聚此谷，为师纵是亲自入谷出手，也是个半斤八两的局面，这时走既不能，双方非挨到底不可，结局恐怕只有为师一个人能够活着……”

施娜哦了一声，道：“原来我哥哥恐怕有这等结果，所以反对此计。”

花玉眉黯然道：“这么说来，今日我将要目睹一场武林流血惨剧了，只不知到此谷来的人是谁？”

竺公锡道：“反正不会是桓宇，你大可放心，今日立功最大不幸而死的人，便是你的夫婿。”

正说之时，忽见一座山头上突然出现一面红旗，迎风摇幌，竺公锡道：“有人来啦，咱们瞧明白是什么人之后，便须落山，前赴那鹰愁谷。”

不久，四条人影登山越岭向鹰愁谷奔来，却是四个玄门羽士，领头的一个除了背插长剑之外，手中还有一柄拂尘。后面跟着的三名道人有两个也是佩带长剑，却分为左右两方，另一名道人则背插利斧。

这四位全真一望而知是武当派掌门白藤真人和井步虚，还有两名道人则

是最近以两仪神剑著名的武当高手，乃是孪生兄弟戈步左和戈步右。

竺公锡冷笑一声，道：“想不到武当派首先抵达绝谷，这四人今日如若尽丧此地，武当派等如冰消瓦解了！”

说罢袍袖一拂，低喝一声“走”，当先向峰下奔去，他一袖发出一道无形功力向花玉眉卷去，迫得她身不由自主的跟着急奔下峰。

这三人都身怀上乘武功之士，落山比上山更为快捷，不一会已落到峰脚，绕峰而奔，不久就奔到那座绝谷入口，竺公锡蓦然回手一指戮在花玉眉身上，花玉眉但觉一阵晕眩，险险跌倒。

她定一定神，道：“竺伯伯这一手是什么意思？”

竺公锡道：“此是老夫苦苦探究的最高绝学的初步功夫，目下已把你全身功力禁制住，不能与人动手，可是解禁之时，老夫只要大喝一声，不须动手。”

花玉眉苦笑道：“难道竺伯伯怕我出手帮助他们？”

竺公锡摇头道：“不怕你出手，却须防你趁机溜走。”

说罢，当先向入口左侧走去，突然间，藏没不见。

花、施二女已跟踪过去，这才发现那儿有个岩洞，由于形势极佳，非走到近处无法瞧出，此洞只有两丈左右深，底壁有道裂缝，可以听到谷内的声音。

竺公锡让二女在里面听着，自己站在洞口，他功力深不可测，不用贴近裂缝也听得见谷内的声音。

白藤真人清越的口音传来，只听他从容不迫的道：“本座听说竺公锡兄在此，特来一见！”

廉冲的声音随之而起，道：“真人有什么事跟我说也是一样，家师等闲不肯见客，真人虽是武当派的掌门人，恐怕也无法通融。”

井步虚怒道：“大胆狂徒，竟敢如此放肆！”

白藤真人笑道：“步虚不可动气！”

接着向廉冲说道：“本座此来本想面见竺兄，一则叙叙契阔，二则商谈两件事情，现下说与你听也好，这两件事：第一件关于花玉眉姑娘的，闻说她被竺兄带走，只不知竺兄如何对待她？若然迫她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人，便太不合理！”

他们是站在谷内一片草地上说话，廉冲身后也有四个人，都是清一色的黑色劲装，佩带着刀剑的汉子。

廉冲道：“第二件呢？”

白藤真人道：“第二件是关于竺兄本身，阁下恐怕不能代竺兄回答。”

廉冲道：“若是真有必要，在下便再禀告家师，真人不妨先说一点出来听听。”

白藤真人道：“这话也有道理，贫道有意劝竺兄从江湖隐退，不要再做倒行逆施的事，反正天下第一高手已非他莫属，在这世上他已无物可争了。”

廉冲道：“不错，家师早就是天下第一高手，但他的进退焉能受人干涉？”

白藤真人道：“贫道明知决难善罢干休，才会亲自赶来，只因他若是不肯从此隐退的话，迟早要找到贫道头上，所以索性赶来早早寻了个了断！”

他拂尘一摆，又道：“阁下乃是竺兄入室高弟，贫道与你动手过招算不得辱没身份，然而贫道也带了三名弟子前来，所以第一阵还是要由他们先出手！”

他虽是玄门高士，但干脆爽快处，不下于江湖豪客，廉冲笑道：“很好，那一位愿意先上？”

井步虚撒下落月斧，还未做声，入口处突然传来一阵长笑之声，响澈全谷，回音旋荡不绝。

众人回头瞧去，只见那道窄窄的石缝入口处鱼贯走入四人，当先一个老者，相貌秀逸，精神健旺，笑声正是从他口中发出。

这四人是天马行空霍陵、龙虎庄三老，都不是等闲人物，但廉冲已知道他们没有援兵，所以神色自如。

霍陵奔到白藤身之处，埋怨道：“你摆什么架子，这廉冲已是当今武林之中的一流高手，咱们亲自出手也难有胜望，岂可教低一辈的出战？”

他迅速向井步虚等三人扫瞥一眼道：“老朽非是小觑诸位，但对方确实太高明，诸位想必也知道了。”

井步虚稽首道：“霍老前辈说的是。”

霍陵举步走出两丈，招手道：“来，来，让老朽先领教阁下的奇功绝艺！”廉冲，微微一笑，道：“霍老既是兴致勃勃，在下便教敝师弟奉陪几手。”右方山坡上一块巨岩之后，一道人影如星泻般奔到，紧接着有五名随从跟到，也都是身穿黑色劲装，但五人这中却有三名是胡人。

当先奔到的人影便是萨哥王子，他手摇摺扇，欺到霍陵面前，面上微微含笑，动作十分潇洒从容。

霍陵摇头道：“好家伙，我劝白藤真人别搭架子，你们反倒自高自大起来，不过萨哥也是列入一流高手，老朽亦自知不易取胜呢？”

荆登龄朗声道：“晚辈甚希望能够向萨哥王子请教几招，只不知前辈意下如何？”

此言一出，不但霍陵等人心头震凛，连谷外石洞中不曾露面的竺公锡也微微变色，露出沉吟忖想的神情。

花玉眉轻叹一声，施娜低嗤道：“那荆登龄简直是自寻死路。”旋即瞧见了竺公锡的神态和注意到花玉眉叹气，不禁讶道：“怎么啦？”花玉眉悄声道：“他们这一战凶险无比，几乎就等如当今武林两大派的荣辱之争，要知昔年竺伯伯和司徒伯伯都是天下无敌的高手，纠缠了十年之久，现下一个是司徒伯伯的侄子，一个是竺伯伯的门徒，斗上了便是有死无生的结局啦！”

施娜这才恍然大悟，由于竺公锡的表情沉重，敢就推测得出那荆登龄成名虽然不及她哥哥萨哥王子，但也必有惊人出众之处。

霍陵迟疑了一下，才道：“很好，但贤侄还须多加小心，万勿意气用事。”荆登龄拱手道：“谢谢前辈慨然相让。”

随即转身缓缓的注视荆登韶及司徒登瑜二人一眼，朗声道：“两位贤弟好自珍重，愚兄此次出战萨哥王子，乃是抱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庶几让天下武林知道龙虎庄还有不怕死之人。”

不等他们回答，旋转身躯，抄起长衫下摆，徐徐向萨哥王子走去。这等气概风度不愧是司徒峰的传人，萨哥王子前此在铸剑楼上会与荆登龄激斗过二三十招，旋因桓宇插入而未分胜负，但萨哥王子那一次暗中却已掌握了制胜之机，虽是如此，今日却仍然使他感到凛惕，一则时隔数月，变化难料，二则荆登龄分明已有拚却一死的决心，这股气势谁也不能不怕。突然间两名黑衣大汉齐齐纵出，这两人都是使的长刀，迅速拦阻荆登龄的去路。

其中一个大汉道：“你先冲过我们这一关再说！”

荆登龄冷冷道：“滚开！”两手已提聚起十成功力，一作虎扑之形，一作龙扑之形，分向那两人隔空推去。

他左手虎扑真力刚猛无俦，首先袭上敌人，那黑衣大汉刀劈掌拍的抵御他这一击之威，仍然被震退了两步，这时荆登龄右手龙扑爪真力才袭上另一个大汉，那人一见他内力如此刚猛，那敢怠慢，也自运足全身功力硬碰上去，谁料荆登龄一招乃是阴柔之力为主，轻轻借势一拨，对方下盘一虚，顿时趺跌开去。

荆登龄大步从他们之间走过，他虽是一击之下就迫开两人，但心中更加震惧，心想对方区区两名手下，功力已是如此的高强，实在教人不由得感到惊心动魄。

萨哥王子喝退那两名手下，手中摺扇刷地打开，接着又刷地一声合拢，微笑道：“荆兄这一击之威，显示出功力大有精进，某家甚感佩服。”

荆登龄道：“阁下过奖了，区区昔日尝过阁下的指掌功夫之后，念念不忘，今日可要痛痛快快的领教一次！”

两人说时，脚下已移步站住，面对面的绕踏圈子，突然间，齐齐说一声“请”字，双方身形迅合。

荆登龄手中已掣出龙剑虎鞭，此时幻起无数光影，首先抢攻，萨哥王子的折扇忽开忽闭，或拍或戳，与肉掌施展之时的变化毫无二致。

他们刹那间就换了十多招，荆登龄口中发出龙吟虎啸之声，剑鞭上内力潮涌，越来越重。

竺公锡一直都侧耳聆听，施娜眼见兄长被荆登龄剑鞭困住，心中大是着急，奔过去拉住师父手臂，道：“师父，快去瞧瞧！”

竺公锡道：“为师用耳朵听与眼看无异，你自己去瞧瞧就行啦！”

他忽然举手轻轻摩娑她的乌发，柔声道：“那荆登龄不但功力增强，连招数也大见超妙，这一战的胜负目下殊难逆料呢……”

施娜大惊道：“那么师父把哥哥换下可好？”

竺公锡面色一沉，道：“司徒峰的后人何等气概，为师的徒弟岂能比不上他？”

这时战况更加激烈，荆登龄抢战了七成以上的攻势，蓦地剑鞭换手，奇招叠出，把对方逼得连连后退。廉冲眼见他这一套换手招数宛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不由得流露出震惊之神情，直到萨哥勉强稳住阵脚之后，才透出一口大气，凝眸寻思破敌制胜之法。

萨哥也是左手突发，奇招忽出，才稳住了阵脚，在场之人都是大行家，无不瞧出他们业已用上压箱底的绝艺争雄斗胜，因此双方都是提心吊胆的观战，恨不得他们立即打出结果，纵是自己一方的人败了，也强似观战时的煎熬。

荆登韶、司徒登瑜两人满头冒汗，紧张异常，要知这一回争战乃是他们兄弟得到叔父遗著之后的再度出手，所以荆登龄武功远胜昔日，正因如此，今日的结局更加重要。

场中两人翻翻滚滚的激斗了二百招以上，荆登龄突然又使出剑鞭换手的手法，登时又把萨哥迫得连连后退，这一次他已用上十二成功力，抱定非胜即败的决心。

廉冲紧张得牙齿磨咬时发出刺耳的声音，可见得萨哥王子处境是凶险万分。

荆登龄这一阵猛攻凌厉绝伦，一口气连续攻了十七八招，在这十七八招当中，萨哥身上衣服已被剑鞭划破了三处，左臂也被剑刃划伤，鲜血染红了衣袖，这时已是最后关头，生死胜败就差三招两式之间便可以分出，荆登龄明知再攻两招便可把对方当场击毙，然而他已是力不从心，硬是只差这么两招的后劲。

剑鞭光影突然消失，萨哥王子侧身侵入，左掌拍中了荆登龄胸口。

荆登龄应声仰跌地上，剑鞭甩手，只哼了一声，便不响不动。荆登韶、司徒登瑜含泪双双抢出，蹲俯察看，只见大哥面色惨白，双目微瞑，胸口急促的起伏不停。

他们一齐握住荆登龄左右臂，做出要拉他起来的姿势，但似是因荆登龄伤势过重，所以又不敢轻举妄动。

萨哥王子也是气力用尽，喘息不已，廉冲跃到他身旁问道：“师弟觉的怎样？”

萨哥王子道：“小弟勉强使出大力金刚手击敌，可惜气衰力竭，还不能立时毙敌，甚愧无能。

廉冲道：“那厮瞧也不过须臾之间便得气绝，师弟一出手便立下奇功，师父定必极是欣慰嘉许。”但听荆登韶长叹一声，含悲说道：“大哥你伤势奇重，且服下这粒丹药，安心睡上一会，瞧瞧情形如？”

说时，塞了一粒丹药在他口中，接着出手点了他的睡穴，两人合力架起荆登龄，抬到山坡侧一处避风所在。

人人都看出荆登龄多半没有得救的机会，尤其是荆登韶点在他睡穴之举，分明是让他毫无痛苦的死，大局既定，便都竭力抑制心中波动，以便对付强敌。

荆登韶和司徒登瑜回来，神情反而镇静得多，想是决心为兄复仇，是以反倒恢复常态。

霍陵冷冷道：“轮到老夫出手啦！”

白藤真人应道：“慢着，贫道打算教敝派弟子戈氏兄弟出战，霍兄何妨再忍一忍？”

霍陵道：“好吧！”

两个面貌相肖的道人一齐步出场中，廉冲微一侧头示意便有三个黑衣大汉奔出，两个使刀，一个使剑。

那三名大汉一言不发，击出兵器，如狼似虎的向戈氏兄弟杀出，但见两道剑光矫夭飞出，登时把这三人裹住，这两道剑光幻成一个光幕，光幕之内又有三个剑光环圈套住那三人，这等剑法武林从未得见，敌我双方之人一时都瞧得呆了。

谷口外传来一阵清越语声，道：“武当派两仪神剑果是名不虚传！”

随着语声起处，人影连翩出现，当先的一个便是竺公锡，后面皆是女子，正是花玉眉和施娜她们。

竺公锡一出现，山坡上便出现了六个人，其中两个是女的，一是杨恨烟，一个长得又丑又凶，乃是杨恨烟手下之人，姓余名踏芳，其余四人是熊一拳、阴秀才、郭敢、蔡金刚，皆是六甲之首。

这六人奔下山来向竺公锡行礼之后，便侍立后面，瞧他们这等阵势，分明守住出路之意。

花玉眉高提声音问道：“哪一位知道桓宇的下落么？”

荆登韶应道：“他或者会寻到此地来。”

花玉眉皱皱眉头，低声自语道：“但愿他不会寻来才好。”

接着便问竺公锡道：“竺伯伯，我去瞧瞧荆大庄主行不行？”

竺公锡道：“可以，但不准到他们那边去！”所谓“他们”是指白藤真人，霍陵等人。

花玉眉应承了，举步走到荆登龄身边，瞧了一阵，便走到萨哥面前，萨哥正在运功调息之际，没有开口，只默默的望住她。

花玉眉摇摇头，道：“你耗力过多，这次纵然恢复过来，但功力不免要减弱两三成。”

廉冲听了心中暗喜，但面上冷漠如故，毫不动容，但听花玉眉又道：“我这儿有一付灵药，你若是不怕我会害你的话，那就服下。”

她递给他一个纸包，萨哥暂时中止运功，接过来拆开纸包，口中道：“那怕是穿肠毒药，只要是你亲手给我的，我也敢服用。”

只见纸包内有三粒红丸，纸上还有一些字迹。

萨哥王子天资过人，有一目十行之能，目光一惊，便完全阅看过，当下把丹丸服下，接着小心折叠起包药的纸，放在怀中。

花玉眉道：“你收起那张纸有什么用？”

萨哥王子道：“纸上有你的香汗，所以不忍丢弃。”

花玉眉默然的摇摇头，回到荆登龄身边，她的医道这刻已得到她父亲真传，非同小可，趁着众人目光又移到战局上之时，从鬓上拨下一支金钗，迅速刺了十二处穴道，有深有浅，没有一个穴道是相同的。

戈氏兄弟蓦地一齐长啸，剑势一紧，光幕中连着三声惨叫，那三名黑衣大汉相继跌倒，戈氏兄弟收剑而退，这一战好象毫不费力。

廉冲目光乘隙扫过竺公锡面上，见他微微颌首，便仰天冷笑道：“好大胆的杂毛，死到临头还敢出手伤人！”

井步虚厉声道：“你口中干净点。”

廉冲轻蔑地望他一眼，又道：“两仪神剑还算不得无可匹敌的绝艺，你若是不信，本人只好出手破给你们瞧瞧。”

白藤真人暗暗大喜，却淡淡道：“很好，贫道正想得知敝派这一门功夫如何破得？”

戈氏兄弟闻言再出，他们今回不比以前，已经有过动手经验，显得十分沉着老练。

廉冲正要迈步，突然间一道人影宛如电掣般奔到，看看快要碰上廉冲，陡的停住，这等要停就停的身法，登时吸引住全场注意。

此人一目已眇，年约六旬左右，满面凶相，手中提着一支两头皆尖的钢棒，古古怪怪，他大声道：“这两个杂毛牛鼻子交给我！”声如狼嚎，十分刺耳。

廉冲微微躬身，道：“师叔请！”

别人这才知道这个独眼凶恶老者乃是竺公锡师弟栾不怪，他的双尖软剑自从在陵城外香林寺中力战少林三僧、武当三道及桓宇等人之后，凶名远扬，武林无人不知。

栾不怪横傲的大步走出场中，用尖棒指住戈氏兄弟，喝道：“今日非取你们性命不可，你们小心了！”

戈氏兄弟一齐稽首道：“小道们自当小心在意。”

他们际此生死存亡的关头，仍然保持冲淡风度，果然是名门出身，与众不同。

栾不怪桀桀怪笑连声，一晃身已欺近戈氏兄弟，手中双尖软剑颤处，幻化出无数点寒星，分袭戈氏兄弟。

戈氏兄弟双剑齐发，一剑攻敌，一剑守御，但这攻守之势瞬息间已变换了数次之多，虚虚实实，忽刚忽柔，端的神奇绝伦。

双方一上手便各施展绝艺，刹时间风声激荡，剑气纵横，形势险恶无比。

人人都瞧出这一场拚斗决难善罢干休，是以无不全神贯注，连竺公锡也不例外。

这栾不怪的功力比廉冲似是更见深厚，但机诈权变，以及手法之精妙，却似乎及不上廉冲，这刻但见他仗着强劲绝伦的内力迫得对方双剑威力难施，不过想在短时间之内取胜，却也不是易事。

双方看看斗了七八十招，栾不怪越战越勇，戈氏兄弟业已纯采守势，无力反击，只见白藤真人双眉紧皱，其他人的人也已暗暗担心不已。

竺公锡突然冷笑一声，道：“不知是那一位老朋友驾到？哼，我倒要瞧瞧往后还有多少老朋友及时赶来？”

霍陵远远听见，不由得转向花玉眉望去，只见她正在替荆登龄推拿穴道，此时突然扬面向他微笑一下，意思似是教他放心。

转瞬间，入口处鱼贯奔入四入，当先一个灰袍僧，手中提一串佛珠，慈眉善目，宝相庄严，身后三位大和尚身材高矮不一，但都是三四旬上下的年纪。

灰袍老僧朗诵一声佛号，接着道：“竺兄别来无恙？贫衲大宗、率同雪净、雪疑、雪嗔三弟子特来晋见。”

竺公锡冷冷道：“你当上少林寺方丈之位多年，居然还记得老夫，殊属难得，老夫以为你们只记得司徒峰而已。”

大宗上人道：“竺兄还是昔年的脾气，处处不留余地，说话咄咄迫人，教贫衲难以作答。”

竺公锡道：“那就不必说了，咱们可也以没有什么交情可言，今日各显手段，且看鹿死谁手了！”

大宗上人满肚子劝他的话，至此一句也说不出，只好长叹一声，但他乃是雄才大略之士，伤感是一回事，行事又是一回事，转眼略一打量场中形势，便微微挥手示意，身后三僧一齐奔出。

雪净僧柔声道：“栾老施主威风更胜往日，贫僧等渴想领教高招，还望栾老施主慨然见允。”

这话说得好象征求对方同意，其实三人一齐跃进战圈，各各掣出雪亮的戒刀。伺机而动。

竺公锡不悦道：“好啊，你们居然胆敢倚多为胜！”话声方歇，廉冲已命熊一拳、杨恨烟、蔡金刚等三人出战。

熊、杨、蔡三人迅速疾扑去，雪净等三僧回身迎敌，他们合作无间，如水乳交融，初时明明以一敌一，但数招之后，三僧一走方位，迅速调换对手，并且是接续不断的调换，登时变成以三敌一形势，那熊、杨、蔡三人无不感到对方并且是轮流攻击，并且是被三僧伺暇蹈隙的围攻不休，这熊、杨、蔡三人本是惯常联手应敌，目下却无法联成一气。

转眼间，三僧占尽上风，大宗上人呵呵一笑，道：“竺兄最好派别人替

下这三位好汉，免得发生流血惨剧。”

竺公锡向廉冲发出暗号，廉冲取出三枚信号炮点燃，啪啪啪连响三声，四面八方出现许多人影，都是一式黑衣劲装，手持兵器，迅快聚集谷中平地，大约有一百人之多。

他们动作迅速齐整，瞬间成二十余队，廉冲厉声道：“汝等但看红旗连扬三下，便向对方杀去，不拘手段，伤敌一人，赏金万两！”

二十余家劲装大汉齐齐轰然而应，声音响亮，震澈四野，这一来大宗上人等人都不由暗暗惊心，衡量局势，知道双方实力悬殊，这一百余名驍悍高手在竺公锡等人率领之下，若竟一涌而上，决难抵挡。廉冲厉声大笑道：“秃驴尽管逞威，且看今日可有一个能够生出此谷的没有？”

话声甫落，雪嗔僧反手一刀砍中了熊一拳右腕，顿时热血迸涌，熊一拳只剩下一条光秃秃的白臂，没有了指掌，他原来只余下这只右手，目下又齐腕砍断，再没有手指可用。

熊一拳踉跄退出战圈，仰天大叫一声，放步向山坡奔去，但见他迅若流星一般的撞上一块巨石，“蓬”的一声，脑浆迸裂而死。

谷中怒喝叫骂之声此起彼落，但见少林三僧仍然全力围攻杨恨烟、蔡金刚两人，他们三人性格不同，合起来正好是三有为大法，杨蔡二人极力支持之下，险象依然如故，廉冲缓步走出，面色铁青，显然决定出手一拚，陡然谷口传来一声长笑，转眼望去，只见一位髯发皆白，背插长剑的老者奔来，认出来人正是七大高手之一的叶重山，心中不禁一震，暗想：“这些人相继出现，显然早有预谋，然则前此命人打探的消息敢情都不真确的了，想必是这些高手们设下替身，所以手下误报。”

叶重山顾盼全场一眼，朗声道：“老朽偕同小婿傅源兼程赶来，不意在谷外碰上了谭空谷老兄，正感奇怪，想不到还有许多老友已抵达此处。”竺公锡冷冷道：“用不着多说了，老夫正恨没有机会与诸位一齐碰头，今日你们来的正好！”

话声中两人相继入谷，一个是南岳野樵谭空谷，另一个便是英挺少年的傅源。

群侠方面立即聚集在一起，萨哥王子已恢复精神，率领数人出谷瞧瞧有没有敌人前来。

两声惨叫起处，杨蔡二人分别退出圈外，那蔡金刚本是天生神力之士，这刻满胸鲜血，手中的独脚铜人已无力抓住，掉落地上，显然伤势甚重，杨恨烟只是腿上中了一刀，伤势较轻，但她以轻功见长，腿上既是受伤，便大大影响了她的威力。

竺公锡口中发出长啸，清劲无比，震得众人耳中隐隐作痛，群侠都紧张的注视着动静，那少林三僧已经加入戈氏兄弟的一边，联合对付桀不怪。廉冲奔入场中，厉声道：“那一个自愿前来送死？”

霍陵朗应一声，划空飞去，只见他身形一直在空中盘旋下击，四肢并用，攻势极是凌厉，眨眼间，已攻出十五六招之多，廉冲仰面封架，指掌如风，阴毒无比。

群侠略略一瞥之下，便已瞧出廉冲一身武功，深不可测，虽是力敌霍陵这等高手，仍然绰有余裕。

荆登韶、司徒登瑜与霍陵感情最好，心想若是容霍陵落败之时才上前相助，他一世英名从此丧尽，当下一齐扑出，夹击廉冲。

竺公锡身后的郭敢仗剑抢出，却被傅源截住，一时之间，谷中平地涌起无数刀光剑影，杀声震耳，这时又有两名黑衣大汉奔上去要帮助郭敢，并步虚挥斧扑出，迅速截住这两人。

白藤真人，大宗上人，谭空谷和叶重山四人八只眼睛都集在在竺公锡身上，他们在数十年前也曾联手对付过竺公锡，但彼时人数更多，才勉强抵敌得住，目下一别二三十年，大家都有进境，交手之时胜负形势如何，此刻尚难逆料，他们都瞧见竺公锡一只手深入怀中，不知要取什么物事，这四人之中以白藤真人最是机警，犹可记起廉冲红旗三扬的话，心中一凛，赶紧抖丹田长笑一声。

这一声长笑宛如鹤唳长空，嘹亮无比，竺公锡不由得转眼向他望去。

白藤真人掣剑在手，说道：“竺兄名震一代，天下无双，贫道意欲邀同大宗道兄和叶，谭两位联手出战，只不知竺兄意下如何？”

竺公锡本有此意，但此外他亦打算出斗这四大高手之时，早一步以红旗施令，发动凶猛攻势。

这个心思当真被白藤真人料中，举步走出场中，冷冷道：“很好，且看你们数人的功力比三十年前进步了多少？”

白藤真人不敢怠慢，疾跃出去，以免竺公锡临时变卦，大宗上人、谭空谷、叶重山等三人明知白藤真人孤剑出斗，决计不是竺公锡的对手，是以都不迟疑，一齐举步出去。

竺公锡冷冷睨视对面的四大高手，道：“老夫多年来苦无出手的机会，寂寞殊甚，放眼天下，唯有你们数人联手列阵尚可一斗！”

大宗上人道：“竺兄这话乃是实情，倘若竺兄名心略谈，这天下就稳稳是竺兄的。”

叶重山接口道：“不错，竺兄高踞天下第一高手的宝座，意犹未尽，这才迫使我们纷纷出山，与竺兄你作生死之斗，这等形势原是竺兄自家造成的。竺公锡沉吟不语，似是有点心动，正在考虑值不值得迫对方数人拚命。白藤等四人心中都望他回心转意，所以耐心静候，假如竺公锡澈悟前非，不再争战，那自然是最好不过的结果。

竺公锡沉忖思了一会，面上泛起冷笑之容，道：“老夫纵然有意从此隐退，恐怕事与愿违，连老夫自家都作不了主。”

谭空谷洪声道：“竺兄，这话是什么意思？”

竺公锡道：“老夫说的是他们。”他指指一四下的人，又道：“他们都是老夫训练出来的部属，个个武功不弱，尤其是老夫座下的嫡传弟子，若论单打独斗，恐怕你们都不是对手。”大宗上人淡淡一笑，道：“那也不见得。”竺公锡道：“信不信由你，这一点暂时不要争论，且说他们这些人既然已形成一股势力，老夫纵然退隐，他们仍然要照旧扩张不可，因此欲想天下太平无事的话，不是你们完全溃败退出武林，就是他们全部被杀！”他归纳出这个血淋淋的结局，使得大宗上人等都为之心头震凛，凝目无言。

竺公锡又道：“老夫岂能任得手下之人被你一一诛戮？此所以今日非出手不可！”

双方肃然屹立，心情却很沉重，白藤真人叹息一声，说道：“既然非拚不可，咱们只好各尽所能了！”

忽见花玉眉缓步走过来，竺公锡煞住出手之势，冷冷道：“你过来干什么？”花玉眉道：“我想告诉竺伯伯一件事。”

竺公锡问道：“什么事？”

花玉眉道：“竺伯伯你如此倒行逆施，完全是听信廉冲所致。”竺公锡道：“胡说！”

花玉眉一迳接下去道：“你老眼下只须诛杀廉冲，天下从此可得太平，你老仍然是第一高手，被宇内武林钦敬，这可不是不由自主之事。”竺公锡淡淡道：“走开，你懂什么？”

花玉眉淡笑道：“竺伯伯既然如此固执，那就没有话说了……”当即退开，但这几句话却已发生莫大的作用。

原来竺公锡对于大宗上人等提及洗手退隐江湖的话，加以沉吟考虑过之后，无形中已使对方敌意减少许多，花玉眉这一番话，迫出竺公锡的真心，大宗上人都听出竺公锡其实毫无罢手之意，也就是说他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混世魔王，本无丝毫退让之心。

这一来人人都感到应当与他以死相搏，战志大盛。

大宗上人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举起禅杖，提起神功，但见杖身轻颤，劲风拂拂有声，一瞧而知是由杖上透出所致。

白藤真人长剑斜指，寒气森森，叶重山在一侧也呛一声掣长剑，只有谭空谷手抚腰际，不曾撤出兵器。

竺公锡涌起无数杀机，仰天冷笑一声，道：“谭空谷为何尚不取出缅甸刀应战？”

谭空谷道：“天地间唯有竺兄你能教我们四人联手，也唯有你能使我们取用兵刃，单论这一点，竺兄便是足以自豪。”

竺公锡：“你说错了，应该说凭你们四人联手就能迫使老夫取出数十年未曾动用过的兵刃，才是你们值得自豪之事！”

话声中从腰际掣出一柄四尺长的软剑，迎风一抖，便坚硬挺直有如常见的长剑。

大宗上人朗笑道：“不错，想当年咱们数度交手，都未见过竺兄的防守兵器，直到今日方始得睹，说起来眼福不浅……”他说话声被一声惨叫打断，众人转眼望去，原来井步虚以落月斧劈翻一名黑衣大汉。

眨眼之间，井步虚巨斧施威，又把剩下的一名敌手砍死，随即奔过去助傅源攻击郭敢。

这时群侠形势大致占了上风，竺公锡的师弟栾不怪力敌三僧二道，刚刚是平手之势，廉冲力斗霍陵和荆登韶、司徒登瑜三人，便略显不支，傅源、井步虚两人双战郭敢，简直占尽上风。

奇怪的是那二十余队黑衣大汉动也不动，毫无驰援之意，廉冲用尽一身本领，勉强抵敌住霍陵等三名高手，已经是十分令人震惊之事，他见师父迟迟不下令发动手下围攻，心中燥急之极，想不透师父何故如此？难道有意让对方多杀死几个自己一方之人，才肯发出号令？

栾不怪屡攻不下，锐气已折，犷声大喝道：“师兄何故还不快快出手？”

竺公锡淡淡一笑，冷电般的目光扫过大宗上人等四大高手面上，沉声道：“你小心了！”

长剑斜向谭空谷刺去，但剑势笼罩甚广，连数尺外的白藤真人也被波及，他剑招尚未使足，左手骈指疾点，同时之间分袭大宗、叶重山两人，此人不愧是号称天下第一高手，果然出手如电，面面顾及，手法极是精深神奇。

大宗等四人一齐出手封拆，他们都是一派掌门人的身法，功力深厚，人

人自具威势，刹时间，剑影千重，劲气弥漫，数丈之内，旋风卷括，但见飞沙石走，草摧木折，声势猛烈惊人之极。

萨哥王子直到此时才率随从入谷，放眼一瞥，便奔过去援救郭敢，郭敢业已负伤，但他天生聋哑，擅长防守，是以当萨哥王子来到之前还能苦撑，这刻跳出圈外，略一喘息，便向卧在地上的荆登龄奔去，满面杀气。

花玉眉惊叫道：“使不得！”但对方根本听不见，毫不理会，花玉眉去拦阻，被郭敢随手一推，登时摔跌老远，她本来具有一身上乘武功，无奈这刻被竺公锡禁制住，无由施展。

施娜跃落她身边，伸手抱起，道：“你跌伤了没以有？”

花玉眉道：“妹妹快阻止那厮行凶。”

施娜叹一口，道：“我有心无力，实在无法阻止……”

说话之时，郭敢已奔到荆登龄身边，举剑迅速刺下去。

花玉眉掩面失声尖叫，施娜正要安慰她，眼角间，忽然瞥见郭敢这一剑刺中荆登龄之时，突然被荆登龄一脚扫中胫骨，跌开丈许。

廉冲目观四方，耳听八面，这时已瞧见荆登龄突然出脚踢翻郭敢，并且一跃而起，行动迅速如常，莫非是萨哥王子适才手底暗暗留情？他何故留情而不击毙对方？

此念在他心中一转，登时找出几个答案，其中一个最荒谬的是：萨哥手底留情之故，乃是想利用群侠之力，消灭他廉冲的势力和除掉他，这么一来，除了师父之外，这天下便是萨哥的了，师父想必也暗中默许，所以迟迟不发出总攻的命令，等到他廉冲被杀之后花玉眉便属于萨哥，免得师父左右为难，不知把花玉眉许配给谁才好。

霍陵等人见廉冲眼珠转个不停，破绽迭现，不知他心事重重，反而以为他心怀叵测，诱敌攻入，所以都采取稳打的手法，不敢抢攻。

廉冲蓦然间强攻三招，接着发出一支袖箭，首当其冲的司徒登瑜挥剑硬封这支袖箭，当的一响，手中剑把持不住，竟被袖剑击落。司徒登瑜骇的横跃闪开，廉冲趁机跳出圈外，倏然间打袖中摸出一支两尺长的红旗，迎风招展挥舞。

四下顿时间杀声大作，竺公锡一眼瞥见，嗔目喝道：“大胆畜生，居然敢暗藏红旗，擅发号令……”

白藤真人等四大高手本来被迫得透不过气，这刻却趁机联手反击，声势大盛，竺公锡无法继续开口，只好收摄心神应付强敌环攻之势。

花玉眉面庞躲在施娜胸前，暗暗微笑，低声道：“施娜妹妹，你可曾打算嫁给桓宇？”

施娜一怔，道：“现在那有工夫谈到此事，啊？原来师父不准师兄他们携带红旗，但大师兄却暗违师命。”

花玉眉道：“他这人凶毒如豺狼，何止胆敢违背师命，连你师父的性命也敢要呢！”她抬头一瞥，只见荆登龄已被一队黑衣大汉围住，此外，那二十余队黑衣大汉也纷纷向群侠冲杀过去。她不由得感到十分紧张，心想虽然这离间之计已经凑效，诱使廉冲露出真面目，竺公锡从此对他动起了杀机，但上上之策，还是在今日此谷之内，消灭了竺公锡以及他手下力量，天下才得太平。可是眼下形势大变，这二十余队黑衣大汉个个凶悍无比，视死如归，分头向群侠冲杀，由于这些黑衣大汉们的凶悍作风大出意料之外，惹烦恼了群侠很快注要被这些悍汉们前仆后继的打法缠住，因而竺公锡、廉冲、栾不

怪等高手得以抽身出来，乘机暗施毒手，如此局面，不需要多久，谷中纵然是尸横遍地，但群侠也难渡此劫。

她正在心惊肉颤之时，谷口迅快奔入数人，三个是五大门派的高手，乃是施独足、岑澍、大孽尊者三人，最后出现的是桓宇。他们转眼四望之下，立即分头向四队黑衣大汉迎击，花玉眉黯然摇头，心想：“桓宇本是我今日布置的计策最主要的人物，然而大局忽变，这些黑衣大汉的凶悍不怕死大出意料之外，因此他们的力量远比估计中厉害得多，这一来，虽然一切依照计划进行，却已忽然陷入败亡之局……”

桓宇手中的百炼长剑极是凌厉威猛，那一队黑衣大汉被他剑光所至，眨眼之间就跌翻了六七个，个个都是被长剑当胸穿透，登时身死。然而另一队黑衣大汉接续冲到，把桓宇裹在核心，尽管血肉横飞，死伤不绝，这些黑衣大汉不但不怕，反而似是激发出凶悍之性，疯狂进扑。桓宇若不是屡经呀阵，见过无数惨烈场面的话，早就心惊手软无法应战了，饶是如此，心头仍然禁不住大为惊凛，已被对方这等凶悍的气势压倒。但桓宇还是好的，与他同来的岑澍、施独足等人可就十分狼狈，被那些悍不畏死的黑衣大汉们冲杀得毫无还手之力，险象环生。

这时谷中杀声震天，刀光剑影眩人眼目。血光四溅，若是常人到此见了这等情状，定必立时骇死。顷刻之后，局势越见危急，除了那竺公锡独门四大高手这个战团没有黑衣大汉冲杀过来之外，廉冲、栾不怪和萨哥等三人业已能够抽身出来，得以抽空突击。

栾不怪时时觅隙出手，那少林三僧和武当二道身上已负伤累累，若不是他们能组成一道坚牢难破的阵势，早就被栾不怪杀死了。话说回来，正是由于他们难以攻破，栾不怪才会狂性大发，跟定了他们，伺机出手。倘若不是如此，那栾不怪抽身去攻击别的人的话，群侠这方面恐怕很快被全部歼灭了，至于廉冲和萨哥二人虽是能够抽身于战圈之外，乘隙出手，可是他们居然不曾伤过一个人。

花玉眉勉力收摄心神，细加观察，这才知道此是因她之故，群侠才暂时免去杀身之祸，原来那廉冲自从退出战圈之后，便设法移到最靠花玉眉之处，萨哥已防他有此一着，所以也一样地挪到近处，暗加监视。外表上瞧起来他们都向激斗中的群侠虎视眈眈，找机会出手，其实他们都不肯施攻，廉冲是想如何花玉眉掳走，萨哥则加以保护。

但花玉眉仍然忧心如焚，只因眼下的局势是群侠被团，对方不但人多，而且个个像疯狂一般地猛攻不休，纵然这对师兄弟子不参与，久战之下，群侠仍难支持，再者这时师兄弟不论如何胆大，可是一旦竺公锡击败对手之后，他们便不敢不出全力参战，其时乃是一面倒的局势，无疑，群侠方面决无一人能得生出此谷，包括桓宇在内。

她纵是机谋如海，这刻也无计可施，耳中忽听廉冲大喝道：“师弟即速出手进击桓宇，此人一降，便无后患！”花玉眉大惊失色，心想廉冲已经瞧出桓宇乃是他们的大患又出声命萨哥过去，萨哥纵想不从，形势辄迫得他不得不过去。

第二十五章 挂剑铸情情未央

萨哥迟疑了一下，才朗声应道：“小弟谨遵大师兄之命……”刷地打开摺扇，向数丈外的桓宇扑去。

花玉眉长叹一声，心想这一回不但群侠没有一个能够生存，连我也不免送命在廉冲手底，转眼望去，忽然见到廉冲杀气腾腾的瞧着自己。正在千钧一发之时，天空中突然传来极为尖锐的破空声，宛如有许多颗陨星飞坠入谷一般。

廉冲和萨哥都举头望去，连刚刚占了上风的竺公锡也禁不住偷空仰瞧，那四大高手没有一个不是被竺公锡的掌力震劈的血气浮动，若然竺公锡继续使出重手法，不出十招，他们全都身丧名裂，死在此谷之中，这刻得此机会，个个连忙吸气调息，顿时又恢复了原来的功力。

天空中七八点红光飞泻疾堕下来，转瞬之间已落在谷中，发出七声爆炸声。

但那些黑衣大汉们宛如不闻不见，仍然忘命进攻。

那七八响爆炸声过后，满谷遍地都早起一阵淡薄的烟气，刹那之间已消散无踪。

然而谷中形势蓦然大变特变，首先那震耳的疯狂声已若有若无，陡然寂静下来，其次那些黑衣大汉好象如梦初醒，神情恍惚。

群侠得此良机，杀手尽出登时满谷尽是惨叫之声，黑衣大汉被一众高手杀死了二十人之多，其余的黑衣大汉都流露出骇惧之色，纷纷溃败。竺公锡气得面色一变，险险被身边四大高手所伤，他可真不愧是天下第一高手，霎时间之已平静如故，施展出极厉害的杀手反攻敌人。那廉冲一瞧形势突变，竟不攻敌，蓦地自人丛中跃起，在空中双臂一抖，人如大鸟横空斜飞，疾向花玉眉扑去。

此时萨哥王子远在数丈之外，决计无法赶去拦截，其余群侠也隔得甚远。

廉冲身在空中，犹有余暇查看形势，但见周围无人将够援救，花玉眉已成俎上之肉，任凭宰割，不禁厉声长笑。

笑声中忽然斜落，向花玉眉当头罩扑，花玉眉玉容失色，自知大限已至，这廉冲反正是得不到自己，目下这一击是非杀死自己不可。

陡然间一道光华宛如经天长虹般从数丈射到，发出刺耳惊心的破空之声，恰好迎向廉冲下落的身形。

同时之间，花玉眉身边的施娜舞动长刀，从下面起仰攻廉冲。

若是只有施娜出手，廉冲随手就可把她击毙，并且丝毫不会影响他向花玉眉袭攻之势，但目下遭逢两个夹攻，那道光华乃是一柄长剑，来势凌厉无匹，纵是高手运足内力握持着出的手，也远远不及这破空射到之威，也就是这一剑决不是一般高手所能施展。

廉冲一身武功何等高明，一听长剑破风之声，便断定只有师父才真有这等身手功力，可是师父乃是在左方激斗，而这一剑来路似是在右方，可知决计不是师父出手，他心头大为震凛中，双手已摸出仅余的两支袖箭，运足平生功力，向长剑刺去，底下提脚一踹，恰好踹中施娜手中长刀刀尖之上。

但见他身形斜斜转两丈，落在地上，屹立如山，施娜被他这一踹踏在刀尖之上，但觉臂痛欲断，长刀登时撒手，跌落尘埃。

她骇得面色如土，心想大师兄武功如此高强，自己与他简直不能相比，

目下只要他再跃过来，那真是连挡得一招之力都没有。

然而廉冲还未动手跃扑之时，已有一人横空扑到，拾起地上的长剑，缓缓向廉冲迫去。

此人长得英挺俊逸之极，宛如玉树临风，正是桓宇，他适才一急之下，用尽全身之力甩手一剑电射廉冲其时力道业已用尽，连吸三口气这才恢复过来，幸而数尺外虎视着他的萨哥王子没有乘机下手，否则定必当场毙命。他三口真气吸入丹田，顿时恢复全身力道，也不暇寻思萨哥没有出手之故，顿脚踏纵去，拾剑在手，大步向廉冲走去。

廉冲极为阴鸷的注视着他，眼中似是要冒出火焰，桓宇心知他恨意极深，这一出手必是他平生所学精华所聚，定然厉害万分，当即全神戒备，提聚起全身功力，百忙之中目光掠过手中长剑，但见这支百炼精钢的长剑剑身上有两个小洞，显然是被他袖箭击穿的。

他迅快转念寻思道：“我这一剑已尽全力，仍然被他击落地上，倘若是双方功力相等，则长剑之上便无伤痕，可见得此人功力仍然在我之上。”

此念一生，反而激发出凶杀拚命之心，悍然大喝一声，挥剑劈去。

廉冲动也不动，眼见他身上长衫，被长剑劲风吹得向后直飞，猎猎有声，那精光眩目的剑刃离他面门不及一尺，仍然不闪不躲，似是有恃无恐一般。

桓宇目射凶光，心想不管你有什么绝招可以反击制胜，我这一剑决计力劈到底。

花玉眉眼见廉冲如此沉着，面上神情丝毫不变，顿时想到廉冲定必是暗具杀手，而且一定是与对方同归于尽的绝毒招数，此外又瞧出桓宇心意坚决，不顾一切的出剑猛劈，无疑的立即出现两人一同倒毙的景象，当下吓得闭紧双眼，不敢瞧看。

桓宇咬牙切齿奋力挥剑劈去，剑锋到处，血光四溅，这一剑只劈得廉冲身首分离，头颅飞出二三十步之外，桓宇依照惯例举脚踢去，砰的一声，廉冲的身躯几乎是在同时之间飞开丈许以外。

原来廉冲虽是抵御住他破空飞的一剑，但已用尽全力，这刻尚未恢复，四肢百骸全无半点力气，须得调息片刻之后才能恢复，但他为人狠辣险毒，虽然在这等情势之下，外貌仍然不露丝毫声色，若不是桓宇触发起满腔杀机，不顾一切的出剑劈去，换作别人，定然以为他暗蕴杀手，为了同归于尽，定必自动撤剑退开不可，等到试探出对方功力未曾复原，欲待出手，廉冲却说不定已争取到足够时间恢复了气力。

这一幕，谷中不论是敌我双方之人都瞧见了，未死的七八十名黑衣劲装大汉大半溃散，纷纷向谷口奔窜而去。

竺公锡突然间厉声长笑，百忙之中从怀中出一件物事，扬手丢在谷口能通

路上。

但听天崩地裂般的轰的一响，震耳欲聋，尘沙弥漫，谷中之人除了大宗上人等四位目不旁瞬的封拆竺公锡剑招之外其余的人无不向谷口望去。

尘沙迅即消散，但见到这一条由巨岩危崖的裂缝的形成的入口通路，这刻业已被无数乱石堵死。

这刻除是有本事腾升到危崖之上，才能逃出此谷，可是那两片危崖最矮之处也有四五丈之高，别说这群黑衣大汉们，即使是白藤真人，大宗上人也无法跃上。

逃生之路已绝，众人无不惊骇得相顾。

竺公锡一把长剑使得神出鬼没，迫住四个当世一流高手，还能够从容开口，道：“尔等若是拚命上前杀敌，老夫便不计较临阵逃命之罪。”

这话显然是向他的手下们说的，那数十黑衣大汉在见他以一敌四，兀自攻多守少，都相信他最后必能把全部敌人一一歼灭，当下发一声喊，个个抡刀舞剑向群侠杀去。

但这一回远不及上次的声势猛烈，也没有一个人象早先那般凶悍，是以群侠对付起来，稍觉好过一些。

花玉眉眼见桓宇无恙，并且把一个心计最是阴毒无比的大敌杀死，这一喜简直难以形容。

桓宇跃落她身边，道：“你没有受伤吧？”

恰好此时竺公锡爆裂岩崖塞住谷口通道，这一声大响，把花玉眉震得躲入桓宇怀中。

过后，她轻轻道：“我没事，你呢？”

桓宇道：“多亏你的帮助，使我目下功力增长数倍，但你事先就应该告诉我，否则万一我伤了龙虎庄三位庄主，那真是终身之憾。”

花玉眉道：“三位庄主早就晓得要使你筋疲力尽之后，才用金针刺穴，使你增长功力之法，危险万分，可是他们都丝毫不怕自身会被你误杀，奋臂而去……”

她嫣然一笑，接着又道：“我深知你为人义重如山，决计不肯下毒手杀害他们，宁可自身含冤而死，所以我才放心大胆的让他们前往。”

桓宇摇头道：“以后不许如此胡闹了……”话虽是如此，心中却是感动万分，但觉得得到这一位红颜知己，当真是死亦无憾了。

花玉眉忽然挣出他双臂，奔到左侧两丈外，拉住施娜，道：“妹妹跟我来。”

施娜轻轻叹一声，道：“你自己去吧！”我……”

花玉眉道：“你一定要亲自过来才对？”

施娜摇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老实说，我跟他盘桓十多日，情逾夫妇，可是从未见他这等满面光辉神采的表情，可见得他心中实在只有你一个人，换了你是我，定然也愿过去与他相见，你说是也不是？”

花玉眉不禁一怔，答不上话，施娜到底是个性格豪爽的北国胭脂，纵声一笑，愁容全消，道：“我跟你过去一下也好。”两女携手奔到桓宇身边，桓宇见到这个曾有肌肤之亲的美丽女郎，眼中泛射出怜爱之光，深情的凝视着她，施娜本想瞧瞧他的窘态，万万料不到他竟会如此，登时呆住。

两人互相凝视片刻，施娜便即恢复常态，朗笑一声，道：“你不怕花小娘子多心？”

桓宇摇头道：“她不是矫揉做作的人，能够去拉你过来，就不会多心，是也不是？”

说未句时，转眼望住花玉眉，见她颌首，便又道：“当日我想到你会肯包涵我和施娜之事才敢跟她……”底下的话，终是不便出口，施娜大喜过望，拉着花玉眉的手，叫道：“你真的容得下我么？”

花玉眉忽然面含忧色，对她这句话只在鼻中嗯一声，算是答应。施娜登时心寒意冷，暗想她终究是个女子，怎容我分占桓宇？

正在忖想之时，只听桓宇道：“怎么啦？”花玉眉应道：“形势大是不

妙，竺伯伯这些手下们被迫以死相拚，到了种地步，咱们这一方就大有危险。”

原来此谷出路既绝，那些黑衣大汉们非动手不可，而动手之后又败退不得，因此无路可逃，所以渐渐形成他们非以死相拚不可，一旦如此，群侠方面就大为危险可怕，然而这还不是花玉眉忧急的理由。

她惊怕的是桓宇在这种形势下，非立即向竺公锡挑战不可，竺公锡乃是当年第一高手，功力深厚无比，桓宇一出战，自然凶险无比！她和桓宇屡遭波折，总是有相聚的机会，而目下情形更是到了最后关头，不是此后相厮守，就是人天路隔，永无相见之期。

她心中的恐惊感染到施娜，使施娜明白了当前的危机，这才晓得她为何忽然冷漠下来之故。

这两个女子都感到自身好象失落在无垠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没得攀泊，心中惶惶，不由得情泪潜然悄洒。

桓宇打量了四周形势一眼，已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当下把长剑插在地上，腾出双手，分别拉住二女玉掌，道：“时机急迫，我不能再担搁啦！”这是拉手诀别之意，二女登时泪如泉涌，沿颊流下，不论花玉眉是何等智谋盖世，施娜是何等的豪爽，这刻也自柔肠寸断，无限凄惶。

桓宇强忍哀伤之情，仰天笑道：“古往今来，多少英雄好汉默默无闻的老死牖下，我今日幸逢此良机，更有何恨？”

他意气飞扬的放开二女的手，挥起长剑，向竺公锡那边奔去。

到了战圈之外，站定身形，抖丹田大喝道：“竺公锡，你可敢与我决一死战么？”

此时竺公锡费了不少心机，已诱使大宗等四大高手入网，一步步引他们踏上死途，只等时机一到，杀手突施，以在同时之间一举尽行击毙他们。但桓宇这一喝远传数十里，谷中之人无不听见，他是何等身份之人，岂能示弱？当下抽身跃出圈外，冷冷道：“你自己想送死，老夫就成全你。”大宗、白藤等四人见竺公锡要走就走随意跟出战圈，可见得武功实是强于四人合力之势，心中暗暗大惊，互相对望一眼，在这一眼之中，四人已交换了心中的秘密打算。

桓宇道：“咱们单打独斗一场，至死方休！”

此言正中竺公锡下怀，却使得花玉眉施娜和群侠都惊心动魄之极。竺公锡长笑一声，响彻四谷，谷中回声旋荡，许多功力稍弱之士，都震得耳鸣心跳，笑声中他举步逼近桓宇，道：“这话可是当真？”

桓宇坚决的道：“自然是当真的！”竺公锡道：“很好，老夫寂寞了数十年，天下之人，人才之众，这数十年间还没有一个人有胆气有本事向老夫单独挑战，以生死为赌注，要知不是没有人有这等胆力，而是没有可与老夫拚生死的资格……”

他这话声略略一顿，眼见白藤真人、大宗两位掌门人已忍不住奔去援助正在凶急之中的三僧二道和井步虚等人，当下只是眉头紧皱，却不理会，接着又道：“老夫见你适才破空掷出一剑，方知你功力大进，竟已超越武林所有高手之上，已有资格与老夫一拚，是以眼下接受你的挑战，一解许多寂寞。”

桓宇淡淡一笑，道：“承蒙你瞧得起在下，许为敌手，极感光荣，只不知还有什么话要交待的没有。”

竺公锡冷冷扫瞥谷中一眼，涌起了满腔杀机，心想今日非把谷中之人全部杀死，才能消得胸中这一口恶气，但这话可不便出口，他为人深沉多智，

这刻头脑仍然十分清楚，深知今日第一要紧之事便是先行杀死桓宇，只要桓宇一除，便稳稳的取得胜局。

当下忍住心中之气，缓缓道：“不错，老夫还有一句话要交待过才能动手。”

旁边的花玉眉和谭空谷，叶重山等人甚是惊讶，暗念难道竺公锡也承认有被对方击败的可能，所以在动手之前留下遗言不成？

桓宇也有十分奇怪，道：“竺前辈请说。”

竺公锡道：“那就是咱们既然讲好今日定要拚出生死，待会出手，便不许任何人插入，不知桓宇你意下如何？”

桓宇大声道：“这个自然！”谭空谷摇头叹道：“竺兄你纵横天下数十年，想不到最后竟如此的泄气。”

叶重山道：“倘使是司徒峰处身于你的地位，决计不会说出这等话来。”竺公锡宛如不闻，目注桓宇，问道：“你准备好了没有？老夫要出手啦！”他果然是深沉阴鸷之士，能够忍人之所不能忍，凡事到了最要紧的关头，就只求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桓宇凛然警惕，心中想此人如此的阴沉恶毒，实在不该答应他放对到底，应该为了武林大局着想而以多为胜，便大有赢他的希望。

想是这么想，但这刻却已不能改口，当即提高戒备，口中应道：“在下准备好啦……”

这正是他终为侠义道中的砥柱而竺公锡却始终是一代奸雄的分野了，一个人不能在最危急之时，舍得为了大节大义而牺牲性命，便永远不是侠义之士。

竺公锡身子向左方移去但脚尖沾地之时，身形已转到右边，步伐之奇诡，一则令人眩骇，二则使人感到十分不顺眼。

这正是他数十年独创出来的反天逆地步法，专一踏向人人认为不可能的部位，步步违背常理，所以称为反天逆地。

他紧接着袍袖一扬，发出一股强劲绝伦的内劲，向桓宇身上撞去。袖影扬中，只见他左手掌势欲发不发，右手软剑更是恶毒无比的窥伺着对方要害，只要稍有空隙，便即发出，他这一出手，果然是一代高手的气象，厉害无比。

只见桓宇身形在他掌剑笼罩之下闪出，身法向也大违常理，不过却瞧来甚是顺眼。

竺公锡口中轻嘿一声，出剑疾刺，剑势凌厉之极，发出十分刺耳的劈风之声。

桓宇也一剑劈出，双方身形一转，明明是互相换了位置，可是人影一定，敢情他们都回到原来位置。

这等诡奇的身法，只瞧得叶重山，谭空谷这等高手也自叹不已。

竺、桓二人之剑已经对过一招，竺公锡内力之深厚强劲，自然可胜桓宇，可是桓宇却隐隐具有借力反震的劲道，使竺公锡不敢放尽力拚。

两人各以诡异绝世武功斗了七八招之多，人影倏分，面对面的峙立对视。

竺公锡冷冷道：“桓宇意剑到你手中，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只怕后人无法继承这等绝学。”

桓宇摄神定虑，严密凝视着对方，可不敢开口答话。

“竺兄敢是想用说话分散桓宇的心神，以便取胜吗？”谭空谷接口道：“如此若是胜了，也不光彩。”

竺公锡面上泛起怒色，道：“你们当老夫是何等样之人，竟要用这等诡计取胜。”

谭空谷应声道：“即是如此，你便不要停手说话。”

竺公锡冷哼一声，心想桓宇虽是明明守得极是严固，无懈可周，但这刻若不出手，只怕要被他们瞧低了。

当下一跃上前，掌指齐施，强攻过去，他使的鬼指移经手，乃是揉正邪两派的绝艺另创出来的奇功，凌厉恶毒之中，又另蕴凜凜开阖的气象，自古以来，正邪两种数不同的绝艺，只有这竺公锡能融合为一。

这一路手法，众人见过萨哥施展，其时已惊为举世无匹，妙绝人寰，但目下由竺公锡亲自施展，更具锋芒威力，真是难以形容。

桓宇挥剑封拆，脚法左旋右转，全然不依照常规，奇奥之极，饶是如此，仍然被竺公锡迫得无法出手还击。

这一场激斗，只瞧得花、施二女和叶谭两人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竺桓二人初时仅限于身法迅快诡怪，但十余招之后，双方剑上内力激涌，劲风呼啸，声势之猛恶，使人叹为观止。

他们尚是势均力敌之际，旁人就已十分的为桓宇耽忧，要知那竺公锡武功已达出神入化之境，数十年以来，在武林中根本就找不到能够抵挡他全力一击之士。桓宇眼下能够与他激斗许多招，已经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了，而久战之下，竺公锡功力深厚无比，博学多闻，自然是他渐占上风无疑。

果然不久，桓宇就慢慢的被迫采取守势，竺公锡挥洒自如的以一双大袖，一柄软剑和一双左掌，分从全身上下进攻，直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但另一方面，群侠却占了上风，那些黑衣大汉虽是一度因谷塞，已成困兽，所以忘命奋攻，可是白藤真人和大宗上人这两位掌门人一旦出手，便死伤频频，不久工夫已剩下没有多少还能作战。

这些残余的黑衣大汉个们眼见实是无法抵敌，拚命也不管用，忽然呼啸连声，分头向四周山坡奔窜，群侠也不追赶。环视谷中，还有三处激斗，一是竺、桓二人，这是主力战，二是栾不怪力斗少林武当的三僧二道，由于没有黑衣大汉们的扰乱，栾不怪已渐渐屈出下风，守多于攻。

第三处战场，是萨哥王子以一柄摺扇，力斗龙虎庄三老，那荆登龄伤后新愈，反而更见威勇，三人联手之下，萨哥王子的败阵也只是时间问题。

当下白藤真人、大宗上人、霍陵等三人奔到竺、桓二人战圈四周，屏息观战，井步虚、岑澍、施独足、傅源等人，则在四下戒备，提防那些黑衣大汉们再窜出侵扰。

桓宇这刻虽是不能争得势均力敌的局面，但他功力奇强，而最妙的是他逆运真气之后的反常步法，恰恰能够对付竺公锡的反天逆地步。

要知大凡武功之道，必有先天和后天之分，先天远胜后天，桓宇因逆运真气之故，所以能改进为退，化左为右，看来有违常理，但却是反常之中的先天功夫，纯出乎自然，不须勉强。

竺公锡的反天逆地步，却是苦练而成，虽然已达炉火纯青之境，但到底与他的内功路数不同，并非是出于自然，所以是属于后天人为之功。

两人都用出这等身法，桓宇便在先天上占尽了便宜，竺公锡虽是一代高手，但当局者迷，一时还瞧不透其中奥妙，只觉得对方身法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处，须得慢慢等候时机才能一举击毙了他。

于是他们的战局虽是强弱已分，但一时三刻之内恐怕还没有大的变化。

栾不怪力斗三僧二道多时，业已黔驴技穷，所谓气不壮则力弱，他既是全无敌致胜的机会，志气一馁，武功便减了几成。

反之，三僧二道的本门绝艺不但招发纯熟，而且渐渐能将少林的三有大法和武当的两仪神剑联成一气，威力倍增。

他们布成一座坚强无比阵势，把栾不怪围困在其中，任凭栾不怪如何冲突，也出不了他们的战阵。

栾不怪越发气沮心惊，到这等地步，他纵是极为凶悍不怕死之人，也不免胆寒心悸。

他突然发觉对方有好几次明明可以攻入来杀死自己，却不曾施展杀手，这一来不由得泛起一线希望，心想这三僧两道也许虔心守戒之士，不敢杀人作孽。

正在转念之时，雪净僧恰好开口，说道：“咱们容让这恶人多时，瞧来他还不知咱们的心意。”

戈氏兄弟中的戈步左应声道：“不错，咱们今日虽是有意放他生路，无奈他恶贯满盈，终须尸横就地，始能了却今生恶孽。”

栾不怪心头一震，忖道：“这就奇了，他们既不是不敢杀我，又为何说是放我一条生路？又为何要我自家设法？”

念头转动之际，但见这三僧面色变得十分凝重，四下压力也越来越重。栾不怪想不出他们话中玄机反而激发了凶野之性，双眼血丝大增，其红如火。

他用尽全力冲突决荡，但这时那五人已联成一气，威强无比，实在无法冲得出去，他急怒交集之下，厉啸一声，扔掉手中双尖软剑，直向戈氏兄弟手中长剑碰去。

戈氏兄弟分向左右跃开，雪净僧迅速电般从背后攻到，戒刀如雪，疾劈后脑。

栾不怪身子一仰，竟用后脑向雪净僧戒刀碰去，雪净僧底下飞起一脚，把他踹开七八步。

雪净、雪凝僧分左右夹攻而至，各各伸出左手，抓住栾不怪手臂，接着以刀柄撞在栾不怪肋下要穴。

栾不怪但觉四肢一麻，全身气力尽失，不禁狂吼一声，口吐鲜血，雪净僧缓缓道：“老施主若不先扔剑，我们也是欲罢不能，这道理只怕老施主不会省得。”

栾不怪愕然忖道：“他们应当以击毙老夫为快，何以反而怕老夫不停手，以致送了性命。”

正在忖思之际，雪净僧又缓缓道：“老施主若是回心向善，同时为我们数人解答一个疑问，便可安然离开，乐尽天年，只不知老施主意下如何？”这一来栾不怪总算是得到答案，原来他们一个疑团要问自己解答，怪不得一直不想杀死自己。

他狂笑一声，道：“你们以为还能活着离开这座鹰愁谷么？”

戈步左道：“那是以后之事，这刻何必谈及？”

栾不怪道：“这话甚是，你们要的一个疑问答案，老夫虽是认为你们知道与否都没有用，但也不妨答应这个交换条件。”

雪净僧道：“很好，那就请老施主赐告以上一回咱们动手之时，老施主尚未力竭势穷，却忽然间停手不斗，这是什么缘故？”

栾不怪虽是凶悍狠恶，但却不是言而无信之人，这刻毫不考虑应道：“那

一次动手老夫自知终不能取胜，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他略略停歇一下，又道：“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合力炼就了两种神功，虽然足以惊世骇俗，然而你们还不晓得最大的威力所在，老夫若然再苦斗下去，很快就会被你们察觉其中奥妙，所以老夫宁死也不肯动手。”

雪净等人听了此言，回忆起那一日在香林寺为这栾不怪初次接战之时，由于少林武当二派对他们修炼绝艺之事保持极度机密，不但天下无人得知，连这两派也只有首脑之人才晓得。

因此少林的三有大法和武当两仪神剑，谁也不识，可是这栾不怪却能够指出雪净僧是三有大法中主宰，又以一招奇袭便试出戈氏兄弟果然炼成了一两仪神剑，这等眼力当世罕有比拟。

其后他出手猛攻数招，便欲逃走，只因四下高手如云，他才逃不了，但这时他便不肯出手再战，宁愿延颈就戮。

这个疑问在雪净三僧和戈氏兄弟心中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得到一个答案，那就是栾不怪此举必有极深的用意。今日一听他的话，果然内中大有文章。

雪疑僧老毛病又发作了，道：“老施主别是危言耸听，哄骗我们释放了你吧！”

栾不怪怒道：“好吧，幸亏老夫还未说出咱们做这趟交易便是。”

雪净忙道：“疑师弟不要多言，老施主也别见怪，我们洗耳恭听高论。”

栾不怪狠狠的瞪雪疑一眼，见他低下头不敢做声，这才满意的道：“其实这个奥妙你们已知道了一半，那就是你们这两种功合并联手施展之时，大有天下莫敌之威。可是若是真要天下无敌，还差了一个人。”

雪净安详地问道：“那一个人？”其实他心中大为着急，极怕他不肯说出，以致于不能天下无敌，但他所炼的功夫乃是三有大法中的非色非心法，招数以非刚非柔，不偏不倚，手脚柔缓，看似平淡平庸为主，其实威力却与敌人相应而增，乃是三有大法中的主宰。

由于他的武功路子如此，连带使得他的为人也是十分沉静安详。

栾不怪正要开口，突然听到竺公锡一声大喝，响若迅雷，不由得转眼望去，但竺公锡神威凛然，剑光如虹，把桓宇围困在当中。

他突然醒悟，仰天大笑道：“这个人是谁，我不能说出来。”

雪净僧大怒喝道：“你想找死么？”举起斗大拳头，便要劈出。

雪净僧举手拦住，柔和地道：“嗔师弟若是一拳打死这厮，岂不是更无从问起？”

雪净怔了下，放下拳头，雪疑僧道：“我早说过这老家伙或者是危言耸听的。”

栾不怪怒声道：“放屁！”

戈步右道：“那么老施主为何不敢说出？”

雪净也道：“老施主既已答应了交换条件，岂能出尔反尔，忽然变卦？”

栾不怪道：“老夫自然大有道理。”

戈步左道：“这道理说出来听听谅也无妨。”

栾不怪道：“当然不妨事，要知老夫答应你们的条件之时，以为你们决计不能活着走出此谷，才肯说的，但是刚才忽然想到，倘若你们联合起来变成天下无敌，连竺师兄也无法赢得你们，那时你们岂不是可以活着出谷了？”

他得意的仰天大笑数声，接着又道：“故此老夫改变了主意，宁可死在

你们手中，也不能让你们变成天下无敌，则老夫虽然遇害，还有竺师兄可以替我报仇雪恨，把你们通通杀死！”

雪净等人都不禁愣住，心想这栾不怪想得很有道理，换作自己，也断然不肯说的。

栾不怪厉声笑道：“老夫是决意不说的了，谅你们也不敢加害于我！”雪嗔僧气得七窍生烟，大喝一声，发拳出击去，蓬一声，把栾不怪劈出七八尺远。

戈氏兄弟赶过去一瞧，但见栾不怪口鼻流血，已然毙命，便告知三僧。

雪净还怎样，雪疑却怨怪他道：“你一拳打死他，虽是泄了心中之忿，可是这个秘密却永远都探问不出来啦……”

雪嗔也自知不对，不敢作声，雪净明知他的武功路数影响他的性格，十分暴烈，动辄发火，所以也不怪他，只默然低头寻思。

雪疑僧眼见桓宇陷入危机，而诸老则袖手旁观，甚为不解。

他瞧了几眼，疑惑地道：“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那几位前辈高人都不敢出手么？”

戈步左道：“大概是讲好不能插手帮忙的。”

雪疑僧跌足道：“他们好生糊涂，今日的局势已经到了最后存亡的关头，那里还能够讲究江湖过节规矩来行事呢？”

雪净缓级道：“咱们可以不按规矩行事，但那几位老人家是何等身分地位之人，岂能不讲究。”

雪嗔道：“那么还有别人在观战呀！”

雪净徐徐道：“别的人根本无从插手，你瞧他们两人的内力何等强劲，除了几位老辈高人之外，谁能插入战圈助战？”

大宗上人、白藤真人、谭空谷、霍陵、叶重山等五老忽间聚拢在一起，迅快交淡了几句，大宗上人随即圈聚丹田之气，喝道：“竺兄暂且罢手片刻如何？”

竺公锡明明在数招之内便可取胜，可是他们这个提议却不得不加以考虑，因为若是不加理会而加急进击的话，说不定迫得他们一涌而上，桓宇有这五人助战，便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他迅快衡量出双方力量，倘使自己以一敌六的话，最后掠过心上的一个念头是，桓宇眼下虽然尚未落败，然而他为了力争上游，不失先手，是以耗去内力之多，决非他本人及旁观者猜得出来的，一时三刻之内，万万不能恢复，因此，只要停战时间不拖延太久，老夫仍然掌握住三招两式就可以击毙了他的优势。这个念头最是重要，竺公锡更不迟疑，迅速跃出战圈之外，冷冷道：“什么事？”

桓宇喘一口大气，急急调息运功，但觉体内真力略有凝滞之象，四肢也微感酸软，他不知道自己已耗去内力过巨，还以为是早先曾与对方硬拚过数剑，因此震得四肢酸软。

他心念之中，只有花玉眉最是关情，目下难得停歇片时，便不由得眼向她望去。只是花玉眉和施娜站在一起，他目光射到立刻暗暗招呼让他过去。

桓宇当即大步奔去，这边厢少林寺大宗上人已回答竺公锡道：“我们五人因见桓宇已呈不支之象，是以决定暂时让两应罢战，另有所陈……”

竺公锡眉头一皱，道：“真正胡闹之至，老夫出手之前，早已跟桓宇约定，须得拚出生死才能罢手，他虽是呈现不支之象，你们也不该打岔。”

他是何等机智聪明之人，一听这大宗上人根本没有什么道理，顿时明白了他们的用心敢情是他们认为双方既已分出强弱胜负，在这等要紧关头，大宗上人出声叫停，竺公锡定必不肯罢休，这么一来，他们五人便借口加入战局。

谁知竺公锡谋略出众，他头脑灵敏无比，霎时之间已考虑清楚，竟然罢手，大宗上人平生不打狂语，这刻那里编造得出假话？

竺公锡仰天长笑一声，道：“诸位若是没有别的事情，那就等着老夫杀死桓宇，再与诸位算帐！”

说到这里，那边厢传来花玉眉的一声尖叫，众人转眼望去，只见花玉眉连连跺脚，形状似是十分忿怒。

施娜站在桓宇身旁，拉住他的臂膀，花玉眉愤然道：“桓宇，我实在已忍无可忍，你今日须得给我一个明白，你说好了，要她还是要我？”

桓宇显出手足无措的样子，呐呐道：“这个……这个……咱们等今日之事过去之后，再说行不行？”

花玉眉怒极而笑，声音甚是刺耳，道：“不行，有她没有我，有我无她，只要你一句话！”

困住萨哥的龙虎庄三老都不禁分心瞧听，萨哥找到空隙，扇掌齐施，蓦地跃出战圈之外。

他似是要向花玉眉走去，竺公锡沉声道：“到这边来……”

萨哥王子赶紧奔到竺公锡身边，气喘不已，面色发白。竺公锡伸出左掌按住他后背心的命门穴上，推动内功力，一股热流传入萨哥王子体内，刹时间气喘平息，面上了恢复血色。

他一面运功助徒弟复元，一面低声道：“你一过去，势必迫得桓宇爽脆回答。”

萨哥王子恍然大悟，此时人人都望住花玉眉和桓宇他们，而且全瞧出施娜浑身发抖，一望而知她深恐桓宇抛弃了她，所以紧张得颤抖不已。桓宇但觉左右为难，仰天长叹一声，道：“玉眉宁要迫我此时作答么？”花玉眉道：“不错！”声音甚是坚决。

桓宇沉声道：“既是如此，在下只好坦白说出心中的话了……”施娜抖得更厉害，花玉眉也有点沉不住气的样子。

叶重山乃是苗桂之性，老而弥辣，忍不住厉声道：“花玉眉你枉负智计之名，却在这等紧要关头胡作乱为，竟不怕天下之人嗤笑么？”花玉眉瞪他一眼，冷冷道：“我正是见局势不比寻常，才要趁机会寻个了断。不然的话，待会分出胜败生死之际，我便无法抉择应走之路了。”众人这才明白她为何在这等急迫危险的时候，突然来上这末一手。桓宇又长叹一声，道：“好吧，反正此事迟早总得解决……”他的话声略停，谷中竟不闻丝毫声响。

这实在是甚可奇怪的景象，当今天武林高手云集会战之时，居然人人都十分关心这一件男女情爱的事。

只听桓宇道：“我心坎之中，实是以你为主。”

施娜猛的一震，不由得松了手，桓宇怜惜地转眼瞧着她，道：“但咱们的关系不比寻常，在下决计不能做出始乱终弃之行，你放心好了。”花玉眉嗔声道：“那么你到底要那一个，我定要听见你亲口说出。”桓宇不禁迟疑起来，虽然他心中已作决定，宁可自己痛苦一辈子，也不能抛弃了施娜，尤其是当着天下一众高手之前，这义气两字务必要维持，否则便将被天下英雄

所不齿了。

他咬一咬牙，正要说出话，施娜突然间尖叫一声，掩面向竺公锡奔去。萨哥王子心如刀绞，迎上两步，张臂把妹子抱住，他晓得施娜这么一来，便使桓宇渡过了难关，由得他可以得到花玉眉，连带的使自己失去了这个唯一的机会，然而他也不责备妹子不对，并且体会出她心碎肠断的悲哀，只好强忍着自己的伤情而把妹子抱住。

桓宇不禁一怔，回头瞧瞧，施娜连哭带叫的嚷道：“哥哥，我恨死他啦，我要回家！”

萨哥柔声道：“好，好，哥哥带你回去……”

花玉眉走上两步，推了桓宇一把，道：“说吧，你到底要那一个？”

桓宇叹口气，道：“你何须明知故问呢，但这却教我如何能够安心？”

花玉眉泛起笑容，揪住他的衣袖，道：“既是如此，我们就好好话别，我虽是心愿得偿，但只怕咱们要在九泉之下结为夫妇了！”

这话一听而知花玉眉决心陪桓宇一同死，气氛顿时变得十分凄艳，众侠但觉这两个女孩子都没有错，而下场也似乎一般凄惨可怜。

竺公锡目光一侧，挥袖道：“孩子们随我来！”当先大步向东北方的斜坡走去。

该处是此谷四面山坡之中最崎岖的一面，岩石丛树处处皆是，斜坡尽头就是一片插天岩壁，极是光滑陡直，纵是竺公锡这一代高手也无法上得去。

但众侠还怀疑竺公锡别有暗道可以出得此谷，叶重山厉声喝道：“竺兄往那儿去？”

竺公锡头也不回，冷冷道：“老夫若是要走，凭你们诸位仍然留不住我，你们大可放心，老夫今日宁可血洒此谷之中，也不让你们之中有一个人活着离开。”

萨哥拖着妹子迅速的跟随竺公锡奔上那片斜坡，很快就隐没在巨石岩树之后。

不久，四下残余的十余名黑衣大汉纷纷绕奔到东北方这片斜坡之上，也象竺公锡师徒一般隐没在岩树后面。

花玉眉和桓宇则躲在另一片山坡巨岩后面，花玉眉道：“你当知道早先的一幕乃是我不得已之举……”

桓宇大喜道：“真的？在下愚笨得很，一点也测摸不出这是你的计策。”

花玉眉轻轻道：“我若不是使出这等手段，竺公锡立刻就再抓住你动手，咱们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啦！”

桓宇叹道：“用尽心机，也不过说几句话，只怕益增伤感而已。”

花玉眉道：“你莫轻瞧这说几句话的机会，说不定便是今日大局的关键。再者，咱们纵然是通通败亡被杀，然而经过这番波折之后，最低限度可以保持了施娜的性命，如若不然，她当会殉情而死，或是被竺公锡一怒之下杀死，因为她当你被杀之时，定然会有一些举动得罪竺公锡无疑。”

这本是十分合理的分析，但要桓宇自家寻思的话，却万万推论不出这些结果，他大为佩服道：“你运足内力，向这石上劈一掌看看。”

桓宇讶道：“此举甚是耗力，你也是行家，想必晓得。”

她点点头，仍然指住那块石头，桓宇向石上看去，心想此石毫无异状，别说劈一掌，纵然十掌百掌，也劈不出什么古怪来，但又想道：“她向来以智谋称绝一时，此举定然有很深的用意，我且如言劈过一掌，再请问她其中

的道理。”

当下提运功力于掌上，向岩石上劈去，砰的一声，岩上一层沙尘被掌力击得蒙蒙飞散。

花玉眉微笑道：“你看见了没有？”

桓宇楞了半晌，才道：“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只知道筋骨酸软，四肢无力，这一掌及不上平时掌力的四五成。”

她道：“这就是了，竺公锡分明已晓得你耗尽内力，短时间之内无法恢复，所以才肯停手，如若不然，他焉肯坐失良机？”她略一停顿了下，面上泛起深思表情，桓宇不敢惊动她，默然静候。

过了一会，她长长吁一口气，道：“但竺公锡今日棋差一着，不该把我带来，我总要教他头痛一番。”

那边厢的竺公锡把手下之人完全召集到石后，面色沉寒，眼中隐隐流露出杀气。

那些黑衣大汉们人人战栗自危，都暗想竺公锡如此的凶恶，必是怪他们刚才临阵逃脱，现也要出手处死解恨。

竺公锡锐利如剑，寒若冰霜的眼光缓缓在每个手下面上掠过，只扫掠过这么一眼，人人都低下头。

他冷冷道：“老夫还有一着绝技，天下无人得知，今日如欲大获全胜，非施展出来不可了！”

一众手下们这才暗暗松一口气，个个抬起头来。竺公锡道：“老夫有一种手法，能够使你们个个增强功力，而且胆勇大增，永无畏惧之心，以此杀敌攻坚，何愁不能大获全胜，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众人轰然应道：“听见了！”

竺公锡道：“很好，愿意接受老夫施为增强功力的人走到右边，不愿听命的站在原地，你们相随老夫一场，今日这场决战凶险无比，老夫决不勉强。”话声才歇，那十余名黑衣大汉全部奔到左侧。竺公锡欣然长笑一声，道：“好极了，看来咱们今日定能大获全胜啦！”

当下命这十余名黑衣大汉背转身跌坐地上，调息运功，萨哥王子自动走到第一位跌坐，与众人一样调息运功。

竺公锡手掌轻轻摩娑施娜的秀发，道：“这等惨烈的场面你最好不闻不见。”突然点中她的实道，施娜应声闭目跌倒。

竺公锡当然不会让她跌伤，一手抱起她，放在石上，然后走到众人身后，一掌向一个黑衣大汉的头顶拍落，紧接着出手如风，连点他背后五处穴道。这个黑衣大汉立时发出鼾声，萨哥王子大为惊讶，暗忖师父为何不从自己先下手？正在想时，竺公锡已吸一口真气，在体内流转一周，接着出手向旁边那个黑衣大汉头顶拍落。

他这一掌拍落之时，不快不慢，似是十分用力，但掌势落处，又不曾吹拂起黑衣大汉头上一根头发，行家眼中可以看得出他这一掌精微奥妙无比，已是他一身功力所聚的绝学，旁人万万击不出这样的一掌。

他如此掌拍头顶，指点穴道，一共向三名手下施为之后，便道：“萨哥过来！”萨哥王子跃起，奔到他身侧，竺公锡道：“此是为师多年苦心钻研出来的手法，可惜还有几个难题未能参悟，是以不能达到随心所欲地驾驭对方心神意志的境界，但目下的成就，也能使愿意合作之人事后完全听命，生死不辞，奥妙之处全在这第一掌上。”

说时，调运好力道，一掌拍下，第四个黑衣大汉顿时发出鼾声。竺公锡道：“你提聚内力于指上，看准为师手法，点他这五处穴道……”说话之时，出指如风，转眼间已点了那五个大汉五处穴道。

萨哥王子这时才明白师父不先向他动手，敢情是要他相助，由此可知那制驭意志第一掌是如何损耗内力了。

竺公锡略一调息，这才向第五个大汉出掌拍下，萨哥王子已准备好，接着出指点穴。师徒两人一个发掌，一个出指，不久，就只剩下三名手下，竺公锡闭起双目，暗暗调息，萨哥王子向他面上望去，猛地大吃一惊，原来竺公锡虽老，却一向像是中年人而已。目下却满面皱纹，充份流露出老态，仿佛这一番施为，已动用了他多年来苦修聚集的潜力。

他调息了相当长的时间，面上皱纹减去不少，这才睁开双眼，出掌拍落，萨哥王子跟着发指点穴，一如向早先十余人一般施为。

竺公锡吸一口气，出手向最后的第二人拍落，这个黑衣大汉陡然身体一震，放声大笑，萨哥王子看得明白，晓得师父这一掌，击落之时，功力不均，是以震伤了这个手下脑子，因而精神失常，心头一凛，一指点去，那黑衣大汉笑声突然中断，随即跌倒地上，已是气绝毙命。

萨哥王子这一指点的是死穴，竺公锡点点头，举袖抹掉额上汗水。剩下唯一未曾他们施为的黑衣大汉身躯微微发抖，竺公锡摇摇头，道：“为师说过须得心中信服肯合作的人，才能施展这种手法，这一个心中惊惧，为师出手也不过是徒然白费气力。”

萨哥王子缓缓出指向那大汉死穴点去，眼见竺公锡点点头，这才运功点出，那黑衣大汉一声不响，便倒地而死。

萨哥王子咬咬牙，背转身躯，道：“请师父动手，弟子虽死不悔。”竺公锡道：“很好，不枉为师疼你一场！”当下闭目调息，提聚真力。他乃是当世无双的高手，这一运功调息，顿时发觉自己潜力堪堪用尽，若是再行出手，就会影响到出手时的威力。

况且此刻才向萨哥下手，实在没有把握能够圆满完成，万一伤了萨哥，岂不是白白失去一条臂膀，这么一想，不由沉吟起来。这竺公锡倒底是一代枭雄，这等难题也只是略一沉吟便下了决定，他深深吸一口气，道：“孩子咬紧牙关，把牢心意，为师要出手啦！”萨哥只轻轻颌首，此刻他已抱元守一，调匀真气，心中杂念完全摒除。

竺公锡缓缓举起手掌，提聚内力，霎时间已调运至极为精纯均匀的境地，然后向萨哥王子天灵盖上拍落。

掌势一落即起，迅速发电般连点后背心五处大穴，萨哥王子顿时发出鼾声，似是沉沉睡过去。

竺公锡抹掉头上热汗，闭目调息，但耗费去内力极巨，不过向萨哥王子施为而得获成功，却又是一宗使他极感快慰之事。

约摸过一盏茶的功夫，竺公锡沉声喝道：“起来！”鼾声霎时全都平息，萨哥王子首先一跃而起，双眼直直的凝视着竺公锡，紧接着那十多个黑衣劲装大汉也先后起身挺身直立。

他们的表情显得有点呆板，可是个个眼神充足，一望而知精力极是充沛，尤以萨哥王子为甚。

竺公锡道：“汝等小心听着，老夫先行独自出战，待得老夫发出长啸，你们立即冲落谷内，逢人便杀，记住了没有？”

众人轰然以应，竺公锡大感满意的微微一笑，拍一拍长衫的灰尘，缓步走出巨岩之外。

放目一瞥，只见相距二十余丈远的谷中平地上，群侠麇集，桓宇和花玉眉也在其中。

他匆匆一瞥之下，已瞧出桓宇精神健壮，毫无衰颓之象，心想他一定服食过提神的药物，但也不放在心上，举步向群侠走去。

花玉眉刚刚与大宗上人等说过话，竺公锡走到相距三四丈之时，冷冷道：“玉眉，你可忘记了老夫告诫之事？”

花玉眉道：“我怎敢忘记，竺伯伯你不准我跟这些前辈们接近交谈，违令处死。”

竺公锡道：“你还记得那就最好不过，你可是认为他们人多势众，足可以保你生命安全？”

花玉眉道：“不错，眼下这一边确实势强人众，竺伯伯若要取我生命，除非先把这几位伯伯们杀死才成！”

竺公锡暗暗心惊，寻思道：这孩子委实聪慧无比，一听而知老夫另有奇计，唉，此女智谋百出，实是我入侵中原的第一号心腹大患，但我却三番四次不曾及时除去她，真是一大失算。

他顿时又想到自己为何不杀死花玉眉之故，是别有用心，抑是深心之中舍不得？

花玉眉怕他仗着高强无比的武功，突然跃过众人杀死自己，当下连忙后退，大宗上人等也防到竺公锡有此一着，是以不约而同的聚拢成一道阵线。

竺公锡眼看已不能先取花玉眉的性命，眼中暴射出凶杀可怖的光芒，发出阴森刺耳的笑声。

花玉眉已退开四五丈，离开竺公锡足足在十丈之远，稍觉放心，当下大声道：“好教竺伯伯得知，你若是杀尽此地之人，我自家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我才敢违抗你的命令。”

竺公锡狠声道：“很好，那么老夫就教你死而无悔，桓宇，快快出来送死！”

桓宇应声而出，道：“那也不见得！”群侠方面眼见这竺桓二人又作殊死之斗，都大为紧张，个个目不转眼的望着数丈外的一老一少。

竺公锡道：“你能够置生死于度外，当真是个大丈夫，老夫心中甚为敬重，不愧是司徒峰以后能当老夫敌手的第一人。”

桓宇淡淡一笑，道：“老前辈过奖啦，在下实是为势所迫，明知怕死也没有用处，才能把生死置干度外，若非如此，在下也会俱怕的。”

竺公锡道：“这倒是实话，但老夫告诉你，一个人可以无视于死亡，然而眼瞧着心爱之人被杀，却是一件比死亡还要恐怖之事，老夫甚愿你有此机会开开眼界。”

桓宇虎躯一震，道：“老前辈说的是花玉眉么？”

竺公锡桀桀而笑，道：“不是她还有谁？她不但最后逃不过死神魔掌，而且老夫还要她死在一个爱她之人的手上，你看这等死法够别致吧？”

桓宇怒骂道：“你真是古今罕见的恶魔！”长剑一挥，欺身扑上。

竺公锡感到他剑上内力强劲绝伦，比起最先内力不曾消耗以前还要强些，心头一凛，不敢怠慢，也出手封架，心中却暗暗推测其中原故。

桓宇纯是以意驭剑，剑式本无一定，眼下内力充沛强劲，剑式更是挥洒

自如，充份发挥威力，但见他脚法忽左忽右，古怪莫测，手中的长剑宛如经天长虹，矫夭抢攻，他一上手就逆运真气，是以脚法剑式都透出一种古怪的风格。

高手如大宗、白藤等人瞧得目瞪口呆，心想昔年桓宇的父亲虽是称为剑中双绝，可是比起这个后辈，显然又大有不及。

他们都恨不得桓宇能够分心一剑刺死竺公锡，天下从此太平，然而事与愿违，那竺公锡不论碰上何等的凶险危机，总能从容化解。

可幸这一回桓宇越战越勇，尤其是逆运真力这门奇功有意想不到的奥妙，一则克住竺公锡数十年精心研创出来反天逆运步。二则他的长剑明明劈中竺公锡的兵刃，但竺公锡身形反要向前微倾才能卸去他这一剑的劲力，这一来迫使竺公锡许多煞手施展不出。

这一场廖战好生激烈，十余丈方圆之内，剑气凛冽，宛如有形之物，偶然有落叶随风飘入这十多丈方圆的地方之内，便突然间象是被数十把剑刃劈中一般，沙的一声劈成无数碎片。

这等景象落在大宗、白藤这些大行家眼中，都暗暗的惊心动魄，无不调集内家真力运布全身，以免被他他们的剑气刺死。他们五位老一辈的还敢站在原地，其余如井步虚等八九人都早就散开，不敢以身相试。

竺公锡外表上仍然那般潇洒从容，但他暗中却不断的查探自身功力的情形，他发觉内力已损耗了不少，而由于刚才向手下施展禁制的功夫，迫得他不能不把积存的潜力提出来动用。目下体内潜能已经耗去，便不能象以往一般的瞬息之间，就把动手时耗去的内力补充复元。

他凭着超凡绝世的精湛武功，精确地测算出自己所消耗的内力，目下已估计出再拚战十招若还能取胜的话，便须得使出最后一招杀手锏了。桓宇以意驭剑，全神贯注，身外之事会然不知，直到这时，他才被形势所迫感觉出对方实是一个无法击败的对手，一个强顽无比的敌人，不论他如何的蹈虚觅隙地驭剑进攻，却至今没有一剑攻得进去。

他一泛生这等无法克服对方的感觉，剑势便突然衰弱了不少，竺公锡眼射奇光，暴喝一声，剑幻异彩，迅速出手抢攻，五招过去，桓宇已被他的剑圈裹住，生象是网中之鱼，无法脱逸出圈外。

群侠不由得着急起来，大宗上人慈眉一耸，口诵一声佛号，响如洪钟，白藤真人道：“诸位老友可有出手之意么？”谭空谷、霍陵、叶重山都齐齐应道：“正有此意。”

大宗上人长叹一声，道：“咱们若是不惜毁诺背信，上前出手，便与一般无耻之徒有何分别？”

他们正在迟疑莫决之时，竺公锡陡然收剑跃出丈许，卓立如山，桓宇被他连攻这五招，确实是用尽全力才能接下来，这刻只累得满头大汗，气喘不已。竺公锡自知还有五招可使，他功力通玄，能人之所不能，暗中提功聚力，决计把这五招压缩为三招，一举毙敌。

此处说的他还有五招可使之后，并不是说他超过五招就无力举剑再战，而超过五招之后，每次施展一招就损耗一分功力，因此他如若不能在五招之内杀死桓宇，再拖上十招八招之后，纵是杀得死桓宇，但那时大宗上人等五大高手攻到，便无法抵御他们联手之威了。

竺公锡可不是无缘无故的停手不战，他冷冷地凝视着对方，道：“桓宇你凭什么药物，竟能与老夫多战这许久？老夫倒是渴欲知道。”

桓宇连连喘几口气，但觉一阵晕眩，几乎站立不稳，此时若换了别一个意志稍为软的人，心力一懈，便得登时摔倒地上，幸而他赋性坚毅无比，咬牙力忍，终于熬过一阵晕眩的袭击，道：“在下没有服用什么物药，只不过是花玉眉给我扎了几针，说是可以激发我全身潜力，果然大见神效。”

竺公锡道：“原来如此！”转眼向花玉眉望去，大声问道：“你已尽得智度和尚金针绝技，这么说来，刚才老夫的手下们本已服用药物，因而不知生死，只会拚命，忽然被人破解，这些布置也是出自你手无疑了？”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那些黑衣劲装大汉一出现，立时何故如此凶悍原故。花玉眉遥应道：“不错，你的毒计步步都在我的算中，只怪你老不曾在早取我性命。”

竺公锡阴笑道：“老夫现在取你的性命还不迟！”转眼瞪着桓宇，道：“小心了，看剑！”手起一剑，挟着尖厉的劈风之声，疾攻过去。

桓宇身形一歪，似左实右，竟在间不容发之间打剑下钻了过去。

竺公锡大喝一声，跃起数尺由上而下，迅速劈落，这一剑威猛无匹，剑锋所罩，宽达丈许方圆。

桓宇身子向右方左倾，手中之剑忽然逆势发出，反向左劈，这一招使得怪异玄妙之极。

竺公锡喝一声“好剑法”，丹田一提气，飘开寻丈，刚才直劈的一剑到底给破解了，众人都因他脱口赞道桓宇剑法而大感讶惑，殊不知连竺公锡这一代高手，也以为自己的一剑无法破解，及见桓宇出乎意料之外地破解了，所以情不自禁的彩声出口。

第三招平淡无奇的拦腰劈去，桓宇在瞬息之间出剑向他持剑的腕臂连攻四次之多，都阻不住他的剑势，眼见剑光如虹，卷到他腰际，桓宇脑中浑浑沌沌，本能地收剑贴竖腰间。

大宗上人等都骇得想闭目不看，天下哪有收剑贴竖腰间。

战局中的竺公锡却恨得咬牙切齿，敢情他这一剑已是全身功力所聚，形成有去无回之势，因此唯有桓宇使如此拙劣的手法才抵挡得住，但听当的大响一声，挥剑又向桓宇扑去。

萨哥王子率领着十余名黑衣大汉迅速冲落谷上，刀剑齐施，见人便杀，他们一现身之时，大宗上人等不肖出手拦截，打算五人合力对付竺公锡。谁知这一干人如狼似虎，不但凶悍得无可形容，而每个人似是功力大增，挡住他们去路的井步虚，大孽尊者，施独足，岑澎等人立即被他们冲散，个个狼狽异常，转眼之间已有数人奔到，迫得大宗上人等无法不出手应战。

这时幸而花玉眉早一步大声叫雪净筹三僧和戈氏兄弟上前援助桓宇因此竺公锡挥剑再上之时，被这三僧二道及时攻到，不得不回剑自保，奇事突然发生，便是这三僧二道一上手之后，居然立即与桓宇连成一体，好象久经训练一般，不论其中那一个攻守，都配合得紧密神妙之极。

谷中杀声震天，惨叫之声连续发生，黑衣大汉方面固然死了六七人，但井步虚、岑谢、大孽尊者、施独足这四人都挂彩负伤，其中只有井步虚伤势最轻，尚能行动，他举目四望，恰恰见到萨哥王子掠过人群，直扑花玉眉。

花玉眉左右扑出四人，却是龙虎庄三老和傅源，井步虚刚刚稍为放心，旋即大吃一惊，原来萨哥王子凶猛如狮，掌扇出处，便把傅源和司徒登瑜两人震开，他突然之间功力大增，远出别人意料之外，荆登龄、荆登韶急急全力拦截时，已慢了一步，被他抢先发招，封住他们的兵刃，接着掌扇齐施，

又把他们震开，转瞬之间，萨哥王子已抓住花玉眉，摺扇抵住她胸前要穴，满面杀气。

花玉眉以及其他的人都想他突然变得如此，否则以龙虎庄三老和傅源定可挡他一阵，她看见满眼红丝密布，好象要喷出火来，不由得全身一阵寒颤，惊骇得移开眼睛，不再看他。

萨哥王子已得过竺公锡密令，要他杀死花玉眉，这也是竺公锡恶毒过人之处，果然众人全然不防萨哥全力攻袭花玉眉而让他轻易便得手。

他面上的肌肉都痉挛发抖，扭曲得不成人形，突然间口中克嚓一响，嘴角流血，原来他不知如何咬碎了几颗牙齿，口腔内血如泉涌，但他似毫无痛苦，花玉眉却感到手臂被他抓住之处骨疼欲裂，因而深知他心的狂暴如惊涛骇浪，可是他为何忽然如此狂暴，有如一头疯了的野兽一般？此外，她又感到他扇端内力锋锐如剑，已迫压着自己胸口死穴，只要他发出那么一点，她便当场惨死。

荆登龄闷声不响，面寒如水，蹑足一步一步迫近萨哥王子身后，迫到五尺之内时，人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萨哥突然间大吼一声，手中摺扇闪电般向身后扫去，另一只手猛的一推，花玉眉便跌出两丈之外，虽是跌伤多处，总算保住一条性命，那荆登龄剑鞭齐施，力封他这一扇，砰的一声，震退七八步之远。可是萨哥王子却哼一声，跪倒地上，原来他腰上插着一口短剑，那是傅源出手的，他接着扑倒地上，面上神情慢慢恢复平静，喃喃道：“师父的禁制手法毕竟强不过她的魔力……”

竺公锡蓦地冲出战圈，只见他身上负伤多处，桓宇虽未受伤，却累得一交跌倒，已爬不起身，三僧二道骇然地守护住桓宇，竺公锡纵目打量谷中形势一眼，厉声大笑道：“老夫称雄一切，岂能丧身在孺子手中。”

当下向西北方斜坡奔去，到了斜坡顶端便是矗天峭壁，只见他涌身而起踏壁直上，晃眼之间已上去了二十余丈，此时他身形已渐高渐小，突然间从空中直跌下来，带着惨厉惊人的狂笑之声，划空而坠，最后砰地一声，声息皆寂。

大宗上人等已把黑衣大汉们全部杀死，个个都见到竺公锡的最后结局，花玉眉挣扎起来，取出金针，扎了萨哥王子身上十余处穴道，萨哥王子双目一闭，沉沉睡去，她长吁一声，道：“韩一贴伯伯立刻就赶到了，他终可保住一条性命。”接着便去探看其他的人，岑澍、施独足伤势最重，都被她以金针神技提住一口气，最后，她才走到桓宇身边，叹道：“你连体内潜力都用尽了，但总算大功告成，天下从此太平，我和施娜妹妹将付出十年时间，日以继夜的照顾着你，终必使你恢复一身武功，称雄宇内……”

东边绝壁上有一个长衫老者缒绳落谷，她耳中听到大宗上人等寒喧之声，知道韩一贴赶到，美丽的面上泛起安慰的笑容，却没有回顾，缓缓的跪坐地上，让桓宇的头枕在腿上，美眸中流露出无限怜惜之意，凝视着这个英俊男儿，耐心等候他再度睁开眼睛。

第二十六章 腰悬金印喜弄璋

半年之后，桓宇在金陵举行婚礼，新娘子却有两个之多，一是名满天下的艳冠群芳的花玉眉，另一个就是性格豪爽的北国胭脂施娜。

这件喜事不但轰动了武林，天下各派名家高手都前往观礼道贺，同时由于桓宇此次出生入死，救平了可以使国家覆亡的祸患乱事，首辅张江陵具悉内情，因此请旨举荐桓宇为京营前军者督府经历，准假一年。

故此是日到贺的达官贵人不计其数，风光热闹说之不尽。

婚礼过从，桓宇在金陵的府第中，不是与两位娇妻欢聚，就是与武林一些名家旧友相过后，其乐无穷，以往的艰危苦难已渐渐的淡忘。

如此过了七个多月，花玉眉和施娜都大腹便便，再过两三个月便将生产，桓宇欢欣无限，十分细心地看顾两位娇妻，等闲不出大门一步。这一日上午，天气晴朗，花玉眉笑着劝他道：“你怎不到外面走走？我们又不是小孩子，那里用得着你百般照料？”

桓宇道：“那不行，我一定要亲自照顾你们，直到生产之后才有闲心出去走动。”

施娜不禁笑道：“难道你日夜都跟着我们，竟不出大门一步么？”桓宇认真地点头道：“正是如此。”

话声才歇，一名使女入报，有客人到访。

他走入前宅的大厅，一瞧来客竟是武当派俗家高手居浩，他们当日在京师之时，乃生死之交，彼此间情深义重，因此桓宇喜不自胜，过去紧急握着居浩的手，要他到后宅与妻子们相见。

居浩道：“慢着，咱们先公后私，我现任锦衣卫副指挥使之职，此来金陵，系奉相爷之命，有手谕在此。”

他取出一封书信，桓宇满腹疑团地拆开阅看，然后慎重地收起，道：“这是相爷亲笔所书，自当珍藏起来，作为传家宝！”

他们口中的相爷，便是当今宰相张居正，由于张居正雄才大略，是以不但天下吏治肃然，赋税减轻而国富民足，更因他知人善用，对防守将帅函信不绝，指示机宜，因此大明朝声威重振，当时名将如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等都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桓宇跟过戚帅，所以也对张居正崇敬万分。

居浩道：“相爷得到镇守辽东的李成梁帅密报，因悉土蛮屡犯辽东不得逞之后，但遣人以重礼聘得一位红衣喇嘛到辽东，一则请这位喇嘛教练部众武术，二则设法乘机刺杀主帅，这件事幸而相爷虚心查问，得到武林中人报告，才知道这红衣喇嘛叶龙乃是密宗第一高手，武功深不可测，相爷晓得此事非同小可，所以修书要你克日赴京，到相府面谒之后再朝见皇上，然后立刻赶赴辽东，但老朽却深恐你尚未完全复元，则此行大是可虑。”

桓宇虽觉此事十分凶险，但他却毫不踌躇地应道：“小弟功力业已完全恢复，此事关系重大，小弟自当即日启程……”

他迅速回到内宅，向妻子们告辞，她们听到这个消息，都不禁呆了，但她们既不能阻止他前赴辽东，也不能说出使他十分顾虑的话，因此只好装出十分信任他一身武功的样子，花玉眉还取笑地道：“刚刚一刻钟以前你还说不离开我们，现在就变了卦，瞧你这人说话不大可靠。”

桓宇苦笑一下，道：“情非得已，还望两位贤妻见谅。”

不一会，衣物及健马已准备妥当，花玉眉和施娜一直送他出了大门，含

泪而别。

桓宇和居浩两人加急赶路，不一日已到达京城，先入相府拜见宰相张居正。

这两位当代奇人相见之时，桓宇虽然执礼甚恭，但张居正对他也十分推崇器重，似乎是由于彼此爱国的丹诚热忱磊落的人格而使他们忘去年龄、身份的不同，不过他们谈得不算多，张居正只须三言两语，就十分了解这个美男子实在是个可以托以家国的人。

于是，翌日的早朝中，由张居正的建议因而十二岁的神宗皇帝下旨召入朝对，当即决定桓宇为锦衣卫都指挥使之职，这锦衣卫必是天子亲军，保护宫禁，共有十二卫，锦衣卫为首，此卫不但有保护宫禁之责，而且掌有巡察侦捕及办理诏狱之权，威权甚重，桓宇立即率了五名锦衣卫骑着长程健马赶赴辽东，不一日，已到达冰天雪地的关外。

他们一路向重兵屯驻的总镇驰去，桓宇但见这些兵马军容远不及戚继光统率的三军那么整肃听令，可是他们的剽悍却又不是戚帅麾下诸军所可以比拟的，因此桓宇才明白何以李成梁屡有战功，封爵号宁远伯的原故。

到了边关总镇府，见过总兵官李成梁，李成梁身材魁梧，声音洪亮态度有点傲慢，虽然桓宇是朝迁亲兵指挥使，仍然不大卖帐。

桓宇也不以为意，探询起关于叶龙喇嘛之事，李成梁道：“本镇今晨接获密报，得悉土蛮那厮亲率百余勇士离开大营，想是去迎接那番僧，关于此事，相爷手谕上说桓指挥使的武功已可以应付，那么这个番僧就交给你了。”

桓宇道：“总戎放心，本卫带来的都是机警过人武功高强之士，总戎的安全本卫自当负起全责。”

李成梁虽是自傲自大，但见桓宇少年英俊，又十分知趣谦恭，渐渐生出喜欢之心，当即大排盛宴，席间李成梁命部属中擅长技艺勇士斗刀助兴。

这些勇士们虽然骁健凶猛，可是桓宇乃是当今天下第一高手，自然不把他们放在眼中，李成梁觉察他毫不动容，忍不问道：“桓指挥，你觉得他们的武艺如何？”

桓宇肃然道：“他们上阵杀敌，自是能得以一当百，骁勇无匹，不过若是碰上叶龙喇嘛，就不能相提并论了。”

李成梁大笑道：“然则指挥使你教导教导他们如何？”

桓宇心想，我若不露一手，你定然不肯与我合作，反而予敌人可乘之机，当下起身离席，向那八名勇士道：“诸位尽管放手杀来，我要在一通鼓声中，夺下你们八柄长刀！”这等口气惊人之极，李成梁大喝道：“击鼓！”

鼓声震耳欲聋的响起来，那八名骁勇军士被鼓声激起凶悍之性，一齐挥刀进扑，桓宇飘来闪去，一霎间已把八柄长刀尽行夺下，而这时一通鼓尚未击完。

这一幕搏得彩声雷动，李成梁顿时刮目相看，连连敬酒。

过了一个月之久，敌人方面毫无动静，但根据密报，叶龙喇嘛已到达许久，日日教练一些勇士，而桓宇这一边也没有荒废时间，挑选出一百二十名精悍勇武之士，由五名锦衣卫分别教授武功，这些武功都是桓宇特别为这些人创研出来的，较为容易学会。

又过了数日，土蛮派使者递来战书，说是他的国师要会一会中国能人，约定在双方距离相等的一片草原中会面。

约定的那一日，天气特别晴朗，双方大军出动，各有数万之众，隔着一

片平原，人喊马嘶，旌旗蔽日，李成梁盔甲鲜明，威风凛凛，面上流露出凶悍欲斗的神情，他恨不得大军冲上去狠狠的斗一场，但这时平原中双方的约斗之人已经会面。

桓宇带了手下五人和一百二十名受过训练的武士，对方人数也约略相等，为首的是一名清癯颀长的红衣番僧，年约五旬左右，眼中神光外射，显然内功深厚无比。

这叶龙喇嘛甚是客气，似是晓得桓宇身份，双方说了几句客套话，便议定须得这一场比斗分出胜负之后，双方大军才可以出击接战。

他们各派一人回去禀明主帅，由主帅同意后传令三军，顿时雅雀无声，十余万对眼睛都集中在草原当中。

桓宇掣出长剑，叶龙喇嘛手提禅杖，步入场中，面对面说一声请，随即移步绕圈，双方相距尚有四五尺之远，叶龙喇嘛左手手臂抛出，五指抓向桓宇面门，他的手臂忽然加长了两尺，所以及得上部位。

桓宇晓得密宗大手印功夫，哪敢怠慢，长剑疾转，袭取敌掌要穴，这一剑快如电光石火，但叶龙的手臂缩得更快，霎时收回。

双方由此得知彼此内外功都极具火候，更需慎重行事。互相窥伺了一阵，突然间一齐出手，只见剑如虹飞，杖似电掣，顿然之间，已拆了七八招之多。

紧接着双方各施绝艺，源源不绝的发出煞手，旁人但见他们剑来杖去，忽进忽退，快时有逾风电，慢时宛若游戏，但终究是快时多，慢时少，因此不是长剑挑开禅杖，就是禅杖招及长剑。

这等斗法双方数万大军未曾见过，以他们的交战经验，总是三两个照面之间，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那有斗上半日还分不出胜负的，正因此故，他们更感到这两人武艺高强，大有棋逢对手之概。

李成梁在此时，一面遥观场中之斗，一面口头传令，神态十分阴鸷沉着，一派大将风度。

大明兵马的阵势暗暗转变，早先是步卒在前，骑兵在后，而现在渐渐改为骑兵移到前面之势，可是阵势转移之时，毫无动乱迹象，所以对方数万人马都注意着草原当中的激斗，竟没发觉个中变化。

桓宇激战至此，已不得不施展出独步天下的逆运真气功夫，手中长剑随着古怪的步法劈出许多种不同的剑式。

他目下比之当日力挫竺公锡之时又深潜精奥得多，一身功力亦已完全恢复，这即是神医韩一贴的功劳，而定力自创的剑法共有十二招之多。他发到第十式时，叶龙喇嘛已感到无法破拆，痛苦万分。

桓宇一看时机已至，奋起全身斗志，大喝一声，举剑直劈过去，喝声响亮之极，宛如霹雳，叶龙喇嘛听到这一声大喝，登时知道对方这一剑有开山裂石之威，那敢抵御，趁对方剑落之际，禅杖脱手扫去，人已向后跃退。

阳光之下，但见长剑精虹发处，把禅杖劈为两截，明军发出惊天动地般的彩声，叶龙喇嘛也在此时率众遁逃。

李成梁令旗一挥，金鼓齐鸣，号角震天，万骑齐发，宛如潮水般涌去。

一场惨烈的争战展开在大草原上，桓宇冷静的后退，找到李成梁，紧紧保护。

这一役只杀得日月无光，血流成河，人马尸体堆积如山，刀枪遍地，东虏方面被李成梁这一阵冲杀，简直没有还手之力，片时即退，数万大军一退便溃乱不堪，任得明军追杀。

这便是史书上有名的东昌堡之役，斩获无数，并且一直追出塞外二百余里，土蛮率众狼狈而逃，魂丧胆落，其后许多年不敢再犯边关。

桓宇回到京师，离出发时已隔了四个月之多，他的两位娇妻已搬到京师，都平安生男，桓宇恰好赶上主持两个儿子弥月之庆，在盛筵中，桓宇瞧着两位娇妻和两个儿子，不禁踌躇满志，但觉人生至此尚有何憾？

—全书完—

启 事

由于版权接洽及编辑工作的艰难，《司马翎武侠精品系列》筹备工作经历了二年多时间，而今，终于同翘盼已久的读者见面了。

作为最后一位大师，“司马翎系列”将是98图书市场的热门读物，亦将是盗版者垂涎的对象；我社为此已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代价。目前，我社已拥有司马翎夫人（何美英女士）亲自授权的司马翎全部作品之著作权、出版权、署名权。为此，我社郑重声明：从即日起任何出版、盗版、肢解、抄袭司马翎著作或冒用司马翎署名者（包括正式出版物及非法出版物），均属侵权。我社均将提起诉讼。我社已拨出10万元资金，专门用于打击侵权盗版。并在全国五大城市重金专聘公安法律部门参与侵权盗版之立案、侦破、诉讼事宜。并吁请广大读者按以下内容向我社举报：

指证盗版批售摊点、批发部的名号、位置及业主姓名：

指证盗版窝点、仓库及批发黑渠道：

于印制过程举报盗版印刷厂、盗版者姓名、居所：

以上举报，我社将视对立案、破案之实际价值给予重奖。并为举报者保守秘密。望读者积极向我社或以下专线举报：

长春专线：（0431）2797796

广州专线：（020）84439677

上海专线：（021）56975518

北京专线：（010）65060008—134

长沙专线：（0731）2522733

另：我社拟在案发地就地聘请律师，如有律师在当地市场自己搜取侵权盗版之证据，我社愿聘为律师并提供一切授权手续和诉讼费，并以胜诉后经经济索赔的80%作为报酬（每部各种索赔最低20万元），有意者请联系。

延边人民出版社总编室

电话：（0433）2516203 2523274

后 记

《司马翎武侠精品系列》的版权合同签订距今已二年余，此书延宕至今，除了选题安排等因素，主要是编辑工作太巨。司马翎生平创作三十余部，100余个单册，人物上千，字数近2000万，其编辑与出版，可谓一部卷帙浩繁、功在千秋的侠文化工程。而司马翎又是当今侠坛众所周知的仅次于金庸的宗师级人物，其生平创作对中国武侠的沿革、发展、推动以及导向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可以说，离开了司马翎，无法写中国武侠史）。两岸三地的许多专家、学者及读者都很关注这一工程。并且，和金庸等作家不同的是，司马翎已经作古，其作品已历史地成为两岸中国人的共同文化遗产；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又是首次系列地出版他的著作；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肩头责任的沉重。

由于司马翎生前未有机会像金庸那样借再版时机对作品进行勘定加工，而其创作又是在商业文化的催发下完成，其作品（特别是早期作品）明显的存在着瑕瑜并存的现象。许多章回体例不一，个别结构臃肿，线头芜杂，影响了作品艺术魅力和阅读快感。为了即保持原作风貌，又考虑读者阅读习惯和作品的经典性，本着对历史、作家、读者全面负责的原则，经反复斟酌，征得何美英女士的同意，我们确定了以下编辑体例：

一、对原书结构松散、枝蔓旁出的作品，在不离主旨的前提下，进行去芜存菁的删节，以加快节奏；

二、统一全书的章目、回目，并对个别不确的书名、人名作调整，以统一风格；

三、针对司马翎著作篇幅较长的特点，作出内容提要，提纲挈领；

四、按书中描写的江湖格局列出人物表，使读者可鸟瞰全书；

五、删掉低劣续书，请国内名家续足没有结尾的部分，使成完璧；

六、考虑篇幅、物价及读者经济承受能力，采用长美宋超大版心密排，将四—五册的内容浓缩在三册以内。

以上处理，当否，望方家指正。

《司马翎武侠精品系列》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三月

